

武俠世界
第30年
41
$10.00

編者話

今期和大家見面的巨型小說是蕭玉寒先生所撰寫的「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救難仙師」，一代尋龍大俠賴布衣答應阿拉伯人蒲壽庚的要求，爲他醫治身上頑疾，遂帶同司馬福、李二牛四人不畏艱辛，長途跋涉，來到海南島，尋找蒲家祖墳，同時機緣巧合讓賴布衣找到一處五座眞龍寶穴，旣造福蒲壽庚，也爲海南黎族百姓消除隱患，擺脫兇人的控制，使黎族百姓得以重生……本文故事情節離奇，引人入勝，牽涉堪輿哲理，喜讀蕭先生佳作的朋友，又可一飽眼福！

*　　*　　*

吳中龍先生的短篇小說「痴心漢」，狄奇先生之「建築界醜聞」也在今期刊出。篇篇佳作，不容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一戰定天下」，柳花花和南宮雪等人被困血神島，情況危急，最後他們如何衝破大和會和天龍幫的嚴密包圍呢？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41期
（總號153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救難仙師

妙手回春　再世華佗



珍珠紅果然是值得留傳千古的佳釀！

但色如朱丹、艷如光珠、溫雅芳馥、甜濃如蜜的珍珠紅佳釀，此刻在衆人面前似已黯然失色。

在佳餚美酒之前，突然面對着一位肢體腫爛、臭氣熏天的痳瘋病人，只怕就連裝進肚子裏的也要嘔出來了。

崔老板再好的脾氣，也勃然變色了！他一拍桌子，怒道：「此乃歡宴時節，你便有天大苦難，也須稍待片刻，如此大煞風景，豈是求人施救道理？人來，把此人架出去！」

開得酒館的自然養着護館之人，這時陶樂居屏風外面，早跑進四條大漢，對這痳瘋病人蒲壽庚虎視眈眈。

四條大漢聽東家一聲令下，手執痲繩，便要衝上前去，把蒲壽庚架走。

蒲壽庚在四條手執痲繩的大漢面前，根本無力反抗，也根本沒有反抗的打算，他乖乖的讓大漢把痲繩套在他的脖子上，忽爾仰頭笑道：「小子委實該死！且在尋龍大俠面前雖死而無憾矣！」

李二牛聽出他語帶譏諷賴布衣，如何忍受得住？怒道：「你怎的該死？如何便死而無憾？你倒說清楚！」

蒲壽庚歎了口氣，坦然道：「小子不幸得了這神憎鬼厭疾患，如何還不該死？小子一心指望在賴大俠身上，但既然賴大俠亦束手無策，默默無言，可知小子已必死無疑，既必死無疑，那還有甚遺憾之處。」

李二牛最難忍受別人小覷賴布衣，聞言更怒道：「誰說我賴先生束手無策？誰說他默默無言見死不救？」

司馬福一聽，知李二牛又在惹禍了，便忙接口道：「不錯！不錯！你這怪病當眞天下少見！既然天下少見，自然普天下也沒人可治矣。你便認命罷了，回去好好享受三天半月，那便死而無憾矣！」

蒲壽庚默默的歎了口氣，再也不發一語，任由四條大漢架着他走出去。

「且慢！」這時賴布衣忽然歎了口氣，大聲叫道。

架着蒲壽庚欲出的四條大漢聞言立刻停住脚步。

蒲壽庚臉上閃過一絲期待的喜悅。司馬福却暗地咬牙道：「罷了！罷了！賴兄這一作聲啊，便把個馬蜂窩捅破了。」

李二牛却喜道：「如何？我說賴先生如何會見死不救？他只須略加指點，擔保你這小子便藥到病除也。」

賴布衣苦笑道：「二牛休替賴某胡吹，賴某對此事委實束手無策，一時間也不知如何答對。但這蒲哥兒來自異域，身染怪病，孤苦無依，眼看便得橫死異鄉，其情也委實可憐，姑且着其留下，賴某好歹替他盡一點心意罷了！」

賴布衣此言甫出，滿座皆感震驚，一者賴布衣既亦自稱束手無策，可知蒲姓小子之事艱難之極；二者賴布衣既知艱難，却竟答應盡力，這般知難而進、救人濟世的心懷，令人肅然起敬。

但痳瘋這種病患却絕非等閒之癥，患了別的病癥，起碼還會有人探望慰問；但患了痳瘋，就連摯親也會成了陌路之人。患了痳瘋的人，不被人當作瘟豬般捉去浸豬籠，能有個安靜死去的地方，就已經是天大的幸運。

賴布衣與這痳瘋病人蒲壽庚非親非故，甚至是被他敗壞了大好的興緻，却偏偏要替他盡一點心意，到底爲什麼？

到底爲什麼？這時崔老板不知道，崔自珍夫婦不知道，就連司馬福自負摸透了賴布衣的心，但他也一頭迷霧。

這一頓歡宴自然是喝不下去了，雖然桌面上擺的是名動廣府的八大名菜，還有特製的美酒珍珠紅，但面對着一位渾身腫爛奇臭的痳瘋病人，還能飲酒吃菜的，只怕這人也是病人，患了失心瘋的白痴。

陶樂居這頓歡宴半途而散，儘管不是不歡而散，但中途殺出這麼一個瘟神，崔老板以及崔自珍夫婦，雖過了多年，依然引以爲憾。

* * *

賴布衣等人，隨蒲壽庚走出陶樂居，一直朝廣府的西南面而去。

這一去，竟然就走出了廣府地域，然後又一路向西南，出高要，經雲浮，折向羅定，再轉信宜、化州，匆匆十數日間，舟車勞頓，終於抵達一處與茫茫大海相望的地方。

司馬福自負見多識廣，但對這地方竟然一無所知，他向路人幾經打探，才知這地方原來叫雷城，又知這雷城已偏處粵東極南，再向前，不但離了粵川地域，而且據說連中土也不屬了。

這下子司馬福不禁傻了眼，他雖然已知這姓蒲小子的一點底蘊，但依然忍不住道：「蒲哥兒啊蒲哥兒！你到底要引領我等上甚去處？莫非眞要出中土赴你的老家阿拉伯地域麼？」

蒲壽庚眼見賴布衣等人，爲了他的事，竟然不辭勞苦，親赴這偏僻之地，心中着實過意不去。他歎了口氣道：「小子該死，竟連累三位辛勞。但實不相瞞，這祖輩落脚之地，小子也從來未到過，只聽先父曾說過，祖輩從阿拉伯赴中土時，在茫茫大海中，忽然見到陸岸，便靠岸泊船，在那兒定居下來，後來才知那地方叫瓊山，由此而知是一處極南的瀕海地方。」

蒲壽庚說罷，司馬福便歎了口氣，不再詢問什麼，蒲壽庚知道的，司馬福亦知道，他不知道的，問也沒

用。

司馬福知道，蒲家是阿拉伯商人，經海上做絲綢生意，因遇上風浪，船泊瓊山，祖輩便在瓊山定居下來。並以瓊山爲大營，以船運貨，來往於阿拉伯、瓊山、廣府、福州、泉州等地。祖輩去世後，於瓊山下葬，父輩便舉家遷徙到廣府定居營商。可惜不久蒲家的獨子蒲壽庚便不幸染了痳瘋病，蒲父蒲母先後憂急而歿，剩了蒲壽庚一人，流落廣府，舉目無親，奄奄待斃，這才有陶樂居求賴布衣施救一幕發生。

司馬福亦知道，蒲壽庚在廣府的居所，因蒲壽庚患了痳瘋，被當地人視爲洪水猛獸，在蒲父蒲母去世後，便被人一夜拆平了。連蒲壽庚父母的遺骸亦難以倖免，所葬的土墓被人掘平。幸而蒲壽庚自知已難容於世間，偷偷把父母的遺骸火化，骨灰便日夜携在身上，等着自己的死期，好與父母死於一處。

因此一來，蒲家在廣府的根脈便斷了。賴布衣起初心冷了半截，但聽說蒲家祖輩在瓊山尚有遺跡可尋，這才轉憂爲喜，無論如何要上瓊山一趟，以便實地查察。因此這才有輾轉數百里，南下瓊山之舉。

司馬福思忖及此，不禁歎道：「若換了別人，早就打了十八次退堂鼓了！但碰在我這位賴兄身上，却正對了他脾胃，在尋龍道上，越是艱難的他就越發上勁，何況這一路南來，山水交匯，連老夫這個門外漢亦知龍氣郁郁，這尋龍大俠見了，如何還捨得半途而棄？罷了！罷了！今番不到天涯海角，我這賴兄是絕不罷休的了！」

司馬福思忖間，賴布衣已向一家設在路邊的茶檔走過去，與茶倌交談了幾句，就走回來，道：「原來瓊山便在雷城對面，中間隔了一道海峽，我等且趕去海邊，看看可否橫渡。」

四人在路邊的茶檔喝了碗茶，吃了幾口乾糧，就又上路，向南面的渡口趕去。

渡口距方才的茶檔並不甚遠，四人急走了一會，便聽聞前面隱約傳來澎澎的海浪聲。

四人趕到渡口，原來只是用大石砌的一座平台，平台下面，泊了兩艘雙桅船。

往海面望去，但見海天一色，蔚藍皎潔，奇石磊磊，雪浪翻花，氣勢磅礴，甚爲壯觀。

海天深處，依稀可見奇峯突出海面，猶如五指豎起，指向藍天。

賴布衣遙遙觀之，忽然心中一動，便向平台的一間「擺渡」小屋走去。

擺渡的船老大是一位年約五十的老漢，此時正對着床上的一位娃娃唉聲歎氣。他聽聞脚步聲，頭也不回，便發聲道：「不渡！不渡！風急浪高，如何可渡！」

司馬福是這渡上的老江湖，一聽便哈哈一笑道：「並非風急浪高，只是嫌船資不高！若然開渡，船資加倍，這風浪便不急不高矣！」

船老大依然一疊連聲道：「不渡！不渡！再多的船資也不渡！老夫的命根將斷矣，要這錢銀何用。」

司馬福怒道：「你若不擺渡，爲甚停着兩艘渡船？」

船老大惡聲道：「不渡就是不渡！若我這苦命孩兒有個三長兩短，老夫便一把火把渡船燒了，永遠不再擺渡！」

司馬福滿心以爲，憑他在這道上的經驗，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只要出多一倍船資，必能打動這該死的船工，豈料他不但視錢銀如糞土，反而作惡，連自己的渡船亦要一把火燒掉。司馬福又氣又怒，忍不住便要破口大罵。

這時賴布衣走了過來，輕輕一句，便把船老大的臉扭轉過來。

「船老大想必爲孩子的病焦心麼？在下與你作一交易，若把你這孩子醫好了，便當我等渡海船資如何？」賴布衣輕聲含笑道。

船老大一聽，猶如大旱天響了一個沉雷，登時虎的扭轉臉來，定定的望了賴布衣好一會，直到斷定眼前發話之人並非作弄他，才失聲道：「你！你……你此言當眞麼？你是走江湖的郎中麼？」

賴布衣含笑道：「在下並非郎中，但也瞧出一點根由，姑且替船老大一試罷了！你可否容在下一察令郎氣色？」

船老大眨眨眼，半信半疑道：「你並非郎中，如何會診症？如何會下藥？瞧一下氣色便可醫病麼……罷了，橫豎不行了，死馬當活馬醫，便請試試，若眞箇醫好這苦命根啊，休道船資免計，老夫甘願叩頭恭迎四位上船！」

賴布衣微微一笑，沒說什麼，果眞湊到床前，向躺在床上的娃娃仔細瞧了一會。

只見這娃娃年約六七歲，臉色赤紅，呼吸粗濁，但雙眼緊閉，昏迷不醒。

賴布衣暗暗點頭道：「這船老大想必是晚年才得此子，如何不視作命根，可惜鄉人愚昧，中了風邪尚不自知，一味延醫吃藥，風邪之癥如何可治？」

賴布衣心中已有主意，他抬起頭來，轉向船老大道：「依在下所察，這娃兒起病之日，必定是入住此屋之時！」

賴布衣此言甫落，這船老大便驚得目瞪口呆道：「這……這……你！你如何得知？」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不但如此，娃兒起病之時，必定先叫寒後叫熱，如此反覆數次，漸而昏迷不醒。」

船老大一聽，騰的往賴布衣身邊

湊近，失聲道：「神仙下凡？華佗再世？但華佗分明已被曹操害死了，你必定是他的高足……不然，你爲甚這般料事如神？把這娃兒的骨縫也瞧透了。」船老大一頓，突然又醒悟，大喜道：「先生既已瞧透病情，想必定有辦法施救，老夫這便向你叩頭了！」

船老大說罷，翻身拜倒賴布衣面前，就要叩頭。賴布衣連忙伸手扶起，忙道：「船老大請起，切勿行此大禮，在下適逢其會，必定替令郎盡力便是！」

船老大見賴布衣答應得爽快，這才作罷，却又滿臉希冀的盯着賴布衣，瞧他施甚妙法。

只聽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令郎起病後，郎中所開藥方，可否讓在下過目？」

船老大連忙飛快的跑去桌邊，拉開抽屜，把滿滿一疊藥方捧了出來，遞給賴布衣道：「藥方全在此矣！但吃了數十劑藥，依然毫無起色，今天一早，拙荊急了，隻身跑去城中燒香求神打救去了。」

李二牛一聽，忍不住笑道：「求什麼神佛打救？不如求我這位賴……」李二牛忽然頓住，因爲他的大腿忽然一疼，原來是司馬福狠狠的擰了他一把！

船老大迷惑道：「這位小兄弟，你說求什麼賴？」

司馬福連忙笑着接口道：「令郎之病，便全賴這位老哥，你只須求得動他便萬事大吉矣！」

船老大連忙點頭道：「是極！是極！這位先生必定是醫道中高人，他如今既肯施救，犬兒便有望矣！」

船老大說罷，也無心再理會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三人，立即盯着賴布衣出神。

李二牛悄聲怒道：「你這老兒，擰我作甚？這等人屢屢小覷賴先生，我便亮出他的名頭，把這等人嚇個一跳！」

司馬福搖頭苦笑道：「你這死牛！怎的這般糊塗？我等現下已被天大痳煩纏得喘不過氣來，還欲再百上加斤麼？你這一亮出尋龍大俠的名號，萬一此人趁勢刁難，定要以龍穴作酬才肯擺渡，龍穴豈能輕易便尋着，我等豈非便要長留於此望洋興歎麼？」

李二牛一聽，想想也有道理，這才不再作聲。

賴布衣這時正仔細翻閱藥方，見處方上所開列的不外是桂枝、芍藥、生姜、甘草、大棗等物，不禁暗暗點頭道：「所開之藥倒也切癥，委實乃治理風邪良藥，但可惜運用不得其法，不懂陰陽五行相輔相承，何太粗心愚昧，幾乎因此誤送了一條小生命也！」

賴布衣心中已然斷定來龍去脈，當下更不猶豫，朗聲發話道：「此子不宜留在此屋，老大可速抱此子返城中親朋家暫住，再依此藥方共執三劑，連續煎服，再灌上稀粥大碗，若有汗發便下，此子便平安大吉矣！」

船老大連忙接過藥方，他瞧了瞧，發覺藥方上藥物依舊，只加多了一味麥芽糖，心中又驚又喜又疑，但又不敢示意，只恐得罪了這位最後的救星，心中無奈道：「罷！罷！罷！信有一線希望，不信死得更快，成敗只好認命了！」他這般轉念，連忙接過藥方，抱起娃兒，道一聲：「先請四位隨便，拙荊等會即返，再給四位獻上茶飯。」便如飛的向雷城方向跑去了。

屋內剩下賴布衣等四人。司馬福與李二牛面面相覷，心中不禁忐忑道：「好啊！如今才叫背水一戰矣，前面乃茫茫大海，後面乃必經的雷城，若這娃兒僥倖得救自然萬事大吉，若有三長兩短，便當眞前無退路後有追兵矣！這庸醫害人之罪，少說也有三幾載牢獄之苦！」

司馬福心中着忙，李二牛却替賴布衣擔心起來。若是風水一道，李二牛和司馬福倒定過「定海神針」，但這醫方一道，並非賴布衣所長，但如今他竟然斷然出手，開出藥方，這成敗得失便未可預料矣！

司馬福、李二牛兩人提心吊膽，賴布衣却一派從容鎭定，他含笑步出屋子，走上平台，眺望海天景色，負手而挺立，狀甚飄逸。

蒲壽庚默默無言，站於一旁，低着頭，根本不敢發話。賴布衣等人是爲他上此地來，但豈料尚未抵目的地，便已碰上這痳煩，累賴布衣窮於應付，他還有什麼可說？但他雖然不說，內心却亦在揣測，到底賴布衣是否眞有這般起死回生的大本事？

衆人各懷心事，誰也不言不語，賴布衣却渾似不見，樂得片刻清靜。

眼看已到中午時分。一輪紅日懸於海面正中，燦爛如金輪閃灼，海面波光閃動，雲海深處，隱約可辨的形如五指的山峯如染丹硃，更覺瑰麗。

但司馬福到底無心欣賞這瑰麗景色，他再也按捺不住，便走到賴布衣身前，悄聲道：「我等是否眞欲過海？」

賴布衣微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瓊山便在對面，自然要渡海，你問這怎的？」

司馬福苦笑道：「若眞箇要渡海，便趁早尋別處渡口可也！不然，這船老大返回，只怕渡海不成，反而要抓去坐牢！」

賴布衣知司馬福正爲藥方之事擔心，微微一笑道：「司馬兄放心，待會歡歡喜喜上船還來不及，豈會坐牢？若賴某所料不差，我等上船之時已不遠矣。」

司馬福尚欲發話，却就在此時，通到平台渡口的大道，有一位年已半百的老漢如飛般的跑來，司馬福一看，原來是離開已整整半天的船老大！司馬福登時心頭一震，連話也說不出

來！

船老大如飛般的逕直跑到賴布衣面前，雙腿一彎，便要跪倒。

賴布衣連忙伸手扯住，微笑道：「區區小事，何必當眞？若能平安過渡，便足感盛情矣。」

船老大哈哈一笑，道：「好！好！果然是神仙下凡，不拘這凡間小節，既先生恕過老夫不敬之罪，老夫這條命便是先生的，休說此時勉强可渡，便再大的風浪，老夫也只好捨命相陪了……這便請上船如何？」

賴布衣微笑點頭，司馬福見兩人瘋瘋癲癲的，一個要跪，一個要扶，忽然又要立即上船，心中如墮迷霧，忍不住開口試探道：「時已過午時，但尊夫人尚未返回，我等這頓午飯便如何了？」司馬福之意，不敢明着挑起娃兒之事，便繞了個彎兒道出，他心想若這娃兒沒事，他的老婆自然便已返回矣！

船老大一聽，却哈哈一笑，道：「放心！放心！我那雙桅船上，備有酒菜，待會上了船，再與各位痛飲三杯如何？」

這船老大的回話不着邊際，司馬福心中登時沒了主意，但瞧這船老大喜氣洋洋，似乎無甚惡意，却也不便發作，只好把心一橫，道：「罷！罷！罷！見步行步便了！反正這在水上，老夫不見得就怕了你也！」

船老大領着衆人向那泊在渡口的雙桅船走去。這雙桅船倒甚堅固，上面更有兩名水手負責昇帆把舵，船老大只須略加指點，這雙桅船便穩穩的駛出渡口，向海天的深處駛去。

待諸事停當，船老大便鑽入船艙，把厨櫃打開來，果然備有現成的酒菜，菜式雖是冷盤，但酒却香氣馥郁。

船老大招呼衆人入席，蒲壽庚忽然道：「小子不便喝酒，因此不敢相陪，若蒙賜飯一碗，便足感盛情矣！」

船老大一怔道：「這小哥兒怎的了？你渾身衣服密不透風，這大熱天時，還用包布裹緊頭臉，莫非亦身染重病麼？」

賴布衣含笑道：「船老大不必多問，只依他之言便足感盛情。」

船老大心中雖感迷惑，但此時他似乎正在興頭之上，也無心細問，哈哈一笑道：「這有何難？老夫這船上，白飯有的是，任他飽嚼一頓便了。」

船老大說話時，早把滿滿一碗白米飯，加了菜，捧給蒲壽庚，蒲壽庚肚子也餓了，接過飯菜，多謝一聲，便大嚼起來。

船老大心中又一動，暗道：「他若染重病，如何胃口這般好？但若非染病，却爲何這般古怪？」

司馬福見船老大望着蒲壽庚怔怔的出神，怕他瞧破內裏乾坤，便忙哈哈一笑道：「這位小哥，生來怕見生人，怕羞之極，便只好成了套中人了！老哥理他作甚？」司馬福深知若被這船老大瞧破蒲壽庚的行藏，不但這船坐不成，便連這頓酒菜也立刻煙消雲散！因爲世人只要一聽「痲瘋」二字，嘴臉立時大變，反臉無情、六親不認！這一路上蒲壽庚如此打扮，亦是司馬福的主意，却也省却了不少食宿歇脚的麻煩。

船老大眨了眨眼，便笑道：「是！是！各人自便好了，這一杯，却請這位先生無論如何一飲而盡！」船老大說着，恭而敬之的向賴布衣捧上滿滿的一杯美酒。

賴布衣也不推却，接過來一飲而盡。

船老大這才滿面歡容，自家也把一杯乾了，把酒杯一擱，道：「老夫行走江湖多年，今日才有幸得見一位眞正的濟世良醫。」

司馬福一聽，這才鬆了口氣，笑道：「老哥這般說，令郎想必已有起色矣？」

船老大一拍大腿，歎道：「何止有起色？簡直是起死回生，藥到病除，實不相瞞，拙荊之所以遲遲未返，其實是在城中恰與老夫遇上，知悉孩兒已安好無恙，喜昏了頭，趕着去神廟酬謝神恩去了。她眞該死，老夫拉也拉不住她！」

李二牛笑道：「這也難怪，她若知道你面前便是一位活神仙，只怕便不必進廟燒香了。」

船老大亦笑道：「這位小兄弟所言甚是！只怪老夫當時來不及與她細說，她便跑走了。這位先生果然是活神仙，老夫依他的法子，拿藥方去配藥，藥店老板一聽這方子要連續三劑服用，便出言力戒，但老夫拚着死馬當活馬醫，把心一橫，便依足先生之法施爲。孩兒吃了藥，老夫又灌了他三碗熱粥，一會即渾身發汗，腹中作動，隨即大瀉，老夫正感徬徨，這孩子却忽然嚷着肚子餓了，老夫便又灌了三碗白粥，落肚後不久，這孩子又瀉了一次，豈料因此就蹦蹦跳跳，瞧他模樣，竟似比發病前還活潑幾分。你等說，這位先生是不是當世的活神仙？」

李二牛見船老大大讚賴布衣，就猶如吃了蜜糖般心甜，笑道：「是極！是極！他果然是當世的活神仙！但你所知，不外是皮毛罷了，你若知他另外一種絕世本領呵，準把你嚇得掉到海裏去了！」

司馬福見李二牛又喜極忘形，瞪了他一眼，忙道：「老哥休聽這小子胡說八道，他被水淹怕了，因此便老拿這話兒嚇人！但老哥視水如衣食父母，當然不與他一般見識啦！」司馬福故意把話說渾，引開船老大的注意。

但船老大卻微微一笑，道：「這位老哥差矣，他那裏是胡說八道，其實是快人快語，坦率肺腑之言，實不相瞞，老夫經親朋一言提醒，這位先生

的來歷，老夫早已猜中八九矣！」

司馬福一聽，驚道：「你那親朋怎的說話？他如何會認得這位先生？」

船老大呵呵一笑道：「他也沒說什麼，他只道聞說近日廣府來了一位奇人，不但能醫人垂死生命，更能醫人衰滯運命，警惡懲奸，救貧濟世，乃此人擅長的本領……老夫因此仔細一想，登時明白此人是誰矣！」

司馬福一聽，已知這船老大已然窺破賴布衣的行藏，無奈苦笑道：「既然如此，老哥想必已知這奇人是誰矣？」

果然船老大猛的一拍大腿道：「不錯！這位奇人，當是老夫萬幸碰上的尋龍大俠賴布衣無疑。老夫既已知先生大名，如何敢怠慢，當下連我那命根也顧不得了，囑托那親友一聲，便立刻趕回來了。」

船老大說罷，又滿滿的斟了一杯酒，向賴布衣獻上道：「方才一杯，是老夫謝救命之恩，這一杯，是老夫代表海南百姓，先向賴大俠致敬！海南一族，向來被人視爲未開化之民，今幸得賴大俠光臨，指點迷津，廣施恩澤，實我海南一族的萬般幸運！」

船老大此時滿臉肅然，顯見絕非信口之言，而是深有感觸而發。

賴布衣心中又一動，登時又想起隱在雲海深處，形如五指頂天的山峯，因而略一沉吟，便坦然道：「船老大言重矣！在下正是賴布衣，這番上瓊山，不過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吧了，豈敢沾此指點一族的天大美譽。」

船老大呵呵一笑，道：「在他有意無意間，在你不知不覺裏，只要賴大俠踏足海南，海南人便總沾點福蔭，賴大俠又何必太過自謙？」

賴布衣一聽，亦莞爾一笑，道：「好！好！好一句在他有意無意間，在你不知不覺裏，世事但講機緣，機緣一到，便推也推不去的！這一杯賴某便乾了吧！」

賴布衣說罷，接過酒杯，又一飲而盡。然後又微微一笑，道：「船老大莫非是海南一族人麼？請教高姓大名？」

船老大忽爾歎了口氣，苦笑道：「所謂眞人面前不藏相，在賴大俠面前豈敢隱瞞？實不相瞞，老夫姓海名堅，乃海南瓊山黎族人氏。海南黎族人在粵川甚至中土，均被人譏爲未開化之人，賤如泥塵，在大族地域，只要一聞黎族之名，便視如洪水猛獸，登時反臉，六親不認，衆叛親離。海某人氣不過世人的嘴臉，便隱身埋名，先隻身渡海赴雷城及粵川一帶，混了一段時日，娶了漢族女子爲妻，然後便在雷城建平台，築渡口，購渡船，決心廣渡世人來往海南，引進大漢文化，令黎族在世人面前挺起腰幹做人，海某人更定了一條規矩，但凡過渡之人，平等視我黎族者，不但船資不計，還免費供奉酒菜，侍如上賓；若然輕視我黎人者，分爲三等對待：輕者船資加倍，酒菜欠奉，中者決然拒載，便十倍百倍船資也不行；最重者則咎由自取，中途拋於大海，只以一木板留下，讓其自生自滅……」

司馬福一聽驚道：「此舉無疑殺人！豈非大違老哥欲溝通世人與黎人偏見之願麼？」

船老大海堅呵呵大笑道：「這位老哥差矣！你可知有等大族之人，自恃財雄勢大，視我黎族爲草芥螻蟻，這等人在海南無惡不作，奸淫擄掠，朝廷派去海南的官府卻百般維護，令我黎人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有冤難訴，試問老夫若渡此等人安然脫身，豈非連老天也失卻公道麼？老哥你倒評評理，這等衣冠禽獸，老夫該不該讓其自生自滅？」

李二牛早已按捺不住，怒道：「誰敢如此欺壓黎族人？這等人該殺之極！」

司馬福亦苦笑道：「是極！是極！若老夫撞着此等人，只怕也忍不住把他拋下江中餵王八也！」

此時，司馬福、李二牛二人均對這船老大海堅肅然起敬，三人言語投契，倒有點敵愾同仇的味道。

但蒲壽庚卻一直沉默不語，頭臉縮在包布中，只露出一對表情複雜的眼珠。

賴布衣亦沉吟不語，彷彿滿懷心事。

海堅見賴布衣默默沉思，急道：「賴大俠莫非怪海某人處事偏激麼？」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這等人欺凌弱族，萬死不足補其罪過，海大哥這般處置，只是彼等咎由自取罷了！但因此一來，漢黎兩族勢成水火，賴某這番入海南，卻務須借重黎人之力，其中只怕困難重重！賴某因此焦慮而已，海大哥不必多心。」

海堅眨了眨眼，又瞥見蒲壽庚模樣，先前的疑惑湧上心中，登時恍然大悟道：「這位哥兒行色古怪，賴大俠莫非爲了他而入海南麼？」

賴布衣歎了口氣，苦笑道：「這哥兒身世之可憐，比之海南黎人，只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哩！」

賴布衣略一頓，便把蒲壽庚之事坦然道出，末了又招呼蒲壽庚道：「蒲公子快來見過海大哥！海大哥乃古道熱腸中人，絕不會因此而生嫌棄也！」

蒲壽庚聽賴布衣這般說，連忙站起，但也不敢走得太近，與海堅相隔幾步，深深一揖，道：「小子蒲壽庚，謝過海大哥收容之德！但自知身賤如泥，亦不敢與海大哥握手相近……」說着，感懷身世，竟哽咽難語。

海堅明白蒲壽庚身世，聯想自身，不禁感同身受，忍不住亦掉下淚來，咬牙道：「黎人在大族眼中，猶如世人視之痲瘋，天地之大，竟似難容，罷！罷！罷！彼此同是天涯苦難人，海某拚着這條老命，也必助蒲兄弟你

一臂之力！」

海堅一頓，又道：「賴大俠放心，海南地域，海某不才，尚算有點顏面，拚着歇船一頭半月，也必悉力以赴助賴大俠成事！」

賴布衣一聽，大喜道：「若有海大哥引路，則海南之行不足畏矣！賴某先行謝過海大哥的仗義相助！」

海堅肅然道：「賴大俠於海某的大恩姑且不說，賴大俠此行海南，實海南黎族之人萬千大幸。若言相謝的話，海某便該率千萬黎族人叩頭恭迎了。可惜族人對漢人成見甚深，一時之間，只怕要累賴大俠受諸般委屈折磨，海某在此先行代族人向賴大俠謝罪！」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賴某行走江湖多年，什麼風浪未見過？什麼屈辱未承受？人間世情百態，於賴某眼中不外是過眼雲煙罷了，海大哥不必介意。」

彼此意氣相投，這一頓船上酒宴，雖是冷菜凍酒，但彼此均甚感暢快，直開懷暢飲了半天。剛停杯一會，海堅探頭往艙外一望，便大聲道：「各位準備，船將靠岸矣！」

果然不到一會，船便緩緩慢了下來。賴布衣等相繼走出艙面，往彼岸望去，但見一片偌大的椰林聳立於海邊，果然是海南之獨特景色。

渡船靠了碼頭，船老大海堅吩咐了船上水手先行開船返回雷城，待接到訊息，再來海邊接應。然後他簡單收拾一下行裝，果然便隨賴布衣等一齊走上岸來。

賴布衣心中過意不去，道：「今番無奈要靠海大哥你引路，連累你做少幾船生意了！」

海堅笑道：「賴大俠說什麼話來，能親送賴大俠到海南地域，實是海某的萬幸，那區區幾船人客生意，算得什麼？不提也罷！」

賴布衣見海堅果然是性情中人，眞心實意相助，也就不再客套，只心中一動，暗道：「這姓海的倒不失爲海南黎族中的一條眞正漢子，若能助他成功，海南黎族豈非可以吐氣揚眉？」賴布衣心中這一動念，便引出了日後海南黎族中一段轟天動地的大事。

賴布衣心中轉念，但卻沒說破，因他此時初踏貴境，一切尚屬茫然，沒把握之事，賴布衣是斷不會輕言的。

衆人由海堅領着，沿一條椰林相夾的大道向一座城鎮走去。

司馬福緊走兩步，挨在海堅身旁，道：「前面這城鎮，與粵川地域的並沒多大區別，卻是甚去處？」

海堅道：「這便是海南唯一的大城海口城，海口城乃朝廷官府駐鎮之地，漢人前來經商營市的也不少，因此建築民風與粵川一帶並無多大區別。但離開了這海口城，便是海南黎族人聚居之地，因官府的無道，漢人中每有奸徒，漢黎兩族勢成水火，外人進去，便危機重重矣！各位務須小心留意，萬勿犯了黎族的禁忌，否則便休想活着走出海南地域矣！」

司馬福吐舌道：「如此厲害，我等唯有裝聾扮啞，不聞不見不說不動便是。」

海堅笑道：「老哥，你也不必太過裝模作樣，否則，黎族人以爲你作弄他們，一樣是難逃一死！」

司馬福歎了口氣，苦笑道：「多說多動犯禁要死，不說不動得罪了他們也要死，這叫我等如何是好？」

海堅微笑道：「其實也沒什麼，只要本着平等以待之，視他們爲同族，彼等自然亦視你爲同族，彼此便相安無事矣！況且有海某在此，凡事總有個照應。我等先進海口城，略爲熟悉環境，備好隨身物品，歇宿一宵，明天一早便可直入瓊山打探動靜！」

當下衆人進了海口城。有海堅引領，果然一切順利，衆人先找妥歇宿之處，便出城中視察，果然這兒一切與粵川地域的城鎮沒有多大區別。唯一不同的是，街上偶爾可見頭上纏了彩色頭巾的黎族人走動，但這些黎族人在海口城中均是匆匆而過，甚少走進漢人開設的店鋪，漢人店鋪老板也甚少招惹他們。

彼此如同陌路，表面上倒也相安無事。

晚上返客店歇宿之時，司馬福不禁笑道：「憑方才所見，這城中的漢黎兩族，雖絕少交往，但卻也相安而處，若別處亦如是，則天下太平矣！」

海堅歎了口氣，道：「司馬老哥方才所見，不外萬中之一罷了！你可知敢在這城中走動的黎人，均是族中的頭面人物，朝廷官府駐守此地，無論如何也要裝點門面，這相安無事，便是這門面功夫罷了！」

司馬福苦笑道：「若門面功夫彼此亦如同陌路，那內裏自然就勢成水火矣！」

賴布衣亦苦笑道：「果然如此，賴某亦已留意，那些漢人店鋪，視那些黎人頭面人物尚如同草芥，若黎族中的平民百姓，那在彼等眼中，更形如螻蟻矣！如此仗勢欺人，難怪彼此勢成水火。」

海堅搖頭歎氣道：「這還算微末小事罷了，賴大俠可知此地朝廷官府中訂了一條規矩？」

賴布衣一怔道：「他們訂什麼規矩？」

海堅道：「官府所訂規矩：漢人擊鼓鳴冤有理免打，若黎人擊鼓鳴冤，有理者打五十大板，無理者重打一百再逐出公堂……其實是否有理，還不是台上那漢人官兒輕輕一句話麼！」

李二牛怒道：「這條規矩簡直豈有此理！」

海堅苦笑道：「李兄弟切記稍安毋躁！你目下所見所聞，不外是皮毛罷

了，若然也動怒的話，那往後準被活活氣死！況且此城官府耳目甚多，若被彼等知悉，他也不管你是漢人黎人，一般休想活着離開海南，此地誣譭官府是頭等死罪。」

李二牛又驚又怒，道：「這豈非殺人滅口？以死來堵住民衆之口麼？」

海堅苦笑道：「李兄弟知道就好！若非如此，老夫也不須用那渡船來懲治那些奸惡之徒矣！」

賴布衣搖頭歎息，沉吟無語。衆人見他滿懷心事，也就不好再驚擾他，各自蒙頭大睡。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等便由海堅引領，離開海口城，直往瓊山而來。

走了小半天，道路便漸變崎嶇，雖是人車來往的大道，但上高爬低，竟如行走在山路一般。

幸而沿路椰林越來越多，路邊不時有椰子檔擺賣，切開椰子，痛飲其汁，香甜爽滑，如飲甘露，因此衆人也不覺口渴之苦。

到中午時分，終於抵達一座甚爲簡陋的城廓。城廓位於半山之中，僅用巨石砌成四個門樓而已，原來這便是海南的瓊山城。

衆人進了城，但見城中的建築與海口城亦差不多，只是在街道兩旁店鋪中活動的已有不少黎人。這些黎人不論男女，均用彩巾纏頭，而女黎人手腕上均戴了碧綠的玉鐲，其餘的衣飾打扮倒甚整齊。

司馬福鬼靈精，心道：「聞說海南黎人，婦人有不結鈕扣的，僅帶貼身布兜；有的甚至袒胸露乳，不覺其羞！但於此城中所見，這些黎人女子，穿戴倒甚爲整齊！」

司馬福心中存疑，卻絕不敢開口詢問，因爲他深知黎人的禁忌甚多，稍一不愼，便會把你整治得欲生不得，欲死不能。

海堅似乎窺透了司馬福的心思，在他耳邊悄聲道：「這城中的黎人，均與外人有所接觸，受了外人的感染，因此穿着便與原來的習俗不同矣。但越往南走，黎人的習俗便越來越多，老哥千萬別大驚小怪才好。」

司馬福忙笑道：「這個老不死自然理會得，難道老夫活得不耐煩了麼？」

衆人由海堅引領着，在城中周遭遊逛打探，但大半天工夫奔走，卻根本無人曾聽說過有一家姓蒲的行商人家下落。

蒲壽庚自身也所知有限，他所知的，只是先父口中偶爾提及，他原來以爲一到瓊山便不難尋出祖輩的下落，但進了這瓊山城，他便傻了眼，人生路陌，根本就無法打探。

衆人在城中奔走了大半天，眼看已是傍晚時分了。

海堅見賴布衣悶悶不樂，滿懷心事，便笑道：「賴大俠放心，放着我海某人在，只要有名有姓，在海南地域便斷不會尋不着踪跡。」

賴布衣點點頭，依然沉吟不語。

海堅以爲他必是經日奔波，身子勞累，便道：「天色已晚，我等且先尋棧歇宿，明日再行尋找便是。」

衆人更無異議，目下人生路陌，一切也唯有聽憑海堅這當地人的主意。

海堅對海南地域的一切果然甚爲熟絡，不一會，便在附近尋得一家客店，客店老板還是海南道地的黎族人氏。

店老板見了賴布衣等人，起初不大樂意招呼，冷口冷面的。海堅笑笑，便走近去，悄聲在店老板耳邊低語幾句，店老板的臉上登時便有了笑容，連忙點頭笑道：「好！好！你等既是海大哥的朋友，那自然與普通的漢人不同。海大哥的朋友，亦即在下的朋友也。客房早準備妥當，但也不必急着上去歇宿，先請用飯如何？」

店老板說罷，着伙計如飛的捧出飯菜，還特地捧來五個鮮椰子，切開了，供賴布衣等人飯後當茶水飲用。

司馬福吃着飯，悄聲道：「這店老板爲何前倨後恭？」

海堅微笑道：「也沒什麼，海某只對他說，我等五人是我船老大海堅大哥的朋友，並且是他親自用船送過來海南而已。」

司馬福喜道：「好啊，想不到海大哥這名號這般管用！他只聽你的名號便如此客氣，若知道你便是海堅大哥，豈非如見親爹乾娘般麼？」

海堅微笑道：「大概乃因海某替黎族人出了口烏氣罷了！」

賴布衣忽然歎了口氣，道：「海兄之言甚是，賴某自踏入海南地域，便忽然深有感觸，暗道漢人視黎族，猶如世人眼中之麻瘋，若彼此能以平等態度相待，和衷共濟，共謀進退，又豈會弄至彼此勢成水火。蒲公子雖不幸染疾，亦不致淪落得如此地步！」

海堅正欲答話，店老板耳尖，早把賴布衣的言語聽進去，登時向賴布衣拍掌道：「好！好！一句彼此平等相待，好一句彼此和衷共濟、共謀進退！雷某兒時曾聽叔父提及，一位姓蒲的外來商人曾有此論，不料幾十年後，又在海大哥的朋友口中親耳聽到！光這一言，雷某便該向這位先生敬上三大杯矣！」

這自稱姓雷的老板說着，果然捧了一罈酒過來，斟了滿滿一杯，雙手向賴布衣奉敬。

賴布衣雙手接了，卻不沾唇，含笑招呼雷老板坐下，道：「雷老板盛意，在下深謝了！方才聽雷老板說：幾十年前，曾有一位姓蒲的外來客商出現此地，不知是否眞有其事？如蒙相告，在下感激不盡！」

雷老板道：「先生等既是海大哥的朋友，在下自當知無不言，又何謝之有？況先生高論，於我海南黎族大有裨益，在下定當坦誠相告。可惜在下

對此事亦僅略有所聞而已……」

這雷老板見了海大哥的朋友，言語投契，話兒就嘮叨起來。

海堅微笑道：「老板只須將知道的說出，海大哥的朋友就領情了！若海大哥知道也是歡喜的！」

雷老板喜道：「是！是！我這便把我所知的坦告便是！這事是我叔父幾十年前說的，他說當日有一隻形狀古怪的大船，被風浪打上海南的岸上來，不久這船上走下一家子二男二女，二個大人，二個兒女，這一家自稱姓蒲，乃來自異域，本來打算赴福州營商，遇上風浪才被逼滯留這島上。這姓蒲的商人待人甚是有禮，我黎人甚是喜歡，又見他船上運來的貨物，價廉物美，便全部向他買了。這姓蒲商人有了這筆錢，便向海南人收購當地的土產，運去廣府出售，倒甚有利錢。這商人爲了感謝海南黎人相待的大恩，便以海南爲行商的大營，在當地建了居所，還捐資出錢，建了一所紅樓書院，專供當地黎人貧苦子弟入讀，因此當地人對這蒲姓一家子非常感激。可惜後來這蒲姓後人不知怎的便搬離了海南，漸而不知所踪了！但當地人卻依然懷念他們，他們留下的居所及幾位老人家去世後的墓穴，均保存得好好的，誰也不敢擾動！」

賴布衣一聽，大喜道：「這姓蒲一家子，祖居留落何處？」

雷老板苦笑道：「這點便連在下亦不清楚矣，海南地域說大不大，說小也着實不小，況且多是偏僻荒野之地，又是幾十年前的事，知道的人大約早已去世，在下若非聽叔父提及，也根本無從知悉。」

賴布衣急道：「雷老板的尊叔尚在麼？」

雷老板歎了口氣，道：「若在下叔父尚在，要打探倒也不難，可惜他早已去世十多年了，自先叔父去世後，在下就再沒聽人提及此事了。」

賴布衣一聽，登時如被潑了一盆冷水，作聲不得。他滿心以爲這回定可尋着踪跡，豈料剛露了一下，便霍的沉了進去，前路依然一片漆黑。

但海堅卻不動聲息的微笑一下，他自然摸透了海南黎人的脾性，便淡淡的道：「雷老板不必緊張，慢慢想想看，尊叔告知你的，是否有甚遺漏之處？但想不出也不要緊，海大哥知道老板你已盡了力，他也會很歡喜的。」

雷老板一聽，拍了拍腦袋，笑道：「如此在下便放心了。且讓我仔細想想……啊！對了！先叔父當年說到這姓蒲一家的海船，遇上風浪打上岸的地方，就是海南的天涯海角。不錯，果然是天涯海角！在下記憶出來了！」

雷老板聽說海大哥會很歡喜，他自己的心情登時就一寬，終於被他憶出一點眉目。

海堅向他多謝。雷老板卻道：「這位大哥不必謝我，但見了海大哥時，說瓊山城中的雲翠客棧雷老板，待他的朋友已盡了力，這便足感盛情矣！」

海堅微微一笑道：「好！我會傳達雷老板這話，使海大哥聽到。海大哥會記着雷老板這份情。」

雷老板這才喜孜孜的走了開去，忙他自己的店中事務去了。

司馬福禁不住向海堅暗地一豎大拇指頭，道：「海大哥的名號，在海南果然猶如金字招牌吃得開也，老不死佩服！佩服！」

海堅不以爲然的一笑道：「比起賴大俠的施爲，海某所爲不過是微末之極罷了！如今知道當年船泊之地，這便好辦了！」

司馬福卻驚道：「這雷老板口中的天涯海角卻是甚麼地方？莫非要走到那天涯海角才尋得着麼？」

海堅笑笑道：「這天涯海角是海南極南之處的一塊海岸，雖非眞的天涯海角，但若論沿途的兇險處，只怕連眞正的天涯海角也有所不如。」

司馬福吐舌道：「海兄此言當眞麼？若如此兇險，只怕我等尚未尋着這天涯海角，便如當年的諸葛孔明入蠻荒之地，出師未捷身先死矣！」

海堅微笑道：「然則去與不去？」

司馬福尚未及答話，賴布衣便斷然的輕輕一拍桌子道：「去！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況且這海南一地，賴某從未踏足，正好趁機一察其龍脈氣運，以冀於海南黎人一族有所裨益！」

司馬福一聽，便登時把欲說的話縮了回去，在心裏歎氣道：「罷了！罷了！這賴兄忽然大發救貧濟世雄心，他這勁兒一動呵，只怕便十條壯水牛也扯他不轉！既然如此，認命罷了，多說甚麼，不如多留口氣準備逃命便了。」

海堅卻肅然起敬道：「好！既賴大俠心意已決，我等明日便出發，直闖那天涯海角！」

潛入黎寨　陷進險境

第二天一早，海堅就獨自出去了一會。他返回雲翠客棧時，手挽了一個大包袱。解開來原來是五套黎人的服飾。

海堅笑道：「此行漸入黎族聚居之地，爲避嫌疑，各位委屈一下，脫下漢服，權且做一會黎人也。」

衆人亦知此行兇險，那有二話。當下各自脫下漢服，以黎人服飾穿戴起來。

各人頭上纏了彩色頭巾，互相對視，倒甚覺有趣。

蒲壽庚本來已經以包巾蒙住頭臉，這時用黎人頭巾纏上，倒不必再另外掩飾，正合了他的心意。

李二牛笑道：「好，好！二牛今番成了黎族小子矣！」

司馬福接口道：「是極，是極！待會我這個黎族大叔，便替你這黎族小子娶個黎族媳婦如何？」

李二牛扮了個鬼臉，也不言語。

賴布衣心中忽然一動，瞥一眼蒲壽庚，卻沒說甚麼。

衆人打扮妥當，也不驚動這客店的雷老板，悄悄的就走了出去。

一路上有海堅引領，各人又是黎族人打扮，雖所經之處黎人漸多，但起居飲食間，倒也相安無事。

這般曉行夜宿，不知不覺已走了三日路程。沿路所見，環境風物已與粵川地域截然不同了。

但不時可見海水直衝海灘，把無數晶瑩閃亮、形狀奇特的珠貝送上岸邊。椰林越來越多，也越來越密，在繁茂挺拔的椰林叢中，不時閃出以竹木搭蓋的村寨。

海堅走在前面，忽然把脚步頓住，待賴布衣走近，便對賴布衣道：「這幾日爲避麻煩，盡走大道，總算平安無恙！但此地距天涯海角地域已不足百里，往下再無大道可走，須走村過寨，在黎人聚居之地穿行，我等務須小心謹愼矣！萬一不愼，我等只怕難以全身而退！」

賴布衣點點頭，道：「海大哥之言甚是，各位務須仔細了！」一頓，賴布衣又道：「請教此地是甚地方？」

海堅道：「依地域風物所判，此地大約已近海南極南之地下馬嶺，附近數百里內，均是黎人聚居之地。」

海堅說着，引領衆人折向一條小道，小道的盡頭，隱約可見在椰林中掩映的村寨。

海堅悄聲道：「這便入寨去了，各位待會無論見到任何物事，均要處之泰然，切記！切記！」

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連忙點頭，但衆人心中均覺忐忑。

小路眼看已走到盡頭，眼前的竹木村寨已清晰可辨。海堅暗地鬆了口氣，心道只須入了寨中，見了寨中的頭人，說明底蘊，若能得頭人首肯相助，尋人之事諒無大礙矣。」

就在此時，寨中忽然走出四位婦人，除海堅外，衆人見了登時爲之目瞪口呆。

但見這四位婦人從嘴角到耳垂刺了一條弦形紅紋，兩耳垂肩，身穿黑色、寬袖、對襟衣，卻不結鈕扣，裏面只纏了一條布兜，露出白胸和一對豪乳，下身也不穿裙褲，只用一塊帶淺藍色橫紋的黑粗布成筒狀圍在腰部，手腕卻戴了一隻碧玉鐲。

四位婦人這時分明已瞧見了前面有五個大男人，卻毫不以爲意，坦然走近，與海堅等人擦身而過！

李二牛早瞧得嘴巴也張大了，司馬福亦登時想起「黎族婦人常坦胸露乳、不覺其羞」的傳說，如今親眼目睹，不禁驚奇萬分的「咦」了一聲，失口叫了出來。

這一聲輕叫聲，卻立刻把坦然擦身走過的四位黎族婦人的目光吸引過來，她們定定的盯了司馬福、李二牛一眼，忽然臉色霍的轉爲黑紅，咬牙切齒的狀甚憤怒，嘰嘰咕咕的尖叫起來。

賴布衣等人根本不知道她們嘰咕尖叫甚麼，驚疑的怔了怔。

海堅一聽，臉色卻登時一變，驚道：「不好！她們用黎族土話叫喊，說有官府奸細假裝黎人，潛進寨中來了。這下子可兇多吉少矣！」

司馬福奇道：「這寨中這般平靜，一派祥和，有甚兇險？哎呀！不好……」司馬福正強自鎮靜，忽然嚇得失聲大叫起來。

原來距離他一丈遠處，忽然鑽出數十條赤紅頭呈三角的毒蛇，每條均二、三尺長，擋在前面，昂首吐舌，似欲擇人而噬。

「快逃！」司馬福大叫一聲，掉轉身子就欲溜走，但卻嚇得又立刻停了脚步。

原來在李二牛的後面，也鑽出了數十條慘綠色的毒蛇！眨眼之間，賴布衣等人的前後左右、四面八方便爬滿了紅、綠、藍、黃顏色各異的毒蛇，圍成一個大圓圈，把賴布衣等五人如鐵桶的困住！

賴布衣天不怕地不怕，卻最怕毒蛇，因爲他差點命喪在毒蛇的口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見蛇，他一見這等軟蠕蠕卻兇兇然的毒物，手脚就嚇得軟了，他這時就算有再大的妙法也難以施展出來了。

司馬福早驚得連話也喊不出了。蒲壽庚卻似乎甚爲坦然，大概他意料自己早晚也是死，早點遲點不過時日之差罷了，他反而替賴布衣等人焦急起來，他幾步搶到賴布衣身邊，急道：「賴先生！我先揹你出去！再回來揹司馬福叔他們便了。」

賴布衣心慌意亂道：「你走過去，便死定了！你不怕死麼？」

蒲壽庚苦笑道：「小子本是垂死之人，世人視之如毒物，便再加多幾條蛇毒，也不打緊了！只是連累賴先生你等，小子便死也難以瞑目……」說着，就要強揹賴布衣走出毒蛇圈子。

海堅歎了口氣，道：「目下要逃，只怕也來不及了。這毒蛇陣不過是他們寨中的第一道殺手鐧而已。」

海堅話音未落，衆人的四周，原來甚爲平靜的隱蔽角落，山石樹叢後面，不知甚麼時候已昇起數十具黑黝黝的弩箭狀的東西，箭嘴直指賴布衣等人，但持箭的箭手卻隱而不見。

海堅苦笑道：「這種弩箭比你們漢族的弓箭更厲害，上面裝了箭槽和扳射機關，箭頭上還餵了納果葉汁劇毒，這種納果葉劇毒入體，就算壯猛如海南的巨熊，不須擊掌百下，便即斃命。這一具弩箭更可連發十枝毒箭，赤手空拳之人被這兩大殺手鐧圍困，休想再全身而退。」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我等今日必死無疑矣！但爲甚麼他們卻好像有所等待，不立刻動手？」

海堅道：「寨中黎人對敵雖然狠勇，但也堅守一條鐵規，敵不動則彼不動，敵若動則彼比敵更猛而動！因此我等雖然被困，面對毒蛇毒箭，但只要泰然不動，不作任何反抗，短時間內也絕對不致有生命之危。」

司馬福一聽，失聲道：「但這般被困在這不到二丈的圈內，不被咬死射死毒死，也活活驚死餓死了！」

海堅苦笑道：「他們既已對我等身份起疑，寬容你久站於他們的寨前，現下尚只是危機初露，待會寨中的頭人出現，那才眞正是危機四伏。只要答對稍一差池，頭人一聲暗號，毒蛇毒箭便立刻齊發，屆時便大羅金仙臨凡也難相救了。」

海堅的話音剛落，寨中果然走出四位黎族男子出來。一位頭纏紅色頭巾，身披黑袍的青年男子走在前面，後面三位各纏雜色頭巾的緊隨於後，四人均身佩短刀，大步的向這面走來。在距離賴布衣三丈遠處便站定了，紅色頭巾的青年黎族男子，盯着各人，烱烱的眼神非常淩厲。

賴布衣這時已漸漸鎮靜下來，他與紅色頭巾男子默默對視一眼，不禁心中暗讚道：「此人威猛而不外露，處事從容有度，甚有將才之風。但不知其是否好殺成性？不然，倒着實是一位可造之材！」

賴布衣正轉念間，這位紅色頭巾男子忽然用通行的海南官話道：「你等五人，雖身穿黎人的服飾，但我敢斷定，你等除一人外，其餘四位均非黎族中人！我這話對麼？」

他的問話很絕，他分明已識破了對方的身份，但卻逼你自己表態，你若承認，自然是必死；若然否認，就更證實你作賊心虛，只怕死得更慘。

司馬福一聽忙悄聲道：「海兄快出面認我等是黎人，如此或可免卻一死！」

海堅苦笑道：「若是眞正的黎人，必定會講會聽黎族中的土話，你會麼？」

司馬福一怔道：「老夫如何會聽會講這無字天書般的黎人土話？」

海堅道：「既然不會，那海某人無論如何認你是黎人也沒用。」

司馬福又急道：「那你快坦白承認，只說我等四人雖是漢人，但只是路經此地，決無惡意便是。這等人知道後，或者會大發慈悲放人也。」

海堅又搖頭苦笑道：「若證實你是漢人，輕者斷一手一足方可離開，重者毒蛇毒箭立刻發動，登時死無葬身之地。他這問話，其實只是逼你承認，好等你死而無怨。」

司馬福慘笑道：「認是死，不認又是死！難道再無活路？或者海兄你試試亮出你海大哥的名號，他們聽了，或者瞧在你的面上，肯高抬貴手也說不定。」

海堅歎了口氣，苦笑道：「海某賤名，只在海口、瓊山一帶略有所聞，此地已近海南的天涯海角，如何會識得海某的賤名。海某雖被他等承認是黎人，但一樣難逃一死，因爲他已認定海某勾結官府派來的奸細，是黎人最痛恨的叛徒，若有不同的話，海某只是死得更慢更慘罷了！」

司馬福一聽，再沒了主意，不禁破口大罵道：「罷了！罷了！老夫已活了幾十年，雖今日命喪此地，於這世上也算物有所值！可惜一位濟世救貧，萬人敬仰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亦須葬身此地。還有海大哥、二牛、蒲哥兒，你等三人正值英年，也一般慘遭夭折！這些黎人爲何這般瞎了眼，放着官府作惡的人不殺，卻來算計於他們一族大有裨益之人。」

司馬福這時在絕望之中，他也顧不得甚麼禁忌，狠狠的便破口大罵起來。

司馬福這一罵，海堅的面色就虎的變得死白，因爲他這一罵，不但已自認自己是外族人身份，更辱及黎人的自尊，犯了他們的大忌！海堅原來正苦思脫身辯白之辭，但被司馬福這一罵，便連萬分之一的脫身機會也沒有了。

果然司馬福這一破口大罵，紅頭巾男子身邊的雜色頭巾者把手一抬，口中呼嘯一聲，圍在衆人四周的毒蛇便霍的抬起頭來，虎虎作勢，時刻準備向前撲噬！

圍在山石樹叢後面的幾十具弩箭也霍的昇高了，連握箭扣扳機的黝黑的手臂亦已清晰可辨，只須這些黝黑手指一勾，毒箭便會如雨般的疾射過來。

賴布衣初見毒蛇，被弄得手脚發軟，心慌意亂，但這時已恢復清明。他沉吟了一會，忽然道：「請教海兄，若賴某用絕頂防身武學施爲，可否殺出此重圍？」賴布衣這時面臨絕境，心道說不得亦須用龍母所授的葫蘆神功一試了。

海堅搖頭苦笑道：「賴大俠千萬不要輕舉妄動，黎族人對敵極之勇猛，賴大俠若身負絕頂神功，或許可以把這等人殺十個八個，但此地黎人村寨相連，一寨遇急，萬寨相援，試問憑賴大俠一人之力，又如何殺得完成千上萬黎人。」

賴布衣沉吟不語。

這時那紅色頭巾已緩緩的拔出佩刀，又抽出一塊錢鈴，以刀尖指着海堅，以黎族土話嘰咕了一句甚麼。

海堅歎了口氣，也嘰咕了一句土話，就要舉步。

賴布衣忙道：「這人說甚麼？」

海堅道：「他說我既是黎人叛徒，便要受額外的懲處，不可在圈內求速死。唯一可以免受額外折磨的辦法，

便是依黎族中規矩，以錢鈴鬥他雙刀。若能擋住，則可速返圈內，與你等一道速死。」

司馬福忍不住又咬牙切齒道：「這簡直豈有此理，海大哥以那小小的錢鈴，如何鬥得過他那鋒利雙刀？況且就算鬥贏了，也不過能夠速死而已。」

海堅苦笑道：「海某已別無良策，只好以身犯險，能夠拖多一刻便了！待會你等望準時機，便衝出去，分頭逃走，但逃得一個算一個，總好過一道命喪於此！」

海堅悄聲說罷，果然大步向攔路的毒蛇走過來。說也奇怪，當他走近時，毒蛇竟移開了一點，但海堅剛走過，毒蛇馬上又合攏了，毒蛇竟似通靈了一般。

紅色頭巾也不打話，手中的錢鈴猛的向海堅一拋，舞動雙刀，便向海堅撲擊過來。

紅色頭巾的雙刀疾如電閃，毒如蛇蝎，分刺海堅身體的各個部位！

海堅手握錢鈴，擋架雙刀，錢鈴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飛舞，把全身防護得潑水不進。紅色頭巾的雙刀更快更勁，但海堅的錢鈴卻比他更捷更靈，眼看刀尖已刺到咽喉，但錢鈴彷如從天而降，又恰恰擋住了刀尖。

賴布衣等人直瞧得驚心動魄。司馬福苦笑道：「不料海大哥還有這麼一手，但饒是如此，他的錢鈴只守不能攻，遲早也被這蠻人捅七七四十九個窟窿。」

賴布衣苦笑道：「其實海大哥自己亦深知這點，他現時不外盡量拖延時間，看看是否有奇跡出現罷了。」

眨眼間，海堅與紅色頭巾已鬥了整整兩個時辰，海堅雖然依然在拚命支撐，但體力顯然已快不支，手中的錢鈴，招架已沒先前那般迅捷。只見紅色頭巾猛的把左刀刺向海堅的前胸，海堅用錢鈴架住，豈料紅色頭巾的右刀才是殺着，幾乎與左刀出擊的同一時間疾刺向海堅的咽喉。

海堅猛吃一驚，疾速把身子一側，雖然避過致命的咽喉一刀，但肩部卻被狠狠的一紮，鮮血直噴了出來。

血不斷的湧出來，海堅的臉已是蒼白，動作也越來越慢，雖然他依舊在咬牙苦撐，但誰都可以瞧出，他不過是作垂死掙扎而已。

海堅心中已然絕望，他深知自己一旦認輸，立刻就會面臨更慘酷的行刑，而賴布衣等人亦馬上命喪當場。

就在此時，賴布衣忽然大叫一聲道：「停手！這般相鬥太不公平，我等死而不服！」

賴布衣這一聲大喊，居然把紅色頭巾及在場衆人震動了。誰也不敢想像，一個身處絕境的人，竟敢向對手大叫討公道。

＊　＊　＊

紅色頭巾的眼睛一亮，似乎也被賴布衣的膽色一震。他把雙刀一縮，喝一聲：「停！」他的身子便掠到賴布衣面前，嘿嘿一笑道：「此是黎人處置叛徒的規矩，有甚不公平之處？」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規矩乃前人所訂，但凡好的後人自該遵從，但若有不合理之處，後人難道亦盲從麼？就拿壯士一家來說，壯士慈母新喪，將死之際，必因族中規矩所致，令她不得安樂，而因此壯士一家亦終日嘈吵，爭鬥，永無寧日。如此請問壯士，這規矩於你一家又是否公平？」

賴布衣此言一出，衆人均大驚失色。

海堅以手按着負創的肩部，絕望的歎了口氣，暗道：「黎人對老輩最爲崇敬，這一說呵，只怕便連萬分之一的活命機會也沒有了！你就算再精明，如何便知他慈母已逝？家中爭鬥永無寧日？你言出或者用心良苦，但若他的母親健在，他豈非以爲你詛咒他母親快死麼？這還得了！」

司馬福亦暗地咬牙道：「賴兄呵賴兄，今回只怕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了！試問你就算再神算無誤，初入貴境，又怎知他寨中的鬼規矩？他必然當你是胡說八道，這蠻人動怒，還有你賴兄好過麼？」

海堅、司馬福心驚膽顫，自忖今番已兇多吉少。

果然紅色頭巾一聽，面色登時一變，由黑轉紅，由紅又轉紫，顯然已憤怒到了極點，但似乎又帶了一點驚疑。

紅色頭巾怔怔的盯着賴布衣，直望了好一會，忽然失聲道：「你……你如何得知我的家事？莫非你早潛伏此地麼？」

賴布衣又微微一笑道：「我等走動尚須你族中人引領，如何能夠早早潛伏？況且我不但知此，還知你母曾三番四次報夢，說她身後諸般困苦，未知我所言是否如此？」

紅色頭巾一聽，心中不禁突突的一跳，心道：「奇！奇之極也！他就算是我的兄弟妹子，也斷不會知我曾見過的夢境……但爲何他竟然一言便瞧透了我的秘密？莫非他是鬼神一類？但鬼神聽說絕不會在大白天出現……」

紅色頭巾這般思忖，心中越發驚恐，他手執的雙刀不由自主的垂了下來，額上亦開始滲出冷汗。

黎人對鬼神一類的東西最爲崇敬，黎人中有一句俗語：寧得罪老娘親爹，亦不要得罪幻變鬼神，賴布衣這輕言片語，便道破了他深藏心中的秘密，這教他如何不膽戰心驚。

紅色頭巾怔了好一會，突然把身邊的三位雜色頭巾一指，道：「你莫非胡亂猜中，可知我三位兄弟有甚遭遇？」他的口氣雖然還兇巴巴的，但額上的冷汗卻已把臉也粘濕了。

賴布衣笑笑，他已知自己的法子已經生效，自然絕不敢有丁點放鬆，雖然他平生最不喜炫耀自家本領，但

於此生死關頭，好歹也須幹一次了！」

賴布衣朝三位雜色頭巾仔細一瞧，略一沉吟，便道：「如此請恕我直言！你三位兄弟，高的一位姻緣未到，他雖然百般努力向姑娘示愛，可惜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終是水中月鏡中花難以遂願……」

賴布衣一頓，往這高的黎人瞥了一眼，見他已滿頭冒汗，便又微微一笑道：「這胖的一位兄弟麼，家中萬般皆好，獨人丁欠缺，直到現下，必定依然是世代單傳獨丁……至於這瘦的一位，卻可喜可賀，妻室已懷身孕，只怕不日便生貴子！」

賴布衣道罷，再不多言，含笑而挺立毒蛇毒箭陣中，一派逍遙飄逸神氣。

紅色頭巾忙轉身問他三位伙伴道：「此人說的，是否胡說八道？咦，你等怎的了？」他忽然怔怔的再也說不出話來！

原來此時他那三位高、胖、瘦的雜色頭巾兄弟，已噗咚噗咚的跪在賴布衣面前，搗蒜似的叩起頭來，口中直嚷叫道：「神仙下凡！神仙下凡！方才冒犯，請恕死罪！活神仙簡直比小的親娘老子更知我等的心事……」

紅色頭巾一聽，已知三位伙伴的隱秘已被一口揭破！他的心頭猛的一震，也身不由己的隨着跪了下來！

賴布衣一見，忙大聲道：「請起！請起！因蛇箭環伺，不便以手相扶！彼此既是一場誤會，又何罪之有？」

四人一聽，這才翻身躍起。高個子朝紅色頭巾詢示似的一瞥，紅色頭巾點點頭，苦笑道：「區區蛇箭，如何擋得住這位活神仙？活神仙不外欲考驗我等根骨而已，快快撤了！」

高個子一聽，當即揚頭呼嘯一聲，毒箭立刻陷入山石樹叢，毒蛇也似通靈，紛紛退入草叢中去。

片刻之前尚是刀光箭影，危機四伏，片刻之後，却又重現一派幽靜神秘。

紅色頭巾見海堅尚以手按臂，便立刻在腰掛的布袋中掏出一塊烏黑的布條，親自替海堅包紮妥當。說也奇怪，這布條觸及傷口，鮮血立刻就止住了。原來這種布條名「葛根布」，布條浸了葛根汁，乃治刀箭金創的妙藥。

紅色頭巾又向海堅俯身作禮謝道：「原來大哥有心引領活神仙光臨寨中，此實我黎寨萬千之幸！小子方才多多得罪，大哥請恕罪過！」

海堅不知如何答對，唯有搖頭苦笑。

紅色頭巾見海堅搖頭，以爲他心懷不忿，不肯相恕，便突地拔出佩刀，猛的朝自家肩臂上狠狠的一紮，然後才道：「小子這一刀，算是報還大哥一刀，方才累你流了多少血，小子亦回敬多少……」他果然任由臂上鮮血源源流出，並不止血。

海堅被他這義氣所動，忙以手撫胸示意，道：「我心如大海，已坦蕩無所謂矣！請立刻止血！」

紅色頭巾一聽，這才喜悅的大笑，隨即也用「葛根布」把創口包紮了。

賴布衣見了，不禁暗暗點頭道：「黎人雖然固執愚昧，但這種恩怨分明、敢作敢爲的氣度，却教自負知書識禮內裏奸詭狡詐的漢人爲之汗顏！」這一轉念，心中對這紅色頭巾頓生好感。

紅色頭巾這時又向賴布衣走過來，恭敬的以手撫胸示意，道：「小子誠心誠意邀請活神仙進寨顯聖，未知活神仙肯駕臨否？」

賴布衣心中苦笑，暗道如今裝神弄鬼亦只好裝扮到底矣，於是便點頭微笑道：「壯士既有此意，我便隨你走一遭便了！」

紅色頭巾大喜，忙轉身向身邊的兄弟嘰咕幾句，那胖的一位笑着點點頭，如飛的先行跑入寨中去了。

一會後，寨中便傳出了一陣歡笑聲，隨即便有一陣如簫如笛的悅耳樂音響了起來。

紅色頭巾向賴布衣彎腰道：「活神仙請！」

賴布衣含笑移步，隨紅色頭巾直入寨中。

那一高一瘦的兩位黎人頭目，亦在海堅、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人之後跟進。

衆人均被這突然的變故弄得心神恍惚，也不知如何是好。眼看賴布衣已施施然而進，無奈亦只好跟上前去。

簫笛之聲越來越響，走近寨前，在竹木樓下的小廣場，原來已分列了兩行樂手，頭纏一色青布巾，腰束大帶，手持蘆笙、嗩吶、銅鼓，滿臉肅然崇敬的吹敲，恭迎賴布衣入寨。

司馬福在後面，眼見賴布衣施施然的穿行於樂隊行列，不禁苦笑咬牙道：「賴兄呵賴兄，但願你這活神仙神氣活現到底才好，否則，不但活神仙做不成，連完好的屍鬼也無福消受哩！」心中嚷嚷，却也絕不敢作聲。

賴布衣等人一直被恭迎到一座寨中最高最漂亮的竹木樓前。紅色頭巾隨即向樓上揚聲高叫道：「阿爺……活神仙大駕光臨矣！」

話音甫落，竹樓二樓的入口處突地站出來一位模樣威嚴的奇特的老年男子，他頭纏寨中唯一的紫色頭巾，身束紫色腰帶，一把長鬚飄拂胸前，雖不怒而含威，甚有長者氣度。

他登登的走下竹樓，先以手撫胸，然後再向賴布衣拱手道：「活神仙請，我代表全寨黎人，恭迎活神仙顯聖！」

賴布衣已知此人乃是紅色頭巾青年的父親，更是寨中至高無上的領頭人，不敢怠慢，連忙亦學他模樣，以手撫胸示意，表示接受他的邀請。

老者見了，大喜，哈哈大笑道：

「神仙果然有神仙的氣度，絕無半點輕視我黎人之念。昔日諸葛孔明仙駕光臨，我只是聽聞，不想今日果然親眼目睹仙人風範，此乃我黎人萬千大幸！」他說罷，竟以手加額，仰頭喃喃低頌，似在感激上天。

一會後，老者這才親自引領賴布衣等上樓，原來這是老者居停之處，亦是寨中長老相聚議事之地。

老者親自相陪於賴布衣身旁坐下，紅色頭巾和其餘三位黎人兄弟，亦伴着海堅、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人坐下來。

立刻便有衣飾鮮麗的黎族少女捧出一大盤已剖開的鮮椰子及梨子、山芒等果品，老人瞥一眼桌上的東西，便皺了皺眉頭，朗聲對那黎族少女道：「岩娜，今日活神仙降臨，豈可缺了助慶之物？你去把阿爺那罐山芒米酒捧出來，阿爺今日要與活神仙痛飲三大碗！」

這叫岩娜的少女一聽便格格的嬌笑道：「這罐酒阿爺收藏了卅多年長，連娶親時也捨不得拿出來喝，今日怎的這般慷慨？」

老者瞪了岩娜一眼，哈哈一笑，道：「這小妮子，又揭阿爺的短處也。快去！快去！休得怠慢了活神仙。」

岩娜格格的嬌笑着走進裏間。老者笑着對賴布衣道：「這是小女岩娜，性子甚野，又喜刀劍一類玩意，尋常族中男子也不是她的手腳，因此誰也不敢娶她做老婆。呵呵！」

賴布衣微笑道：「貴女女中豪傑，至於姻緣一道，不外緣份未到罷了！」

老者一聽，甚爲開心，又指指紅色頭巾等四人道：「這是我的兒子岩郎，其餘三位皆我的侄兒，不成氣候，尚請活神仙多多指點。」

賴布衣微笑點頭。老者忽然又歎了口氣，道：「岩郎本有兄弟三人，但家門不幸，自阿娘去世後，三兄弟爲爭奪承繼族中頭人之位，鬥得你死我活，我眼見如此，便指定岩郎爲我的承繼人，以絕其爭鬥之念，但因此一來，大兒子岩雄、三子岩勇一怒之下，離家出走，不知所蹤。好教活神仙見笑了！哎，我岩龍縱橫海南數十年，垂老之際却碰上這等痛心的兄弟骨肉相殘事……」

這時，老者岩龍的女兒岩娜已捧了那罐卅多年的山芒米酒出來，岩龍親自向賴布衣敬了，自己也喝了一大碗。他有了酒氣，說話也多起來，竟把賴布衣當作無所不曉的知心人，把最隱秘的家事也傾訴出來。

賴布衣因此而得知，這個黎族村寨叫海龍寨，竟是海南黎人的首號頭寨，附近大小數百村寨，均尊海龍寨爲首領，而岩龍乃海龍寨的世襲頭人，因此自然成了一聲令下，千營共呼的至尊首領。岩龍有三子一女，女兒便是最小的岩娜，黎族女子亦從父姓；大子岩雄，二子岩郎，三子岩勇，岩郎被指定是岩龍的承繼人，因此便擁有一種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超然地位。而岩雄與岩勇不服，爭鬥不果，一怒之下，離家出走，不知所蹤。而岩龍的三位侄兒，高個子名叫岩智，擅長驅蛇之術；胖的叫岩多，雖名曰多，但世代單傳，人丁獨缺；而瘦的一位則叫岩英，爲人忠厚樸實，早已娶妻，且十月懷胎，將生貴子。岩智果亦如賴布衣所判，諸般皆好，獨欠桃花姻緣運命。

賴布衣於生死關頭，大展神技，一言揭破四人家事困境，靈驗無比，這才把四人震懾，驚爲天人下降，而全寨黎人，幾曾見識中土的這般妙算神術？因此消息傳開，均把賴布衣奉若神明。

黎人對有其本事的人最爲崇敬，如諸葛孔明曾入海南蠻荒之地，傳下弩箭、放風燈等技藝，黎人對孔明就視若天神，風燈也因此而命名爲孔明燈，以示對諸葛孔明的永世懷念。

賴布衣此時已然明白，黎人對漢人並非不分青紅皂白，黎人痛恨的只是漢人中的奸惡之徒，若碰上此等人便一律格殺，絕不饒恕。但若然以平等待之的漢人，又若然有眞實本領，令他們拜服，黎人便會心悅誠服，奉若神明。賴布衣心中，並不因先前所受的折磨動怒，反而對黎人的恩怨分明、重情重義的本性大生好感。

這時席上的海堅、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人，亦已大嚼果品，開懷暢飲。此刻衆人均已深信，他們因沾了「活神仙」的光，方才的重重殺機已然冰釋矣。

賴布衣暗道：「賴某這活神仙無奈只好扮演下去了，這時你就算實話告知他們自己只是漢人中的凡夫俗子，他們也斷不會相信！」

這般轉念，賴布衣便微微一笑，道：「岩郎兄弟方才說有官府奸細潛來黎寨，不知是怎麼回事？」

岩龍一聽，登時面露憂色，道：「在活神仙面前，亦不敢相瞞，黎寨果然正面臨一場浩劫，因近年天時惡劣，黎人寨中糧食失收，每日口糧不繼，生計困苦，但官府却不但不賑災減稅，反而加倍橫徵暴斂，派大隊官兵入寨搶糧，稍有不從便立即處死。黎人忍無可忍，便把入寨的官兵殺了幾個，官府因而震怒，已奏請廣州府衙，派兵增援，不日便要南下清剿黎寨矣，浩劫在即，我等唯有嚴陣以待，但只怕實難抵抗官府的雄兵！」岩龍說到此不禁歎氣道：「可惜我那大子岩雄、三子岩勇，大敵當前却鬼迷心竅，置諸不理。不然，寨中衆兄弟同心協力，抵禦外侮，或許尚有一線生機，哎，家門不幸，好教活神仙見笑了。」

賴布衣一聽，忙道：「這官兵何時進剿黎寨？」

岩郎接口道：「我等已接急報，大隊官兵已抵達瓊中，距此地僅數十里

，官兵大擧進剿，便是這一兩天的事了，我等誓與官兵拚死一戰，以保家園！」

賴布衣沉吟不語。

岩龍見狀，便吩咐岩郎道：「活神仙等乃外來客人，豈能受此劫牽連？今日天時已晚，待明天一早，你親率兄弟，護送活神仙等遠離此地！活神仙只管放心，你等既進了寨中，便是我黎寨貴客，安心留宿一宵，我擔保你等平安來去便了！」

* *

賴布衣一聽，心中着忙，暗道：「怎的這般不巧，正碰上這一場兵災之劫？此惡戰一起，不但漢黎雙方死傷無數，且蒲哥兒之事更無從查究，再者自己也委實不忍眼見黎寨慘被夷成平地。若此戰一開，則無論誰勝誰負，漢黎兩族日後必更勢成水火，若被奸徒從中挑撥煽動，以重兵進剿，則海南黎人勢將陷入滅族的彌天浩劫！」

這般轉念，賴布衣便微笑道：「依岩大哥之見，此戰難道不打不成麼？」

岩郎猛地一拍案桌，怒道：「官兵殘暴，我等誓與之一戰！」

岩龍苦笑道：「官兵大軍壓境，戰與不戰豈容我黎人定奪？活神仙若欲從中調停，只怕徒勞而無功矣！」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依我之見，浩劫在即，不外有兩條路子可走，乃戰與不戰而已！」

岩龍道：「戰則如何？不戰又如何？」

賴布衣道：「戰則必定死傷無數，朝廷重兵百萬源源進剿，黎人雖英勇無畏，但久戰必死傷殆盡，黎族一脈危矣，不戰則以和爲貴，設法消弭戰禍，以求取和平環境，莊敬自强，奮發圖進，令世人對黎族一脈刮目相看，不敢稍存侮慢之心，黎族一脈遂因此永葆長存，更能發揚光大，屹立於世萬古不倒！」

賴布衣此言語重深長，登時令座中人心頭猛地一震。

岩郎等血氣方剛，雖然決心拚死一戰，但戰與不戰的利弊，却也不能不慮，況且此乃出自他們拜服的活神仙之口，自然更有一股懾服潛力。因此他們盡管默不作聲，但心頭已感忐忑不安。

岩龍聽了，亦陷進苦苦思慮之中。他乃一族之首，深知身負重任，他下一個判斷不難，但他深知輕輕一句話便會斷送成千上萬黎人生命。因此一時間他也不知如何是好。

岩龍沉吟了好一會，忽然開口道：「此戰我等其實被逼而已！但不戰又如何？官兵已大軍壓境，難道尚容我等求和麼？」

賴布衣慨然道：「岩大哥既萌以和爲貴之心，我決意助你成事，必令官兵不戰而退。」

岩龍一聽，大喜道：「活神仙肯出面相助，實我萬千黎人之福也。但不知活神仙有何妙計？若有任何差遣只管吩咐下來，莫不遵從！」

賴布衣微微一笑，胸有成竹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岩龍忙道：「所欠何事，活神仙只管直道，我等自當悉力以赴。」

賴布衣道：「我此番行事，乃取擒賊先擒王之法，官兵首腦一敗，其餘散兵游勇，自然不敢進犯，但擒王之法，必得先知其詳，須要一大智大勇之人，混入官兵駐紮之地，準確查證官兵衆主要頭目時辰八字、其名其姓、祖籍出處等秘，然後吾法方可施展。但此行隻身深入虎穴，九死一生，非大智大勇之人，決不敢爲也……這却是爲難之處。」

岩龍一聽，臉色登時一變，道：「此擧果然難！難！難！活神仙若要我黎人衝鋒陷陣，甚至剖心挖肺也易如反掌，但此等深入漢營刺探之事，却比登天還難了。一者我黎人不懂漢人禮儀，言語之間，立刻便被識破身份，雖死不足惜，但因此便壞了大事。二者我黎人素以奸細叛徒爲恥，這等詭秘陰險之事，實非我黎人所長也，這却是如何是好？」

賴布衣不禁一怔，頓感爲難，他心道自己果然是忽略了此點矣，黎族不乏英勇無畏之士，但這刺探重責，的確非他們所能勝任，白白送死不說，若因此打草驚蛇，令官兵警覺，加强戒備，則自己的大計亦將因此而無從施展，一場浩劫勢所難免。

賴布衣半晌沉吟難決，他亦想過若由自己出馬，或可會有所獲，但惡戰逼在眉睫，他必須立刻準備施法之事，這刺探一責，萬難兼顧。而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亦各有其短處，均不便成行。這下子賴布衣可着實難住了。

就在此時，海堅把桌上一大碗山芒米酒一飲而盡，把嘴一抹道：「這龍潭虎穴，海某便去闖一闖吧！」

衆人一聽，均聳然動容，須知兩軍交鋒前夕，獨闖對方軍營刺探，實乃九死一生的犯險之擧，海堅非黎族中人，却竟肯挺身而出，光這份俠義心腸就足教人敬佩。

賴布衣一聽，又驚又喜道：「若海大哥出馬，自然乃最合適的人選。一來海兄你熟悉當地環境，二來又說得一口流利漢話，更兼智勇過人，捨海兄休作第二人想。但此行當眞險之又險，海兄中年得子，初爲人父，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教賴某如何對得住海家一脈？」

海堅大笑道：「海某雖非黎寨中人，但份屬黎人血脈，如今黎族面臨浩劫，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海某區區一家算得甚麼。不必多慮，海某趁今晚夜深人靜，便即起程。」

岩龍忽然道：「兄弟自稱姓海，不知風聞一位姓海的海南俠客，專門懲治欺壓黎人的奸徒的海大俠，海兄弟可會聽說？」

海堅微笑不語。司馬福忍不住接口道：「好教岩大哥得知，那位海大俠，便是這位海大哥也！」

岩龍一聽，聳然動容道：「豈料今日活神仙與海大俠雙雙駕臨海龍寨，眞我萬千黎人之福也。海大俠爲黎人出氣之俠擧，本座素有所聞，不想今日得會尊容。」

岩郎亦霍的站起，向海堅謝罪道：「原來竟是海大俠駕臨，先前多多冒犯，尚請海大俠饒恕。」

海堅呵呵一笑，道：「彼此各挨一刀，扯平便了，又何罪之有？過去的事還提它幹什麼。」

這時，岩智、岩多、岩英等三位岩家侄兒，亦霍的站起來道：「我等決與海大俠一道闖龍潭虎穴！」

賴布衣搖頭道：「此行非鬥狠勇，人多了反而誤事。」

岩龍忽然道：「岩郎、岩多、岩英不必爭去，岩智擅長驅蛇之術，與海兄弟一道前去，會有所助力，便由岩智去吧，但你務須保護海兄弟安全來去。」

岩智肅然道：「阿伯放心，但教岩智一口氣在，必不令海大哥損一根汗毛！」

衆人想起他召來的那堆毒蛇，均感他此言絕非胡吹。

岩龍以目示詢賴布衣，隱隱然賴布衣在黎寨中已成了解救一場浩劫的領袖。

賴布衣沉吟了一回，終感此行海堅確是唯一合適的人選，況且有擅長驅蛇的岩智相助，料大致無論如何亦可全身而退，便點頭道：「既如此，一切便有勞海兄及岩兄弟矣！但事勢緊逼，弄妥消息切勿延誤，請務必速速趕回！」

海堅與岩智均肅然答應了。

當晚，海堅與岩智就悄悄離開海龍寨，隱走潛行，直插官兵重駐的大營瓊中城而去了。

第二天晚上，月色朦朧，忽隱忽現。

海龍寨的聚衆廣場上，已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上面，東南西北四角均懸起一盞紅燈，正中是一座神案。

神案之上香燭木劍齊備，還供了三座草紮的人形物體，有頭有手有腳，狀甚逼眞，擺在香案之上，平添了幾分陰森恐怖。

高台下面，有八位黎族青年，手執雙刀，另有八位手執弩箭，由岩郎親自率領，嚴陣以待，禁止任何人等接近高台。

海龍寨頭人岩龍的樓上，此時已儼然成了抗敵入侵的指揮大營。

大敵當前，更形重要，指揮樓因此亦加强了戒備，由岩龍的親侄岩多、岩英分率四名弩箭手嚴密戒守，等閒人等，輕易不能接近指揮樓半步。

指揮樓內，由岩龍坐鎮，寨中的長老亦應邀齊集，任何決定，若經頭人與寨中長老合議後發出，那就是不可違逆的鐵規，這是黎人的一種流傳百代的寨風。

賴布衣這時緊貼岩龍而坐，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亦不能陪列，早被安排到別處，由岩龍的獨生女岩娜盛情招待。

這時，岩龍面有憂色，目注賴布衣道：「活神仙尚有甚麼吩咐？萬千黎人生命，便全靠活神仙打救矣！」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矣。岩大哥只管放心，待海兄二人回返，吾之大計成矣。」

岩龍憂慮道：「但不知海兄弟能否全身而退？若因此累及身陷虎穴，海龍寨人如何心安？」

賴布衣微笑道：「海兄並非夭折短壽之相，此行就算萬一失手，亦斷不會因此喪命。若賴某所料不差，三個時辰內，海兄必有消息傳來。」

就在此時，一名中年黎人匆匆闖進樓內，在岩龍及衆長老面前肅立，道：「前哨營稟報頭人、衆長老，官兵十萬，已離此地不到三十里，請頭領示下！」

岩龍一聽，目詢賴布衣，見賴布衣從容而笑，便把手一揮，道：「去，續探敵情，速速回報。」

前哨營探子走後，岩龍才驚道：「瓊中距此地足百里，現時官兵已離此地不足三十里，顯然已於今天早上從瓊中起拔，一晚時間，海兄弟就算昨晚已潛進瓊中，如何能打探清楚。活神仙雖然算無遺策，但此事只怕有所阻礙矣。」

賴布衣微笑道：「凡事雖有定數，但謀事在人，只須略加努力，雖垂敗之事亦可成之！」

賴布衣話音剛落，前哨營探子又飛報道：「官兵前衞已抵番賽！」

岩龍勃然變色道：「番賽距此地已不足廿里，我等若再不加阻截，任由官兵長驅直進，則海龍寨勢危矣！」

幾位長老亦驚惶失色道：「既然如此，岩兄弟速下令阻截便了，若再遲緩，官兵進寨，我等完也。」

岩龍急道：「活神仙有何高見？此時雖我等有意求和，亦斷無希望矣。」

賴布衣面不改容，依然從容鎮靜，含笑道：「天欲成其事，必先考驗其毅志，若在此時頓起廝殺，則以和爲發展之大計，便功敗垂成！岩大哥難道忍心坐視此彌天浩劫麼？」

岩龍左右爲難，道：「大軍已然壓境，求和之事尚未有成，戰則滅族滅寨，和亦欲求而無望，這却如何是好，莫非當眞天亡我黎人一族麼？」

不一會，岩龍正進退兩難間，前哨營又有探子闖進飛報，官兵前衞已過番賽，直插海龍寨前沿營寨毛岸！

毛岸前沿營，距海龍寨大營僅十數里，已觸及海龍寨警戒線的第一道弩箭防線，若然任由官兵前衞越過這

道防線，則海龍寨兇多吉少。

此時此地，岩龍雖然拜服賴布衣的神技，但生死關頭，人人均先求自保，他因此也管不得許多，與嚇得臉色蒼白的衆長老簡單商議幾句，便下令道：「傳令下去，發動第一道防線，全寨準備斷殺！」

眼看一場斷殺已勢所難免，而斷殺一起，則戰火蔓延，百萬黎人的傾覆命運勢將不免！賴布衣雖仍信自已的推算無誤，却又無法說動岩龍等頭人，不禁仰頭歎道：「如此，則天亡黎人矣。」

就在此時，岩龍的次子岩郎如飛的跑了進來，大喜報道：「海大俠已然返回，此刻已在高台之上等候活神仙駕臨。」

賴布衣一聽，以手加額，道：「好！好！幸虧回得及時，一場彌天浩劫可免矣！」

賴布衣也顧不得驚喜參半的岩龍諸人，立即跑下指揮樓，直奔高台而去！

漢黎聯手　消弭浩劫

賴布衣奔近高台，海堅果然已在高台下面等候。

海堅一見賴布衣走近，便迎上前去，拱手道：「幸不辱命，幾乎一去不返也！」

賴布衣知海堅此行必定兇險萬分，但也不及細問，只略一拱手致意，便急道：「萬幸！萬幸，若海兄遲返一步，海南黎氏一族勢將陷浩劫之中……這便請一道上高台，且看賴某如何消弭這一場浩劫！」

海堅果然不負所命，他在短短一晚間，竟能把官兵主將的底細摸得一清二楚，然後又如飛趕回，來回二百里，竟於一日一夜間來回往返。

賴布衣與海堅一道上了高台，賴布衣手執朱筆，在神案上面的紙符揮筆書道：馮道元、汴州人氏、辛卯年十二月初三子時。

賴布衣書畢，把紙符啪的貼在案台的其中一個草人身上。然後又連書了兩人的姓氏、出處、時辰八字，分拍在其餘兩個草人上面。

這時，接令趕來的司馬福、李二牛亦氣呼呼地跑上高台。他倆已然深知賴布衣的脾性，上來後也不言語，便靜靜的站立於一旁。

賴布衣這時已把頭髮披散，手指捏起案台上的桃木劍，步踏五行八卦方法，繞高台走了一匝，然後在案台正中停住脚步，忽地大聲令道：「燃點香燭！」

司馬福、李二牛二人一聽，也不打話，立刻依言施爲。

高台神案，登時香燭繚繞，在月色之下，份外顯得詭秘陰森肅穆。

賴布衣又沉聲道：「岩郎聽令！」

負責護衛高台的岩郎連忙跨上一步，肅言道：「岩郎在！」

賴布衣沉聲道：「吾將施大法！傳令下去，一切人等，施法之時，不許踏足高台！」

岩郎立刻依言傳令下去。

賴布衣又令道：「海堅、岩郎、司馬福、李二牛聽令！」他於此時，渾身已處在一種超然境界，一切人等均直呼其名，不帶絲毫塵世感情。

海堅等四人連忙應了一聲。

賴布衣肅然道：「你等四人，分站高台東、南、西、北四角，務須屏息靜氣，無論耳聞目睹任何變故，均須抱元守一，不可妄自移動！切記！切記！」

海堅等四人聽令，依言分站高台東南西北四角，屏息靜氣，肅然挺立。

這四人之中，二位是漢人，二位是黎人，一道護法。

賴布衣喝道：「好！好！這才應了漢黎携手，消弭浩劫的天運之數！」

賴布衣這般轉念，更不猶豫，右手執桃木劍，左手二指併立，默默禱祝道：「五方五土龍神，九天應運神祇！賴某今日爲消弭兵災，以大法鎮命將元神，此舉有逆數人天命，於小者乃逆天之爲；但此舉可保漢黎兩族千萬百姓士卒生命，論大者足已抵小過也！尚祈諒察……」

賴布衣禱祝畢，更不猶豫，左手二指併立，朝虛空一劃，隨即左手二指拍向右手桃木劍，凝運玄功，右手桃木劍猛的一點，劍尖指向「馮道元」的草人身上，口中輕喝：「承泣、地倉、丈迎、氣戶、天樞、外陵……」桃木劍尖順所喝穴位，由鼻部經頭部、面部、頸部、胸腹部一路疾點下去！

賴布衣所施的乃穴功遙點穴法，此法以自身無上玄功爲根基輔以驅魔鎮邪大法，百里之外，點人穴位，生死立決。

此法當眞非同小可！一者若對方元神强勁，自身玄功不足，則遙相反擊，不但不能傷敵，且以彼之法施之於身，立致自傷，輕者重傷，重則立時斃命，二者此擧大傷元氣，雖可傷敵，但自身亦必大損。

因此賴布衣雖身負此等絕頂玄功，但從不肯輕易施展，今日事勢緊逼，事關漢黎兩族千萬百姓生命，才姑且一試。

此法甫一施爲，半空之中登時滾過一聲沉雷，瞬間烏雲密佈，月色盡隱，四週一片漆黑，蒼穹猶如墨斗傾覆！

海堅、岩郎、司馬福、李二牛等四人驟臨此境，均感震懾。

司馬福、李二牛久經施法戰陣，倒也勉强尚能按捺心神。

海堅、岩郎二人，雖均膽色過人，但乍逢如此陣勢，頓感心頭大震，暗道：「怎的了？這大法果然非同小可，竟引動轟雷，天昏地暗，委實驚

人。」

正當四人忐忑不安時，忽然在北面的幾十里遠處衝起五道赤光，赤光直衝而上，先是在半空之中盤繞，似在徘徊觀察；然後忽然猛地一個迴旋，劃過天際，直向高台方向射來！

海堅等四人不明就裏，雖明知兇險非常，但却不知赤光隱藏甚麼，因此在震驚之中又感詫異，均滿心渴盼赤光更快臨近，以察其底蘊。

但賴布衣一見赤光衝起，便大吃一驚，隨即更見赤光向高台方向疾速射來，心中更驚，暗道：「此乃被施法者本身元神强盛，遇外力即反擊之象。若被此赤光接近高台，則不但施法之人反被施之於己身，且護法之人亦勢必波及，非死即傷；而自己的一番心血亦化作烏有，一場彌天浩劫勢將難免……」

賴布衣思想及此，無奈猛一咬牙，決心以自身眞元與之一拚！

他猛地張口咬破中指，把口一張，一口鮮血突地向三個草人噴去。

說時遲那時快，血水剛觸及草人，突地又連響三個沉雷，竟把疾射而至的赤光打得煙消雲散。

隨即蒼穹之中，一聲脆響，登時烏雲盡褪，隱月復明，高台之上，月色如水，一片靜謐。海堅等四人均已被震懾得目瞪口呆。

便在此時，高台下面忽然傳來岩龍和幾位長老的喝叫聲，起初聽而不見，這時才傳了上來，原來岩龍等人已到台下多時，但被守衛高台的守衛所阻擋，不能上台，岩龍起初尚沉得住氣，但眼見忽然烏天黑地，又見遠處赤光閃耀，猶如毒蛇張牙舞爪撲來，心下大驚，不顧一切要衝上高台，但守衛却死活不放。

岩龍想道：「本座身爲一族頭人，難道亦無權踏上高台麼？」

守衛決然的聲音道：「此乃活神仙之令，施法期間，任何人不得擅闖法台，我等唯有遵從，雖頭人亦不例外，待施法之事完畢，我等再向頭人請治不敬之罪便了。」

守衛居然毫不畏懼，大義凜然的答話，岩龍雖爲一族之首，亦無可奈何，唯有恨恨的呆在台下守候。

這時，有人跑下法台，原來却是岩龍次子岩郎，他傳令道：「法事已畢，這便請岩頭人與衆長老台上相見。」

岩郎說畢，這才引領岩龍及衆長老上法台上面。

岩龍此時心中忐忑不安。說也奇怪，自賴布衣上法台施法後，前哨營竟再沒有訊息傳來，官兵抵達何處，事體如何，岩龍竟一無所知，這不能不教他憂心如焚。

岩龍甫上法台，便大步向賴布衣走近來，逼不及待的道：「前接報官兵十萬已抵毛岸黎寨前衛營，但自活神仙上法台後，便再沒消息傳來，未知事態端的如何了？一切尚請活神仙明白示知。」

賴布衣深知岩龍爲黎人一族近百萬生命，正自憂急如焚，他之所以勉强按捺住不下令阻截官兵，乃因他信服自己的主意，若因此而令黎族蒙難，他岩家就立刻成了黎族千古不赦的罪人。

賴布衣明白岩龍的心境，不忍令他過於焦慮，便微露端倪，微笑道：「岩大哥一切只管放心，我保你不久便有喜訊傳來便了。」

賴布衣話音未落，便在此時，法台下面的守衛已飛跑上來，向岩郎請示道：「前哨營有探子趕到，說有事面見活神仙，未知可否讓他上來？」

岩郎不敢作主，以目示詢賴布衣，賴布衣一聽守衛之言，便微笑道：「請他上來便了。」

探子獲准上台，立刻便歡天喜地直奔過來，他也顧不得岩龍及衆長老等黎族首領全在台上，逕自搶到賴布衣身前，納頭便拜道：「活神仙！活神仙！小的起初死活不肯相信，憑活神仙一人之力，決勝於百里，竟不戰而退十萬官兵。」

這黎人的前哨營探子大概喜昏了頭腦了，嘮嘮叨叨的嚷了一會，依然不得要領。

賴布衣含笑伸手扶起探子，道：「官兵如何便退了？你說清楚好麼？」

探子一疊連聲的道：「是！是！是！活神仙之言豈敢不從，官兵主帥馮道元，左右副帥等三人，督軍行至毛岸，正在得意洋洋以爲這一戰必夷平黎族，正欲下令掃蕩毛岸黎族前衛營之際，半空中忽然接連響起兩次沉雷，第一次沉雷響過，官兵主副帥三人突感渾身劇痛，但依然奮力支撐，督軍進犯。但剛前進了不到一里，第二次沉雷再響，官兵馮道元等主副帥三人，竟大叫一聲，滾下馬來……當眞奇之怪極也。」

賴布衣微笑接口道：「如我所料不差，主帥馮道元必患腹痛、鼻衄、口眼歪斜、惡寒戰慄疾患。而副帥二人，一人必感心痛難忍，另一人則淚流不止手足亂舞，而致發狂之癥狀，未知所探然否？」

這位前哨營的探子一聽，登時驚訝得目瞪口呆，直勾勾的望着賴布衣，好半晌說不出話來。

岩龍、岩郎及衆長老均心急如焚，齊聲道：「是也不是？端的如何？」

探子又怔了半晌，方失聲道：「是！是！小的該死，竟被活神仙的通天大本領震傻了！各位頭人可知，活神仙所道諸情，竟與我等潛入敵營，在官兵口中打探到的一模一樣，半點不差。官兵片刻之間，失了三位主帥，登時軍心大亂，再也不敢前進，片刻後，官兵十萬前哨作後衛，後衛變前哨，竟星夜逃出毛岸，更不敢停留，連夜逃回海口去了。據說官兵均極爲震驚，只道黎人中定隱有不世奇人

異士，可於百里之外取人首級，因此競相告誡：日後就算刀槍催逼，亦不敢再踏入黎寨半步矣……我等打探清楚，又見官兵確實倉惶逃遁，這才火速趕回稟報此天大喜事，方才失態之處，請衆頭領處罪。」

岩龍及黎族諸長老一聽，登時愁懷頓去，眉開眼笑，互相執手拍胸祝賀。

岩龍早已喜得老淚縱橫，他哈哈大笑道：「不怪你！不怪你！若本座乍聞此等喜訊，亦難禁喜昏了頭麼。」

岩龍大笑着，忽然想起一事，便問賴布衣道：「活神仙莫非尚有未卜先知異能麼？不然爲甚麼百里之外，所知的竟與近在咫尺一般？」

賴布衣有意服衆，便露了一手道：「吾所施大法，實乃玄功遙點大穴之法，施之於官兵主帥馮道元身上者，乃陽明經脈，陽明經脈被點，則臉痛如絞，惡寒戰慄，令官兵見之，心疑主帥尚且暗自發抖，那還有鬥志。加上主副帥接連不支病倒時，官兵軍心自然立刻渙散不戰而退，經此一役，只須黎族中人，從此莊敬自强，同心協力，齊謀昌盛繁榮，吾敢斷言，海南境內再無戰禍，永享太平。」

岩龍、岩郎、海堅及黎族諸長老均拜服道：「活神仙眞天人也，海南黎人從此心悅誠服矣！」

到了這時，賴布衣才鬆了口氣，心中暗道：「賴某爲蒲哥兒之事入海南，豈料此事尚未着力，却誤打誤撞，消弭了這場彌天浩劫！如今總算對黎人有所交待矣。」

這般轉念，賴布衣便含笑搖頭道：「我並非甚麼活神仙，我姓賴名布衣，實江湖道上一名風塵客罷了！」

岩龍及黎族諸長老却笑道：「我等也不管你姓賴還是活神仙，也不管你是黎人還是漢人，黎寨中有個規矩，但對我黎人有大恩大義者，無論如何要留在黎寨中痛飲七日七夜，否則，我等是無論如何不肯放活神仙走的了。」

海堅一聽，大喜。暗道如今黎人對賴布衣已心悅誠服，行事之際便方便多了。

司馬福與李二牛亦暗自喜道：「好！好！這才叫苦盡甘來，往後再不必陷入那死活不得的蛇口毒箭陣中了。」

賴布衣却不禁苦笑道：「賴某這活神仙之名，只怕身不由己，要在黎寨中傳下去了。」

岩龍、岩郎等人，却不知賴布衣等人此刻的心事，均同聲道：「活神仙默默無言，難道嫌我等不夠熱誠，不肯留下與我等痛飲七日七夜麼？若如此，我等只好傳令下去，知會衆人，好等千萬黎人一道出來拜求活神仙留下了。」

賴布衣雖不願裝扮這個活神仙的虛名，但此時此地，也再容不得他，無奈只好裝扮下去。這般轉念，賴布衣便含笑道：「切不可驚動衆人，賴某委實承受不起！既岩大哥如此盛情，雖不勝酒力，亦唯有捨命相陪了！」

岩龍一聽賴布衣答應留下，登時大喜，他當即吩咐岩郎道：「傳令下去！爲慶祝黎寨一場浩劫消除，自海龍寨起，各寨狂歡七日七夜！不論男女老幼，都要開懷痛飲，以此向活神仙表示我黎人的天大謝意！」

岩郎答應一聲，喜氣洋洋的連忙傳令去了。司馬福不禁暗暗失笑道：「自家痛飲來向人表示謝意，這黎人的規矩當眞可愛極了！」

* * *

司馬福心中的轉念未畢，却突然被嚇了一跳，失聲叫道：「這！這……這是甚麼古怪玩意？」

原來黎人的民風性格說幹就幹，從不拖泥帶水。岩郎下去傳令不久，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尚留在法台上面，便突被眼前的奇景弄得目瞪口呆。

但見法台下面的廣場，聚了千百黎人，數人面前放了一座奇形怪狀的東西，有酷似高帽的，有宛如寶塔的，又有活像牛角辣椒的，形狀各異，不一而足。

岩龍把手一揮，高聲道：「點火！」

說時遲那時快，法台上這一聲令下，堆堆燒燃物當即燃點起來，股股濃煙昇起，那奇形怪狀的東西立刻上昇，飲醉酒般搖搖晃晃的直衝雲霄。一時間，半空之中燈火通明，仿似銀河忽降於黎寨上面。

忽然半空之中，呼呼砰砰之聲大作，下面的千百黎人齊聲歡叫道：「好了！好了！過池炮鳴響，我等他日均可離此地界，抵達上天。」

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人正驚奇間，賴布衣忽然醒悟道：「莫非這便是相傳已久的海南孔明燈麼？」

岩龍點頭微笑道：「這技藝乃孔明仙師傳於黎人的，乃用來飛越高山送訊之用，原來叫風燈。孔明仙師有恩於我黎人，因此後世就稱作孔明燈了，但今日的活神仙，不就是昔日的孔明仙師麼？」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布衣而已，算得什麼，如何敢與諸葛孔明相提並論？」

岩龍大笑道：「孔明仙師乃昔日之事，活神仙却於今日大顯神技，這叫千古輪迴今勝昔也……」

岩龍話音未落，忽爾半空中的孔明燈從黎人的千營萬寨中向法台這面飄來，夜空登時雪亮，閃灼生輝，華麗堂皇。

岩龍這時微笑又道：「千營萬寨均向活神仙致意了！這便請下去，與衆人一道狂歡如何？」

賴布衣眼見盛情難却，只好含笑點頭，在岩龍、岩郎相伴之下，走下



蒲壽庚自動請纓與岩娜對舞起來。

法台。

法台下面的廣場，燃起了堆堆篝火，把方圓數十丈的廣場照得火紅。

廣場聚了各營各寨的黎人，男女老幼齊走出竹木樓，滙集到海龍寨這個操練場上。

衆黎族男女一見賴布衣在岩龍及衆長老陪同走下法台，向廣場這面走近，便轟的一聲歡呼道：「千營萬寨！男女老幼！恭迎大智大勇活神仙……」

衆黎人中有許多根本未見過賴布衣，但由全寨族的頭人岩龍和衆長老相陪的，若非活神仙，還有誰有此榮耀，因此見過一面的岩龍女兒岩娜以及青年頭領之一的岩多、岩英、岩智等人發聲一喊，千百人便轟然應和。

賴布衣生性恬淡，不慣這等場面，他皺眉對身旁的岩龍道：「如此隆重，教賴某如何心安？岩大哥若欲賴某開懷暢飲，便傳令下去，只須視我等爲黎人同胞兄弟，我等就足感盛情了。」

岩龍一聽，喜道：「活神仙視我等黎人爲同胞兄弟，我等黎人自然視活神仙爲同胞兄弟，此乃我百萬黎人的榮耀，豈有不遵之理？」岩龍說罷，高聲大叫道：「各位，活神仙乃我黎人的同胞兄弟，不慣拘束，各位任意歡慶吧！」

衆黎人一聽，又轟的響起一陣歡笑聲，這才各自散開，分聚成堆，圍着篝火，烤着香噴噴的獵物，開懷痛飲。

「阿爺，請陪活神仙等過這一邊。」岩龍的女兒岩娜這時大笑着，招呼岩龍道。

岩龍憐愛的一笑，便扭頭對賴布衣道：「我這女兒心眼兒鬼得很，此時不知又要弄甚麼鬼把戲了，我等且過去一瞧。」

賴布衣笑笑點頭答應。

原來岩娜自知悉官兵已然不戰自退，忖料必有一番狂歡之慶，早就悄悄的着岩多、岩英、岩智等人，精選了各營各寨的奇能異士，滙集海龍寨，準備獻技助興。

岩娜、岩多、岩智、岩英這一面，早已燃掛起十盞雪亮的風燈，把四週照得通明如白晝。正中擺了數桌，桌上酒菓皆備。

賴布衣被讓上正中的首席，由岩龍及衆長老親自作陪。

岩郎陪海堅坐於次席，岩娜、岩英、岩智、岩多等，則伴着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於末席相伴。岩娜生性活潑，大有男兒之風，她格格的歡笑不絕，親自動手替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斟酒、剖椰，還手把手的教李二牛和蒲壽庚如何更暢快的喝椰汁，倒把李二牛和蒲壽庚鬧了個大紅臉。

岩郎與海堅說笑了一會，見四下仍無動靜，便笑着大聲道：「阿妹，爲何這般寂靜？」

岩娜格格一笑，道：「你急甚麼？阿哥，看！這不就來了麼。」

岩娜微笑着朝岩多略一點頭，岩多含笑而起，跑入黑暗的叢林中。

眾人不知岩娜玩甚麼花樣，都注視着她，岩娜從容鎮靜的微笑飲酒，一會後，她自忖時間已差不多了，便把右手尾指放進嘴裏，清脆的打了一聲唿哨。

就在此時，一隊黎族青年頭紮紅巾、身繫紅布，手執長槍，如風般的疾衝出來，瞄準十丈遠外的一塊巨石。領頭的岩多一聲喝令，幾十枝長槍便脫手而飛，投向巨石，一時間錚錚的破空之聲大作，幾十枝長槍竟全部插入巨石之中，餘勢未了，兀自抖顫。

四週圍觀的黎人轟的一聲吶喊助威道：「好，長槍隊果然神勇！」

震耳欲聾的轟聲未絕，岩英也霍的跳了出來，大聲笑道：「長槍隊神勇，且看我藤圈隊又如何。」

岩多笑着率長槍隊剛隱入叢林，另一隊手執標槍的男子突地衝了出來，他們的脚步尚未站穩，一個小小的藤圈便如飛的從黑暗中擲了出來，藤圈快如疾風，在眾標槍手面前劃過，就在此時，眾標槍手把手中的標槍拉臂迴旋猛的一擲，標槍疾射而出，穿越藤圈小半，槍頭便突地一沉，穩穩的插在地上，標槍上面的藤圈兀自旋轉不停。

眾人又轟的一聲讚好。

這時岩智含笑而起，岩娜一見，便忙道：「岩智哥且慢！你那蛇陣當眞嚇人，在這歡宴上，不怕大煞風景麼？況且活神仙等人亦見識過了，就讓你那蛇兒先行蟄伏，好麼？」

岩智一聽，便點點頭，依然含笑坐下，這時岩郎亦忽然技癢，便大笑而起道：「阿妹，便讓阿哥出去向貴客獻醜如何？」

岩娜格格一聲嬌笑，道：「阿哥乃樹中之龍，若肯演技，自然是上佳娛樂！」

岩郎一躍而出，以手指撮唇，打了一聲唿哨。

隨即有人在廣場正面的一排參天密林前面豎起了一根竹竿。

竹竿長達三四丈，但豎在地上，卻依然只及參天大樹的一半。

竹竿滑溜溜的，根本毫無着力之處，要爬上竹竿已非易事，若憑竹竿攀上大樹，那就更難上加難。

這時就連慣走山路的李二牛亦暗自咬牙道：「乖乖呵，若要二牛持竹竿爬上樹去，倒不如要了二牛的小命去了。」

岩郎大步走到竹竿前，輕舒長臂，雙腿盤牢竹竿，手脚捷如猿猴，眨眼已攀上竹竿頂端。這時在下面扶持竹竿的人，突然鬆手，竹竿帶着岩郎疾速的斜倒下來！

眾人還來不及發出一聲驚呼，竹竿帶着岩郎已倒向一棵參天大樹的樹椏處。岩郎雙手抓牢竹竿，雙足朝樹椏一點，竹竿借了這一端之力，竟又向相鄰的另一棵參天大樹倒去，岩郎雙足又一蹬樹椏，竹竿又倒向另一棵參天大樹，連倒連蹬，岩郎身不離竹竿，但身子猶如飛鳥，在參天大樹間飛來蕩去，竟捷如流矢，眾人早瞧得呆了！

賴布衣不禁暗暗讚道：「若道標槍、藤圈之技，尚可借助三分技巧，但這般爬竿過樹，身在數丈之高，卻半點花巧不得，全憑本身的魄力膽識，此人竟能輕鬆自如，光憑這一手，就足以令眾人折服矣。岩龍選他為繼位人，果然是最佳人選，黎人崇尚武技，若不能服眾，這百萬黎人之首位，如何坐得安穩？」

賴布衣轉念未畢，岩郎已把竹竿蹬回廣場正面，他微一運力，竹竿斜倒過來，猶如一柱擎天的豎在賴布衣面前，岩郎身處竿頂，雙足盤住竹竿，雙臂緊抱胸前，竹竿連人立於四丈高處，竟然紋風不動。

竹竿豎於地上，高達四丈，竹端還盤了一個人的重量，這時只要稍微有一點晃動，竹竿也會立刻傾倒下來！

岩郎盤於竹竿頂上，卻居然紋風不動，光是這種超凡的定力，就遠非常人可及。

眾人不禁屏息靜氣，連驚讚之聲也忘了發出。

「請活神仙指教！」這時，岩郎於竿頂突然笑着發話道。

賴布衣連連點頭道：「動如飛矢，定如神針，海南一域，足可任岩兄弟縱橫矣。」

岩郎大笑道：「多謝活神仙稱讚！」言畢，微一運力，竹竿又連連倒向樹間，眨眼便猶如猿猴般縱走了。

岩龍含笑向賴布衣道：「我這孩兒如何？」

賴布衣道：「動靜皆極有分寸，此乃首領之才也！」

岩龍得意的大笑道：「好！好！憑活神仙一句話，便足證他是岩家兒郎。」

在座的黎人父老均同聲附和。

這時岩娜忽然格格一笑，走出廣場正中，向首席上的岩龍、賴布衣、眾父老款款一福，道：「岩娜也是岩家兒女，雖無阿哥之能，但亦有一技之長，為逗活神仙等貴賓一笑，只好下場獻醜了！」

岩龍笑道：「你欲玩甚花樣？玩只管玩，但切莫惹貴客生厭！」

岩娜格格嬌笑道：「放心吧阿爸！女兒這花樣擔保各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活神仙雖如天人，只怕也難以道出其中名堂。」

眾人見岩娜神神秘秘的，均急欲知道她弄甚花樣，便不約而同的目注其身上。

岩娜點點頭，忽爾神秘的一笑，在身邊抽出一條絲巾，把鼻子以下的半邊臉紮住了。然後她雙手上舉，左足向前踏上一步，右足又再向上踏一步，然後雙脚原地踏、踏、踏的連跳三下，雙手轉而抱於胸，作了一個稀奇古怪的動作。

眾人正迷惑間，岩娜的動作已變成歡快熱烈，她急促旋轉，忽爾如金鷄獨立，忽爾如陀螺飛轉，忽爾如花舞霞飛。

眾人直瞧得眼花撩亂，不明所以。

這時岩娜忽然飛旋到首席前，向眾人作了一個邀舞的姿勢。

幾位黎人長老的頭早搖得貨郎鼓似的，岩龍亦搖頭道：「這玩意果然聞所未聞，活神仙可瞧出是甚名堂？」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這似乎是一種舞蹈，但其舞姿古怪，休道在海南，就算在京師繁盛之地，賴某亦無緣目睹，卻如何能道出其中名堂。」

岩娜卻飛旋不停，又轉到海堅、司馬福、李二牛面前，依次作出邀舞狀。

海堅、司馬福、李二牛等面面相覷，卻無人敢於相應。眾人對這種怪舞，休說沒見過，就連傳言也聞所未聞，如何敢上前去與岩娜應舞。

就在此時，在李二牛下首，獨坐一席的蒲壽庚忽然站了起來，覷覦的道：「請問岩娜姑娘，你可容小子上場應舞？」

岩娜在舞步中瞥了蒲壽庚一眼，便格格一笑道：「伴舞之人，能者居之，若公子肯賜教，岩娜歡迎之致。」言下之間，似不大相信蒲壽庚這小子竟能識破她這古怪名堂。

蒲壽庚笑笑，緩緩的走出來，在岩娜面前站定，雙手交叉抱於胸前，忽然輕聲道：「一、二、三、四、五，踏！踏！一、二、三，踏！踏！踏……」

蒲壽庚嘴裏說着，左、右雙足依次向前踏上幾步，又退後幾步，他的姿勢竟與岩娜的舞姿不謀而合，相呼相應，而且比岩娜更見嫻熟。共舞之下，登時令這古怪舞蹈添了一種熱烈、歡快的氣氛。

岩娜一見，臉上已然露出驚訝神色，但她似乎還不敢相信，詭秘的一笑，雙手一伸，忽然輕輕的拍起掌來。

蒲壽庚一聽掌聲，便情不自禁的叫道：「舞蹈！舞蹈！讓我等歡樂舞蹈！舞蹈的人，又壯又高；不舞的人，將弱如小草！舞呵！舞呵！在你的土地上舞蹈！舞呵，舞呵！莫要停下，更莫要傾倒！直到幼苗長成大樹，直到小草變成旺盛野草……」

蒲壽庚叫着，他每念一句，岩娜臉上的驚疑就添多一分，到後來，她的舞步忽然停了下來，怔怔的望着蒲壽庚，呆了似的不說不動。

眾人正感驚奇萬分，賴布衣心中忽然一動，忙道：「請問岩娜姑娘，難道蒲公子的舞步錯了麼？」

眾人心中都暗道：「自然是錯了，這還用問麼？不然，為甚岩娜姑娘忽然停了她那歡樂舞蹈？活神仙料事如神，今番卻只怕多此一問也。」

豈料岩娜卻怔怔的搖頭苦笑道：「他沒錯，錯的是岩娜……」

眾人一聽，均不解道：「此話怎講？」

岩娜歎了口氣，道：「岩娜這舞蹈，是跟一位白髮老人學的，原以為無人能瞧破，但蒲公子對此舞蹈，知道的竟然比那白髮老人還多，岩娜再跳下去，豈非在魯班師傅面前弄斧出醜麼。」

眾人一聽，這才知道蒲壽庚原來卻是此道中的高手，這就難怪岩娜大為震動了。但眾人到底不明白，這古怪舞蹈到底是甚名堂？

賴布衣忽然朗聲道：「請問岩娜姑娘，此舞叫甚名堂？是否得自異域之人？那白髮老人尚健在麼？」

岩娜直直的緊盯着蒲壽庚，她的眼神甚為奇怪，在驚奇中更透出强烈的仰慕的火花。她見賴布衣發話，便怔怔的道：「你等漢人當眞是卧虎藏龍，能人百出……試問在師傅面前，岩娜還敢胡言亂語獻醜麼。但請問蒲公子，這舞蹈是否叫阿拉伯土風舞？」

蒲壽庚點點頭道：「這的確是阿拉伯土風舞！小子目睹之下，情不自禁便下場一試，但請姑娘原諒。」

岩娜痴痴而笑道：「我怎會怪你，我還巴不得你教我，拜你為師哩。」

賴布衣這時走了出來，很認眞的道：「岩娜姑娘既道此舞乃學自一白髮老人，但不知這白髮老人尚健在否？」

岩娜道：「這是幾年前的事了。那天我在天涯海角的一個山坡，忽然碰見一位白髮老人摔在地上，便過去扶他一把。白髮老人說他肚子餓得沒了力氣，於是我便跑去椰林，採了一把椰子供他嘴嚼。白髮老人恢復力氣後，說無物可報答，便教了這隻舞蹈，並說此舞是他從一位異域之老人處學來的，名叫阿拉伯土風舞，若在黎族歡慶中舞出，包保令人眼目一新。我大感興趣，果然很快就學會了。當時還自以為無人能夠識破，但今晚甫一舞出，卻把一位大師傅引了出來！嘻嘻，岩娜這不是魯班面前弄斧麼？我雖然不知那白髮老人是否健在，但就算把這位白髮老人請來，他的舞技也絕對比不上蒲公子這位大師傅的舞姿美妙。」

賴布衣微笑道：「實不相瞞，蒲公子乃來自此土風舞之城，其中因由一言難盡，日後岩娜姑娘自會明白。但目下蒲公子身逢災劫，未知岩娜姑娘肯慨施援手麼？」

岩娜痴痴的笑道：「但能為蒲公子

盡力，岩娜甘做任何難事。」

賴布衣點頭微笑，道：「如此甚好，明日一早，姑娘便領我等上天涯海角，尋那白髮老人如何？」

岩娜目光灼灼的盯着蒲壽庚，痴笑着答應了。

歡慶會直到夜深才散去。

黎胞各自歸寨。賴布衣等被特別安置在一座貴賓樓，這座貴賓樓供奉的是孔明仙師、魯班仙師的神像，在黎人心目中，賴布衣已成了與孔明、魯班兩位仙師並列的神祇了。

海堅捨不得與賴布衣分開，也住上貴賓樓上。岩龍怕賴布衣等人寂寞，特別指令岩娜率寨中三位少女上貴賓樓侍候。但賴布衣那慣這一套，老早就着姑娘們各自安歇去了。倒是岩娜便用棍棒也趕不走，她纏着蒲壽庚，拚命的討好他，似乎不把他所知道的土風舞學全便誓不罷休。

司馬福瞧着暗笑道：「蒲哥兒衰運未褪，桃花運卻先到矣。」

李二牛悄笑道：「只怕這並非桃花運，而是桃花劫也。」

司馬福怒道：「岩娜乃黎人首領千金，她若肯垂青，在海南一地，便貴爲土王駙馬，平步青雲，還道甚劫數。」

李二牛呵呵一笑道：「黎人甚多古怪規矩，自古有道伴君如伴虎，若蒲公子伴着黎人生活，豈非伴女如伴虎麼，這不是劫數又是甚麼？」

司馬福氣得滿臉通紅，正欲罵人，賴布衣卻微微一笑道：「二牛休要胡說八道，你這話在我等面前說說無妨，但在其他人面前切記愼之。你不記得入寨之時，因偸看裸體黎婦幾遭殺身之禍麼？」

李二牛吐了吐舌，再不敢再逞口舌之勇。賴布衣又微笑道：「蒲公子雖然災星高罩，但此段桃花運數卻也是定數使然。且若善爲處之，更可因此沖淡災星，一洗命理頽風，重振家運。如此豈可以桃花劫數視之？但此事只能因勢誘導，切勿强求，否則便失其潛移默化之玄功也，在兩人面前，切勿提及。」

司馬福、李二牛唯唯答應，再不敢多言。他二人身處這蠻荒之地，早被那險死還生的毒箭毒蛇陣嚇怕了，因此凡事自然變得小心謹愼起來。

當晚一宿無話。

第二天一早，賴布衣即向岩龍辭行。

岩龍聽說他女兒岩娜能爲賴布衣效勞，很感高興，但又有點依依不捨，他執着賴布衣的手臂道：「活神仙爲蒲公子之事奔走，我岩龍不敢阻攔，但活神仙此去未知何時返回。黎族中人，尚有許多疑難，祈求活神仙指點也。」

賴布衣微笑道：「有緣千里亦相會，岩大哥又何必計較這一朝一夕？此行若諸事順利，不久定然返回，賴某尚有艱難之處，煩請岩大哥鼎力相助。」

岩龍知不可强留，他想了想，便在身上解下腰繫的一塊玉牌，雙手捧給賴布衣道：「此乃黎族首領令牌，見令牌如見首領，海南黎民一族萬千人衆，均可任由活神仙驅策！」

賴布衣聳然動容道：「此玉牌有如一國玉璽，如此貴重之物，賴某豈敢承納？」

岩龍呵呵大笑道：「活神仙妙施大法，爲我黎寨消解兵災浩劫，不戰而退官兵卅萬衆，拯救黎人萬千生命，此恩此德，猶如泰山之重，難道還比不上一塊小小玉牌？活神仙若不肯承受，便是瞧不起我百萬黎人之衆也！」

賴布衣知黎人生性豪爽，若堅拒徒惹其反感，便只好執玉牌拱手謝道：「既岩大哥如此說，賴某便持此玉牌權當護身符，待事成之日再行奉還吧。」

岩龍這才歡喜。他又吩咐岩娜道：「你此行身負黎寨中人重托，能與活神仙同行，稍盡微力，是你的天大福氣，你千萬好好珍重了！」

岩娜格格嬌笑道：「阿爸放心便了，岩娜就算跑遍天涯海角，亦必助活神仙完成任務！」

岩龍依然不大放心，又欲差岩郎親自率精兵護送。賴布衣微笑道：「賴某此行並非與人相鬥，人多反而不妙，況且有岩大哥的玉牌在身邊，就算有甚災劫，亦足可消解矣。」

岩龍亦深知此玉牌的威力，心道有此玉牌，於海南一域，足可任意縱橫，也就不再相强。他親自把賴布衣、海堅、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人送出海龍寨十里，這才依依作別。

岩娜一直悶聲不語，待他阿爸告別走後，才格格的嬌笑道：「阿爸視此玉牌比生命還更寶貝，終日不離身上，不想今日卻輕易交付活神仙你的手上，阿爸視活神仙你猶如他的生命般寶貴啦。」

海堅亦點頭歎道：「岩娜姑娘所言不差，此玉牌乃黎族百代相傳之物，唯有一族之首才配擁有，實是黎族首領的信符，持此可任意驅策黎族中人，因此不敢輕易露面，更不必說交付異族人之手。岩大哥此擧，足證他已視賴先生爲黎人至親至敬之人，在海南一域，賴先生之名，從此可與昔日的諸葛孔明仙師、魯班仙師並駕齊驅矣！」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不過適逢其會罷了，豈料黎人如此重情重義，當眞教人惶恐難當，更豈敢與先聖人相提並論。」

司馬福卻笑着接口道：「諸葛孔明、魯班師傅固然有恩於黎人，但賴兄彈指之間，消弭兵劫，救人千萬，如此大恩大德，難道便比不上孔明、魯班麼？依老夫之見，賴兄足可與孔明仙師、魯班仙師齊名也。」

賴布衣不以爲然道：「司馬兄切勿替賴某胡吹，須知盛名之下，其實難符，當今天下，有等人盛名如雷貫耳，但實際內裏空空如也，若負上此等虛名，不外是自欺欺人的騙人勾當罷了。甚麼與孔明、魯班齊名之說，不提也吧！賴某日後，但得世人以尋龍追脈、造福世人定論，便於願足矣。」

海堅歎道：「放眼天下，有些人自負學究天人的地師，尋龍追脈造福世人八字，除賴先生外，誰敢當之？休道日後海某人大膽說一句，便今時今日，此點亦已成定論矣。」

衆人情不自禁的爭相替賴布衣吹噓，賴布衣唯有苦笑搖頭，心道：「你等之言，自是眞心所發，但世人只道吹捧之言中聽，焉知若定力不足，被人吹捧一句，他自身的功力便減退一分，受人睹捧之人，因此早晚只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由此可知向人睹吹之人，其實並非愛人，而是存心害人也……」

賴布衣心有感觸，臉上便沒了言笑。衆人只道他一連數日奔波，必定身心交疲，便故意說些趣事逗他開心。

衆人說笑間，不知不覺已走了大半日的路程。有岩娜引路，再加有海堅這位海南老江湖在身邊，自然少走了許多寃枉路。

再走了一會，岩娜忽然扭轉頭來，大聲道：「前面已聽聞水聲，岩娜敢斷定，很快便可以尋着白髮老人的踪跡啦！」

蒲壽庚一直被岩娜扯着伴在身邊，一路上纏着他說一些阿拉伯土風舞的技巧，蒲壽庚逐漸亦有點喜歡岩娜待人的嬌憨爽快眞誠，因此有問必答，兩人說說笑笑，倒把蒲壽庚的愁懷開解了不少。這時他聽岩娜這般說，便忙道：「爲甚聽聞水聲，便可尋着白髮老人的踪跡？」

岩娜道：「三年前，我隻身獨闖天涯海角，聽聞水聲不久，便見着那位白髮老人啦。我帶你等走的是舊路，既然已聽聞水聲，只要這白髮老人尚在，自然就會隨時出現。」

蒲壽庚對海南地域不熟悉，因此他聽岩娜這般說，仍然不大明白，但賴布衣卻點點頭道：「岩娜姑娘所說不差，各位仔細留意了，莫要放過任何有人跡之處！」

賴布衣說着，把衆人分成了三撥，海堅與司馬福一撥，他自己與李二牛一撥，其餘一撥，他故意把岩娜、蒲壽庚分作一處。

三撥人約定了傳呼的暗號，分頭搜索。

賴布衣與司馬福走正南方向。沿途密林奇木怪石，均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倒似乍然處身蠻荒之地。

漸漸地水聲更響了，進而一轉而爲濤聲，砰砰之聲，震耳欲聾。

司馬福聳然動容道：「我等分明已臨海邊矣！茫茫大海，卻往何處尋那白髮老人影踪？」

賴布衣微笑道：「蒲公子源出航海之家，過海則通，見海則明，此乃其運命使然也！若賴某所斷不差，此地必可尋着蒲家先祖的遺跡，不必猶豫，再向前闖便了。」

司馬福無奈，只好緊緊跟在賴布衣身後。他身處這海南怪域，深知步步驚心，他的唯一靠山便是賴布衣身上那塊玉牌，玉牌就在賴布衣身上，他如何敢獨自留下，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好漢不吃眼前虧，他也只好跟着賴布衣闖闖了。人於無奈時，儒夫也會突然勇敢起來，何況司馬福絕非儒夫，而且是久歷滄桑的老江湖，他那會不明白這道理。

兩人深一脚淺一脚，在密林中循着海濤聲朝前直闖。

海濤聲越來越響了，漸而連說話聲也被掩蓋，兩人只好依靠手勢傳呼。

再走了一段，密林忽然已盡，前面是一個亂石棋佈的海灘。望出去，但見海天一色，蔚藍皎潔，奇石磊磊，雪浪翻花，好一處宏偉壯觀的天涯海角！

賴布衣幾步奔了出去，他挺立於海邊巨石頂上，縱目遠觀，不禁讚道：「果然是天涯海角，好一處天涯海角！」

司馬福面對此藍天碧海，心胸也不禁爲之一振，他笑着道：「前面海天幻景，氣勢如此宏偉，有道海闊天空，又道以水爲財，此地面臨如此奇景，若葬而納之，豈非佔盡龍穴之勢麼？」

賴布衣微笑道：「眼前奇景雖然宏偉，但皆天然地理，龍氣深潛，未經引發，便一千年亦徒勞無功。這正如一塊天然璞玉，碧玉深隱石中，外人見之，不外是石頭一塊而矣！風水尋龍之道，亦皆如是道理。」

司馬福呵呵一笑道：「但如今璞玉已落在眞人眼內，如何還會失之交臂，賴兄呵賴兄，今番正是你大展身手，妙施神技，振興海南蠻荒之時矣。」

賴布衣沉吟道：「海南黎人雖行爲古怪，但此皆因少與外人交往之故，其實黎人待人極重義氣，世人敬他一尺，黎人必還以一丈，如此義氣一族，他日必能屹立於世而歷久不衰。所缺者，乃龍氣深潛而未加引發罷了。賴某既身臨此地，適逢其會，正欲助黎族一臂之力。」

司馬福歎道：「老夫平生從不服人，但與賴兄相處日久，不得不歎句服字！不道別的，就賴兄眞心實意爲黎人盡力的心胸，已非江湖上有等人自稱俠義之士所能及矣！黎人有幸遇上賴兄你，當眞是他們天大的福氣。」

賴布衣苦笑道：「這連日來吹捧之言不絕於耳，賴某與司馬兄你肝膽相

照，難道連你也落入此俗套中麼？甚麼天大福氣，其實不過是黎人的精誠所至，致令賴某適逢其會罷了！況且蒲公子之事未了，振興海南之壯舉，艱難無比，賴某雖有此心，但能否如願尚屬未知之數也。」

司馬福正欲再說什麼，就在此時，忽聽後面傳來岩娜的尖叫聲道：「活神仙，白髮老人在此矣！」

賴布衣扭頭一瞧，果見岩娜與蒲壽庚伴着一位年屆古稀的白髮老人，後面是海堅和李二牛。

賴布衣大喜，連忙走下巨石，向那面奔去。司馬福亦緊隨走來。

賴布衣走到那白髮老人面前，搶先拱手道：「老人家請了！」

白髮老人卻悶聲不語，就連低垂的白眉也沒跳動一下。

賴布衣又道：「因有事相詢，是故勞動老人家，尚請原諒！」

賴布衣的聲音已很大，連幾丈遠處亦可清晰聽聞。但老人依然仿似老僧入定，紋風不動，更不言語。

賴布衣一怔，心道莫非此人已聾得這般厲害麼？

司馬福卻沒有賴布衣這般好耐性，他見狀便走到老人身前，在他耳邊大聲轟叫道：「老人家，他乃活神仙臨凡，問你話也！」

白髮老人的白眉跳了一下，伸出一根手指，豎起指指天，垂下點點地，依然一言不發。

司馬福急得頓腳道：「天！你這指天點地，端的是什麼意思？」

岩娜格格一笑，接口道：「老人家說，他曾向天地發誓，絕不洩漏那人的秘密。他並非耳聾，只是有口難言罷了，我方才問他，他也是這般模樣。」

賴布衣忙道：「如何可以請他開口？」

岩娜笑道：「除非能令他相信，他非得開口不可，而且他就算開口，也沒違了昔日所發的誓言。」

賴布衣沉吟不語，他想了想，忽然把玉牌取了出來，在老人面前高高豎起，道：「老人家乃黎人麼？若是黎人，見玉牌如見首領！」

老人一見玉牌，渾身一震，他湊近玉牌，仔細的端詳了一會，終於點點頭，表示承認他是出自黎族，不敢有違玉牌之令；但又搖頭，以手指天點地，表示自不敢洩秘有負天地。

賴布衣已知老人並非耳聾，便把蒲壽庚招到老人面前，微笑道：「請老人家仔細端詳，此人是否似曾相識？」

白髮老人果然並非耳聾，他聞言目注蒲壽庚，一會後，他臉上開始露出驚疑的神色，又一會後，他突然喃喃的自言自語道：「……像！太像了……不！不可能！絕不可能！因為他早就死去了！」

賴布衣一聽，心中更料着了七八分，他微笑道：「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往者雖已逝去，但焉知沒有後來者？老人家閱人無數，這道理想必了然於胸矣！」

白髮老人沉吟不語，終於恍然而悟，他目光灼灼的凝注蒲壽庚，好一會突然嚷道：「是極！是極！莫非你便是那人的後裔麼？」

衆人雖仍不明兩人所指，但賴布衣一聽便喜道：「好！好！老人家果然好眼力，到底瞧出他的來歷來了。實不相瞞，此子姓蒲，乃阿拉伯異域人士，他正是那人的後裔，入海南正是尋祖宗遺跡來也。」

白髮老人點點頭，但眼神之中似仍有點狐疑不定。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蒲公子跳一回你那土風舞如何？」

蒲壽庚雖不大明白賴布衣的用意，但既然他吩咐下來，他想也沒想就照做了。他就在白髮老人面前，在沙灘之上，面對浩瀚碧海，跳起那令人心魄搖蕩的怪舞。

白髮老人一見這怪舞，立覺心神恍惚，他似乎又返回幾十年前的那天傍晚，夕陽斜照海灘，就在這海灘，亦同樣面對大海，一位蒙住半邊臉的異族人，跳起這同一隻怪舞……他心潮激蕩，禁不住失聲叫道：「……天可憐見！你遺落異鄉多年，終於等到你的後人尋你來了！」

白髮老人叫着，又以手加額，以示慶賀。又把蒲壽庚扯到身前，仔細的瞧了又瞧，終於歎道：「好！好！你果然是他的嫡親血脈！我曾答應過他絕不洩漏他的遺跡，但你是他的嫡親血脈，這誓言也就可以破了……」

白髮老人歎着，不待詢問，便把幾十年前的一段往事坦白道出。

柳暗花明　尋獲祖墳

原來蒲壽庚的先祖果然是來自異域阿拉伯，世代經商。那年出海遠航，遇上狂風，把商船飄到海南天涯海角處。

蒲家先祖眼見海南地域雖然荒僻，但土特產甚爲豐富，於是便選中海南爲營商基地，把海南特產椰子、橡膠等物運到廣府、福州等地出售，倒也獲利甚豐。白髮老人就是於當時與蒲家先祖認識的。

但海南黎族禁止本族中人，與外族來往，因此白髮老人雖然加入蒲家營商行列，但從不敢公開，只好隱居於天涯海角，幾乎與世隔絕了幾十年。

後來蒲家先祖去世，蒲家的後人舉家遷走，臨走托白髮老人照應先祖的墓穴，白髮老人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天涯海角守着蒲家先祖的遺墓，匆匆便過了幾十年。在海南，因此幾乎誰也不知道有這麼一位曾與異族合作經商的黎人存在。

唯一的例外是岩娜。白髮老人孤

獨一生，突然碰上岩娜這位嬌憨爽直的女娃，直把她視作自己的孫女，他甚至把學自蒲家先祖的阿拉伯土風舞亦傳授於她，因此才有因這怪舞引來蒲家後人的一幕。冥冥之中，世事就是這般玄妙。

說到此處，白髮老人歎道：「我正愁行將入木，一去之後便無人照料蒲家先祖的遺墓，豈料今日卻見蒲家後人尋脈至此，蒲家先祖在天之靈，也該告慰矣。」

蒲壽庚這時已忍不住跪拜在白髮老人面前，泣道：「爲照應先祖遺跡，竟誤了老人家幾十年光陰，此恩此德，雖粉身碎骨亦難以爲報矣！」

白髮老人呵呵笑道：「你知我自號什麼？我叫阿拉老人。意思是說，當日我垂危之際，是你先祖所救，我這條命乃你家先祖所贈，因此自號阿拉老人，蒲公子知道這點足矣，再莫說什麼感恩圖報之言了。」

衆人一聽，這才知道蒲家先祖當年曾救過老人一命，他爲了報答蒲家先祖，甘願隱姓埋名，苦守天涯海角。但他數十年如一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光是這一點義氣便如山重，令人肅然起敬。

賴布衣深知在這位阿拉老人面前，再不必隱瞞什麼，便把蒲壽庚的不幸對他說知，末了道：「如今蒲公子一生運命如何，便着落在其先祖身上矣。」

阿拉老人一聽忙道：「我雖然老朽，但年輕時也曾到過廣府大城等地，素聞漢人精於尋龍追脈一道，又聞此道可救人於水火之中，既先生你乃此道中人，想必是蒲家的福氣，有幸碰上先生，這便領先生上蒲家遺墓一察便了。」

阿拉老人說罷，也不待相請，便領先而行。賴布衣等連忙緊隨於後。

阿拉老人走在前面，別看他年登古稀，但步履依然健朗，一會，便領着衆人來到一座山峯前面。

阿拉老人指着山峯腳下一株參天古樹旁邊的土堆，道：「這土堆下面，埋着的便是蒲家先祖的遺骸矣。這地方是蒲家後人親自選定的，據聞此乃依阿拉伯人的風俗，但凡下葬之處，有山有樹，便是上佳容身之所，但不知爲什麼竟會遺禍於後人？」

司馬福一聽，心中暗笑道：「不想阿拉伯人竟也論說風水之道，但卻無稽之極，若論有山有樹便是好穴，那普天下間，豈非到處都是龍穴了麼？」

賴布衣沉吟不語，他繞着墓圍走了一圈，只見土堆雖形似墳，但並無石碑豎立，不禁暗暗歎道：「碑乃一墓之眼，碑既不立，墓穴便成瞎眼之人，就算上佳龍穴，也照看不着墓中後人矣，更休論遺骸下葬之方位是否得法。」

他心中轉念，又走了出來，站在土堆前面，朝前面的山峯縱目望去，但見此山怪石林立，面對土堆之山壁巉巖斑剝，形似人之皮膚潰爛。不禁猛然頓腳道：「朝堂如此惡形惡相，後人豈得不身如其狀？蒲哥兒所染惡疾，皆由此感應而生也！」

蒲壽庚的病根，賴布衣已然料着了八九分。但卻不點破，因爲他深知尋出病根只是救難的第一步，往後要走的路子尚很艱辛。不說別的，光是重新點一穴移葬蒲家先祖遺骸，就斷非一蹴而就，更何況蒲家祖脈感受邪氣已久，若要驅其邪氣，非得一處絕佳龍穴不可。普通的龍穴已屬難求，何況是絕佳的大地龍穴？

若缺了解救之法，點破病根亦是徒然。無把握之言絕不輕諾，這是賴布衣在尋龍道上行走的宗旨。

海堅等見賴布衣沉吟不語，好半晌默默無言，便道：「蒲哥兒之事，莫非無從施救麼？」

賴布衣苦笑道：「能否施救，現在言之尚早。」

白髮阿拉老人急道：「素聞漢人風水之士，屢能朝葬夕發，靈驗無比，爲何先生卻感困難？」

賴布衣苦笑不語。司馬福忍不住插口道：「那等風水先生，不外瞎吹罷了！所謂能者不吹，吹者不能，難道老丈連此道理亦不懂麼？」

阿拉老人笑道：「老朽只知能救苦救難者，便是好的。這猶如行醫，若不能醫人，要那郎中作甚。假若屢醫無效，不是醫術低庸，便是存心欺騙矣！」

阿拉老人此言甫出，不但司馬福，連海堅、李二牛等亦霍然變色，均感這老人出言不遜，有辱了賴布衣的名頭。

賴布衣見衆人正欲作色，忙示意制止，他微微一笑道：「老人家之言不差，郎中若不能藥到病除，自然乃騙人庸醫。但就算是華佗再世，行醫之時，亦須望聞問切，細察五臟六腑，奇經八脈，方能對症下藥，且所下之藥必能切症而發，例如甘草和百味，但亦惡遠志，忌豬肉；蜈蚣、蠍子乃毒中之王，卻可用以祛風鎮邪，一切端視用者之智罷了。然則風水一道，既與行醫有異曲同工之處，難道便可胡亂施爲，不求對症下藥，力求藥到病除麼？」

賴布衣此言意味深長，阿拉老人聽了，不禁默默沉思迴味，末了他終於以手加額，慶道：「聽先生一言，足證先生果然乃此道中高人。蒲家有幸碰上先生，當眞是他們的天大福氣。方才之言，不過以言相試罷了，請先生萬勿見怪。其實老朽方才一見先生所携玉牌，便知先生必乃不世高人，否則，焉能手握此神聖玉牌。」

賴布衣呵呵一笑，道：「玉牌之事，不提也吧，此乃賴某適逢其會，黎族中人義氣深重罷了。倒是阿拉老人不惜捨卻自家幾十年青春，爲蒲家先

祖苦守天涯海角，此情此義，委實敎人肅然起敬。」

阿拉老人與賴布衣相視一笑，兩人便皆釋然。賴布衣喜老人重情重義，阿拉老人喜賴布衣深藏不露，虛懷若谷，兩人惺惺相惜，大有相見恨晚之感。

阿拉老人道：「然則先生已然查出蒲家病根了麼？」

賴布衣點點頭，坦然道：「病根果然已露端倪，但欲除病根，賴某一時間仍苦思無策。」

阿拉老人微微一笑，道：「先生有甚打算？」

賴布衣見阿拉老人神色古怪，似有言欲吐，又有所顧忌，便微笑道：「賴某亦無良策，一切且隨緣而動吧，莫非老人家有所相敎？」

阿拉老人沉吟半晌，似甚感爲難，但終於歎了口氣，道：「此事說來令人慚愧，實老朽的一點私心作怪。老朽自在這天涯海角隱居，每日必上三里外的山峯採藥謀生，對世間百藥，自問亦瞭如指掌，但在三年前，卻碰上一宗天大的怪事，把老朽弄得目瞪口呆。」

岩娜一聽，便格格嬌笑道：「老人家碰上什麼怪事？能令老人家吃驚的，這世上想必還不太多呢。」

阿拉老人點點頭，道：「果然如此。那日老朽上了那山峯，不消半日工夫，已採了半袋草藥，雖不甚名貴，但若拿到集上，也能換上三幾個月口糧。於是便欲下山，但就在此時，忽見山峯背後，突地飄起一團煙雲，煙雲是黃色的，老朽也不甚奇怪，因這山峯終年雲霧縹緲，偶爾見到黃色煙雲也是平常之事。但就在老朽這般轉念時，黃色煙雲在半空中忽然化作五頭黃色的巨狗，有頭有足有尾，通體發黃，在半空中奔騰翻躍……老朽正感驚奇，半空中的五頭黃色巨狗忽然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吼鳴，把人的心魄震得搖搖欲墮，然後五頭巨狗忽爾便向山腰背後沉下去了！老朽心想，莫非那山腰背後有寶貝？於是便轉到那兒，仔細搜尋，但遍尋一無所獲。老朽仍不死心，三年多來，每日採藥之時，必到那兒轉上數周，希望僥倖有所收穫，但終究徒勞無功。雖然如此，老朽卻堅信那兒必隱有寶物，因此絕不向外人洩漏此秘密。」

岩娜笑道：「但現下已洩露無遺了。」

阿拉老人歎了口氣，道：「老朽在碰上這位先生前，只道皇天不負有心人，只要勤加搜尋，終會有所收穫。但這位先生精於此道，卻甘淡名利，兩袖清風，因此老朽自問凡事皆不可强求，有緣者居之，半點勉强不得。或許那山腰背後有甚好處，說了出來，也好讓這位先生參詳參詳。」

賴布衣乍聞阿拉老人的奇遇，心中已然一動，這時便忙接口道：「既然如此，便請老人家引路，上那山峯一察如何？」

阿拉老人一聽，也不打話，作了個手勢，領先朝西面快步走去。賴布衣等忙跟了上去。

司馬福在李二牛耳邊笑道：「豈料賴兄今番亦對寶物動心矣。」

李二牛搖頭道：「不對，不對！賴先生眼中的寶物斷非常人可以測度，你難道忘了那火浴鳳凰的故事了麼？」

一言提醒了司馬福，他不禁暗暗點頭道：「這死牛平日莽莽撞撞，但今回卻或許一言中的也。瞧賴兄眼下神情，分明一派成竹在胸，莫非他已瞧出什麼龍脈跡象了麼？」

兩人在後面私下猜度間，阿拉老人領先急走，眨眼就走了三幾里路。

衆人隨阿拉老人轉過一座山丘，眼前突然一黑，原來前面正有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峯擋住，這座山峯不但險峻，且形狀奇特，令人目奪神搖。

山體下面陡如壁立，山巔卻挺起五座，其形有如五指擎天，氣勢奇偉，視之令人肅然。

賴布衣心中突然一跳，猛然憶起在雷城渡口遙見之五指狀山峯，心中又猛地一動，忙問阿拉老人道：「此峯叫甚名堂？」

阿拉老人搖頭苦笑道：「此地人跡罕至，若非老朽以採藥爲生，也斷不會上這山峯，上面終年雲霧繚繞，險狀百出，海南當地人亦視之如畏途，絕跡不到，還有什麼名堂。」

賴布衣見阿拉老人這般說，便停口不再發問，他點點頭斷然道：「既然如此，這便請老人家引路，好歹上去一瞧。」

阿拉老人奇道：「面臨如此險境，先生難道沒半點畏懼麼？」

賴布衣正欲答話，他後面的海堅已大笑道：「老人家若知這位先生的來龍去脈，便不會在他面前吹噓山脈之險峻矣。這位先生平生何等險峻的山脈沒上過，越是險峻的山脈，於他眼中，就越是絕佳的上好去處，不然，他就不配稱爲尋龍大俠矣。」

阿拉老人微露驚奇道：「先生又叫尋龍大俠麼？但何謂尋龍大俠？風水先生老朽亦會聽過，但風水稱爲尋龍已屬奇聞，若再加大俠二字，那就當眞聞所未聞矣！」

海堅又大笑道：「老人家自然聞所未聞，若人人皆可稱尋龍大俠，那天下間就再沒有眞正的尋龍大俠了。」

賴布衣笑着接口道：「老人家休聽海兄瞎吹，賴某布衣一名罷了！若論什麼大俠，倒是這位海兄在海南一地如雷貫耳也。」

司馬福亦笑道：「兩位不必自謙，依老夫看來，我等一衆人等，今番全做了尋寶大俠了。」

衆人說笑間，腳步可片刻不停，一會便已沿着山邊小路盤旋攀了上去。

這山峯在下面遙觀，雲霧繚繞，甚是嚇人。但上了山腰，卻也有路可尋，當眞有點不識此山眞面目，只因未上此山中之感。

半日工夫，阿拉老人領着衆人，已然攀上山峯的正中一峯。此峯乃相鄰併立的五峯中最爲陡峻的。站立此峯，極目遠觀，但見雲霧繚繞，不辨東西南北。

賴布衣凝神細察四周山體脈絡，好半晌默不作聲。衆人除阿拉老人外，亦被眼前的奇峯幻景迷住了。

阿拉老人每日均上此峯，久入芝蘭之室而不聞其香，倒也不覺什麼。

賴布衣忽然朗聲吟道：「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邊天；夜洗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煙；雨餘玉筍空中現，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指中原……」

賴布衣頌聲剛落，衆人均聳然動容，雖然除司馬福、李二牛深知此頌深隱海南龍脈玄機，絕非尋常山水頌可比擬；但海堅、阿拉老人甚至蒲壽庚、岩娜等，亦被這吟頌中透露的萬千氣勢迷住。

海堅先就撫掌道：「好！好！此山素沒名堂，今日幸得賴大俠登臨吟頌，以五指形之，果然山如其名，好一座海南五指山峯！」

阿拉老人亦喜道：「五指山峯！五指山峯！此山今日終於有正式名堂矣！」

各位：自賴布衣當日登臨此山，有感而吟下此首海南風水地理鈐記，不但點出了海南一域的風水龍脈氣運，此山亦因此而得名曰「五指山峯」，流傳至今，歷經千年而不衰。此乃後話，一筆帶過也就不提。

* * *

阿拉老人雖年登古稀，但眼見賴布衣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心下對他不由越來越爲之拜服。他見天色已近傍晚時份，便忙道：「那黃狗展現之處，便在此峯山腰背後，天色不早，這便趕過去看看如何？」

衆人自然更無異議。阿拉老人對此山瞭如指掌，熟悉路徑，一會後就領着衆人轉到山腰背後。原來這是一處樹木茂盛，青草叢生的開闊地。兩面有山壁如屏幛陡立，自成一體，眞箇是峻秀皆備，別具一格。

衆人不明脈理，只顧讚賞四周的奇花異草、峻秀山壁，但賴布衣乍臨此地，心中已然突突狂跳，他的心緒便有如尋寶之人，突然發現寶物端倪一般。

原來此處在賴布衣眼中，正是左聳爲龍右聳爲虎的龍穴形格。賴布衣心道：「此地脈理形格已備，更喜天成；若眞龍沉而結穴，便是萬金難求的金龍奇穴！」

賴布衣心中動念，眼底下便加倍留神。

衆人不明究裏，眼見賴布衣凝神靜氣，雙目灼灼留神，只道他眞箇已發現了寶物的踪跡，情不自禁的亦跟着分散搜索起來。

但衆人在山腰平台處轉了好一會，除了那些不知名的奇花異草怪樹逗人注目外，根本毫無所獲。

司馬福先就洩氣道：「今番大概又得白辛苦一場矣。」

李二牛在他身邊道：「司馬叔便如此肯定白辛苦麼？」

司馬福嘿嘿冷笑道：「你不看阿拉老人與賴兄神情，他二人乃此行之主幹，兩者雖各有所求，但出處卻同是此地，如今兩人均默默無言，大概已然洩氣，他二人既已洩氣，那此行還有甚麼收穫可言，不如趁早下山，先飽餐一頓，再往別處搜尋便了！」

司馬福話音剛落，在岩娜、蒲壽庚那面，忽然傳來二人的大叫聲：「快上此處看看！這當眞是千年難得一見的奇花！」

衆人聞聲，連忙向二人叫聲處跑過去。

但見岩娜與蒲壽庚二人，目光灼灼的盯着一座土堆上面的怪花，驚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

只見土堆上面的怪花伸出一莖，莖卻分成五枝，每枝結了一朵黃花，黃花皆成五瓣，花瓣捲起，其形猶如五頭黃色小狗蹲伏於花心，呶起嘴巴、豎起耳朵、腰身微彎，甚至臀部還捲起一條黃色小尾巴。其狀活靈活現，只差未發出眞正的狗吠聲而已。

衆人一見，均驚訝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阿拉老人在吃驚之餘，似有所悟，情不自禁的喃喃道：「奇！奇……莫非這便是五狗的幻影麼？」

賴布衣此時卻掏出羅盤，如飛般的測度起來。他從長出五狗黃花的土堆開始，緣東面測度；然後又折轉回來，反向西面察查，他縱目望去，但見正西方向，土堆左右正好是兩面夾護的山峯壁立如屏幛。

賴布衣於尋龍道上，已達爐火純青之境，他眼見如此形格，心中已然判定無疑，不禁擊掌歎道：「豈料海南一地龍氣盡集此峯，此峯龍氣又盡沉降而埋於此處。這當眞是一地起五指，五指化一花，一花變五狗，五狗之下，更成五金狗奇穴！如此奇幻多變眞龍穴，賴某平生亦僅此一見也！」

衆人一聽，均聳然動容。海堅等人雖不大明白龍穴之珍貴，但亦素知眞龍之穴，可起死回生、救苦救難，世人欲求一處龍穴已是千辛萬苦，豈料這五指山上，不現猶可，乍現之下，竟一連發出五座眞龍寶穴！

這時不但海堅、蒲壽庚、阿拉老人、岩娜等怔怔的說不出話來，就連司馬福亦驚訝得連聲嚷道：「好一句一地起五指，五指化一花，一花變五狗，五狗成五穴……如此說，豈非此地竟連出五座眞龍穴麼？這可是千年難

得一見的絕頂奇事。」

司馬福嚷着，末了竟連話也說不出來。

賴布衣見衆人皆被他一言震懾，心中不安，便坦然解釋道：「土堆下面，果然是一處金狗龍穴！此穴蟄伏已久，龍氣未加引發，久困而未能騰躍，因此遂化作奇花出現奇形，不識者只道花形奇幻，實際卻是龍氣以形幻托於花上，故現黃狗蹲伏花心奇狀。又因此穴源自五指山峯，五指山峯又盡凝海南一地龍氣，奇旺無比，金狗穴更似其形，跳躍奔騰，活躍無比，因此以形化形，一穴化作五眼，每眼便成一穴，雖然奇幻，但亦有跡可尋，不必驚疑過甚也！」

賴布衣這番坦白解釋，衆人這才有點明白。

阿拉老人不禁歎道：「五狗現形，老朽還道有甚寶物現世，豈料卻引出五座龍穴！若因此能令蒲家後裔消災解難，這又比那什麼寶物更強了！」

岩娜亦喜道：「老人家爲蒲家的一番心意，因活神仙的降臨，終可大成了！追溯根由，老人家功不可沒哩。」

阿拉老人苦笑道：「說甚功不可沒，說來慚愧，不外是老朽一點自私心，欲尋寶物的欲念作怪罷了！」

司馬福笑道：「好說，好說！若非老人家的這點私欲，賴先生要尋着這天下奇穴，只怕要大費周折呢！因此老人家這點私欲，倒成了造就蒲家後人的大功勞也。」

賴布衣亦微笑道：「此言不差，老人家爲蒲家立此大功，亦足可告慰蒲家先祖在天之靈矣！」

阿拉老人想了想，亦就釋然。他呵呵一笑，道：「老朽雖然愚昧，未知憑此龍穴是否果能挽救蒲家後人，但視先生這番施爲，只知世人苦難，不辭自家辛勞，這般德性，便斷非那等平庸之士所能比擬矣。」

賴布衣不以爲然的微微一笑，卻也不再說什麼。因爲他深知老人話多，若再扯下去，只怕三幾天也扯不完。他想了想，便道：「如今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等先行返回海龍寨如何？」

阿拉老人默默無言，但也沒加反對。衆人隨他抄小徑走下山來，阿拉老人卻忽然告辭道：「老朽之事從此已了，就此告辭！」

岩娜一聽便急道：「老人家既視岩娜爲孫女，難道便不肯讓孫女稍盡孝心侍奉麼？好歹也要上海龍寨，從此莫再過此隱居生活了。」

阿拉老人歎了口氣，道：「姑娘難道不知老朽乃有罪之身麼？黎人素有鐵規，但凡私通外族必殺無赦，老朽這一進海龍寨呵，只怕立刻就化爲灰燼，連這最後幾年的清苦隱居生活也過不成了。」

阿拉老人此言一出，岩娜、海堅均默默無言，他們身爲黎族中人，自然深知黎族的刑律，與外族私通之罪，不論事隔多久，一經捉獲便以烈火燒其身，直到他身體化爲灰燼爲止，當眞慘酷非常。因此兩人那敢再勸阿拉老人貿然重返寨中。

蒲壽庚眼見阿拉老人因爲與自家先祖交往，竟落得如斯悽慘，雖白了頭亦不敢返回故園，心中不禁爲之一陣酸苦，怔怔的掉下淚來，他說道：「老人家爲我蒲家一脈，落得如斯下場，小子雖萬死亦不足贖罪矣。」

阿拉老人歎道：「我海南黎族，素以勇敢勤勞著稱，本可於世上大發異彩，可惜太執着於種族仇恨，閉關自守，幾與外界隔絕，千百年來，只能偏蟄一角，無甚作爲。更兼與外族勢成水火，引致戰禍連綿，死傷無數，實我黎族之大不幸！老朽甘願與異族交往，不惜背叛逆之名，正是欲探索與外族相處之道，雖落悲慘下場，亦足以自慰，蒲公子又何必自責不安也。」

阿拉老人與外族交往，原來竟懷有振興黎族的大志，衆人對他的大智大勇，不由加倍敬重。

海堅與岩娜齊聲道：「老人家放心，我等甘願犯上，亦要代你向黎族元老會求情，赦免你的死罪。」

阿拉老人苦笑搖頭道：「絕無可能！老朽深知黎族鐵規，一經定罪，便絕無赦免之理，你等又何必爲我以身試法？」

海堅、岩娜驚怒道：「如此再無辦法解救麼？」

阿拉老人歎道：「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老朽行將入木，你等何必再爲此傷神？」

賴布衣忽然發聲道：「難道當眞無法可想麼？」

海堅歎道：「阿拉老人所言不虛，此乃黎族千百年定下的規矩，一經黎族元老會定罪，便永世不能更改……除非眞有大奇跡出現，或許還有一線希望。」

賴布衣忙道：「奇跡雖玄妙，但也有跡可尋。若能爲老人家超脫，賴某均願試之！」

海堅歎了口氣，道：「除非經元老會諸頭領一致公認，已定叛逆罪之人，忽然創下奇跡，於黎族有莫大功德者，其叛逆罪便可以一朝赦免。但凡人又如何可以創造奇跡，因此這僅是一種做夢之想罷了。」

賴布衣沉吟不語，忽然斷然道：「阿拉老人生死，關乎黎人如何與外族相處之道，賴某對此亦有心加以啓導，既然如此，賴某倒要全力一試，以洗脫阿拉老人罪名，好教黎族中人日後以老人家爲榜樣，善與外族中人相處。」

岩娜一聽大喜道：「莫非活神仙已有絕佳辦法，能救老人家困境麼？」

賴布衣苦笑道：「賴某不敢擔保此法是否萬無一失，但此事關乎黎人處

世之道，無論如何均值得一試。」

岩娜一聽，就冷了半截，歎道：「活神仙這般說，老人家依然吉凶未卜，岩娜如何忍心眼見他於烈火中化作灰燼。」

賴布衣苦笑不語。

阿拉老人忽然呵呵大笑道：「好！好！既然先生認定此舉關乎黎族中人處世大事，老朽行將入木之身，又何足惜哉。事成於己有利，更於萬千黎人有福，爲何不試。萬一事敗，老朽權當提早幾年，身化飛灰入土便了。」

衆人一聽，盡皆動容，竟無人開口邀阿拉老人返寨，因爲此舉無疑是要他去赴湯蹈火，誰能忍見一位白髮老人身化飛灰？

阿拉老人見狀，又哈哈大笑道：「走呵，你等不是邀老朽返寨麼？還猶豫怎的？」

衆人無奈，只好舉步。

阿拉老人由岩娜和蒲壽庚伴着，嘻嘻哈哈的談古道今。岩娜、蒲壽庚心中悲痛，但不忍令阿拉老人傷感，唯有強顏歡笑。

海堅與李二牛走在中間，亦默默無言。

司馬福心中不忍，他在後面悄聲問賴布衣道：「眼下之事，越來越複雜矣。蒲哥兒之事尚未了，又扯上一個阿拉老人，賴兄端的有甚妙法？」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實不相瞞，賴某並無妙策，只能見機而行罷了。」

司馬福驚道：「若無妙策，這一返寨，不但阿拉老人難逃一劫，只怕連我等亦須背上與叛逆同謀之罪！」

賴布衣卻微笑道：「這倒未必。賴某已細察老人根底，他絕非橫死之命，因此此行於他而言，絕無橫死之劫。」

司馬福一聽，便悄笑道：「賴兄這般說，顯見已成竹在胸矣！爲何又故作無奈之狀？」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阿拉老人雖無橫折之危，但壽盡徵兆已然隱現，但望賴某所料有差，不然，他返寨之日，便是壽終之時！」

司馬福嚇了一跳道：「賴兄打甚謎語？既說他斷無橫死之危，又道他壽數盡於返寨之時，此論豈非自相矛盾麼？」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世事端的這般玄妙，命數已定，夫復何言？賴某要做的，僅是因勢利導罷了。」

司馬福心中驚疑不定，他既替阿拉老人高興，又替他擔心，因爲他深知賴布衣料事如神，他判斷之事豈會有差。但又不敢再出言相詢，因爲他也深知賴布衣在此事上雖似無奈，但其實也在苦思良策，他唯恐打亂了他的思緒，唯有把驚疑悶在心裏，默默低頭趕路。

＊　＊　＊

賴布衣距海龍寨尚有一段距離，活神仙重返寨來的消息已然飛快的傳了進寨。

海龍寨立刻就歡動起來。

距海龍寨尚有一里路程，賴布衣等人便見寨口之處，黎族頭人岩龍親率寨中精英，笑容滿面的佇立迎候。

當賴布衣走近時，幾十位黎族男女青年，身穿鮮艷土服，跳起迎賓舞，隨着歡欣熱烈的鼓聲，盡情顯露對賴布衣的歡迎。

司馬福一見，心中的驚疑不禁暫時丟開了，他悄聲對李二牛道：「第一次進寨，如臨地獄，險死還生；豈料事隔數日，第二次進寨，卻如進天堂，歡欣無比，世事當眞玄妙之極！」

李二牛笑道：「這有甚稀奇？因爲有賴先生在此。若非他大顯神通呵，我等早已成毒蛇腹中物矣！由此看來，世人有眞材實學者，絕不必自悲自傷，無論暫時如何艱困，總有雲消霧散的一天也。」

司馬福的心事被李二牛此言觸動，便失去逗笑的興趣。他歎了口氣，道：「只怕雲剛散盡，霧又遮來了。」

李二牛驚道：「此話何意？」

司馬福苦笑道：「老夫猜測罷了，你不會瞧賴先生的神色麼，距離此寨越近，他的臉色就越發凝重，他這副神氣呵，正是欲決大事之時也。若事成彼此自然相敬相親、歡喜上路，若事敗呵，我等只怕休想再出海南半步！」

李二牛偷偷瞧了賴布衣一眼，見他果然沉吟不語，滿臉肅然，心中不禁就信了一半。但又不敢詢問，因爲這時岩龍等人已大笑着迎了上來。

岩龍臉上一片喜氣洋洋，似乎沒發覺前面的人羣中多了一位白髮老人的存在。他大步走過來，執着賴布衣的雙手，便歡天喜地的叫道：「活神仙呵，終於把你盼回了！」

賴布衣客氣兩句，便微笑不語，因爲他瞧岩龍的神情，便知他還有話說。

果然三幾句不到，岩龍便滿臉肅然的道：「我等已經元老會一致議決，請活神仙大發慈悲，指點我海南黎族，冀求舉族繁盛，但未知活神仙肯答允否？若活神仙不答應，我等黎族頭人，只好率衆長跪在活神仙面前，直到活神仙答允爲止！」

賴布衣尚沉吟不語，司馬福已霍地冷了半截，他輕撞李二牛的手臂，悄悄耳語道：「如何？這姓岩的雖然說得客氣，但話中有話，分明是擺着若不答允，便休想再離開海南半步也，今回當眞是巴巴的折回捅這馬蜂窩！」

李二牛呵呵笑道：「司馬叔之言不差！豈料黎人也懂得禮下於人必有所求這要命招數！若賴先生不答應，我等便唯有長留於此，每日飽嚼那椰子、香蕉過活了。」

司馬福恨聲道：「你這死牛！這時候尚有心情動那吃的心思，你若有心長留於此，倒不如就近在海龍寨中娶

個媳婦兒，生兒育女，半遮半裸的過活便了。」

李二牛笑道：「我又沒打算長留於此，娶那黎族媳婦兒作甚？」

司馬福氣道：「那你窮開心幹麼？」

李二牛道：「話雖如此兇險，但放着賴先生在此，難道便束手無策麼？我等多少艱險亦歷過了，二牛就不信我們闖不出這海龍寨！」

司馬福歎道：「今時不比往日，我老不死倒着實希望是你爭贏了！不然，這活罪便夠我等享受半輩子了。」

他倆悄聲咬牙低語，賴布衣卻似渾然不覺。岩龍露出令人震驚的來意，他亦毫不動容，彷似一切盡已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微笑點了點頭，也不置可否，便隨着岩龍等逕自入寨而去。海堅等只好壯着膽子跟上前去。

岩龍把衆人領上他的居處竹樓，快到竹樓前面時，岩龍扭頭對賴布衣道：「上面已備了酒宴，替各位洗塵矣。」

賴布衣微笑着略一點頭，依然沉吟不語。

司馬福咬牙暗道：「什麼設下酒宴洗塵？若不遂其意呵，這洗塵宴只怕便立變鴻門宴也！」但也無奈，只好咬着牙根，踏上竹樓。

竹樓裏面果然已擺下酒宴，雖然乃匆忙而設，但水果野味美酒倒也不缺，而且，寨中的衆父老亦已羣聚迎候了。

衆黎族父老一見岩龍伴着賴布衣進來，均站起來，齊齊以手加額，賀道：「活神仙果然重返黎寨，實我黎人洪福也！」

賴布衣微笑拱手道：「好說！好說！有勞各位元老迎迓！」

衆人依次坐下。岩娜雖爲頭人千金，但黎族規矩，凡重要聚會，元老齊集之時，婦女不得與男子同席而坐，因此只好避入內室去了。

賴布衣被尊爲首座，岩龍相陪。對面則是黎族中衆父老，其中更有一位白鬚老者，鬚垂於胸，甚有威儀，從未見露面的。

往下依次是海堅、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人，白髮阿拉老人到此地步，已退無可退，避無可避，無奈只好大着膽子坐了下來。

阿拉老人的位置恰恰面向那位白鬚老者。起初誰也沒留意阿拉老人，但白鬚老者的視線觸及阿拉老人時，眼中忽然閃過兩點驚疑的光芒，但卻悶聲不響，似在苦苦思索什麼。

阿拉老人的目光與這白鬚老者碰着時，立刻渾身一震，如遭電殛，好半晌才鎮靜下來。

這一切均是瞬間之事，在座中人誰也沒察覺。

岩龍向賴布衣殷殷勸酒，賴布衣也不推卻，一連飲了三大杯。

岩龍自己也灌了六大碗。趁着酒氣上湧，岩龍發話道：「活神仙此行，已大功告成了麼？若有甚疑難之處，只管道出，我等莫不遵從。」

賴布衣笑笑，先取出那塊玉牌，雙手奉還給岩龍，道：「多謝岩大哥相贈賴某護身，此玉牌果然神通廣大，對賴某此行助力不少。」

岩龍呵呵大笑道：「果然如此！並非岩龍誇口，凡我黎族中人，只要以黎族大義爲念者，見此玉牌如見神聖，就算赴湯蹈火，亦絕無異議！」

賴布衣故意面向衆父老，道：「果眞如此麼？」

衆父老均齊聲道：「果眞！果眞如此！」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既然如此，但凡謹遵玉牌之令者，便是以黎族大義爲念之人麼？請衆父老明確判斷！」

衆父老除白鬚老者外，均點頭道：「活神仙所言不差！正是如此！」

賴布衣笑笑，隨即肅然道：「各位，然則雖被判爲族中罪人，但其人能以黎族大義爲念，又替黎人立下大功德者，當如何處之？」

賴布衣此言甫出，岩龍及衆長老均聳然動容道：「既已定爲罪人，卻又能以黎族大義爲念，更立下大功德者，我等皆聞所未聞，卻如何判之？而且此等人根本無存在可能！」

賴布衣目注白髮阿拉老人，微笑道：「此人便在眼前矣！」

岩龍驚疑道：「此人是誰？他能以黎族大義爲念，又替本族立下大功，便犯大罪，亦足可功過相抵，免其一死！活神仙請道其詳！」

衆父老除白鬚老者外，亦均點頭稱是。

賴布衣眼見事情順利打通，心中欣慰，當即笑吟吟的走出來，走到白髮阿拉老人面前，把他雙手扶起來道：「此人便是這位隱姓埋名幾十年的阿拉老人。」

阿拉老人向岩龍及衆父老施禮，朗聲道：「老朽阿拉，以有罪之身，參見各位頭人、父老……」

就在這時，一直默不作聲的白鬚老者忽然尖聲叫道：「等一等！你不叫阿拉，你的眞名叫黎艮，七十年前，因與異族私通，犯下叛逆彌天大罪，卻趁夜潛逃，不知所蹤！豈料天網恢恢，今日竟自投羅網！」

白鬚老者此言一出，不但岩龍及衆黎族父老勃然變色，就連海堅亦大驚失色，暗道：「素聞多年前有黎族中人姓黎名艮，犯下彌天大罪，與異族私通，更以族中隱秘向異族中人出賣，被判燒死之日，因得本寨頭人之女相助，趁夜逃脫，不知所蹤，因此累得頭人失位，頭人之女以身代刑，被活活燒死……豈料此人竟是白髮阿拉老人！他既犯下如此彌天大罪，休道賴大俠乃外族之人，就連本族衆首領，亦絕難作主赦免矣！」

海堅心念未已，果然衆父老已齊聲驚呼道：「此人竟是族中叛逆黎艮！若不施大刑，如何令族人心服！」

岩龍亦勃然怒道：「叛逆之人，依律例當身化飛灰……來人！速把叛逆黎艮架下，火刑侍候！」

岩龍令下，岩郎、岩英、岩智、岩多等如何敢違，當即衝上來，把阿拉老人黎艮執住了，正欲橫架而出！

賴布衣被這突生變故弄得暗暗心驚，這時眼見阿拉老人黎艮已危在旦夕，惶急之下，不顧一切朗聲高叫道：「且慢！」

岩龍一聽，以目示意岩郎等暫緩一緩，然後目注賴布衣道：「活神仙有甚麼話要說呢？若是別的，本座無不遵從；但若替叛逆黎艮求情，便萬萬不可。實不相瞞，身犯叛逆罪人，連本座亦無權赦免，不然便得身負縱容之罪，連求情之人，亦難逃其咎！」

岩龍道罷，連忙示意岩郎等，速把黎艮架走，以免多生枝節事端。

岩郎等不敢違抗，把黎艮橫裏托起，架下竹樓。

黎艮呵呵慘笑道：「好！好！黎某隱姓埋名七十年，終究難逃身化飛灰……」

黎艮慘笑聲不絕，卻已被架下竹樓去了。

這時，岩娜不顧一切，衝了出來，她嚎啕大哭道：「黎艮雖犯叛逆之罪，但就不能念其本意用心艮苦，赦其死罪麼？」

蒲壽庚這時亦噗咚一聲跪下求道：「請各位頭人赦免老人一死，小子願以身相替！」

岩龍未及答話，白鬚老者已嘿嘿冷笑，斥道：「岩娜！你乃女兒之身，憑什麼竟敢闖入元老聚會之所？莫非你竟敢自恃頭人之女，以身試法麼？」

岩龍一聽，臉色一變，心中雖然惱恨白鬚元老不留情面於他，但也不敢違抗，忙怒聲喝斥女兒道：「岩娜你好大膽！竟敢衝撞諸位元老！這聚事樓豈是你插嘴之所，還不向元老謝罪麼！」

岩娜深知此時連父親也無能爲力，自己若再抗爭，不但於事無補，反而連父親亦連累了，她萬般無奈，痛哭着向衆元老叩了叩頭，奔了出去。

白鬚老者又轉向跪在地上的蒲壽庚，轉着陰寒的眼珠，不懷好意的嘿嘿冷笑道：「你到底是誰？竟敢替本族叛逆求情？更甘願以身代刑？莫非你與叛逆黎艮有甚淵源麼？嘿嘿！」

蒲壽庚出於義憤，一時情急出言不當，竟立刻被白鬚老者揪住破綻，登時惶然不知如何答對。

白鬚老者臉上更呈陰寒，目灼灼的盯着蒲壽庚，欲說什麼。

賴布衣一見，猛吃一驚，他這時才知道這白鬚老者的厲害，他雖然從不露面，但隱隱中竟操縱着黎人的生殺大權，連身爲頭人的岩龍亦受其挾制。他更深知此人已對蒲壽庚產生懷疑，若任由他肆意施爲，不但白髮老人黎艮慘遭橫死，就連蒲壽庚亦難逃一劫，甚至連自己一干人等，亦難逃他陰毒算計。

賴布衣心中飛快轉念，他被白鬚老者的陰狠激怒了。他暗地猛一咬牙道：「此人到底是何方神聖？竟能在黎人中如此作威作福？罷！罷！罷！賴某今日拚將血灑海龍寨，亦斷容不得你肆虐！」

賴布衣決然打定主意，便從容鎮靜的微微一笑，朗聲道：「你欲知悉此人來歷，本應坦然相告，但你是黎寨中何人？竟敢擅越元老權限向客人盤話。」

白鬚老者尖笑道：「你竟敢向本座質詢麼？可笑！可笑！你且向頭人求證，本座是否有權處置族中刑法之事！」

賴布衣見這老者口氣如此托大，爲愼重起見，便目示岩龍，以示依言相詢。

岩龍歎了口氣，似有點無奈道：「他乃本族大巫師葛谷子，法力通玄，輕易不出；且又是出身黎族，因此被推爲黎族元老會首腦。若經元老會議決，連本座亦得聽其號令。唉，此乃本族中私事，活神仙不理也罷。」

賴布衣聽出岩龍言下之間，似有甚深隱衷，心中一動，不禁暗暗點頭道：「這便是了，怪道此人面色凜然，背後陰寒邪氣甚盛，原來竟是弄巫之士。你好好做你的巫師便了，偏要出頭露面，作威作福，草菅人命，今番撞在賴某手中，管教你原形畢露！」

賴布衣嘿嘿一笑，道：「原來是葛谷子大法師，又是黎族元老會首腦，怪道如此氣勢！但依賴某看來，你做巫師未嘗不可，但絕不能擔當元老會首腦！」

賴布衣此言甫出，衆皆大驚失色，均道賴布衣必是發瘋了，他雖然有恩於黎族，但如此當衆侮辱黎族元老會首腦，卻是立招殺身之禍的死罪，再大的恩德也難以抵過！

* * *

岩龍不忍眼看賴布衣因此有甚不測，正欲出言解救，但白鬚老者葛谷子卻已嘿嘿冷笑道：「嘿嘿，混帳東西！你知道你在說甚麼？本座如何不能擔當元老會首腦？你且說個明白，嘿嘿，否則你今日再休想活着離開海龍寨！」

葛谷子此言甫出，衆元老竟也隨着同聲附和，這便有如元老會一致的議決。

岩龍歎了口氣，到此地步，他已感無能爲力，只好發聲道：「事到如今，活神仙啊活神仙，你只好說個清楚了，否則，本座只好以當衆侮辱黎族元老罪論處矣！」

司馬福這時已嚇得心膽俱顫，心道：「賴兄啊賴兄，今日你到底怎的

了？竟昏頭昏腦把腦袋往刀口上鑽也……」

海堅、李二牛以及仍跪在地上的蒲壽庚亦大驚失色。

葛谷子不等賴布衣開口，又再施下馬威道：「刑律堂堂主何在？」

刑律堂堂主原來是擅驅毒蛇的岩智，他雖屬岩郎統領，但若元老會下令，他就必須以刑律堂堂主的身份聽令，這時他就只可聽令於元老會，連岩龍頭人亦受其刑律制裁。

岩智聞聲而上，向葛谷子及衆元老鞠身道：「刑律堂堂主岩智在！」

葛谷子嘿嘿冷笑道：「當衆侮辱元老會者，該當何罪？」

岩智瞥了賴布衣一眼，心中雖然不忍，但也只好朗聲道：「以毒蛇咬體，以懲其口舌之過！」

葛谷子呵呵大笑道：「姓賴的，你可聽清楚了麼？你大可再逞口舌，但多講一句錯話就多一條毒蛇咬體，你自家計算清楚了！」

葛谷子分明擺出陣勢，你姓賴的說也死、不說也死，多說死得更慘，少說則可速死！

賴布衣心中不禁又驚又怒，暗道：「此人果然邪惡之極也！竟似對賴某懷有深仇大恨，揪住機會，立刻便欲置我於死地。嘿嘿，如此惡毒之人，若讓你繼續留在黎寨中肆虐，賴某人豈配稱尋龍大俠。」

賴布衣這般轉念，他已然動了眞火，決心狠狠懲治葛谷子，出手也就再不留絲毫餘地。賴布衣從容鎮靜的站了出來，走到葛谷子面前，距他不到一尺遠之處，目灼灼的與他對視。忽然，賴布衣微微一笑，故意輕聲的突然叫道：「……命根子，汝父在九泉之下痛哭哩……」

賴布衣這突地一叫，葛谷子竟被嚇了一跳，情不自禁的衝口而叫道：「你……你如何知道本座乳名？」

賴布衣微笑道：「汝九代繁盛，偏到你祖父輩便僅得一丁，如何不是汝父之命根子。汝父寄厚望於你，但汝竟生毒念，先謀殺親父，把其葬於古井之中，希冀古井龍氣蔭庇，果然被汝一時得逞，蟄伏海南，肆施淫虐！但此等毒絕根基，豈可長久，汝父陰靈不息，爲此汝必寢食難安，不久必遭橫死！」

賴布衣朗朗而道，這簡直有如晴天霹靂，把在座中人均震傻了。

葛谷子亦怔了好一會，才語無倫次的尖叫道：「你……你竟敢再次公然侮辱本座……刑律堂堂主，速行本族大法！」

但岩智却絲毫不動。

葛谷子怒道：「你竟敢違抗元老會之令？」

岩智肅然道：「本族刑律規定，於元老會聚會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此例就算對叛逆之人，亦同樣適用……依此律例，他有權申辯清楚，再定刑律！」岩智凜然道。他此時竟有神聖不可侵犯的威勢，就連葛谷子也難奈他半點。

賴布衣被岩智的凜然正氣感動，心中暗道：「妖氣雖罩黎寨，但此子凜然正氣，正是黎人振興之希望所在！」

賴布衣見機不可失，連忙逼進一步道：「賴某所言，句句屬實，何來侮辱？賴某不外是直道其詳罷了！不但如此，賴某尚知汝原籍鄂州，並非海南黎人，你所用身份，乃施毒計，殺了一位姓葛的黎人，取而代之而已。」

賴布衣此言甫出，話音未落，在座衆人又嘩的一聲驚呼起來。

葛谷子此時已臉如死灰，他喃喃的道：「你……你是人是鬼？如何知老夫原籍鄂州？」

賴布衣有心以神技退敵及服衆，便呵呵一笑，道：「汝右耳大左耳小，徒以口舌爭雄，却寢食難安，理虧心虛，這豈非一個鄂字麼？汝字祠宮粗而轉細，有始無終，正是家族由盛而衰，終究敗絕之象！再者汝氣色晦暗，晦氣直侵命宮，此乃用心刻毒，殺父弒母，終遭天譴橫死之兆！可笑汝尚不知自愛，肆逞淫虐，妄開殺戒，爲禍黎族，表面雖威嚴不可一世，於吾眼中，不外是行屍走肉罷了！」

賴布衣露了這一手神技，葛谷子已知自己身份敗露，但依然垂死掙扎道：「你……你有甚證據？若舉不出來，你難逃毒蛇噬體彌天死罪！」

賴布衣哈哈大笑道：「事到如今，汝竟還不知死活，方才賴某正感奇怪，爲何偌大黎寨，竟任由你肆虐？如今總算豁然而悟，原來是汝這妖人，妄施妖術，控制了黎寨諸位首領元老，光此一條罪證，汝便死有餘辜矣！」

賴布衣此言一出，岩龍、衆元老立時臉有喜色，霍的站了起來，滿懷希冀的盯着賴布衣，衆人神色，分明已證實了賴布衣所言不虛，岩龍等正是被賴布衣一言道出心事，希望他能出手相救，解除葛谷子的拑制，但又有所顧慮，擔心賴布衣無法施救，無法忍受其中痛苦，因此尚不敢指證葛谷子，與他公然反目。

葛谷子到此地步，已知再無法以詭秘手段取勝了，他突然跳了起來，嘿嘿冷笑，突地伸手往胸前衣服一撕，登時露出胸口的一個奇形怪狀的符號。

衆人一見這符號，均驚得目瞪口呆。

岩龍驚怒道：「你果然並非黎人！黎人絕沒此符，你把原來的葛谷子如何了？」

葛谷子這時連聲音也變了，吱吱的尖笑道：「這蠢材麼？他聽說海底有寶物，下去潛撈，老子早把他弄去餵王八去了！」

賴布衣一見葛谷子露出胸前符號，心中猛吃一驚，暗道：「此人原來是鄂北絕毒的巫神教徒，怪道有如斯妖

術！」

葛谷子這時已露出本來面目，岩智一見，又驚又怒，也不待岩龍令下，猛地抽出笛子，便要召蛇噬殺葛谷子。

葛谷子一見，嘿嘿尖笑，右手手指一彈，一縷粉末逕直飛入岩智鼻中。

岩智立刻便感頭痛難忍，手中笛子亦把握不住，掉在地上，渾身劇烈抖顫。

葛谷子哈哈大笑道：「我勸汝等切勿輕舉妄動，否則，腹中蠱毒引發，便大羅金仙亦難救矣！」葛谷子說罷，又轉向賴布衣道：「姓賴的！據聞你神術通天，但亦不過爾爾，你雖識破老子身份，又奈得我何麼？老子還不是來去自如。可笑啊，可笑！老子走也！不久必回來與你等算賬！」

葛谷子大笑而出，竟無人敢下令阻止他。

賴布衣見狀，歎了口氣，亦只好任由葛谷子出去。他深知葛谷子此時尚對他有三分畏懼，但若然他知道自己一時之間，亦無法破解他的蠱毒，只怕他就不會這般善罷甘休而去了。

就算賴布衣有把握制服葛谷子，他也不敢出手，因爲只要葛谷子引發岩龍、岩智衆元老身上的蠱毒，衆人立刻就會五臟六腑潰爛而亡，這時就算制服葛谷子亦於事無補，投鼠忌器，賴布衣只好暫時放走葛谷子。

竹樓上面，元老會聚會突生的變故，早已傳了下去，岩郎等一班寨中精英早已躍躍欲動，只要岩龍或衆元老一聲令下，就衝上竹樓，與叛逆拚搏。但久久不見令下，岩郎等在下面空着急，却不敢踏上竹樓一步。

但葛谷子剛走出片刻，岩郎就不顧一切的衝了上來，怒道：「聽說元老會首腦葛谷子乃妖人冒充，爲何竟任由他施然退出？我立刻率人前去追殺！」

岩龍這時已改了主意，歎了口氣道：「阿爸已亂了方寸，一切任憑活神仙裁處罷了。」

賴布衣忙道：「你阿爸及衆元老生命均操於妖人之手，此時不宜輕舉妄動。快傳令下去，任妖人退走，速派人秘密尾隨，查清其去向，但絕不可擅自動手！」

岩郎答應一聲，又忙道：「黎艮之事如何處置？」

賴布衣道：「黎艮所作所爲，其實於黎族有大功勞，但此刻非細道之時，且把他暫時押去安全之處，切記善加安撫。」

岩郎知事態嚴重，一切全賴活神仙施救，他的話此刻就是軍令如山，如何敢有異議？忙肅然而應，疾速下樓佈置去了。

岩龍及衆元老此時均惶然走出，跪拜在賴布衣面前，羞愧告求道：「我等方才實受了妖人控制，因此身不由己，得罪之處，萬望活神仙原宥，並施大法，解救我等生命！」

賴布衣連忙一一扶起，慰道：「此事亦大出賴某所料，妖人陰險之極，又怎能怪責各位？好歹先設法除去各位身上蠱毒，然後妖人便不足爲禍矣。」

岩龍等忙恭聲道：「多謝活神仙大恩大德，一切但憑活神仙裁處！」

岩智這時已痛得不支倒地，只見他面如金紙，渾身抖顫，似有毒物咬體，但却苦不能言，其狀甚慘。

賴布衣一見，又痛又憐，他連忙俯身察看，但一時又難明究竟，無奈只好掏出靈符，以火化灰，混水灌岩智服下了。

一會後，岩智便停止抖顫，呼呼入睡。

岩龍一見，喜道：「活神仙藥到蠱除了麼？這却簡單神驗之極！」

賴布衣苦笑道：「若蠱毒這般易除，妖人便不足以此自恃矣。方才賴某不忍眼見岩兄弟生不如死，以法速其安睡而矣；但他所中乃速發蠱毒，若不除去，一日一夜之內，必毒發身亡。」

海堅、司馬福、李二牛等方才眼見岩智凜然正氣，此時亦很擔心他的安危，忙湊過來，急道：「岩智兄弟正氣凜然，却慘遭妖人毒手，賴先生無論如何要出手相救！」

賴布衣歎道：「岩兄弟實黎人中的精英，賴某如何會坐視不救？但一日一夜速發蠱毒，實不相瞞，賴某亦無艮策，除非……」

衆人一聽，先是一驚，這時又忙道：「除非什麼？」

賴布衣苦笑道：「除非能在蠱毒暴發之前，尋出蠱之種類，對癥施治，或可救回生命，否則蠱毒暴發，眞箇大羅金仙亦難施救。但岩兄弟所中蠱毒僅得一日時間，這便難上加難矣！」

岩龍驚道：「素聞蠱毒厲害無比，難道其中竟又有許多種類麼？」

賴布衣有心啓發岩龍等人，便道：「果然如此，蠱毒乃巫術中最毒一種，其中又分爲蛇蠱、金蠶蠱、石頭蠱、泥鰍蠱、腫蠱、癲蠱、陰蛇蠱、生蛇蠱等諸種類別。種類不同，炮製方法、施毒方法、爲害方式亦各不相同，而施救之道，只能在蠱毒暴發之前，針對不同蠱毒，以相尅之物除之，方可徹底根治，否則不但徒勞無功，反而令身上蠱毒速發，立時命喪！」

司馬福驚道：「放蠱之說，老夫亦久有所聞，只道傳說之言，未可盡信，豈料竟如此厲害！」

賴布衣道：「尚有更厲害呢，中了蠱毒，一旦暴發，便覺胸腹絞痛，腫脹如鼓，七孔流血而死！又有蠱入體內即成蛇，在身內各處噬咬，痛不欲生，生不如死，更有外蛇隨風而入毛孔噬咬，內外夾攻，歷盡人世慘酷！更有中了癲蠱的，心昏頭眩，喜怒無

常，遇酒蠱毒暴發，急怒攻心，儼如瘋子，自咬自身皮肉，鮮血淋漓，不死不休，無藥可救！」

司馬福倒吸了一口冷氣，怔怔的再也說不出話來。

岩龍歎息道：「如此岩智危矣！」

這時海堅忽然道：「然則如何可以查出所中蠱毒種類？」

賴布衣道：「要知蠱毒種類，必須先明瞭製蠱之法，然後才可設法除之。」

海堅道：「聞說製蠱之法，乃於端午日製之，乘其陽氣極盛時以製蠱，因此能立置人於死地，且多用蛇、蜈蚣之屬調製，是故一觸便可殺人。」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海兄所言，僅屬製蠱之一種方法而矣，不同之蠱毒種類，便有不同製作方法，其中賴某亦僅知一二而已。」

李二牛心中佩服岩智的凜然正氣，不忍見他奄奄待斃，便拚命思索解救之法。他聽着賴布衣與海堅對話，忽然靈機一觸，突然道：「賴先生，請問岩智身上蠱毒，是否可以設法取出？」

賴布衣微一怔，道：「要取其蠱毒，倒甚容易，岩智身上之血混有蠱毒，只須取出血液少許，便足可變成厲害無比的速發蠱毒，但這等絕毒之物，取來作甚？」

李二牛微笑道：「以彼之法，施之彼身……或者便可有解救之法矣！」

賴布衣一聽，登時醒悟，喜道：「好啊二牛！這倒是沒法中的唯一法子，岩郎已派人追踪葛谷子行藏，只要尋着他的老巢，秘密施爲，葛谷子必中蠱毒，他爲了自救，必不敢隱瞞解蠱毒之法，如此衆人皆可獲救也！」

岩龍一聽，早迅速派人下去把岩郎、岩多、岩英等寨中精英召來。

岩郎、岩多疾速上來，但却不見岩英。原來岩郎派岩英親自追踪葛谷子去了。

賴布衣見岩郎處事甚有分寸，喜道：「如此甚好！岩兄弟速取岩智身上之血一小杯，追上岩英兄弟，然後趁葛谷子不備，以利箭沾血，射入葛谷子體內，只要他體內沾了毒血，自會束手就擒！但切記勿傷他生命，把他安全帶返寨中，然後待賴某處置。」

岩郎肅然遵令，迅速在岩智身上抽了一小杯血，倒入竹筒，擰緊竹筒蓋子，掛上利箭，與岩多一道，疾速去了。

* * *

岩郎、岩多走後，賴布衣又吩咐寨中兄弟，把岩智抬入別室，着人好好守護。

然後賴布衣又對岩龍道：「請岩大哥下令，依賴某方法，迅速佈置法室，賴某自有妙用之處。」

一連叠生變故，岩龍早被弄得昏頭轉向了，一切全憑賴布衣支撐大局。這時聽賴布衣這般說，連忙派人依法施爲佈置去了。

待諸事停當，賴布衣才暗地鬆了鬆神，一屁股坐在椅上直喘粗氣。

岩龍及衆元老這時誰也不敢離開賴布衣半步，因爲誰也不知道自己身上的蠱毒到底何時暴發，死倒並不可怕，但那比死更痛苦的折磨，却誰都不敢承受。

賴布衣想了想，依然不大放心，又吩咐道：「寨中兄弟不熟施佈陣法，海兄、司馬兄、二牛，有勞三位相助督工。」

海堅、司馬福、李二牛深知事勢嚴重，那敢怠慢，聞言答應一聲，當即下去法室督工去了。

這時賴布衣才歎了口氣，道：「葛谷子這妖巫，隱藏黎寨如此之久，難道各位首領便一直毫無察覺麼？」

衆父老一聽，均慚愧的垂了頭，不敢作答。岩龍歎了口氣，道：「千錯萬錯，皆本座之錯！當年這妖人以葛谷子身份出現時，我尚年輕，雖覺其人來歷不明，有可疑之處，但見他身懷異術，便欲藉他之力，以服族中忤逆之徒。這妖人爲取得族人信任，還露了一手，一次寨中發生瘟疫，死了近百人，他便出手施救，以神水贈衆，果然把寨中的瘟疫驅除。自此之後，族人便視他如神，更推他入元老會，後來更成了元老會首腦。到此地步，連我這個頭人亦要聽他的號令，但這時一切已經太遲了，因爲這妖人先發制人，施計騙我飲下一種毒酒，每隔半月就頭痛難忍，非要這妖人的解藥不能止痛。本座無可奈何，只好聽令於他。」

賴布衣道：「然則他如何會被推爲元老會首腦？」

衆元老沉默不語。許久，一位白髮元老終於歎氣道：「此乃我等之私心作怪，才令事勢一發不可收拾，這妖人被族中人推舉入元老會後，起初對我等百般討好，更特別捧出一瓶美酒，自稱乃他親手釀製，飲了便可以延年益壽。我等貪圖長命，竟歡天喜地，爭相競飲……豈料却是要命的毒酒。自此之後，我等便只好聽命於他，推他爲元老會首腦，爲禍黎寨……說來我等眞是族中罪人也！」

衆長老唏噓不已，賴布衣亦搖頭歎息，暗道世事果然是物先腐然後蟲生，若你等如岩智般正氣凜然，葛谷子這妖巫的毒計，也斷不會如此易於得逞。

岩龍道：「我等被這妖人控制後，屢欲除去此人，但妖人法力通天，放眼族中竟無人可制，因此唯有苦忍，等待時機。活神仙駕臨之時，却碰上族人生死關頭，因此這事只好先行拋開，待退了官兵再作計較。活神仙重返之時，便欲與活神仙商討除此妖人大計，但妖人却聞風先動，搶佔先機，竟欲先置活神仙你於死地。幸而活神仙大智大勇，才把妖人嚇退……如今族中一切，唯求活神仙鼎力援手施救矣！」岩龍說着，唏噓歎息不已。

賴布衣這時已然明白一切，心道岩龍等頭人雖有私念作怪，幸而族中尚有岩郎、岩智等正氣凜然之士，否則，海南萬千黎人，便盡成葛谷子這妖人奴隸矣。

轉念及此，賴布衣助黎族振興的信心更爲堅定，便決然道：「岩大哥不必惶恐，但放着賴某在此，決不容妖巫毒計得逞！」

岩龍歎道：「你等漢人有句俗話，道好心人有好報，作惡之人必遭天譴，但葛谷子這妖人惡事做盡，喪盡天良，却竟可安然無恙幾十年，甚至凡事順意，心想事成，這豈非惡人却有好報麼？」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岩大哥所言，正不幸言中葛谷子命理。此人委實已得祖先龍氣，因此根基深厚，輕易動搖不得。但其惡根深種，已然發出體外，如賴某所判不差，葛谷子此人橫死之期已然不遠矣！」

岩龍道：「現下我等生命尚控在其手，就算把他擒來，逼他說出解救蠱毒之法，他若以此要挾交換其生命，我等一樣難奈其何！」

賴布衣微笑道：「妖人惡根深種，現時已到爆發之期。那怕他機關算盡，依然難逃橫死敗絕之劫……」

賴布衣話音未落，就在此時，岩郎已如飛的衝上竹樓，連聲嚷道：「活神仙神機妙算！妖人葛谷子果然手到擒來也……」

岩龍一聽，又驚又喜，道：「你等如何得手？」

岩郎笑道：「岩英兄弟乃追踪高手，葛谷子雖然狡詐，但如何瞞得過岩兄弟耳目？他沿途追踪，又留下記號，我等依記號跟進，很快便與岩英會合，然後看準機會，用沾血毒箭疾射葛谷子。他腿部中箭後，不消片刻，便倒地翻滾，鬼哭神嚎！我等見狀，便衝上前去，把他擒住，用繩捆綁扛抬返回矣。」

賴布衣忙道：「葛谷子現置何處？」

岩郎道：「我已把他抬入寨中石牢，任他妖術通天，也難逃出半步矣！」

賴布衣微笑道：「這時就算你用棍趕他，他也斷不會逃了，他乃用蠱的高手，如何不知道自己已然中了蠱毒？他若能自救，必不肯乖乖就擒，他之所以肯被你等擒回，大概解蠱之物，便在海龍寨中矣，事不宜遲，快帶我去見他，解蠱之法，好歹要着落在此人身上！」

岩龍驚道：「妖人詭詐，活神仙務必小心仔細，萬一被他暗算，那就危矣！」

賴布衣微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況且葛谷子目下正有求於我等，命逢惡根暴發之期，必不能再作惡矣！」

賴布衣說罷，更不猶豫，着岩郎引路，走下竹樓，直上囚禁葛谷子的石牢。

這座石牢築於山邊，石牢外面是一道厚達幾尺的石門，石門掩上，任你有通天的本領，也休想逃遁。

石牢外面，由岩英、岩多二人，親率數名黎人兄弟把守。

岩郎領賴布衣走近，岩英、岩多擔心岩智的生命安危，先詢問了幾句。賴布衣此時也無心細說，略述二句，便吩咐岩英兄弟打開石門，讓他獨自進去。

岩英驚道：「妖人正在裏面鬼哭神嚎，狀似瘋癲，活神仙孤身進去，豈非太危險麼？」

賴布衣把手一擺，決然道：「賴某自有主意，你等打開石門便了！」

岩英等不敢違忤，只好把石門緩緩移開了。立刻便傳出葛谷子鬼哭神嚎的叫聲。

賴布衣略一皺眉，使毅然走了進去。

石牢不很大，三面皆山壁，唯一的出口便是石門。葛谷子這時正在地上翻滾嚎叫，果然狀似瘋癲。但聽聞有腳步聲走進，卻即拚命咬牙忍住，抬起頭來，見是賴布衣，隨即嘿嘿的一聲冷笑，道：「你……你進來作甚？老子雖不幸中了你等奸計，命喪於此，但你等卻有數人要爲我陪葬，這合算之極也！」

賴布衣微微冷笑，道：「你雖有數人陪葬，但彼等妻兒成羣，你卻是唯一命根，一旦命喪，命根即斷，血脈便即敗絕！你便落到九泉地獄，你家祖先也不會輕饒你這不肖子孫。如此來看，便不合算矣。」

葛谷子的心事被賴布衣一口道破，不禁怔了怔，眼珠惡毒的盯着賴布衣道：「姓賴的，你好好在中原做你的尋龍大俠罷，爲甚要跑到海南，壞我大事？累我一族血脈敗絕？」

賴布衣呵呵大笑道：「你既知我乃尋龍之士，天下之大，但凡有大地潛龍之處，皆是賴某人必到地方，又豈限於中原？你若用心良善，就算碰着賴某，亦斷不致壞你之事，一切均因你惡根深種，咎由自取罷了！你以蠱毒害人，人亦以蠱毒施之你身，要你親身領略蠱害滋味而已！作惡者必自斃，難道你時至今日，尚不幡然醒悟麼？」

葛谷子陰狠的瞥了賴布衣一眼，道：「甚麼作惡必自斃？全是一派鬼話騙人！老子一帆風順，眼看將成海南皇帝。若非你突然現身海南，老子如何會落得這般田地？追根究底，全是你一手造成……罷了！老子今日雖然命喪於此，身化厲鬼亦必報此仇！」

賴布衣嘿嘿冷笑道：「世人糊塗，盡信化鬼報仇之說，其實此乃自欺欺人之談罷了！豈料你自負巫術通天，竟也相信這般無稽之談。不怕實說，

魂鬼之道，賴某了然於胸，須知鬼魂亦有前因後果，豈容胡作非爲！」

葛谷子嘿嘿冷笑，道：「老子偏不信你的騙人鬼話！」

賴布衣聞言微微冷笑，他有心震懾葛谷子，便忽然肅立，豎起中指，朝石牢的西北面一指，道：「丹霞山山神赤霞兒何在？賴太素身逢疑難，請尊神現身一見！」

葛谷子見賴布衣此模樣，不禁噗嗤一聲冷笑，道：「世人只說巫教裝神弄鬼騙人，豈料堂堂尋龍大俠賴布衣亦來玩這把戲！這豈非魯班門前弄大斧麼？」

「太素公並非故弄玄虛！他上通天庭，中主大地，下抵地府，你等妖巫如何可以與之比擬。」正在葛谷子冷笑之聲未絕時，在地牢西北面的石壁中，忽然透出一陣刺耳的尖嘯聲，把葛谷子的心刺得一陣劇痛。

葛谷子身不由己的呻吟了一聲。

呻吟之聲未絕，石壁忽然冒出一陣赤紅煙雲，越聚越多，最後忽爾滙合，已成一尊神形，但見他面如火赤，長鬚拂胸，雙目如電，灼灼的直射葛谷子。不是丹霞山山神赤霞兒是誰？他先向賴布衣拱手道：「太素公傳喚小神何事？」

賴布衣見赤霞兒精氣又遠勝昨昔，先賀道：「赤霞公今日終大成氣候矣，可喜可賀！」

赤霞兒微微一笑，道：「小神果然已接牒令，統轄兩廣山域諸神，此乃龍氣熏陶神體所致，亦是太素公指點之恩德所贈也！但太素公傳喚小神，想必並非爲聚舊這般瑣事吧？莫非眼前此人幹下有乖天理人倫之事，要小神代爲出手懲治麼？」

赤霞兒說罷，雙目如電光射在葛谷子身上，葛谷子此時只覺心中狂跳，如見鬼魅。

賴布衣哈哈大笑，道：「赤霞公果然已具先見之能，足見可勝任統率兩廣山神重責矣！此地亦屬兩廣之境，赤霞公出手懲治，自是舉手之勞，但此人雖犯大惡，但尚留着有用之處，不須尊神出手矣！但教此人明白，其所種惡根，已至人神共憤境地，不日必招自斃便足矣。赤霞公千里現身示警之勞，賴某改日自行上丹霞山相謝！」

赤霞兒聞言呵呵轟笑，其聲有如沉雷滾動，令葛谷子聞之更覺膽顫心驚。

赤霞兒於轟笑聲中道：「如此，小神告退！丹霞山神府第隨時向太素公大張以迎也……」話音未畢，赤霞兒已閃電般奔向山壁。

他正要穿壁而入，忽然回頭，如電雙目停在葛谷子額上，葛谷子立感一陣如尖針刺額般的劇痛。

一忽兒，赤霞兒便收起如電雙目，穿壁而去。但卻有一陣尖嘯聲從石壁中傳了出來道：「此人殺父弑母，如此奸惡之徒，豈可輕易放過。吾已在其身上留下記號，若再不幡然悔改，雖身入地府，亦必慘如囚徒。吾去也！」尖嘯之聲在石壁裏面滾滾而去。

葛谷子聞言，連忙往周身一摸，但覺並無異狀，便冷笑道：「姓賴的，你雖有請神能耐，但請來之神亦不過爾爾，只以謊話嚇人。」

賴布衣微微冷笑，以手一指葛谷子額上道：「汝額上已留記號，難道你竟怙惡如是，丁點而不自知麼？」

葛谷子聞言，半信半疑，禁不住伸手一摸額頭，但感覺原來光滑的額頭，已變得凹凸不平，隱隱然似構成一個「絕」字！他不由心膽俱裂，心道這紅面山神竟可以以目作刀刺字，若要取我生命，簡直不必費吹灰之力。

賴布衣見狀，便道：「你額上已刻絕字，此乃陰間記號，你就算身化厲鬼，亦不能作惡矣！除非一念之仁，尚可除之！」

葛谷子陰毒的獰笑道：「說來道去，原來你竟是誘我交出解蠱毒之法！卻請神弄鬼，費這般工夫！老子偏不上當，你便無計可施矣！」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你身處石牢，身中蠱毒，若不道出解蠱之法，你便必死無疑！」

葛谷子冷笑道：「難道老子道出解蠱之法，你等還會放過我麼？只須騙得老子說出解蠱之法，那時便任由老子蠱發而亡。那時連個陪葬之人也沒有了，這等詭計，老子三歲時便運用自如矣！」

賴布衣道：「事到如今，賴某勸你休再以奸詐之心猜度，自招毀滅矣。賴某答應你，你只須說出解蠱之法，便可容你保全生命離去！但離開之後生死，則全是你咎由自取，賴某不敢擔保。」

葛谷子聞言，雖心中一動，但又自忖道：「老子已在黎寨中闖下大禍，這等人如何會輕饒於我？此時不敢動手，只因有求於我，若老子道出解蠱之法，這等人還會容我施然離去麼？哼哼！老子只要一日守住這秘密，就可多活一日，我倒要看看，誰首先抵受不住蠱發之苦。」

葛谷子這般轉着毒念，便嘿嘿冷笑道：「老子明放着有多人陪葬，就加上老子一命，也合算之極。姓賴的休再施奸計，老子絕不會上當！」

葛谷子說罷，滾過一旁，咬牙忍受蠱毒之苦，卻再不發一語。

賴布衣歎了口氣，暗道：「此人果然怙惡不悛，自招滅亡，賴某已然盡力，應了此人運命定數，生生死死，皆其咎由自取，也顧不了這許多矣！」

賴布衣此意已決，也就不再多言，轉身而出，此時他竟冷眼也不再瞧葛谷子一眼。

賴布衣既然已算準葛谷子運命，自然知道此人難逃橫死絕種滅族之劫，但他生性以寬爲懷，欲以大法助其

回心轉意，若葛谷子眞能於此最後關頭稍存一善之念，直道解蠱之法，而不以奸詐自累，賴布衣倒有心讓他再活十年八載，以便他或能留下一點血脈，不致一族滅絕。但葛谷子竟然把賴布衣一番苦心，視作誘他上當的奸詐，致令賴布衣毫無選擇餘地，唯有採取斷然行動！

＊　＊　＊

當晚深夜，葛谷子一人獨自被囚於石牢之內，苦苦抵受蠱毒噬體之痛。

外面因石門之隔，連丁點的聲音也傳不進來，石牢猶如地獄般的死寂。

葛谷子身上的蠱毒越來越厲害了，他乃此道高手，如何不知道此乃蠱毒將發之時？他亦深知一旦蠱毒暴發，便大羅金仙亦難施救。

葛谷子自然也深知解除蠱毒之法，但此刻他身陷石牢，咫尺之地，根本無解藥可尋，便知道解法亦是枉然。

若在平日，這石牢倒也難不住葛谷子，憑他一身的巫術，要脫此困易如反掌，就算再厚的石門，再多的黎人把守，也困他不住，因爲他身具巫教奇門遁甲之術，黎人根本無力對付他。但此刻他卻有技難施，因爲一旦蠱毒入體，他身上的巫術就無法施爲。

此刻他已自知蠱毒即將暴發，他就算不怕死，但只要想起蠱毒發作時的慘狀，他就差點嚇得發瘋，因爲那種痛苦是絕非人可以忍受的！

他原來還忖料賴布衣等人，必不忍眼見岩智蠱毒發作時的慘況，他已算準岩智身上的蠱毒必然過不了今晚，因此賴布衣等人必然會再來低首相求，那時他就大可設法逃出生天了！

但賴布衣自離開後，竟再無任何人進來，而且任由他大嚎大叫，石門外面竟寂然無聲，倒似把他棄於牢內，一任他生死算了。

葛谷子心性狡詐，這時不由得他不忖道：「照此情形，莫非賴布衣這惡人，已尋出解蠱之法麼？不然爲甚不來相求？賴某果然本領通天，按他之能，尋出解藥倒並非絕不可能。」想到此點，葛谷子就有如毒蛇咬噬身子！

因爲葛谷子亦深知賴布衣等在設法套他說出解蠱之法，才容他活多片刻，但若被他尋出解法，那自己立刻就失去活命的價值，立陷萬劫不復之地！

這時不由葛谷子不心驚膽顫了！

就在此時，石牢的大石門竟然又緩緩的移開了。葛谷子一見，心中一動，忽然想出一條脫身的毒計，於是連忙屛息靜氣，倒在地上，渾似已然死去的樣子。

石門打開後，果然有人走進來，見狀果然以爲葛谷子已死了，笑着道：「這妖人也有今日，我等不如就把他留在石牢，讓他做鬼也做囚鬼罷了！」

又有人道：「不可！活神仙吩咐，恐妖人變了鬼也害人，因此要把他置於密室，待七七四十九日，才可深埋地下，我等依言去做才是呢。」

數人吵嚷了一會，終於把葛谷子抬起來，一直抬出石牢而去。

葛谷子一聽耳邊的風聲，便知道已然走出石牢，來到寨中了。

但他依然不敢妄動，因爲此時他渾身無力，巫術難施，如何可以擊倒數條精壯黎人大漢？而且就算他逃得出去，一時之間，他這副樣子亦難自找解藥，一樣也是必死無疑！因此他只能見一步走一步，看準時機，以求一擊即中。否則眼前這機會再失，重被置於石牢，那就當眞絕路一條了。

寨中的路形，葛谷子耳熟能詳，他不敢睜開雙眼，但就算閉着眼皮，他也知道此刻他已被抬進一間平日無人居住的荒樓中。

他被隨便的拋在地上，抬他進來的大漢便退出去了。

一會後，葛谷子確認四周再無人監視他，才敢睜開眼皮，一看之下，果然這是在寨西一座荒廢了的竹樓裏面。

葛谷子側耳細聽，竹樓外面靜悄悄的，想必連鬼影也沒一隻守衛。

葛谷子身上的蠱毒雖然發作得越來越厲害，但依然忍不住得意的哼道：「哼哼！你等簡直已把老子當作一條死屍了。好呵，誰會想到這條死屍仍會復活，只要待夜深了，老子於寨中尋回解蠱之物，哼哼，那時管教你海龍寨上下鷄犬不寧！」

正當葛谷子在竹樓裏面得意的轉着毒念時，忽然外面呼的一聲，刮起一陣陰風，「吱呀」的把竹樓的木門蕩開了，陰風直刮進來，吹近身前，葛谷子只覺一陣遍體陰寒。

葛谷子暗吃了一驚，心道這怪風刮得古怪，怎的竟似認準這竹樓刮來似的？

就在葛谷子心驚肉跳之時，陰風刮得更盛，刺人眼目，葛谷子只好閉上眼皮。

「哎……」就在此時，葛谷子聽到一聲歎息，突地在門口處傳了進來。

葛谷子一陣心跳，忙睜開眼皮一瞧，他不禁驚呼出聲！原來不知是甚麼時候，竹樓的門口，竟已站立着一條渾身雪白的人影，彷似鬼魅似的搖晃不定。

「你……你是人是鬼？」葛谷子禁不住尖聲低叫道。若在平日，他倒不怕甚鬼物作怪，但此刻他正被蠱毒折磨得死去活來，日間又被賴布衣的請神嚇破了膽，因此此刻乍見這白影，竟心虛起來。

他見門口的白影不答他，忽然故作鎮靜道：「你……我知你是姓賴的裝神弄鬼……老子又不怕你！」

「哎，到此地步，你竟然尚不知悔

悟，當眞無可救葯矣……」門口的白影向葛谷子走上一步，歎息着道：「你難道不知道我是誰麼？」這白影又道。

葛谷子聽清這白影的話音，也瞧清白影隱約的慘白臉形了，他不禁心中突突的一跳，暗道：「怎的竟像我那死去多時的老父……但絕不可能！休說他已死多年，就算是鬼，他也不可能來往鄂州海南千里之地。」

葛谷子叫道：「你！你是誰？老子並不認識你……你以爲扮作老子死鬼父親的鬼魂，老子就怕了你麼？」

白影子歎息道：「你這忤逆子！殺父弒母，作惡多端，如今竟連爲父的陰靈亦不肯相認！爲父本欲一心前來相救，你竟如此忤逆，眞箇是自取毀滅矣！」

葛谷子嘿嘿冷笑道：「你自認老子死鬼老父，有甚憑據，若說得出，老子或許會信你！不然，分明是姓賴的差來裝神弄鬼，騙取解蠱毒之法。」

白影子嘿嘿道：「……你六歲時，因爬入人家卧房偷窺夫婦間房事，被人發覺，敲破了頭顱，你八歲時曾大病一場，幾乎就此喪命！你十五歲便因奸淫良家幼女，被人捉去，欲亂棍打死，倒是你知機逃掉，才活下來爲禍世間！殺父弒母，推入古井！做盡不耻於世的壞事，委實死有餘辜！這是也不是？」

白影子這番話入耳，葛谷子登時嚇得目瞪口呆！他心道：「這些兒時劣事，除親生爹娘，誰能知悉得這般清楚……莫非他當眞是死鬼老父的陰魂現身麼？」

這般想着，他心中不禁又驚又喜，驚者若是老父陰魂，自己曾害死他，他如何會輕饒自己？喜者老父自稱前來相救，或許是他怕自家血脈斷絕，因此好歹亦得救一救。若如此，自己定可逃出生天！

葛谷子這般忖料，不愧是奸詐者之首，他當即拚命忍住蠱毒的劇痛，爬起來向白影子叩頭道：「孩兒拜見阿爹英靈！萬望阿爹救孩兒一救！」

白影子歎了口氣，道：「早知今日，又何必當初？」

葛谷子不但不愧，反而朗聲理直氣壯道：「其實孩兒乃爲阿爹着想，才出此下策也，試想當日孩兒蒙巫敎敎主贈與古井龍穴，但阿爹和娘親正當壯年，未知何日可以藉古井龍穴發旺我家血脈，因此孩兒把心一橫，才讓爹娘提早歸天，葬入古井龍穴。孩兒得這股龍氣，果然大旺，於海南一地，已穩坐帝皇之位，可恨卻碰上賴布衣這鬼東西，才令孩兒功虧一簣……孩兒好恨也，他日必報此大仇！」

白影嘿嘿道：「你如今身中自家所施蠱毒，危在旦夕，尚思報仇麼？」

葛谷子呵呵笑道：「實不相瞞，只要有人相助孩兒，尋到解蠱之物，此區區蠱毒，還不在孩兒眼內；但孩兒目下身軟難動，因此才要勞動阿爹英靈現身相救。」

白影子道：「吾本不欲出手相救，因你作惡多端，人神共憤，委實已死有餘辜！但吾家只你一點血脈，若不相救，吾家便從此敗絕，無奈只好違心背理做一次矣！」

葛谷子一聽，大喜，正欲把解蠱之法脫口而出，但又忽然心中一震，暗道：「他雖是阿爹英靈，但姓賴的本領通天，難保他不會故意請來阿爹靈魂，套我說出解法，然後他暗中聽了，便可解救岩智等人……」這般轉念，他忽然又噤聲不語了。

白影子見狀，嘿嘿冷笑道：「你怎的又轉奸念？爲父知你極欲保留解蠱之法，以便留作要挾賴布衣等人，說出解蠱之物，怕姓賴的聽悉，壞了你的毒計……是也不是？」

葛谷子的心事被一口道破，心中更深信這必是父親鬼魂了，不然如何有這種未卜先知的通天本領。於是便笑道：「這也怪不得孩兒，因爲彼等有賴布衣鼎力相助，孩兒唯一能令姓賴的束手之法就是解蠱之法，若然被他知悉，孩兒就算解了蠱毒，亦必不能逃出他的殺手。阿爹亦不想孩兒剛出狠窩，又入虎口吧？」

白影子一聽，歎了口氣，道：「既然如此，爲父也不怪你，爲父只助你行事，一切你自已作主解除蠱毒吧！」

葛谷子一聽，這才豁然放心，喜道：「如此可矣！阿爹只須把孩兒弄去塞北第八間竹樓下面，孩兒便有妙法自救矣！」

白影子點點頭，以手朝葛谷子一招，葛谷子身不由己，竟平平的凌空而起；白影子又把他的身子一指，葛谷子便穩穩的飄出外面，一直朝塞北飄去。

葛谷子大喜，暗道：「果然是阿爹的英靈，不然，誰有這般法力。哼哼，甚麼老子必遭橫死，姓賴的一派胡言！老子立刻便可重出生天，到時橫死的不是老子，只怕連你賴布衣亦難逃一劫！」

葛谷子得意轉念間，白影子果然已把他引到塞北第八間竹樓下面。

葛谷子忙道：「到矣！」

話音未落，白影子把手一招，葛谷子便穩穩的降落地面。

葛谷子往四面一瞧，夜沉沉，除了風聲、白影子外，連多一隻鬼影也沒有。果然是鬼魂出手，人不知神不覺！

葛谷子心中一陣狂喜，連忙連滾帶爬的來到竹樓側面的一棵樹下。樹下有一塊石板，並不很大，外表看來就如一塊普通的石塊。

落在葛谷子眼內，此刻卻有如救星，他全身爬在地上，伸出雙手，拚命的把石塊一拉，石塊移開了，原來下面竟是一個洞。

葛谷子狂喜之下，想也沒想，便翻身滾進洞中去了。這時白影子果然

遠遠的站在一旁，冷冷的不瞧他一眼。

洞中黑沉沉的，葛谷子卻似長了夜眼，逕直爬到洞的西側，伸手一攫，果然便挖出一隻瓦罐出來。

這隻瓦罐，此刻對於葛谷子來說，簡直比皇帝的寶座更珍貴。因爲活人才可以坐皇帝寶座，對死人來說，皇帝寶座亦不過是一堆廢物。葛谷子的生命就全寄托於此了，乍然到手之下，他連攫住瓦罐的手也抖顫起來。

他拚命的倒吸了一口冷氣，這才鎭靜了點，然後便拔起瓦罐的木塞，探手進去。葛谷子探手進罐內時，依然是戰戰兢兢的，因爲他唯恐這只是一個假局，誘他上當而已；但當他的手再度從瓦罐中拔出來時，抖顫的就並非他的手，而是他的心，因爲他的手果然已抓住一包東西，而且包布是原來的一模一樣，足證並無人動過這包東西，這可是一包唯一能救他一命的東西！

智解蠱毒　分配龍穴

此時葛谷子情不自禁的把這包東西貼到面前，嘖嘖有聲的親吻着道：「寶貝呵寶貝，你可否想到，你的主人亦要靠你救回一命？」

就在此時，葛谷子忽然眼前一花，那包東西已然不見了，耳邊卻聽到一聲冷笑道：「我倒要看看，這到底是一包什麼活寶貝！」那包救命寶貝竟然被發聲之人劈手奪去。

這發聲之人竟是那白影子！不知何時，他悄沒聲息的摸到葛谷子身旁，正當他抓出這包寶貝狂喜之際，伸手一攫，這包東西便已到了他的手上，然後他輕輕一跳，已然躍出洞外。

葛谷子心膽俱裂，他此時已知大事不妙，但絕望之餘，仍存最後一絲希望，哀叫道：「阿爹別開玩笑呵，快把東西還給我！孩兒但能活命，必請道士做七七四十九日法事，超渡阿爹的亡魂。」

白影子嘿嘿一陣冷笑，道：「汝這奸惡之徒，弒父弒母，竟仍痴心妄想汝父的魂靈施救，當眞死不知悔！汝倒仔細瞧瞧，汝欲想弄奸欺詐的鬼魂是誰！」

白影子這時在洞外把手一拍，四周驀地便亮起火光，把洞裏洞外照得通明透亮，葛谷子睜眼往上面一瞧，嚇得登時面如死灰，原來站在洞外的白影子，竟是飄然挺立的賴布衣！

四周高懸火把的，竟是岩郎、岩英、岩多以及與賴布衣相伴而來的海堅、司馬福、李二牛等。

葛谷子已知大勢已去，絕望的喃喃自語道：「你騙得老子好苦！但你非神非仙，如何竟知我兒時往事？」

賴布衣大笑道：「汝耳之垂珠下墜，當主金木無神，幼時兇險，此時必在五歲，幸而你尚有祖蔭，是故雖大兇臨頭，尚不致夭折。亦因此八歲時大病垂危，亦得祖蔭，大難不死！汝耳之天輪背反，當至十五歲時淫心大熾，急欲初嘗雲雨，與此時也，必姦人幼女屢遭兇險無疑！至於日後諸般惡事，亦已一一隱浮於面相，賴某與你石牢對答之時，已一一細察，再加推算，汝之一切自然無所遁形矣！」

葛谷子歎了口氣，又喃喃道：「你既稱尋龍大俠，於風水命相一道，自然有過人之處，老子上了這惡當，亦自不寃……但你如何又能以手凌空托我而行？如此神力，斷非凡人所可爲也！」

賴布衣又大笑道：「賴某既能片刻請來丹霞山神，難道便不能於此時借助神祇之力麼？可笑汝奸詐成性，不識賴某欲放汝一條生路之苦心，到頭來機關算盡，反誤了生命！汝竟在賴某面前裝死，欲施要挾我等毒計，當眞可笑之極！」

葛谷子怨毒地轉着眼珠，閉嘴不語。

賴布衣也不理他，當即拆開包布，原來裏面竟是一隻烤乾了的刺猬！

葛谷子一見，登時絕望的大叫道：「你等須把刺猬分一片老夫！否則，光憑一隻刺猬也解不了蠱毒！」

賴布衣嘿嘿冷笑，道：「汝到此時此地，尚欲以此要挾，當眞死有餘辜！汝當賴某竟無知如斯麼？不妨直言告汝，好等汝死得心服口服。賴某只須知道蠱之種類，便有解蠱之法。解蠱物中既有刺猬，刺猬頭嘴如鼠，身有刺毛如蚝猪，此乃金蠶之大尅星，因此你所施的必是金蠶蠱無疑！亦唯有此金蠶蠱最爲兇險，發之可速可慢，汝用在岩龍等人身上乃慢發金蠶蠱毒，施在岩智身上乃速發金蠶蠱！汝沾的既是岩智身上的毒血，所中的自然亦是金蠶蠱毒無疑也！」

葛谷子一聽，已氣得渾身抖顫，但仍懷一絲希望，尖叫道：「話雖如此，若無其他佐料，亦難解金蠶蠱毒！除非你分一片刺猬給老夫，老夫吃了，自然會說出其餘佐配之物！」

賴布衣大笑道：「可笑呵可笑！賴某既已明蠱毒種類，便深知解蠱之法，難道賴某便不知道，欲解金蠶蠱毒，必以刺猬之肉入體，再佐以蜈蚣、蚯蚓，以收物物相尅、以毒攻毒、以蚯導蠱下行驅諸體外之大功麼……」

賴布衣一頓，眼看葛谷子絕望得猶如殭屍復活，心中有點不忍，手拈刺猬，便欲分一片於他。

但就在此時，賴布衣話音未落，不及道出施藥之言時，葛谷子已氣得大叫一聲，驚急恨怒怨毒攻心之下，登時吐血不止，所中蠱毒竟因此提前暴發，隨即倒地翻滾，似有萬蛇噬體，鬼哭神嚎，慘不忍睹！

僅片刻，葛谷子已然氣絕。其屍身腫脹如鼓，七孔流血，死狀異常恐怖。

洞外眾人目睹此情此景，均瞧得目瞪口呆，竟沒有人因葛谷子的死而喜動於容。

好半晌，司馬福才指着葛谷子的屍身歎道：「葛谷子呵葛谷子，汝一生善施蠱毒，害人無數，豈料今日亦命喪汝之蠱毒！正應了賴兄斷你必遭橫死之兆……可恨可悲復可歎也！」

賴布衣在心中亦歎息了一會，隨即道：「葛谷子之死，乃其惡根深種，一朝暴發所致，實非人力所可挽回也。其一死百了，也不必再多提及。岩郎速派人以蜈蚣、蚯蚓等覆蓋其屍，再以泥填塞洞內。否則其身上蠱毒一旦外洩，後果便不堪設想矣！」

岩郎一聽，也不待岩龍下令，當即傳令下去，依賴布衣之言施為。

賴布衣有感於葛谷子死狀奇慘，擔心岩智身上的速發金蠶蠱毒會提前發作，不敢再有片刻遲緩，當即又着岩郎速派人搜集蜈蚣、蚯蚓等物，上岩智養傷竹樓候命。

一切佈置妥當，賴布衣親手提着手上的刺猬，以急如流星的向岩智養傷之處奔來。

岩智自中蠱毒後，因賴布衣以大法速其安睡，因此蠱毒發作之苦倒可免卻大半。但過了一日半夜，這時他已漸清醒，體內的蠱毒發作，痛苦的感覺越來越厲害了。他只覺體內猶如萬蛇噬體，奇痛難忍，他雖然拚命咬牙抵受，但最後亦不由自主的哀嚎起來，其慘嚎之聲遠近可聞。

賴布衣知岩智已到最後關頭，若不能在一個時辰內服下解藥，岩智便非得如葛谷子般慘死當場！

因此他聽聞岩智的呼嚎，心中又驚又急又疼，他委實不忍眼見岩智這等寨中精英不幸夭折。他三步併作兩步，直上竹樓，搶到岩智面前，便伸手把岩智的脈理，半晌才暗地鬆了口氣。

岩智已然張開眼來，他見賴布衣就站在他床前，正俯身察看，不由痛苦失聲道：「活神仙救我，這等萬箭穿心的痛苦委實難以忍受也！」

賴布衣眼見岩智這條硬漢，竟也被蠱毒折磨成這般模樣，心中不禁又憐又痛，他決然道：「岩兄弟放心，放着賴某在此，必能把你身上蠱毒除去！」

賴布衣恐怕岩智急怒攻心，促蠱毒提前暴發，重蹈葛谷子覆轍，忙再以符法令其安睡。

不一會，賴布衣所要的蜈蚣、蚯蚓等物，已飛速的送了上來，並且是岩郎親自送上來。

岩郎道：「現下海龍寨均動員起來，活神仙有甚吩咐，只管直說！赴湯蹈火，黎人絕不敢稍有推辭！」

賴布衣見諸物已然停當，喜道：「好！好！彼此齊心協力，同舟共濟，這才是振興之道。此處由海兄、司馬福、李二牛助我行事可矣。岩兄弟速請岩大哥及眾元老以及寨中任何自覺有異樣者，齊集廣場等候，賴某待岩智之事一了，便立即趕來施行解蠱大法！」

岩郎肅然而應，火速前去準備了。

賴布衣即着海堅、司馬福、李二牛等相助，先把蜈蚣、蚯蚓烤乾研成粉末，調和刺猬乾粉，以稀粥混和，一連灌岩智服下三大海碗。

此時岩智正昏昏安睡，也不知所服之解藥是否有效。司馬福對這岩智甚有好感，先就忐忑不安道：「這三大碗的蜈蚣粥呵，若是尋常人等服下，只怕立刻就得去見閻王，但他竟然連服三大碗，盼只盼莫出甚差錯才好……」

司馬福不安，賴布衣卻似渾然不覺。他把剩下的大包刺猬、蜈蚣、蚯蚓粉一提，便吩咐道：「有請海兄在此守護岩智兄弟，一個時辰後他將有所反應，情形如何，速來報訊！司馬兄、二牛隨我上廣場可也。」

海堅、司馬福、李二牛等均連忙答應了。

賴布衣臨走尚不放心，替岩智仔細把了一會脈理，心中有了判定，這才決然與司馬福、李二牛一道，直奔海龍寨的廣場而來。

海龍寨廣場之上，此刻竟如當日狂歡之夜，火把通明。岩龍、眾元老早就等候，寨中自覺有異樣者竟達百人之多，而且全是族中精英份子！牽一髮動全身，因此全寨的男女老幼黎人，也聚到廣場來了。

賴布衣出現在廣場時，萬千黎人立刻鴉雀無聲，目注賴布衣，有如祈求天神降福消災。

岩郎迎了上來，向賴布衣報明情形，賴布衣不禁歎氣道：「依此情形，葛谷子這妖人不但在岩大哥等寨中首腦身上下了蠱毒，且族中的精英亦難以倖免。葛谷子的毒計乃欲以此挾制整個黎族，達到他當海南土皇帝的狠子野心。他的毒計若然得逞，海南百萬黎人皆成其奴隸矣！」

岩郎倒抽了一口冷氣，道：「也是我百萬黎人命不該絕，恰逢活神仙降臨海南，救我黎族彌天大難！」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連賴某也意料不着中蠱毒的竟有如此之多！就怕解蠱物份量不夠分配。」

岩郎驚道：「這卻如何是好？不如由我等火速上山，獵取刺猬回來備用可也！」

賴布衣搖搖頭道：「解蠱所用刺猬，必先製烤成乾，深埋地下一段時日方可收效，新鮮刺猬就算獵得回來亦無效用。」

這時不但岩郎急了，就連司馬福、李二牛亦急道：「如此怎的是好？」

賴布衣沉吟半晌，遂決然道：「為今之計，只好按所中蠱毒份量施藥矣！」

賴布衣一頓，隨即朗聲吩咐道：「速搬來瓦缸，清水三大桶，柴薪侍候！」

岩郎一聲令下，早有人如飛的搶着跑去搬來瓦缸、清水、柴薪等物。

依賴布衣吩咐，以清水倒入缸中。

賴布衣當即把刺猬、蜈蚣、蚯蚓等物，全數倒入缸中，以水混和，架上爐灶，燃起柴薪，又以另一瓦缸倒入水、米煮粥。一時間，廣場之上火光熊熊，倒似黎族的野餐大會。

但此時人人憂心忡忡，誰敢想到這等歡快之事？因為族中精英全中了令人聞之色變的蠱毒，生死未卜，若這批人有甚不測，海南萬千黎人便頓失支柱，立有亡族之危！

賴布衣吩咐擺起桌子，他端坐桌子後面，朗聲道：「在座中但凡自覺有異樣的，均須依次前來，以便賴某按情形施藥。」

眾人猶豫間，岩龍已大步走上前來，伸出手腕，讓賴布衣診視。

賴布衣伸手替岩龍把脈，一會後，便點點頭，在紙上寫下解藥的份量，遞給岩龍道：「岩大哥待會持此紙取藥服下可也。」

岩龍肅然點頭答應，先行退到一旁等候。

然後是眾元老依次前來診視，賴布衣亦一一寫下解藥份量，着各人等候。

族中自感有異樣的精英，亦紛紛依次上前，讓賴布衣把脈。

賴布衣左手把脈，右手書寫解藥份量，如飛般的，不消片刻，已把眾人應服的解藥份量分配妥當。

賴布衣又吩咐岩郎道：「請岩兄弟親自把守藥缸，依紙上所定份量分配解藥，任何人等不得擅自加減份量！」

岩郎肅然道：「謹依活神仙吩咐！」然後大步上前，把守藥缸。

一會後，賴布衣計算時辰已到，便斷然下令道：「開始分藥！」

於是眾人按紙上先後次序及份量，依次上前領藥。岩郎嚴守賴布衣所訂規矩分配，不多不少，雖他的親爹岩龍，亦不例外。

賴布衣見岩郎執法剛正，不苟一私，心中甚感欣慰。

一會解藥分配妥當，各人當即依令服下。然後盤膝坐於地上，等解藥運行週身。

一個時辰後，所中蠱毒較輕、所服解藥亦較少者，先就自覺腹鳴如雷，接而肚腹作痛，忍不住便如飛的跑去指定地點大解去了。然後是較重者亦跑去大解，最後岩龍及眾長老亦忍不住了，紛紛跑去大解去了。

不一會，跑去大解的人先後而回，人人均臉有喜色，告道：「先是腹鳴如雷，然後是肚腹作痛，忍不住便要去大解，其時猶如腹瀉，正感驚懼，豈料瀉完之後，便感周身舒暢，平日隱隱作痛之癥竟霍然而癒。」

又有人道：「我等瀉下之物，竟混有如絲細蟲，其色金黃，雖已殭直，但觸目依然令人膽戰心驚！」

有人接口道：「聽活神仙道，葛谷子妖人所施乃金蠶蠱毒，乃蠱中最惡毒者也，幸得活神仙在此，妙施解蠱大法，否則我等均死無葬身之地矣。」

不一會，岩龍等亦如飛的奔跑過來，各人執着賴布衣的手，齊聲嚷道：「我等隱患盡除矣！活神仙救了族中百人，其實乃救了整個黎族萬千民眾呵！」

這時解了蠱毒的眾人，亦紛紛圍了上來，不知是誰帶頭，眾人把賴布衣舉了起來，穩穩的拋了幾拋，齊聲叫道：「救苦救難活神仙，救苦救難賴布衣……」

原來此時眾人已知活神仙原來就是名震中土的尋龍大俠賴布衣了。

* * *

眾人正歡欣間，賴布衣却仍在隱隱不安，暗道：「怎的過了許久，岩智兄弟那面尚未有訊息報來，若他有甚不測，則黎人痛失精英矣……」心中放心不下，正欲差人前去詢問。

就在此時，却見海堅已笑吟吟的大步走來，他後面緊隨着一人，眾人一看，原來竟是片刻前尚奄奄一息的岩智，但見他此時神清氣爽，步履輕快有力，大步走來，哪還有半點中毒的病容。

眾人欣喜間，海堅伴着岩智已走到賴布衣面前，海堅向賴布衣點頭微笑，岩智却噗咚一聲跪下叩了幾個響頭，道：「海大哥已把一切告知，賴先生為救我黎族及小子一命，嘔心瀝血，恩同再造。小子無以為報，唯有向賴先生多叩幾個響頭！」

賴布衣連忙把岩智雙手扶了起來，慰道：「眾黎人兄弟經此一劫，雖兇險重重，但萬幸逢兇化吉，且因此除去了族中隱患，鏟除惡人，種種因果，實岩兄弟等族中精英凜然正氣所致，賴某不過適逢其會罷了。」

這時岩龍與眾長老低言幾句，眾長老欣然點頭，岩龍當即朗聲道：「我等逢凶化吉，均全憑賴先生所賜；如今再請賴先生為我黎族祈福消災，永保我黎族和平昌盛！」

眾人均一聲道好。

賴布衣見時機已到，不再遲疑，便趁機道：「好！好！賴某亦早有此意矣，海南一地，本來龍氣馥郁，可惜久潛大地，未得引發。龍氣久潛之下，遂一衝而化峯，一峯化五指，五指護一龍，一龍又化五穴，若得此一龍五穴，實奪天地之造化，足令海南黎人一族振興。此一龍五穴，賴某萬幸，得黎族中一位大智大勇之士指引，遂得點明，足用以造福黎人！」

岩龍一聽大喜道：「此位大智大勇之士今在何處？能否引出一見，以便眾兄弟向他致謝表意。」

賴布衣微微一笑，在岩郎耳邊低

言幾句。岩郎含笑點頭，連忙向寨裏走去。

不一會，岩郎領着一位白髮老人走了過來，衆人一見，許多均不認識，唯岩龍及衆長老面上均露出不知所措神色。原來此人就是阿拉老人黎艮！

岩龍正感不知如何處置時，賴布衣朗聲道：「這位大智大勇之人，便是這位白髮老人黎艮是也！他當日爲尋求與外族相處共謀發展之道，與外族交往，因而不幸判爲族中叛逆。但其所作所爲，出心乃爲黎人着想，而因此甘於隱姓埋名七十年，如此心胸，實非常人可及，怎可視之爲叛逆，岩大哥及衆長老以爲賴某所說對麼？」

岩龍與衆長老對視一眼，不禁爲難道：「叛逆一經定罪，便至死不能推翻，活神仙所說雖有其理，但亦難違了族中鐵規！除非族中大衆一致公認其無罪，則經元老會決議，才可撤消其罪，準他重返寨中生活。」

賴布衣未及答話，岩智與岩郎交換了一下眼色，岩郎決然的點頭道：「各位兄弟，黎艮雖被判爲叛逆，但其用心良苦，乃爲我黎族着想，其情足可原宥！就算此點尚不夠份量，但他指引賴先生尋獲海南龍氣，因此發旺我海南萬千黎人。如此大功德，難道不足以抵過有餘麼？」

岩智亦點點頭，道：「岩兄弟所言千眞萬確，黎艮乃賴先生一力擔保之人也。」

岩智這一帶頭認同，在場中衆多黎族精英均大叫道：「既是賴先生擔保之人，憑此點便足可以功抵過！」

岩龍見衆人均表原宥之意，心中大喜，便與衆長老低言幾句，衆長老亦含笑點頭。岩龍便朗聲道：「好，既衆認黎艮無罪，又經元老會認同，本座便以黎族頭人身份宣告，撤消黎艮叛逆之罪，從今之後，他便是我黎族的好兄弟！」

黎艮此時，早已淚流滿面，拱手向衆黎胞謝了，又向賴布衣拱手道：「世上救苦救難，唯賴先生一人而已……」說罷喜極而泣。

賴布衣亦深感寬慰，含笑安慰了黎艮幾句，正欲說甚麼。

衆長老中已有人發話道：「賴先生既已點明那一龍五穴，未知賴先生意將如何分配？」

賴布衣沉吟半晌，便決然道：「獲此一龍五穴之人，非同小可，須得愼而決之。賴某入海南乃因蒲壽庚而起，而因此才有點明龍穴之事，因此其中一穴當蒲家莫屬。」

衆人一聽，除海堅、司馬福、李二牛、蒲壽庚等人外，雖不知龍穴的寶貴，但既是活神仙賴布衣推許的自然是好東西，因此均極感興趣看賴布衣如何分派其餘四穴。

只聽賴布衣又續道：「海堅兄爲黎族義俠，其人其事早爲黎胞尊崇，因此海家當佔其一穴。」

衆人一聽，均大聲讚好道：「海大俠理當承此一穴！」

賴布衣又道：「岩龍一家，身爲黎族頭人，爲黎人出力，亦當承一穴。」

岩龍承其一穴，衆人自然也無異議。

賴布衣目注岩智一會，便決然道：「黎族中刑律堂堂主岩智凜然正氣，執法剛正，實族中希望所在，賴某決助其昌盛，第四穴便非岩智兄弟莫屬！」

第四穴屬岩智承受，衆人又均讚道：「岩兄弟執法公正，賴先生助其盛，即造福我黎族……但未知第五穴又誰可承受？」

賴布衣此時沉吟不語，臉上竟有猶豫不決神色。衆人見狀便皆不敢驚動他。

司馬福悄聲問賴布衣道：「這第五穴莫非甚難分配麼？」

賴布衣點點頭，沉吟道：「果然甚感爲難！因第五穴雖列末席，但此穴乃龍氣出處，比其餘四穴實有過之而無不及，此穴承受人選，當決定海南黎族之興衰，事關重大，因此一時難決……」

司馬福笑道：「既然一時難決，便暫時丟開便了。」

賴布衣歎了口氣，道：「若能如此，賴某亦不必苦心焦慮矣，須知此乃一龍五穴，不動猶可，一動便須五穴齊動，更須一齊下葬封土，否則穴開穴閉，龍氣立時便會溢去無踪！」

司馬福倒抽了一口冷氣，暗道：「既要五穴齊開，又要五穴齊葬，更要人選合適，這諸多巧合，却是難！難！難也！」

賴布衣與司馬福悄聲低語，衆人知他兩人乃心腹之交，便不敢驚動。

這時岩龍想起一事，忙對衆長老及岩郎、岩智等人道：「葛谷子這妖人已死，族中之元老會首腦一位懸空，不如趁衆人聚集，便即時議決補上如何？」

衆人均表贊同。但當議決人選時，衆人便登時大感爲難，因元老會首腦非同小可，在場中人，均不敢自逞其勇。

這時岩智忽然道：「各位，元老會首腦是否定要一心爲黎人着想，且是大智大勇之士？」

岩龍及衆長老均點頭道：「當然如此，當日被葛谷子妖人混上此位，因此幾令我黎族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岩智微微一笑，又道：「黎艮伯伯苦心孤詣七十餘年，一心爲我黎族昌盛着想，白髮之年，又爲我海南黎族發掘久潛龍氣，立此大功，他是否算得上大智大勇之士？」

衆人一想，均點頭道：「不錯！黎艮的確不愧爲黎族中大智大勇之士！他的所作所爲，皆非常人所及！」

岩智肅然道：「如此，我便以刑律

堂堂主名義，推舉黎艮爲我黎族元老會首腦！各位以爲如何？」

衆人一聽，雖有人仍在猶豫不決，但岩郎等大多已表示贊同。岩龍與衆長老商議一番後，終於亦表示贊同。黎人決事快速，一經衆精英議決，便成族中鐵律。

於是岩龍含笑站起，走到黎艮身前，雙手把老淚縱橫的老人扶起，朗聲道：「各黎人兄弟聽淸了！經族中首腦商議，黎艮爲我黎族立下大功，元老會首腦一職，決推黎艮出任！」

黎艮一聽，登時目瞪口呆！他作夢也想不到，自己隱姓埋名七十年，孤身奮鬥，嘗盡人間酸苦，今日不但叛逆之罪撤消，能重回寨中與同胞一道生活，更突然被公推爲族中最尊貴的元老會首腦……他幾乎懷疑自己是作夢！

但這時他已聽到族中同胞向他歡呼致敬，他心想這是眞的了，心中先是一酸，竟嗚嗚的痛哭起來。

這時賴布衣聽到衆人的歡呼，才知道黎艮已被推爲元老會首腦，心中亦感欣慰，便走過來向黎艮賀道：「恭喜！恭喜！今日才是守得雲開見月明也！人生運命玄妙，老人家又何必過於執着。」

黎艮一聽，便停止了哭聲，他俯身向賴布衣深深一拜，道：「老朽已自知不久於人世，死人不便跪生人，賴先生的恩德，只好權且以此謝過了……」

黎艮說着，又轉向衆人道：「黎艮今日不但得衆兄弟原諒，更賜與垂死之人以族中最高榮譽，黎艮無以爲報，唯身化陰物，永保我黎族繁榮昌盛……呵！呵！呵……」

黎艮忽然放聲大笑三聲，忽爾戛然而止，衆人一瞧，他竟已含笑而遽然逝去……

衆人悲傷感慨，七手八脚把挺立不動的黎艮屍身放了下來。

司馬福見狀，歎了口氣，暗道：「賴兄當眞乃不世奇人！黎艮老人壽數已盡，他早就了然於胸矣，但他心性仁厚，不忍遽然道破罷了，你等又何必歎息？」

果然賴布衣這時忽然大聲道：「黎艮老人爲海南黎族立下大功，如今含笑而逝，這第五穴便非他莫屬矣！」

衆人一聽，均大表贊同，但有人忍不住道：「黎艮老人孤身一人，並無後裔，他下葬龍穴，承受其蔭庇的，豈非落空了麼？」

賴布衣肅然道：「此話差矣！黎艮老人生爲黎族，死亦爲黎族，此乃其命理所註定。黎艮者，實黎人中之艮者也，如今他身爲黎族元老會首腦，得葬龍穴，所蔭庇的，自然是整個海南萬千黎族！」

賴布衣此言一出，衆人均鴉雀無聲，突然，岩龍帶頭跪倒，衆人一見，亦紛紛跪在黎艮的遺體面前，拜道：「老人家實我黎族之大聖神靈，蒙老人家的福蔭，黎族振興有望矣！」

* * *

衆人心意合一，辦起事來很快捷。不消一日工夫，各家祖先遺骸及黎艮的遺體，便均收置棺木停當，只待賴布衣擇定艮辰吉時，便抬上五指山峯一龍五穴安葬。

棺木用的一律是海南的上等木材，木質堅固，歷久不腐。

雖說是各家移葬祖骸，但因黎艮生前已被推爲族中元老會首腦，須依族中最尊崇的禮節，因此海龍寨全寨黎人出動，海南各黎寨亦派了代表到來致祭。因此這次出殯，竟牽動了海南萬千黎人。

各家的祖先遺骸已然安置棺木妥當。由各家的後人守着靈柩。岩龍家身爲一族之首，自然最爲熱鬧。岩智家也不弱，岩英、岩多等均是岩家子侄，自然亦到岩智的祖靈柩前守護。海堅受黎人尊敬，他雖然秘密把妻兒從雷城接來，但人丁單薄，因此不少黎人主動前來相助守靈。

蒲壽庚的先祖遺骸已然安放棺木，但他孤身一人，守着靈柩，顯得凄凄涼涼。賴布衣統理一切，見狀便着司馬福、李二牛等前去蒲壽庚處相助。但司馬福、李二牛趕到時，卻見蒲壽庚智祖靈柩前多了一位姑娘，原來卻是岩龍的女兒岩娜。司馬福與李二牛不禁會心一笑。

黎人的規矩出殯時不分男女，亦不分親疏，只要自願，便可前去任何一家相助。

黎艮的葬禮最爲隆重，因爲他乃黎族元老會首腦的身份。

黎艮的遺體早已按黎人的規矩洗得乾乾淨淨了，據說這樣死者到了陰間就再無遺憾。

黎艮的靈柩前，日夜點着一盞豆油燈，有數條大漢嚴加守護，絕不敢讓油燈熄滅。因爲據說這油燈是死者的靈魂，油燈若滅，靈魂也就寂逝。亦不能有任何鷄、犬等前來騷擾，因爲假如有鷄、犬等從死者的屍體上跳過，死者的靈魂落到陰間，就會永遠遭受痛苦，永遠留在地獄裏面。

黎艮的口中亦含了一隻銀及一些飯，據說這樣死者到了陰間，就有飯食、有錢用。

黎人的規矩，賴布衣見無傷大雅，也就聽之任之，但出殯的時辰以及儀式，賴布衣就決然的不讓胡來，要按他的規矩。

若換了別的漢人，公然阻撓黎人的葬禮，黎人不找你拚命才怪，但這人是賴布衣，則是唯一的例外，因爲賴布衣在黎人的心目中，此刻已有如天人。

賴布衣已把出殯日擇定。

這天一大早，海龍寨全部出動了，加上黎人各寨派來的代表，送殯之人，竟有萬人之衆，送殯的行列竟長

達十里。

各家的葬主，身穿蔴衣，頭戴草圈，腳踏草鞋，腰束草索，左手執靈旗，右手執喪杖，導在靈柩前面。

替黎艮執靈旗導引的，是岩郎，因爲黎艮此刻被視爲黎人的靈魂，因此岩郎以頭人儲君的身份，代表整個黎寨同胞作葬主導引靈柩。

賴布衣與司馬福、李二牛跟在蒲壽庚祖柩後面。

賴布衣此刻臉有喜色，似乎是已意料諸事停當，大事已然將了。

司馬福朝後面望了一眼，不禁吐舌道：「乖乖！送殯隊列竟長達十里，請敎賴兄，這是否可算萬人朝拜之局？」

賴布衣微笑道：「萬人朝拜乃指穴勢而言，但後天以萬人送殯，則可大增龍穴生氣，可收先天格局與後天相輔相承之功效。」

司馬福笑道：「蒲哥兒原本孤家寡人，人丁最爲單薄，眞箇是冷冷清清，孤寒之至矣。如今卻有萬人相伴，他之受災一場，亦算不枉矣！」

賴布衣點點頭，道：「正是如此！蒲家能有這般熱鬧，大半靠了黎艮之福蔭，蒲家先祖生前曾有恩於黎艮，黎艮卻在死後福蔭蒲家，命數之玄奇，由此可見一斑。」

賴布衣與司馬福談說間，送殯的隊伍已走了小半天路程。

再經過半天的路程，終在當天傍晚時份抵達五指山腳。

賴布衣見時辰將至，便忙對岩郎等人道：「酉時將至，各穴務須在四時中之際下葬，這才吉利，否則便兇險非常矣！」

岩郎一聽，連忙傳話下去，着衆仵工速抬靈柩上山，不得延誤，並道此乃活神仙賴布衣之令。

衆黎人仵工一聽，有如神助，登時連疲勞亦抛到一旁，抬着棺柩，如飛的趕上山來。送殯的隊列，亦蜿蜒上山，由頭至尾，竟如一條巨龍纏繞在五指山峯，頭在山巔昂起，尾在山腳翻騰。

賴布衣一見，大喜，暗道：「此乃眞龍現身之兆！卻因人心堅定而起，海南龍氣必可引發，日後海南黎族，振興有望矣！」

賴布衣隨靈柩上了五指山峯巓，再沿黎艮老人所引的路徑，降落五狗現身的山腰。

山腰處早有標記。賴布衣即着仵工火速依標記開掘。黎人中岩郎、岩智、岩英、岩多以及海堅、蒲壽庚等人，均奮勇助掘。不一會，五座墓穴便已開掘完畢。

但見五穴猶如一朵梅花，四穴在外，圍繞中央花心一穴。

賴布衣眼看時辰已到，即朗聲叫道：「中央一穴，下葬黎艮！」

黎人把黎艮的棺木放進中央的穴內。

賴布衣又道：「東穴蒲家先祖，南穴海家父輩，西穴岩龍先父，北穴岩智先祖。四穴一齊下葬，五穴一齊封土！依令而行，不得有誤！」

此時賴布衣神彩飛揚，飄然挺立，猶如仙神臨世。衆人那敢違忤，飛快的依言施爲。

不一會，五穴便已封土完畢。但見五穴形如五狗繞中蹲伏，東西南北四面各有一峯聳峙，白雲繚繞，氣勢雄渾，人人見之亦感精神一振。片刻後，各穴墓碑亦已竪起。

賴布衣暗暗計算，從落土到平土畢，恰恰是半個時辰，心中大喜道：「酉時頭兇，酉時尾險，酉時中則大吉大利，此時恰恰酉時中，得龍穴之人，當眞洪福齊天！」

賴布衣又吩咐各人向自家的祖墓跪拜。他自己也走到中央黎艮的墓碑前，凝神肅立，默視片刻，即行跪倒，拜禱道：「一龍五穴，中爲至尊！往日生涯，歷盡辛酸，終有所報，英靈永存……」

衆黎人見賴布衣跪下拜祝，亦連忙跟着跪下叩頭。賴布衣拜祝話音未落，忽然自中央黎艮的墓穴正中，騰起一團黃色雲霧，衝起半空後，忽然凝聚如黃色巨狗，朝下面東南西北四穴張口作招呼狀。就在此時，東南西北各穴亦騰起一道黃色煙雲，於半空中與黃色巨狗聚會，身化五狗，在半空中歡騰跳躍。衆人一見，盡皆拜伏於地，不敢仰視。

賴布衣大喜道：「好！好！各位不必驚恐。此乃一龍五穴龍氣成形之象，當至大吉大利，後人蒙福，不日盡皆應驗。」

衆人同聲頌道：「賴先生眞乃救苦救難的活神仙也！」

賴布衣笑吟吟道：「好！好！此刻龍氣已現，日後各位但能秉承黎艮老人的遺願，莊敬自强，漢黎一家，共謀進取，賴某保他必能承受龍氣福蔭，海南黎族，昌盛繁榮有望！」

衆人又發一聲歡呼，俱皆銘記於心。

賴布衣見諸事妥當，便着岩郎傳令下山，返回海龍寨去。

說也奇怪，岩智原來冷口冷面，不受族中少女歡迎，但自經先祖下葬龍穴下山，忽然連說話也多了起來。他一路上紅光滿面，與族中少女有說有笑，神態得體自然。

司馬福見狀，暗暗驚奇，他悄聲對賴布衣道：「岩智這小子不知是否心情興奮，竟紅光滿面，一反平日冷傲，竟與族中女子談笑起來矣！這豈非破天荒的奇事麼？」

賴布衣微笑道：「岩智此人正氣凜然，但陽剛之氣太盛，水火不濟，陰陽不調，致其運命兇險重重，災星時降。如今已得龍穴，一脈相承，龍氣已然附體，自然紅光滿面。再者其祖

墳前，面向北位水向，水火交融，陰陽正配，心智亦遂而應變矣！如賴某所料不差，他不日便有姻緣之運，當連娶兩位黎族新娘矣！」

司馬福歎道：「賴兄呵賴兄！你此番施爲，在海南一地，必與孔明、魯班仙師併駕齊名矣！」

賴布衣不以爲然的一笑道：「若談功名，賴某亦不屑一顧，更何況這等身外虛名麼。賴某身入海南，不外因蒲壽庚此子而起，因其身世委實可憐……咦，怎的不見了蒲壽庚？」

賴布衣忽然驚疑的叫道。司馬福往前面的隊列一瞧，忽然笑道：「賴兄放心，這小子必是偸空快活去了！」

賴布衣一怔道：「你怎知道他去了快活？」

司馬福笑道：「這小子一路上與岩娜形影不離，此刻連岩娜也不見了，他倆定是悄悄落在後面說知己話去了！」

賴布衣皺眉道：「不對，不對！賴某已然算準，蒲家祖骸下葬龍穴之日，便是蒲壽庚災劫突變之時，其中雖是吉祥之兆，但亦隱伏兇險，賴某早囑他切勿輕舉妄動，葬畢便速下山來，不宜久留！他豈會違逆？」

司馬福一聽，他深知賴布衣料事如神，便也着忙，道：「此時萬事俱備，千辛萬苦方有今日，若一旦出甚差錯，豈非前功盡廢麼？」

兩人連忙四處查找，但又不便聲張，恐怕驚動黎人，反爲不美。但尋了半日，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依然不見蒲壽庚和岩娜的任何動靜。

此時就連賴布衣亦有點不安了，他委實不明白，爲何蒲家先祖既然已葬龍穴，蒲壽庚反而變得這般荒唐，竟不辭而別。

這時天色已然黑沉，賴布衣無計可施，只好先行返寨，再作打算。

豈料蒲壽庚與岩娜雙雙失踪後，竟然半月未回。這時不但賴布衣等人心焦，就連岩龍一家亦有點不安了。

岩龍雖然素知女兒野性，常常獨自一人四出寨外行走，但半月未回，卻是平生第一次，他愛女心切，不由得不深感焦慮。

這半月中，岩龍亦曾發散人馬，四出查找，但依然毫無所獲，蒲壽庚與岩娜二人，倒似從這世上消失了似的。

這半月中，寨中亦發生了一件喜事，岩智家先是傳出喜訊，說岩智已說妥一門婚事，定於不日舉行婚禮，但後來岩智因擔心堂妹岩娜及蒲壽庚兩人的安危，堅執要與岩郎一道，出寨尋訪，因而把婚期亦推遲了。

發生了這意外中之事，賴布衣悶悶不樂，雖然岩龍等諸般安慰他，說只要蒲壽庚兩人仍在海南地域，就決無失踪之理。但賴布衣卻深知蒲壽庚的運命蛻變在即，其中隱有甚爲不利的兇險，因此依然深感焦慮，放心不下。

因此事牽動岩龍家與賴布衣，因此整個海龍寨中人都爲此焦急，蒲壽庚與岩娜到底去了哪兒？是否遭遇甚麼不測的兇險？

更令人擔心的是，岩郎與岩智二人，率寨中精英，出去尋訪已達數天，依然毫無訊息傳回，而且人也不見回返。岩郎與岩智均是寨中支柱，一等一的高手，若然連他二人亦遭了不測，那事勢就當眞兇險之極了。

＊　＊　＊

蒲壽庚與岩娜二人到底潛身何處？

原來當日在五指山上，下葬祖骸完畢之後，蒲壽庚思想今日終令祖先遺骸得歸龍穴，自己身上災危亦或許從此可以消解，這一切全賴賴布衣與黎艮老人所賜，心中感觸萬千，暗道：「海南黎族不但有恩於我蒲家，而且運命之中甚有淵源，只要我蒲壽庚有出頭之日，必以海南黎人爲兄弟，盡力提携……」

他心中思前想後，不禁便落在送殯隊伍的後面。忽然，他耳邊似乎聽到一聲狗叫，忙扭頭一看，在後面的祖墳處，竟有一團黃色煙霧騰空而起，逕直的向他飛來，在他頭上數丈高處，突然化作一頭黃狗，降落下來，向他點點頭，似乎招呼他跟上來，然後便如飛的向後面跑去。

蒲壽庚一怔，不由自主的就跑着跟了上去。他跑了一段，往前面瞧一眼，黃狗總在前面，當他跑快，黃狗亦快，他落後太遠，黃狗又停了下來，等他一會。

蒲壽庚心中不禁叫道：「黃狗呵黃狗。看樣子你似乎是欲引我上甚麼地方，雖然不知這是吉是兇，但小子一身災病，還怕兇險麼，你既然是從小子祖墳處跑下來的，小子好歹跟你去便了！」

這般思想着，蒲壽庚便不再猶豫，如飛的跟着黃狗而去。

這般一直奔跑了大半晚，在山間樹林中東闖西撞，漸漸蒲壽庚連東南西北亦分不出了。到天將亮時，黃狗忽然跑到一條位於山邊的溪澗，噗咚的跳入溪水中就不見了。

蒲壽庚趕到溪邊，但見溪邊有茅屋一座，澗中游魚歷歷，在月色下清晰可辨。但黃狗卻已失了踪影。

蒲壽庚四處尋了一會，毫無踪跡，這時天色已然放亮，蒲壽庚舉目四看，原來此地竟是極荒僻的山野之地，但到底是甚麼地方，何處可出，根本無法辨認。

蒲壽庚心道：「今番當眞是絕路一條了！自己孤身一人，流落此荒僻山野，就算大病不死，亦必餓死了……大概黃狗必是神靈所化，恐我死在黎寨，爲禍黎人，才把我引上此絕境……也罷了，賴先生爲我已然盡力，雖死亦算無憾矣！」

他既打定絕念，也就不再多思想，只道能活一天便算一天。他走近茅屋，發覺裏面破敗不堪，想必荒廢已久。

蒲壽庚再次睜開眼時，發覺外面黑沉沉的，原來已是當天的晚上了。此時他只感又渴又餓，一時之間如何可以死去？於是只好走出茅屋，走到澗邊，喝了幾口溪水，只覺水味甘香微甜，入肚頓覺舒暢。觸手處有物，原來竟是一條鮮魚，蒲壽庚此時正餓得發慌，不管三七廿一，把鮮魚往嘴裏一塞，就大嚼起來，但竟然不覺其腥。

這般飲水食生魚，填飽了肚皮，就又折回茅屋，躺下正欲入睡。

就在此時，忽聽茅屋外面有一陣悉悉響聲，由遠而近。蒲壽庚從破爛的屋壁洞口往外面一望，原來竟是一條數丈長的巨蟒，蒲壽庚此時心存絕念，自忖遲早必死無疑，倒也不甚驚恐，心道就算身入蛇腹，亦不過早死三幾日時間罷了。

他盯着巨蟒由遠而近，自忖必死無疑，但巨蟒似未發覺屋內有人，從茅屋側蜿蜒而過。蒲壽庚但見巨蟒所過之處，有白涎一道，腥臭撲鼻，聞之欲嘔。

一會後，悉悉之聲由近而遠，漸而不聞。蒲壽庚心想此必是過路之蟒，牠既已走了，也就不再去思想。

就在此時，他忽然聽聞一聲慘厲的尖嘯，聲如裂帛，刺人耳鼓，繼而翻騰之聲大作，勢如山崩地裂，茅屋竟然亦搖晃震撼起來。

蒲壽庚驚道：「莫非巨蟒碰上甚麼大對頭，與之相鬥竟然不敵負創麼？但如此巨蟒，連虎獅見之亦退避三舍，世間還有甚物可令牠受創不敵？」

蒲壽庚心中驚奇，便爬了起來，循聲而進。摸行近半里，果見前面正在翻天覆地！他連忙再爬近幾丈，躲在一座巨石背後，從石隙中向前面張望，不禁驚奇得失聲叫了起來。

原來前面十數丈遠處，與巨蟒相鬥的，竟然是引他來此地的黃色巨狗。只見牠已然張嘴咬住了巨蟒的頭，一任巨蟒翻騰掙扎，再不肯鬆口。

巨蟒掙扎了一會，忽然呼的脫身而出，但牠的頭部竟然已留在巨狗的口中，掙出來的只是牠自頸部以下的大半截身體。

蛇體掙脫出來，但蛇無頭而不行，便只在原地翻滾，一會後，便寂然不動。

蒲壽庚直瞧得心驚肉跳，正欲轉身離去。卻見黃色巨狗把口一張，把蛇頭吐了出來，朝這面吼了三聲，似乎招呼蒲壽庚出去相見。

蒲壽庚此時也不知是吉是兇，心道：「罷！罷！罷！我既跟了你來此絕地，是好是歹也跟到底便了！」

於是他便從巨石走出來，向黃狗那面大步走去。

黃狗見蒲壽庚走近，吼吠了三聲，似甚歡躍，然後伸出前爪，先往地上的蛇頭一點，又往蛇身一踏，再向蒲壽庚點點頭，緩緩的向南面的一條小路跑去。

蒲壽庚見黃色巨狗似甚有深意，便趕緊把這一切都瞧清了。

待黃狗走後，他先瞧瞧蛇頭，只見蛇頭已被咬裂，裏面露出閃閃發光的東西。蒲壽庚設法弄開蛇頭，取出發光的東西，原來竟是一顆價值連城的蛇珠。

蒲壽庚又朝蛇身望了一眼，想起黃狗的指引，心中頓然明白，牠乃示意自己用蛇肉當飯。若有所成，便可沿牠走出的小路下山！

蒲壽庚於絕處突然見到這一線光明，心中大喜，連忙依意而行。

如此這般，蒲壽庚每日以溪水、鮮魚、蛇肉填肚，又以溪水沐浴刷洗。數日之後，他身上的潰爛竟然開始結痂，再過了幾日，身上的肉痂脫落，蒲壽庚的肌膚竟光鮮潔白，紅光滿面，神采奕奕，與他入海南垂死之時，竟似判若兩人。

這時，蒲壽庚已知自己身上的痲瘋頑疾，已然徹底痊癒了。他思前想後，感觸萬千，只想早日返回海龍寨，向賴布衣報喜謝恩。

匆匆又過了數日。

這天一早，賴布衣在海龍寨中，正自憂心忡忡的與司馬福、岩龍、海堅、李二牛等人相聚。

就在這時，岩郎已興高彩烈的奔上竹樓，沒頭沒腦的連聲嚷道：「奇跡！奇跡……若非岩郎親眼所見，便殺了頭也不敢相信。」

眾人均一怔，岩龍嗔道：「岩郎怎的了？身為一族儲君，竟瘋瘋癲癲的如此失態……甚麼奇跡？你不知賴先生心中正自憂急麼？」

岩郎笑道：「是！是！阿爹說的是！但此事與賴先生所憂急的有莫大關連，因此岩郎竟喜昏了頭也！」

賴布衣一聽，忙道：「莫非岩兄弟已然把蒲壽庚和岩娜兩人尋回麼？」

岩郎笑道：「正是！正是！不但尋回失蹤之人，且還多了二人也。」

岩龍大奇道：「這二人是誰？」

岩郎正欲答話，聽聞竹樓有數人飛奔而上，便呵呵笑道：「阿爹立刻便可以見到矣！」

岩郎話音未落，岩智已喜氣洋洋的搶先而上，他後面跟着的是格格歡笑的岩娜，岩娜的身邊，竟是容光煥發，神采奕奕的蒲壽庚！

眾人正驚疑間，又有二位精悍的黎族青年闖了上來，二人逕直走到岩龍身前，噗咚一聲跪下叩頭道：「忤逆子岩雄、岩勇拜見阿爹！兒等發誓，今後再不敢存爭位之心，當全心全力，助岩郎二弟當好族中頭人……」

原來這兩位精悍黎族青年，正是為爭頭人儲君之位，而一怒出走的岩

雄、岩勇。

岩龍一見，早已喜得老淚縱橫，伸手扶起二人，道：「你二人怎的突然幡然悔改？」

岩雄羞慚的道：「我等出去獨闖，受盡欺凌，幾乎一命不保！這才明白我等黎人，合則共存，分則必亡！正自徬徨絕望，突然碰到岩娜阿妹，她把寨中之事一一告知，我等才知黎族幾乎面臨滅絕的厄運！又知岩郎二弟獨撐大局，全賴活神仙賴先生相助，才有重新振興一日。我等再無異議，決然隨阿妹返回，就算阿爹要懲治我等，亦甘心情願也！」

岩郎早把兩位兄弟抱住，道：「這儲君之位，其實危機四伏，岩郎之所以受之，實不忍眼見黎族敗絕而已。兩位兄弟明白我一片苦心，阿爹還會責懲麼？若阿爹責罰，岩郎願與兩位兄弟一同承受！」

岩龍又奇道：「岩娜如何會碰上兩位兄長？此事當眞奇怪。」

岩娜笑道：「奇之怪極！當日女兒下山之時，忽然見一頭黃色巨狗，把女兒引逗，女兒一時好奇，便跟着牠急跑，就這般跑了一夜，第二天天色一亮，黃狗不見了，卻見兩位兄長正在山洞中垂頭喪氣的走了出來……賴先生呵賴先生，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賴布衣初時一怔，這時略一沉吟，便豁然而悟，卻含笑不語。

這時蒲壽庚大步走到賴布衣面前，跪下拜道：「小子得重見天日，均賴先生所賜！」

賴布衣含笑把蒲壽庚扶起，慰勉了幾句。蒲壽庚這才把自己碰到的奇事坦白道了出來。蒲壽庚末了道：「……小子尚有一事不明，這黃色巨狗為何竟如此施恩於小子？」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你祖骸下葬五指山之日，便是你之運命蛻變之時！你所見黃色巨狗，不外是你祖宗所居龍穴以氣聚形罷了！岩娜所見黃狗，亦是一理，因此乃一龍五穴，但凡葬五穴之後人，日後必親如一體，永不分離。此乃一龍化五穴之形格所致！」

眾人一聽，均同聲讚佩。

不久，岩智舉行婚禮，自有一番熱鬧。

賴布衣眼見海南之事已了，便再無心逗留。他本欲向蒲壽庚告知，但司馬福道：「這小子如今與岩娜打得火熱，他知的亦即岩娜知道的，岩娜知悉的便全寨皆知矣。賴兄既怕黎人的過份熱情，不如悄悄而退，不然，全寨中人，就一家請你喝一頓美酒，這一生呵，也再休想走出海南半步！」

賴布衣聞言一笑，果然連蒲壽庚亦瞞住，在眾人狂歡之時，與司馬福、李二牛一道，悄然離寨而去。

當晚眾人均大醉，第二天醒來，這才發覺賴布衣已飄然遠去了。岩龍等惋惜間，忽報在寨中廣場巨石上，有賴布衣留字，連忙趕去一瞧，只見巨石之上，龍飛鳳舞的寫了數行字，道：五峯如指翠相連，撐起海南半邊天，千年龍氣一朝發，但求自強不求仙！

眾人這才明白，賴布衣去意已決，已早留大地鈐記，以作示警。

日後，蒲壽庚果與岩娜結為夫婦。他重操祖業，經商營運，所得蛇珠得銀作本，數年之間，竟成巨富，擁有大量海船，在宋朝時被朝廷任為提舉市舶，其後更官至福建行省尚書左丞，招東南亞各國商人，大振沿海貿易。海南黎人亦因此獲益不淺。

海堅祖骸自移葬五指山一龍五穴，其子日後長大，娶妻生子，取名海瑞，字汝賢，自號剛峯。在明朝官至應天巡撫，為官清正廉明，剛正不阿，世人尊為「海青天」。海南出此能人，為後人景仰，亦足以引為榮耀。此乃後話，表過不提。

賴布衣等離開海南後，竟又悄悄的越過瓊州海峽，悄悄的踏入粵川地域，自然又有另一番奇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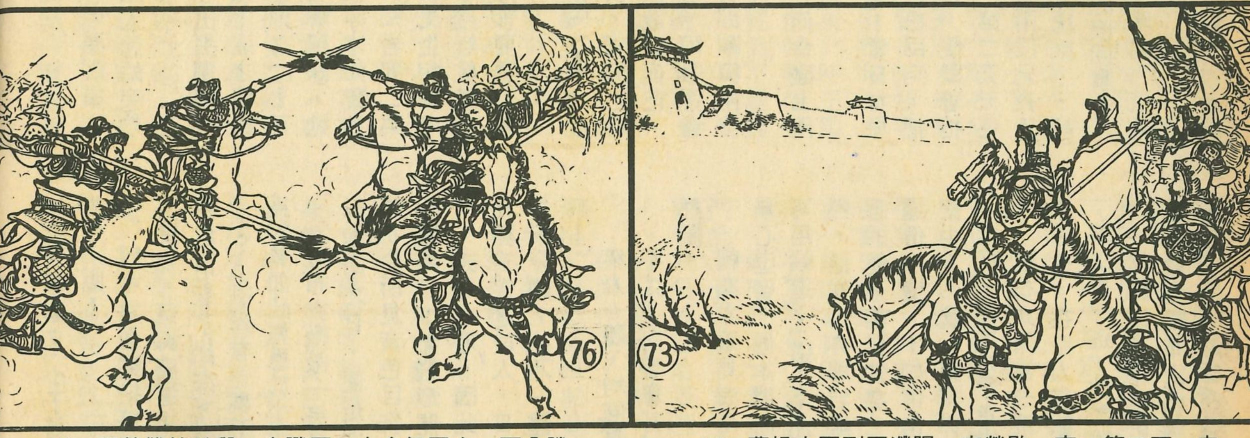
（此集完，請看風水大師傳奇故事集之『遊戲人間』。）

（本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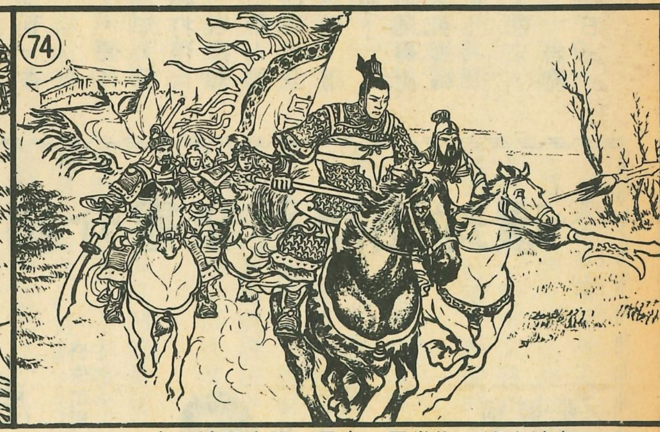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七

三讓徐州（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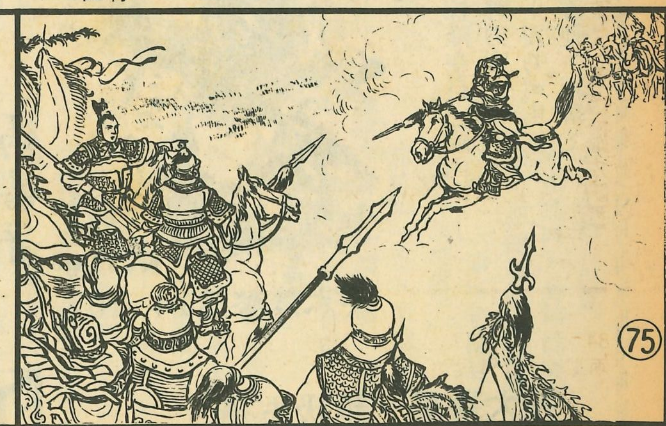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73 曹操大軍到了濮陽，安營歇一夜，第二天，率領衆將在曠野裏擺下陣勢。曹操騎馬站在門旗下面，只等呂布出城厮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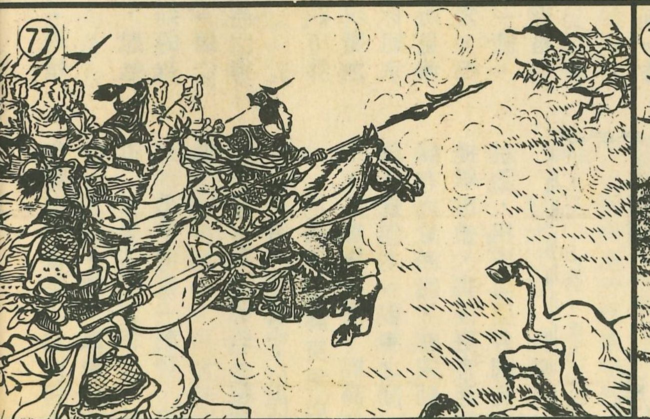


74 一會，城門大開，呂布一馬當先，衝出城來。後邊緊跟着張遼、臧霸、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八員大將，隨後五萬大軍跟來，戰鼓咚咚直响。



75 曹操指着呂布大罵：「我和你無冤無仇，你爲甚麼奪我州郡？」呂布道：「都是漢家的城池，人人有份，怎麼就該你一人獨佔？」說着，他隨手一招，命令臧霸出馬，曹兵隊裏衝出了樂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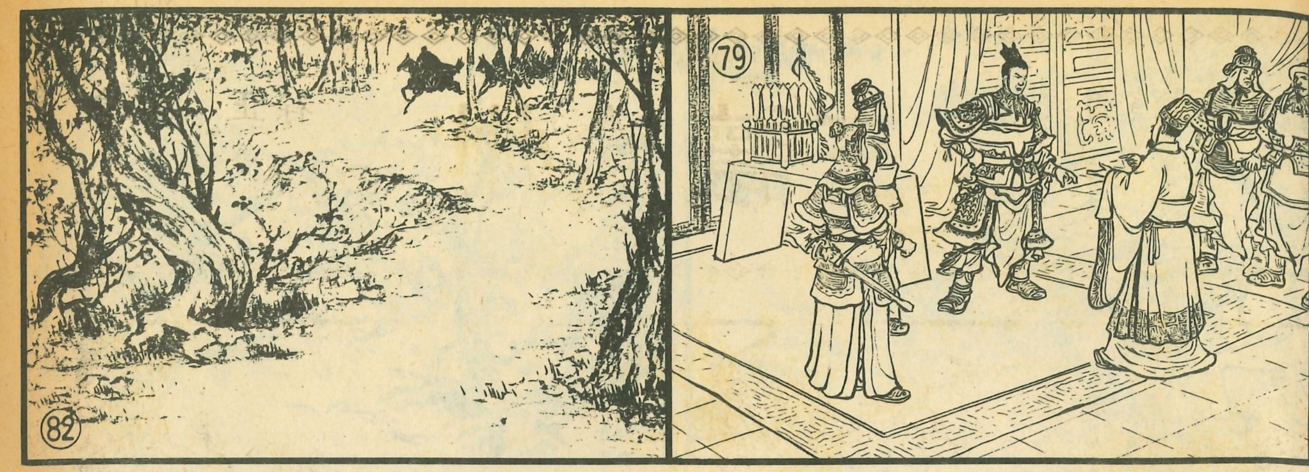
76 兩將雙槍並舉，大戰了三十多個回合，不分勝敗，夏侯惇拍馬助戰，張遼截住厮殺。



77 呂布早已按捺不住性子，挺着畫戟飛馬衝出。夏侯惇、樂進連忙逃了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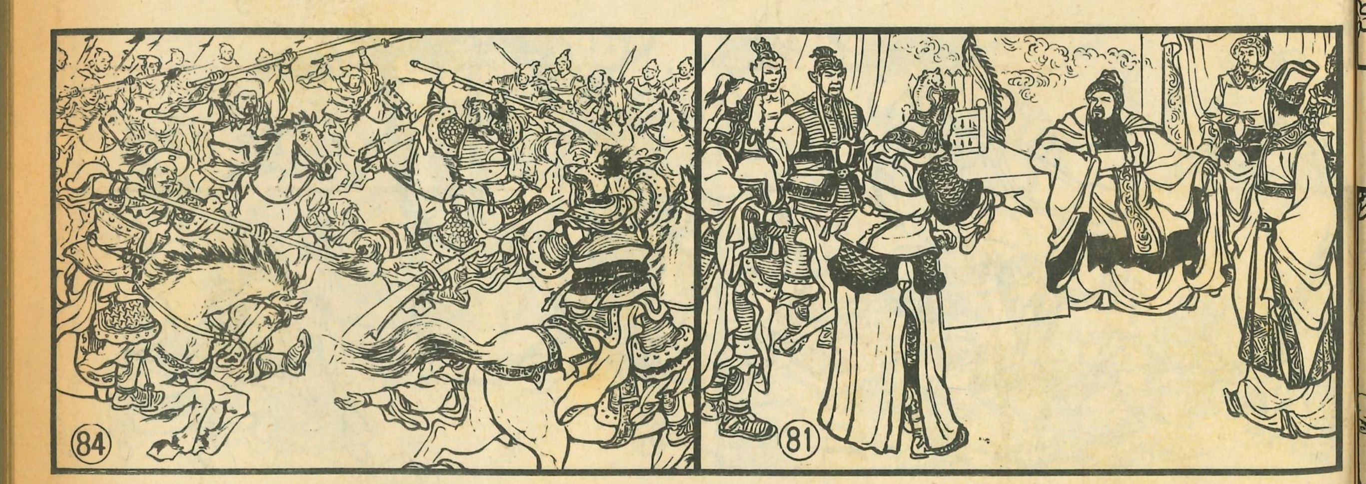
78 呂布率領大軍在後掩殺，曹軍大敗，足足退了四十里。



79 呂布得勝回城，正要擺酒慶功，陳宮趕來說道：「西寨的地位很重要，要防備曹操派兵偸襲。」呂布道：「他今天輸了一陣，怎麼還敢來？」陳宮道：「曹操很會用兵，應該防他攻我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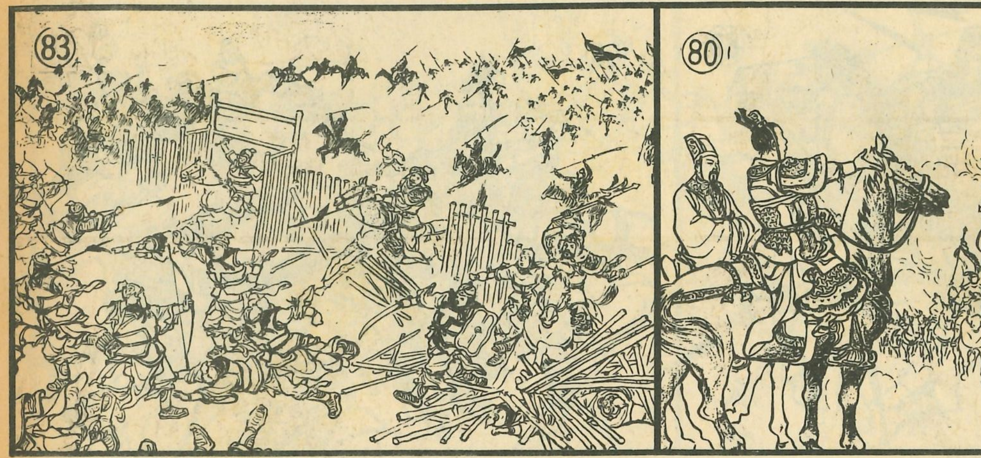


80 呂布派高順、魏續、侯成三將，領兵去守西寨。



81 曹操敗了一陣，回寨與衆將商議。于禁道：「我今天上山遠望，見濮陽西面，呂布紮了一個營寨，守軍不多。今晚他們認爲我們打了敗仗，一定不作防備，可以派兵去攻打這個營寨。如果佔領了這個營寨，布軍一定驚惶。」

82 曹操聽從了于禁的話，親自率領曹洪、李典、毛玠、呂虔、于禁、典偉六員大將，馬步兵兩萬，連夜從小路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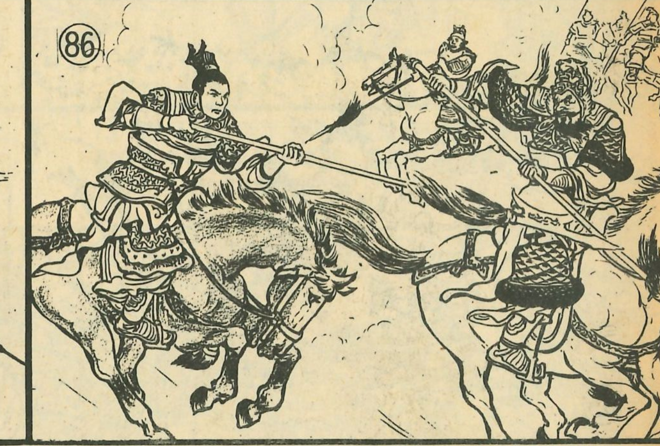


83 二更時分，來到西寨，曹兵吶喊一聲，從四面衝殺進去。守寨的兵士抵擋不住，四散奔逃。

84 到了四更天，高順、魏續、侯成才領兵趕到，兩軍就在寨外混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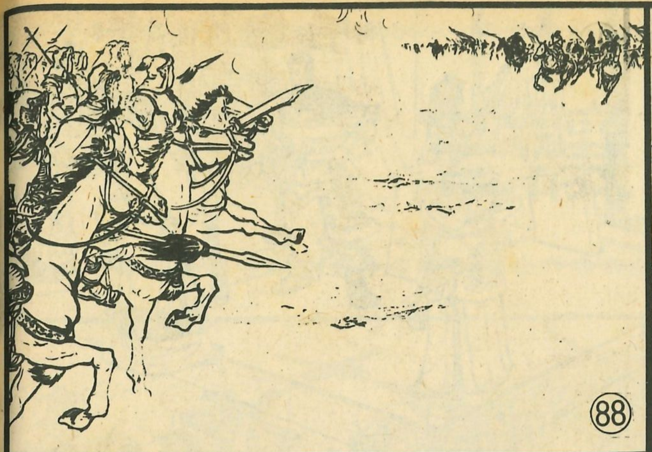
85 殺到天亮，忽然正西响起一片鼓聲，人報呂布親自殺來，曹操急忙丟下營寨逃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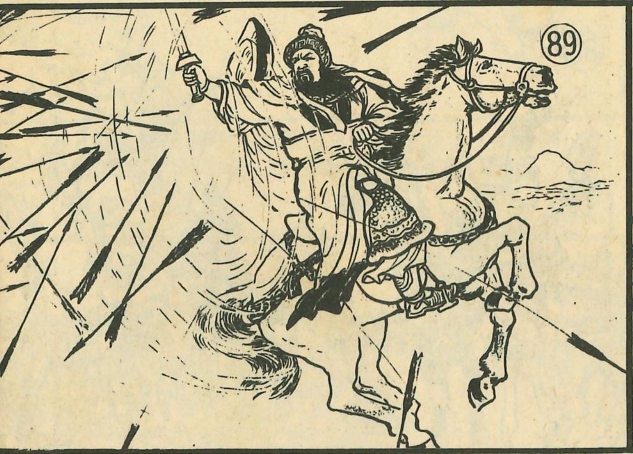
86 高順、魏續、侯成在後面緊緊追逼，呂布也領兵趕到。于禁、李典雙戰呂布，還是敵他不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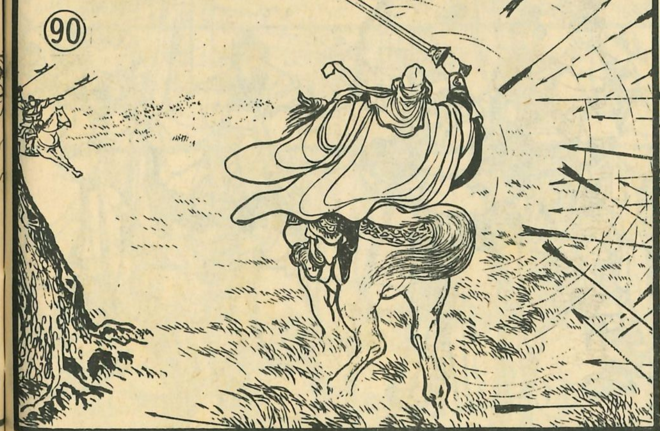
87 曹操先向北逃跑，忽然山後衝出一隊人馬，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曹操急令呂虔、曹洪迎戰。



88 呂虔、曹洪都敗了下來，曹操便又轉向西面逃跑。不想迎面又遇上一隊布軍，當先四員大將飛馬衝殺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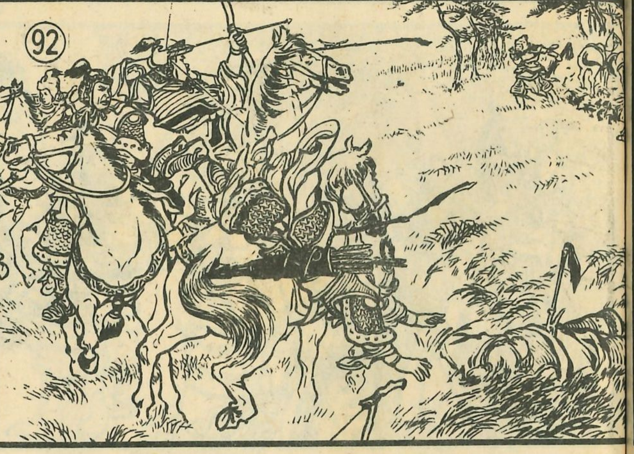
89 曹洪、呂虔拚死敵住四將，曹操拍馬舞劍，往斜刺裡便衝。猛聽得一陣梆子响，箭像驟雨般向他射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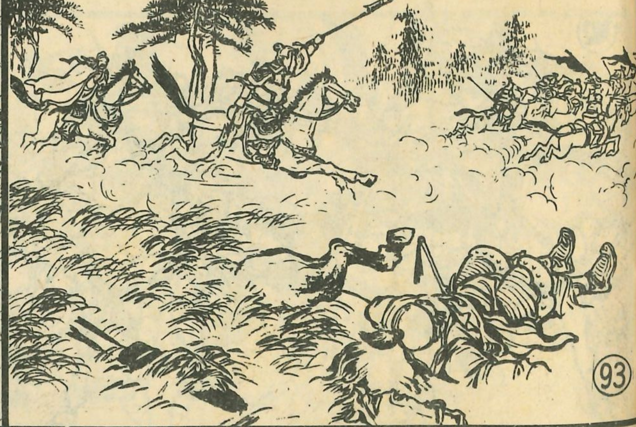
90 曹操前進不得，無計脫身，急得大聲呼救。典韋遠遠看見，飛馬趕來援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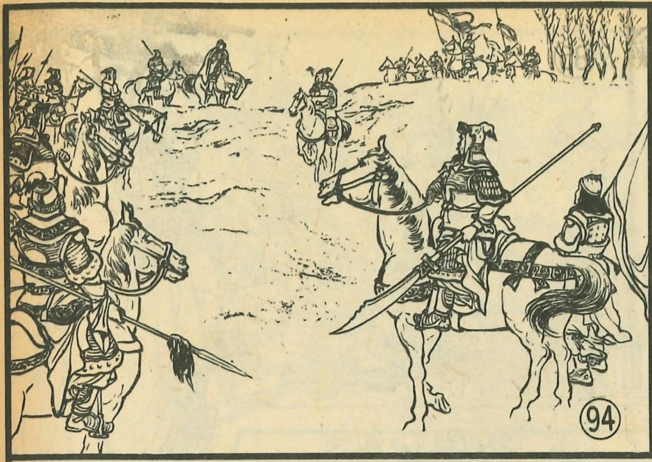
91 他到了曹操跟前，飛身下馬，把雙戟插在地上，取出十幾支短戟，冒着箭雨，大踏步地衝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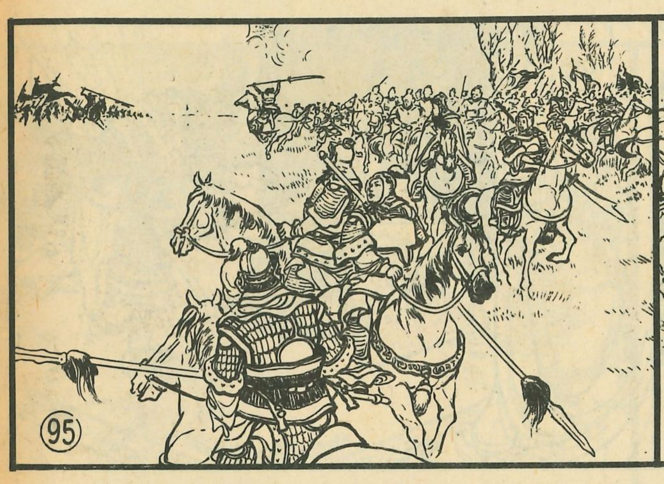
92 呂布軍幾十名騎兵追趕上來，等到相距只有五步了，典韋隨手發出短戟，一擲一中，戟戟不空。一連刺死了十多個人，嚇得後面的人連忙撥轉馬頭逃走。



93 典韋又飛身上馬，拔起地上的大鐵戟，衝殺過去。呂布的四員大將抵擋不住，各自逃跑了。



94 典韋殺散呂布的人馬，救出曹操，衆將也陸續趕到。看看天色已晚，曹操下令尋路回寨。



95 忽然背後喊聲又起，呂布手持畫戟，直追過來。這時人困馬乏，大家面面相覷，都想逃生，曹操也驚惶失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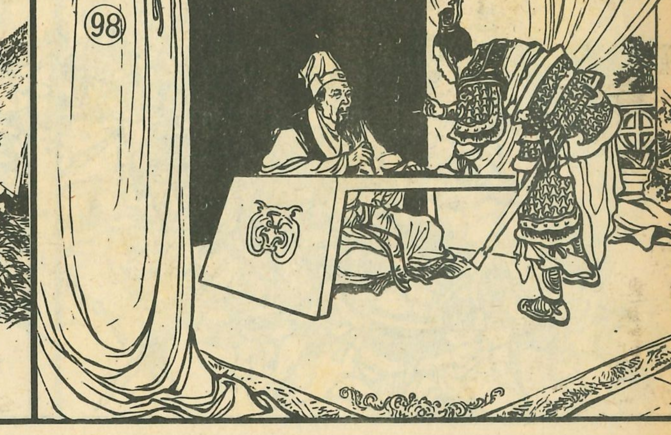


96 正在危急的當兒，夏侯惇帶領一隊援軍趕到，截住呂布大戰。鬥到黃昏時分，忽然下起大雨來，雙方才各自收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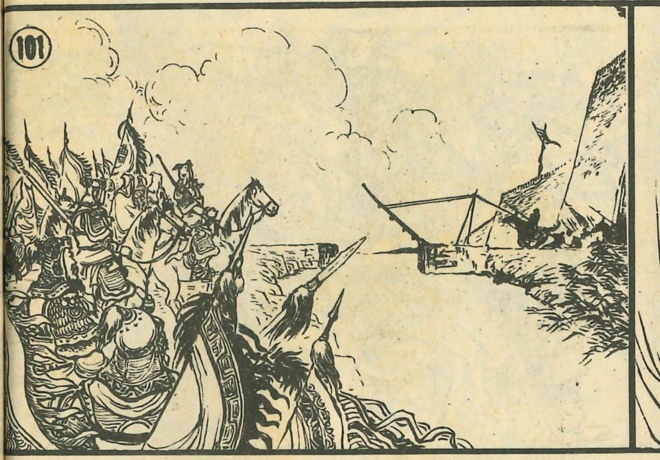


97　呂布回去和陳宮商議。陳宮獻上一計，叫他指使城中大富戶田氏，假意去向曹操投降，一面在城中各處埋伏人馬，等到把曹操騙進城來，先在四門放火，然後令伏兵一齊殺出，活捉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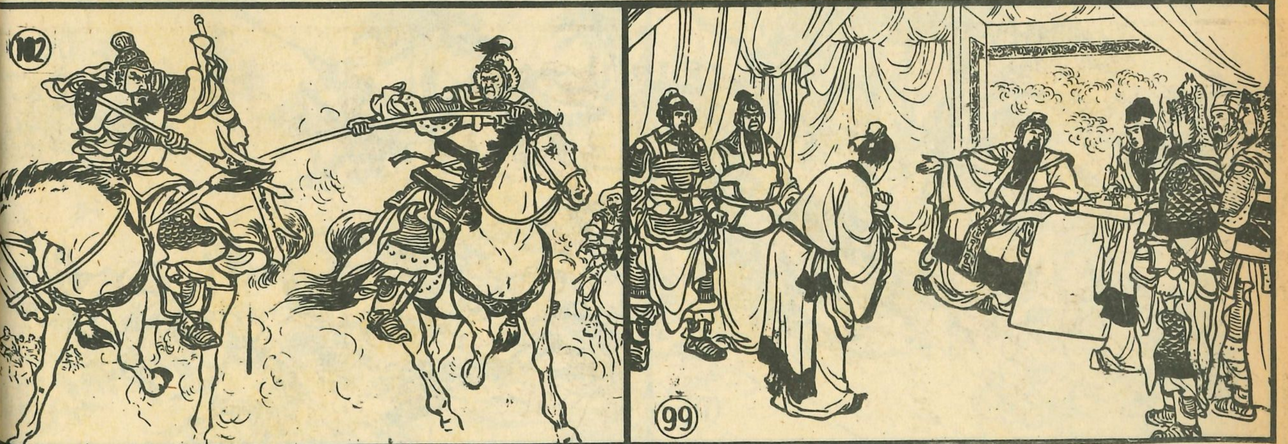
100　曹操下令起兵。劉曄道：「呂布雖然無謀，可是陳宮詭計多端，只怕這封信有詐，不能不防。」一句話提醒了曹操，便把全軍分作三隊，一隊準備進城，兩隊留在城外接應。



98　呂布採用了陳宮的計策，馬上把田氏請了來，叫他給曹操去信。信中假說呂布已經移兵黎陽，只留下高順守城；又因爲呂布殘暴不仁，百姓怨恨，所以田氏情願做個內應，請曹操快來攻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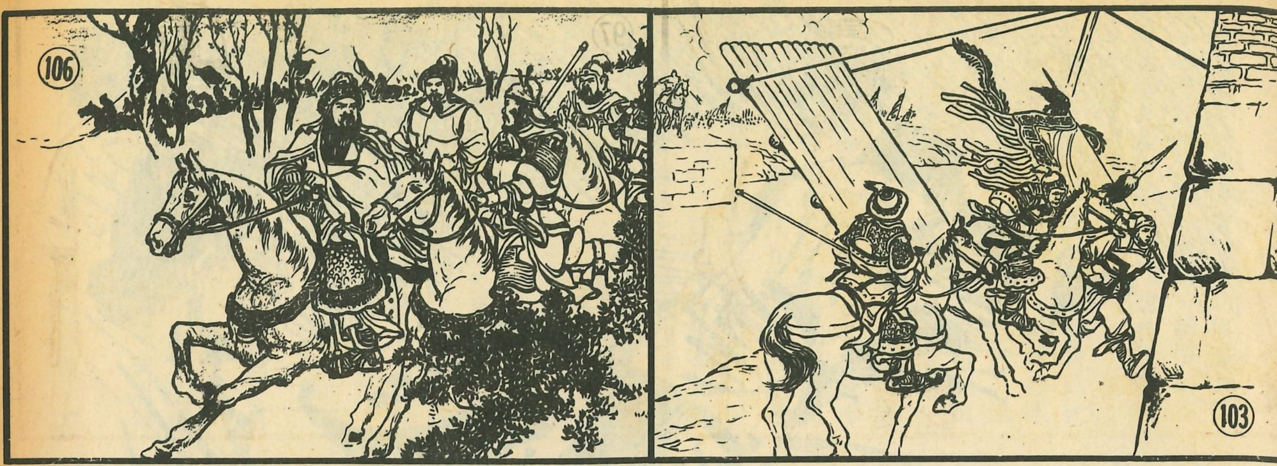


101　大軍來到濮陽城下，只見城門開處，兩員大將率領一隊人馬出來迎戰，前面是侯成，後面是高順。曹操命令典韋出馬，迎擊侯成。



99　曹操剛打了敗仗，正感到沒主意，忽報田氏派人送來一信。他拆開一看，不禁滿心歡喜，馬上重賞了來使。

102　只打了幾個回合，侯成就抵擋不住，回馬向城裏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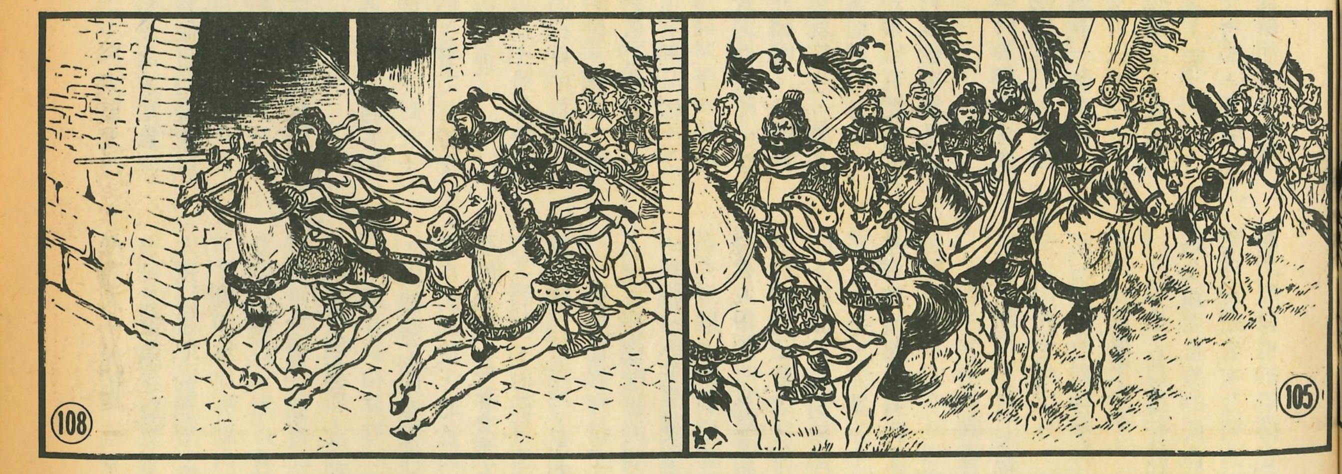
103　典韋一直追到吊橋邊上，高順也攔擋不住，都退入城中去了。

106　李典一聽，連忙走過來說道：「主公還是留在城外，等我們進去看看情形再說。」曹操道：「我自己不去，誰還肯向前！」當即把李典喝退了。



104　這時有幾個小兵，乘勢混進曹兵的隊伍裏，來見曹操，說是田氏派來送信的。信裏約定當晚初更時分，城上鑼聲一起，當即大開城門，迎曹兵進城。

107　這時剛交初更，月亮還沒有上來，四野黑沉沉的。只聽得西門上「嗚嗚」吹起號角聲，緊跟着又是一陣鑼聲，忽然火把繚亂，城門大開，吊橋也隨着放下來了。



105　曹操立刻派夏侯惇領兵爲左翼，曹洪爲右翼，自己準備領着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員大將，率兵進城。

108　曹操大喜，一拍坐馬，頭一個衝進城去。典韋、夏侯淵等四將緊緊跟在後面。　（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建築界醜聞

揭發陰私　離奇命案

六月廿九日星期三，那天早上，劉柏祥的屍體在灣仔堅尼地道地盤側的一條小路上，被地盤值班的警衞發現。

由死者的死因判斷，死者顯然是從這座剛建成的大厦跌落或跳下來的。

死者身上並沒有遺書，不過，在死者衣服的口袋中，卻找到一封女子手筆的信，根據這封信，警方就初步將這件案分類列爲自殺案處理。

死者袋中的那封信並不是甚麼情信，相反來說，是一封決絕的信，一封斬釘截鐵斬斷情根的信。據說，寫信的女子也承認，那封信可能給死者太大的打擊，所以他才有那分輕生之念。

魏林幫辦負責偵查這件案件，當他初步判斷劉柏祥的死因時，不禁在內心裡罵道：只因失戀就輕生，眞是一個愚蠢的傢伙！但當他細心再想一下的時候，又不禁想到事情可能並不會這麼簡單，而且他的推斷可能是太衝動，太過武斷了。

魏林心想：無論如何，要弄清楚當時的情況，當然是沒有可能去追問已死去的人。但是，還有一個事件的關鍵人物——葉美梅是可以追問的。而且，他還可以看看這個女人是否值得死者爲她自殺的一個美人呢！

由死者同事的口中得悉，死者生前是一個性格內向，憂鬱而又多愁善感的人，他雖然衹有二十六歲，但外表卻比實際年齡更蒼老，所以有許多人還以爲他已超過了三十五歲。

就因爲他那副內向的性格和不善交際的關係，所以建築公司裏的女同事幾乎沒有一個對他有好感。有時，女同事更迴避他，怕和他打交道。

儘管劉柏祥有一個不討好的性格，但他的工作態度卻是認眞的，他時常自動加班，而且地盤裏其他人都討厭的工作，他都會毫不介意的去做。

因此，他甚得公司的賞識，短短幾年間已晉升爲公司的地盤經理。

由於他對那份工作的熱誠，再加上沒有什麼應酬的關係，所以他工作的那股熱誠就更加澎湃，更加高漲。

所以，以劉柏祥那種性格，根本沒有人相信他會爲情而自殺。

不過，事情往往是令人難以置信的。表面上，劉柏祥眞的像是自殺死了，不過，究竟除了爲情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迫使死者非以死解決不可呢？

魏林立刻想到金錢的問題，於是他便到銀行核查一下死者的戶口。

出乎意料之外，死者除了二十萬元的港幣定期存款外，竟然還有五萬元的紐西蘭幣存款。

那麼，以這些証据顯示，死者因爲金錢而自殺的機會更是微乎其微，更何況死者有公司的房屋津貼，連房屋的問題也不用担心，以一個月入萬

元的人來說，既沒有任何的家庭負担，又沒有其他的額外應酬，那份薪水應該是綽有餘裕了，所以魏林立刻可以否定金錢的因素。

另一方面，自從劉柏祥自殺以後，葉美梅由於受到打擊而一直請病假，過了幾乎十天，她才銷假上班，但當她一返公司，她又立刻向公司提出請辭。

葉美梅今年二十五歲，是公司老板之一張達暉的女秘書，在秘書之中，她可算是最本事的，因爲她不單可以將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條，而且她還被稱爲公司裡的最漂亮女秘書。

七月十二日，魏林知道葉美梅要返公司領回公積金，所以就想借這個機會暗中監視，看看她究竟有沒有可疑之處。

畢竟，這個女孩子是醒目的，當她看到有人用奇異的眼光望着她時，她已經提高了警覺，而且還暗中問會計部的職員那個陌生人是誰？

魏林既然已被別人懷疑，於是就索性表露自己的身份，對葉美梅說：「我是負責調查劉柏祥自殺事件的幫辦。」

「啊，是魏幫辦，看來倒像是公司的高級職員呢！」

魏林一身西裝的打扮，再加上他俊俏的外形，亦難怪葉美梅會這樣說。

魏林仔細打量一下這位小姐，果然有一副美人的胚子，可惜臉色看來有點白。

「聽說妳要辭職了？」

「嗯，是的，我今天已經辭職了，其實是有點可惜！」

「是嗎？」

「對，我在公司已經做了三年多了。」

「那妳爲什麼要辭職呢？」

「我不想再在公司幹下去，否則一定會惹人非議。」

「妳怕嗎？」魏林問道。

「我本來是不怕的，但常人說道：人言可畏。我現在眞的有點怕。」

「葉小姐，對不起，我雖然知道妳有點怕，或者妳也不想提起那段往事，但我卻想妳……」

「魏幫辦，沒關係，反正協助警方是我們市民的責任，我倒想再講清楚一下，以免引起你們警方的懷疑呢。」

既然葉美梅這樣合作，魏林便趁機邀她到附近的文華酒店一起喝下午茶，因爲在那裏談話的氣氛總比在警署好。

在文華酒店地下的咖啡室，魏林找着一個靠近角落的位子坐下。葉美梅點了一杯熱紅茶，魏林也同樣點了一杯。

望着葉美梅凝視窗外的側面，魏林不由看得有點目不轉睛。心裏想：這個葉小姐不愧是一位美人兒，她的鼻子高高，彷如李美鳳一樣，更何況她的眼眸更閃着光采。

「妳今後有什麼打算？」

「我也不知道，但我想先去旅行一下，待心情好轉以後，我才再找工做。」

說着，露出了帶着憂鬱的笑容。

「那麼，在妳可以徹底忘記這一件事之前，我倒想請教妳一個問題，不知道妳可否合作一下。」

「幫辦，你隨便問吧！」

「我祇想問妳，劉柏祥是甚麼時候喜歡上妳的？」

「這個嘛……」

葉美梅猶疑着，稍微停了一下，才接着說：「大概是一年前的事吧！」

她那份猶豫，倒使魏林覺得那個答案並不可靠。

「那麼說，是去年夏天的事囉？」

經魏林那不露痕跡的追問，葉美梅才曖昧地點了點頭。

「他眞的追求妳嗎？」

「哎！他很煩的。」

「難道妳覺得他很討厭嗎？」

「對，討厭，眞的很討厭。」

「不過，他眞的那樣無一可取？」

魏林疑問着說。

「幫辦，告訴你，他根本沒有一樣東西是我看得順眼的。」

「是嗎？那麼他眞的是相當惹人煩厭了。」

魏林見葉美梅那副不滿的樣子，就像很同情她的說：「那麼，妳似乎也像受了很大的打擊！說到受害人，應該是妳嗎？」

「算了，算了，過去的事我也不計較了。」接着就做出一副很認命的神情。

魏林雖然繼續問下去，但卻沒有得到什麼結果。

喝完茶，魏林送葉美梅上的士。

魏林覺得事情總有點可疑，於是他想去建築公司，希望藉着和公司職員的閒聊中，可找多一點破案的線索。

「葉小姐已經辭職了，以前，妳對她的印象是怎樣的呢？我是說，以女同事立場說。」魏林向公司其中一個女職員打聽。

「她是公司裏最漂亮的一名女職員，但是她與我們合不來的。」

「爲什麼呢？」

「她對我們總是冷冷淡淡的，只有對公司的主任及經理才有點笑容。」

「那妳覺得她的性格是怎樣的呢？」

「我看她在個性上好像有點冷酷的。」

「唔，另外，對於去世的劉柏祥，妳又有甚麼感想呢？」

「他呀，我……」那女職員又吞回口中的話。

「不怕，你儘管說吧！」

「我不是不說，但我祇覺得好像有點對死者不好吧！」

「不過，妳說了或許也會幫助我們破案呢！」

「唔！」

「那麼，我想再問妳，如果劉柏祥有追求妳的企圖，妳會怎麼樣應付呢？」

「當然一口拒絕！」

「妳眞的那麼討厭他？」

「我不是討厭他，我只是覺得他愛錢多過愛女人吧了。」

「錢？」

「對，他很喜歡錢，他滿腦子都是錢。」

「你怎麼會知道的？」

「不錯，有一次我聽他對人說，他說打工是沒有出路的，所以他想自己創業。還有，他每次要合夥付錢的時候，他一分一毫都會相當講究。」

「那麼，他的態度就令妳很不滿了。」

「對，他既然是喜歡錢，連一點小損失也不願犧牲，我們幾個女同事都不喜歡他，說他沒有男人的風度。」

「那麼，在你們同事之間，又有沒有謠傳過劉柏祥和葉美梅之間的事呢？」

「嗯，從來沒有，我們從來也沒有想到這兩個人之間可以扯上一些什麼的關係。」

「是嗎？那就怪了！」

「是啊！我們也覺得怪怪的。」

魏林更覺得事有蹊蹺，因爲以劉柏祥這個人的性格，絕不可能因爲單戀對方而弄到要自殺的，所以他們兩個人的關係一定是相當親密，而現在沒有一個同事知道他們之間的關係，那又是爲甚麼呢？

「聽說，劉柏祥對葉美梅表示愛意是在去年夏天的事，妳有甚麼看法呢？」

「夏天？我倒覺得有點不像。」

「爲什麼呢？」

「當然啦，去年這個時間，葉美梅正跟何董事打得火般熱，又那會有別人可以插進去呢。」

「是否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呢？」

「那又不是，因爲他們很秘密的，如果不是有一天晚上相約在富麗華酒店頂樓的旋轉餐廳吃自助餐時給我碰到，我看其他人也不會知道呢。」

「唔，你又爲什麼看到他們吃自助餐就斷定他們是一對呢？」

「幫辦，你要看他們的行爲嘛，以他們的行爲看，他們簡直是打得火般熱。」

「那麼，照這個情況看來，葉美梅跟劉柏祥的事，應該是沒有可能的囉？」

「對，不單是沒有可能，相信連表面的機會也沒有呀！」

「謝謝妳。」魏林說。

事情大概已有多少眉目。

魏林聽了這番話，覺得那可信度比葉美梅所說的高。或許，葉美梅所說有關劉柏祥去年夏天開始糾纏她的話，是她編造出來的，但她爲什麼要編寫這樣的一個故事呢？魏林卻有點弄不清楚。

在向女同事打聽完消息後，魏林又向男同事打聽，而他心目中的一個對象就是王志耀，公司的營業主任。

本來，魏林打算向他探聽消息的時候，他還是一名主任，但沒料到祇是一日之後，他已經被升爲公司的營業經理。

「恭喜你，我知道你今天已晉升爲營業經理。」

「多謝，多謝，我其實目標也是想向經理這個位置進發，我預算這要花我數年的時間在工作上有所表現，倒沒料到這麼快就可以達到了。」

「那麼，這眞的要再恭喜你了。」

「不過，我倒有點不明白，以我們做地盤主任的職位，爲什麼會晉升爲營業部經理呢？」

「是嗎？」

「對，我倒覺得這似乎是公司的一次刻意安排，使我離開有關地盤的工作。」

王志耀飲了兩杯以後，帶着醉意說出他的疑點。

「我也不知道是誰安排的，不過，我倒認爲這與去年我們收購柴灣那塊工業地有關。」

「柴灣工業地？」

「對。」王志耀帶着那點酒意繼續說：「問題在於價錢，那塊地是我們用近於兩倍當時的地價買來的。」

「那麼，這是一宗失敗的買賣了！」

「對，失敗，徹底的失敗。」

「但你爲什麼不提出呢？」

「我。」王志耀指一指自己，「我祇是一名小職員，更何況我應該是不知道這宗買賣的，如果不是劉柏祥那次說起，我也不知道這件事。」

「劉柏祥？」

「對，是他對我說的。」

「那麼，你知道是誰負責這宗買賣的呢？」

「本來是公司的董事會決定的，但我知道張經理在大力的推動。」

「張經理？」

「對，是張達暉經理。」

魏林立刻猛然想起，葉美梅就是張達暉的秘書。

「那麼，你有沒有聯想到什麼？」魏林問。

「或者，有人怕知道這件事的我，會洩漏這宗秘密出去，所以才將我們提升。」

「我們？」

「對，還有劉柏祥。」

「你懷疑劉柏祥升職也和這件事有關？」

「對，因爲他知道的還比我多。」

雖然王志耀所提供的資料不太多，但已經有很好的提示令魏林再次偵

查下去。

「不過，張達暉可不是一個好對付的人。」王志耀說。

「那麼，」魏林心生一計，說：「有些事就要拜托你了。」

「我？」

「對，我相信祇有你，才可以揭開一些謎的。」

魏林將他的計劃說給王志耀聽，王志耀最初本來是拒絕的，但還是魏林有說服力，最後王志耀終於答應了。

* * *

第二天，在午飯的時候，王志耀看到張達暉在等候電梯的大堂，他見到這是一個好時機，便立刻走上前去。

「啊！王經理。」

張達暉是個圓滑的人。

「我有個問題想請教你。」

王志耀單刀直入地說，或者可以說他是初生之犢不畏虎吧。

「什麼問題？」

「希望你不要以同事的立場回答我好不好。」

張達暉有點愕然，但還是採取以靜制動的態度，冷靜地答道：「好！」

「那麼，我想唐突的問，就是有關葉美梅的事。」

「啊？她嗎？她不是已經辭職了嗎？」

「我知道。」

「那麼，你不是要告訴我你很喜歡她，現在她又給我炒了魷魚，而你感到很可惜。」張達暉輕佻地說。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王志耀冷靜地答。

「那麼……」

「我祇是想唐突問一句，你們之間是否……」

張達暉的面立刻脹紅了起來。

不過，張達暉很快便又收起那副不滿的神色，裝着一副輕鬆的神情說道：「老弟，經理和秘書的關係是密切的，將來你也會碰到這些問題，你又何必追問別人的事呢？」

「不過……」

「其實，我也不想多說，但爲了滿足你的好奇心，我不妨對你說，葉美梅不單是我的秘書，也是我的玩伴。」張達暉牽動嘴角，勉强地笑一笑，像嘲笑着王志耀的無知。

「那麼你們一定上過床了？」

「那當然啦。」

「她沒有要求結婚嗎？」

「傻瓜，上床就要結婚嗎？更何況她已經不是處女。」

「噢！」王志耀這時倒不知道應該怎樣接下去。

「喂，你倒像警察一樣呢，問得一清二楚的！」

張達暉奸笑着，露出雪白的牙齒。

「對不起，我不是想追問別人的私事，不過……」

「這也難怪，葉美梅是一名標準的靚女，你對她動心也是正常的事。但是，老弟，我勸你放棄吧，她不是你心目中的結婚對象。」

「你誤會了，我祇是想知道一些事罷了。」

「那些事重要嗎？看你如此緊張！」

王志耀並沒有立刻回答，停了一會以後，就繼續說：「不知道她有沒有向你提過劉柏祥的事呢？譬如說，關於她被劉柏祥糾纏得很煩之類的說話！」

「沒有啊，從來也沒有聽她說過。」

「不過，自從劉柏祥自殺以後，人家對她頗有微詞呢！」

「是嗎？」

「是啊，你不覺得奇怪嗎？」

「奇怪？我倒沒有這份感覺。」

「不過，我以爲她會向你提及呢。」

「沒有，絕對半點也沒有。」

王志耀還想再追問下去，但張達暉已經擺出一副不耐煩的樣子。

「老弟，你似乎太留意別人的私生活了！」

王志耀正想解釋，但張達暉已經轉身離開了。

王志耀當天就立刻將和張達暉談話的內容告訴魏林幫辦。魏幫辦亦約了他下班後到案發的現場。

他們站在劉柏祥可能墮樓的地方。

「我還是在懷疑呢，魏幫辦。」

「嗯。」魏林小心地視察週圍的環境。

「如果萬一劉柏祥不是自殺身亡，那他看來未免死得太冤枉了！」

「嗯。」魏林還是採取同樣的回應態度。

「他祇不過是愛錢的人，但他工作態度還算認眞。」

「嗯。」

「我看他不似是自己爬過欄桿跳下去的，更何況他連遺書也沒有留下。」

王志耀乾啞着嗓子低聲說。

一會兒，魏林才開口說：「你的推斷也未嘗沒有道理，我希望可以查個水落石出來。而現在我又想起有些事要拜托你了。」

「拜托我？」

「對。」

「祇要我做得到的，我都會樂意做。」

「你一定做得到的，因爲我想你去找葉美梅。」

「找葉美梅？」

「對，怎樣？」

「好，沒問題。」

其實，王志耀對葉美梅一向也有好感，雖然經過和張達暉提起她的行爲不檢以後，他內心好像有條刺一樣

，但畢竟他還是想見她。

他依着地址去找，幸好地址寫得很詳細，所以並不難找。

王志耀按着門鈴，開門的正是葉美梅。

「呀！彼得……」

「對不起，冒昧來找妳。」

「歡迎，歡迎，進來坐吧。」

王志耀看到的葉美梅，與返工的樣子並不一樣，因爲她一點化粧也沒有，而且看來更是清麗脫俗。

「要喝杯酒嗎？」葉美梅招呼着說。

「不要客氣了，我會醉的。」

「那麼喝杯茶吧。」

「太客氣了。」王志耀顯得有點不自然。

葉美梅倒了杯茶給王志耀後，大家就開始打開了話匣子。

「張經理好嗎？」

王志耀立刻滿腦子都是不高興，因爲葉美梅一下子又提起那個令他討厭的張達暉。

「嗯，倒不錯嘛。」

「他今天也在公司嗎？」

「是啊！」

「那就奇怪了，我打了電話給他好幾次，但接電話的人老是推說他不在。」

「你找他有事？」

「不跟你說。」

葉美梅說着，就笑了出來。

「沒關係。不過，我覺得你跟張經理之間……」

「喂，你說到那裏去了？」

「我有說錯嗎？」

「你說錯。」葉美梅認眞地說。

「難道你還否認？」

「我跟他有什麼，你說？」葉美梅似乎眞的有點不滿。

「好，不說這個問題，但是劉柏祥，他眞是無辜啊！」

「你們不要再責怪我好不好，那封信不是我自願寫的。」

「不是你自願寫的？」

葉美梅停了一會，才再說道：「老實說，眞的，那封信是我受托才寫。」

「是誰托你的？」

「我不能說！」葉美梅慌忙掩住了嘴。

「美梅，老實說，我一向都是很關心你的，我不是迫妳說，但如果你是被人利用了，我是一定會幫你忙的。所以，你儘管說吧。」

「我……」

「你說吧，我是不會出賣你。」

以王志耀在公司的信譽，葉美梅知道他是信得過的，但是她一時之間，也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

「說吧，你說了才會舒服的。」

「但是，我怕……」

「不要怕，你儘管說出來吧。」

「老實說，張達暉曾經對我說，只要我肯寫那封信，他就給我十萬元，可是，如果我知道會有那個結果，我是一定不會寫的。」葉美梅眼中含着淚水說。

「噢！」

「那個衰人欺騙了我。」

葉美梅緊抿着下唇，顯出很氣憤的樣子。

「那個張達暉只給了一萬元給我。其他的，他本來說以後再給我，可是現在却連一點消息也沒有！他甚至威脅我，說如果我洩漏消息，就一定會同歸於盡，想不到這個卑鄙小人，竟然反臉不識人。到現在，我已經不能再在公司幹下去，所以我祇有辭職。唉！搞成現在這個樣子，眞是得不償失，我本來想找他拿回剩餘的尾數的，但他却不聽我的電話。」

葉美梅說着，眼角上的淚珠已掉了下來。

「我可以幫你嗎？」

葉美梅將眼淚擦一擦，勉强地笑了一下，然後搖搖頭。

「報警吧！」

「報警？我怕。」

「美梅，你不應該怕，你是應該面對現實，更何況你已經害了一條人命，你也應該負責啊！」

「但是……」

「雖然你犯了過失，但如果你和警方合作，他們可能不起訴你的。更何況你應該負起一定的責任吧。」

「你不要嚇唬我，好嗎！」

「我不是嚇唬你，我說的是事實。因爲劉柏祥之死可能是案中有案，如果劉柏祥是給人害死的，你也會有生命危險。」

「是嗎？」葉美梅不期然地顫抖起來。

「對，你認眞想一想。」

「不會的，他不會殺我的。」

「那我可不知道了。」王志耀冷冷地說。

王志耀這番說話，倒使葉美梅有些動搖，但她始終也不肯答應告訴警方，而王志耀也沒有她的辦法。

＊　＊　＊

當天晚上，王志耀回家不久，他竟然收到葉美梅的電話，葉美梅說：「今天晚上跟你說的話，希望你將它全部忘掉，好不好？拜托！拜托！」

「爲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總而言之，你將今天晚上我和你說的話完全忘掉吧。」

「……」

「拜托，拜托。」說完，葉美梅就把電話掛斷了。

這件事，王志耀當然不會輕易忘記，更何況是件人命關天的事。

正當王志耀正莫明奇妙之際，電話又再次响起來，王志耀拿起電話，原來又是葉美梅打來的。

「你一定要將這件事忘掉啊！」葉美梅說。

「你的情緒爲什麼變得這麼快啊？難道是有人在威脅你？」

「不是，不是！」葉美梅拚命否認。

「老實說，你不怕說啊，我一定會幫你的。」

「你不要多疑了，根本就沒什麼事。」

「那麼，難道你已拿到餘款了？」

「哎呀——」葉美梅欲言又止。

「你一定是拿到餘款了。」

「還沒有呢！」

「啊！」

王志耀知道自己沒有猜錯，果然是那回事。

「告訴你，不要亂猜了，今天晚上我就去拿錢。」

「在那裏？」

「那是秘密！」

「美梅，說不說那件秘密，都沒有關係，但是我眞的奉勸你一句，你最好就不要去。」

「爲什麼？」

「或者，他會對你不利！」

「不利？」

「對，或許他會……」

「會什麼？」

「會殺你也說不定。」王志耀低聲回答。

「傻的！」

「絕不是瞎猜的，你試想想，他爲什麼到今天才願意將錢給你呢？」

「或許……」

「美梅，你想想，只要你還活着，你一日都知道他的秘密，他都仍然會將你視爲眼中釘。」

「但是——」

「如果你非去不可，我看你還是請人保護你好，否則，後果可就嚴重了。」

「有誰可以保護我，而且如果我找別人去，那不是更加不便吧。」

「美梅，你想想吧，我不是跟你開玩笑的。」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你不要再嚇唬我了。」

葉美梅被王志耀嚇得簡直心煩意亂。

「但是，我是不可以不去的。」

王志耀知道再勸也是徒然，唯有認眞地說：「以防萬一，你最好先把張達暉和你今天約會的事都寫下來，只要簡單地記下來就好了。」

「眞的有這個必要嗎？」葉美梅仍然疑問着。

「記着，要寫下來啊。」王志耀再重複叮嚀一次。

「唔。」

跟着又是一陣子的緘默，然後，才毅然決定地說。

「好了，我要準備出去了，不管怎樣，還是請你把一切都忘記吧。」

說完之後，電話就掛斷了。

王志耀相信，他的提醒並沒有白費，因爲那些話一定讓葉美梅有更大的戒心。

不過，王志耀仍不放心，放下電話筒以後，他就立刻搖了個電話給魏林。「魏帮辦，葉美梅現在去見張達暉，相信是去收那些掩口費的尾數吧。」

「是嗎？」

「是啊，但可惜我不知道她去甚麼地方呢！」

「沒關係，我已經派了伙計跟踪她了，不過，很多謝你的合作，我知道應該怎樣做了。」

電話掛斷以後，魏林立刻走上警車，和跟踪葉美梅的探員聯絡。

跟踪葉美梅的探員回報，她坐的計程車正向堅尼地道駛去。

魏林立刻有一個不祥之兆——就是悲劇會重演。

魏林亦立刻向堅尼地道進發。

果然不錯，美梅在那地盤下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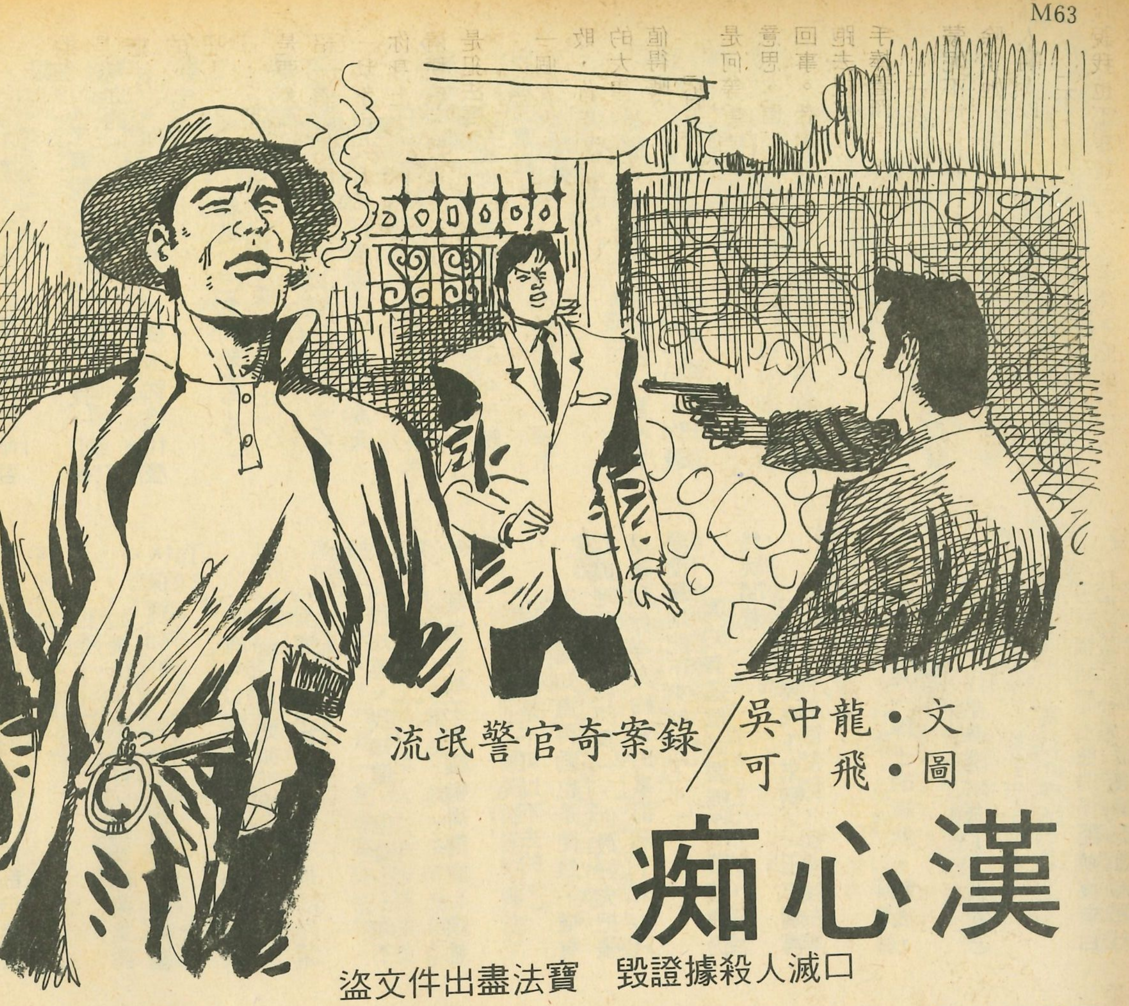
魏林的警車亦於三十秒鐘後到達。魏林和幾個助手立刻用閃電的速度走入地盤內。

果然，魏林見到張達暉和葉美梅正在地盤一角。

兩人不停的指手劃脚，似乎正在爭論一些事情。

就在這個時候，張達暉突然從懷中拿出一條手帕，用閃電般的速度蓋着葉美梅的面，跟着用力壓下去，葉美梅雖想掙扎，但不久便已暈倒。

正當張達暉想重演那宗謀殺案時候，他的腦袋已中了一槍。（本文完）



流氓警官奇案錄／吳中龍・文　可飛・圖

痴心漢

毀證據殺人滅口　盜文件出盡法寶

劉尚文凝視着身前這曾與他在英國劍橋一起讀法律系的同學，實在有點兒不敢相信只短短數月不見，會整個人憔悴得不似人形。

「怎麼了，艾廸，事業上有挫折嗎？」

艾廸搖搖頭，道：「不是事業有問題，而是蒙妮。」

「和蒙妮吵了架嗎？」

「尚文，我一向都對她千依百順，怎會和她吵架？」

「那麼出了什麼問題？」

「這兩個月來，蒙妮對我的態度變得非常冷淡，與前判若兩人，於是我便向她追問原因，可是她卻極力否認，只說是我多疑。」

「艾廸，可能眞的是你多疑吧！要知道你和蒙妮已相戀了好一段日子，在戀愛生活中，並不是每個階段都像初戀時那麼燦爛的。」劉尚文分析道。

「尚文，這不是我多疑。蒙妮與我之間的確出現了一個第三者。」

「你肯定嗎？」

「當然肯定！因爲是我親眼看見的。約一個月前，我曾多次約會蒙妮，但她都以種種藉口推辭，晚上找她又不在家，遂引起我之懷疑。於是我便找一晚，偷偷的跑到她家的樓下暗中監視，果然給我看見一個男人在深夜時送她回家。」

劉尚文依稀能看見艾廸目光蘊藏着無限之妒意。

「艾廸，會不會是她公事上的應酬？要知道蒙妮幹的是公關，這種情形實在難以避免的。」

「絕對不會，因爲兩人之態度非常親暱，絕對不是公事上的應酬，而且我其後也見過數次同樣情形。最可恨的是這傢伙便是馬承志，本港最有名氣的花花公子。」艾廸恨聲道。

劉尚文大爲詫異，道：「竟會是他！這倒奇怪了，蒙妮並非貪慕虛榮的女子，怎會和馬承志這種人來往，照說她不會不知道這傢伙臭名遠播，以玩弄女子出名的啊！」

「尚文，這教我如何能忍受！」

「你可曾向蒙妮問及這事？」

「我早已問過了，她只承認與馬承志不過是公事上的交往，毫無私人感情。」

劉尚文拿起桌上的啤酒，呷了一口：「這倒是個頭痛問題！可惜我對女子的心理不大熟悉，不知道蒙妮爲何如此做。唯今之計，你還是靜心想一想，近來可有什麼對不起她之行爲，積極點把她搶回來吧！」

「尚文，我那會做過對她不起的事啊。經過多日來絞盡腦汁，我只想到一個辦法，所以把你找出來，希望你能幫我一個忙。」

「我可以幫你忙？你的辦法怎樣？儘管說來聽聽！」

「辦法很簡單，便是把那姓馬的壞蛋找出來警告一番，要他立即離開蒙

妮，不準打她的主意，否則便對他不利。」

劉尚文嚇了一跳，差點兒把喝着的那口啤酒嗆進氣管裏：「艾廸，你不是說笑吧？我是警務人員，怎能知法犯法？這是刑事罪行，可不是開玩笑的，你身爲執業大律師，不會不知道吧！」

「尚文，你誤會我的意思了。我不是要求你出面，只不過希望你能夠介紹一個有點勢力的人給我認識吧了。一切都由我與他接頭，絕不會牽連到你身上來的。你只要扮作什麼都不知情便成，難道介紹朋友給我認識都算是犯法嗎？」

「絕對不可以！艾廸，你怎能爲了一個女人而以身試法。要知道一旦事敗，你的前途便會從此毀掉，不但你的大律師執照難保，甚至會坐牢，這值得嗎？」

「尚文，你可知道蒙妮對我來說，是何等重要嗎？失去她，我活着也沒意思，區區一個律師執照又算什麼一回事。老實說，數天前我差點兒便要跑去把那姓馬的傢伙殺掉哩！」艾廸雙手捧着頭，痛苦萬分的說道。

「艾廸，聽我說吧，不要做傻事。蒙妮不錯是個好女子，但並不是表示除了她，這世界上便沒有值得你愛的人啊！以你的條件，實不難找到……」

「不，我心中只有她一個，你怎麼說我也不會聽的了。若你不願意幫忙的話，我便另想辦法找人來對付這姓馬的。爲了奪回蒙妮，我不惜付出任何代價！」

「艾廸，冷靜一點！也許情形並不如你想像中那般呢。這樣吧，讓我找個機會見見蒙妮，了解其中情況再作打算吧，好嗎？我是局外人，也許能查出箇中眞相的！」

「尚文，說眞的，你認爲這其中另有別情，蒙妮並不是眞的喜歡馬承志？」艾廸抬起頭，注視着劉尚文。

「老實說，我不敢肯定，但我始終認爲蒙妮並不是個拜金主義者。馬承志除了家裏有錢外，論其他條件，怎及你萬一？」

「那麼你快點找蒙妮吧，我實在難以忍受這痛苦！」

「我會儘快找蒙妮的了，但你一定要答應我，不得輕擧妄動，做出什麼傻事來。」

艾廸默然點頭。

＊　＊　＊

與艾廸分手後，劉尚文便驅車回家，住在他隔壁的親密女朋友，見習律師麗姐早已準備好豐富晚餐等着他。

因爲麗姐與艾廸、蒙妮兩人也相識，故在晚餐時，劉尚文便把艾廸之煩惱告訴麗姐。

「尚文，艾廸不會這般傻，眞的找人恐嚇馬承志吧？」麗姐嚇了一跳。

「我也覺得非常奇怪，艾廸這人一向都頭腦冷靜，怎會如此衝動？他還說差點兒想殺掉馬承志呢！」

「如果他這樣做，那便太蠢了，這姓馬的神憎鬼厭，也不知有多少人恨不得把他置諸死地。終有一天，定會給人尋上門找晦氣，何須自毀前途去對付他！」

「麗姐，妳怎會知道這些事的？」

「是那些八卦週刊揭露的，聽說馬承志不久前曾爲了女人與那有名武打明星韋如龍結下極大仇怨呢。」

「眞有這一回事？」

麗姐聳聳肩：「是不是眞的那便不敢說了。那些八卦週刊沒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是指他們兩人。」

「若是眞的話，這馬承志可說是色膽包天了。韋如龍這人又怎是一個娛樂圈紅人那般簡單？若眞的把他的火惹起來，馬承志說不定會有一頓苦頭吃！」

「說實在的，馬承志這傢伙卑鄙無恥，即使被人殺掉也沒有人可憐！」麗姐對馬承志的印象可說是壞到極點。

＊　＊　＊

晚飯後，劉尚文便打了個電話找蒙妮，約她一晤。

很幸運地，蒙妮這晚並不會外出，只是她表示這兩天都沒有空，不能與劉尚文相見，不過卻可以在星期六晚上與他共進晚餐。

地點約在大埔一間名叫雅閣的餐廳，是蒙妮選的，她說喜歡該處環境幽美，有歐陸情調，可以一面欣賞附近的景色。

與蒙妮約妥後，劉尚文隨即通知艾廸，告訴他已和蒙妮約好，並叮囑他不可胡作妄爲才收綫。

「尚文，我眞的不敢相信蒙妮她會移情別戀，而且是放棄年輕有爲的艾廸，投向聲名狼藉的馬承志懷抱。」麗姐始終對這事半信半疑。

「麗姐，感情這回事是很難說的，若在半年前，有誰會相信我會愛上妳這淑女？」

「你現在承認我是淑女了嗎？」

「我何時說過妳不是啊？」

「還睜着眼說謊！你每次遇見我波士時，都說我潑辣，把你欺負得頭也抬不起來。你敢否認曾說過這些話嗎？」

「麗姐，我當然要這樣說啊！史丹利這傢伙至今仍是獨身，我若把妳的好處說出來，說不定他會追求妳，那我豈不是自找情敵？」

「哼，簡直强詞奪理，你若是這般緊張我的話，便不會在星期六晚上約了別個女人吃飯，丢下我一個人不理了。」

「麗姐，這是天大的寃枉啊，我這是替艾廸辦事，當和事佬，又不是和別的女人幽會，妳怎能怪我？」

「若是給我發現你和別的女人幽會，我不找個男人來偷情一番才怪，你若聽明的話……」麗姐半開玩笑的道。

「老婆大人，我怎敢……」

「臭美，也不照照鏡子，誰是你的老婆了？」

* * *

星期六傍晚，劉尚文抵達大埔雅閣餐廳時，意外地發覺艾廸的車也泊在餐廳不遠處的露天停車場裏，人則坐在司機位置上。

劉尚文泊妥車後，走到艾廸身旁：「艾廸，怎麼你也來了？」

「尚文，你也該知道我對這事是如何的緊張，所以才老遠跑來這裏等，希望能夠在第一時間內知道你和蒙妮傾談之結果。」

「既然你如此緊張，那便一起吃飯吧！」

「不，我不便在場的，還是在這裏等比較好一點。有什麼結果時，請你立即過來通知我吧。」

劉尚文看見艾廸如此痴心，不禁搖頭嘆息，實在不敢想像蒙妮若眞的移情別戀，他會做出些什麼傻事。

「既然如此，那你便在這裏等消息吧，不過可得提防蒙妮看見你在這裏。」

「不會的，她早到了，她的車泊在那一邊！」艾廸指了指不遠處停泊着的一輛日本小房車。

劉尚文聽見蒙妮早已到達，連忙走進餐廳，蒙妮果然已在閣樓的一個窗口位置等着。

「對不起，我遲到了。」

「噢，只不過是我早到吧了，剛才艾廸和你說些什麼？」

「妳也知道艾廸來了？」

「我怎會不知道，你試試從這裏向外一瞧便會明白我怎會知道的了。此時此地，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對美國跑車情有獨鍾？」

劉尚文順着蒙妮所指方向一望，果然能看見艾廸的「火鳥」跑車泊在停車場裏。

蒙妮說的一點兒也沒錯，他這類型的跑車，在香港實在屈指可數。

「對不起，我曾叫他一起進來的，誰知道他不敢。」

「尚文，我也知道你找我是什麼目的，坦白說，沒他在場，我們說話也可以方便一點。」蒙妮微笑地道。

「蒙妮，既然妳已知道我的來意，那我便乾脆開門見山的說吧。聽艾廸說，你們兩人近來好像有點兒不對，而且妳更和那花花公子馬承志來往頻密，這是眞的嗎？」

蒙妮笑了笑，道：「尚文，我現在肚餓得很，可否在吃過晚餐後才和你詳談這事之眞實情況呢？」

「噢，對不起。當然可以了，妳喜歡吃些甚麼？」

想不到蒙妮的胃口竟非常好，一口氣點了煙三文魚、龍蝦湯、廚師沙律及一客牛柳。

* * *

正當劉尚文與蒙妮在享受着他們的晚餐之同時，數哩外的一所小型西班牙式別墅裏，一個蓄着小鬍子的英俊健碩男人正在忙碌着佈置餐桌。

這英俊男人正是本市有名的花花公子馬承志。憑籍他的外型以及數不清的財富，他在嬰宛輩中，可說無往而不利。

這晚，他是約了一個美女來家共渡週末，事實上也可說是那美女約會他的。

佈置餐桌這工夫，本來用不着他親自動手的，只是因爲他不喜歡有第三者在屋裏，影响情趣，馬承志便讓傭人放了假。

這天可能是什麼人生日，因爲桌上放置着一個巨型生日蛋糕。除了蛋糕外，還有一個冰桶，鎮着一瓶上等香檳。

餐桌佈置妥當後，馬承志一看腕錶，剛巧是七時四十五分。還有十五分鐘，佳人便會到達，馬承志不禁露出一絲得意之微笑，他有着無比之信心，知道這晚定能一償心願。

門鈴卻在這時响了起來。

「是誰？」

「馬先生在嗎？我們是雅閣餐廳送晚餐來的！」門外响起了一個男人的聲音。

馬承志是個玩家，不是個食家，當然不懂得烹飪，晚餐自然要依靠餐廳送來。

通常來說，高級餐廳並不送外賣，但馬承志是老主顧，且出手一向闊綽，當然是例外。

「你們可眞準時！」馬承志打開大門。

可是門外站着的那個人雖然身穿餐廳侍應制服，手裏持着的卻不是食物，而是一柄手槍，正對準馬承志之胸膛！

* * *

劉尚文與蒙妮這頓晚飯足足吃了個半小時，他不時瞧向停車場，看那痴情的艾廸是否仍在等着。

那輛「火鳥」仍然泊在原位，劉尚文依稀還能看見艾廸坐在司機位上。他實在佩服艾廸能有如斯耐性，且不怕肚餓。

終於，蒙妮呷了一口檸檬茶，微笑道：「尚文，你想知道些什麼？」

「蒙妮，妳和艾廸鬧翻了嗎？」

「不，我們並沒有吵架。」

「那麼妳和馬承志來往之事……」

「這我不否認，近來我的確和馬承志來往頻密。」

「爲甚麼？難道妳不知道他是個專門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嗎？蒙妮，我們是好朋友，希望妳不會用這是妳的自由之類的話來回答我這問題。」

「怎會呢？不過，在回答這問題之前，我可以告訴你一個事實，那便是我的確對艾廸有所不滿。」

「蒙妮，可否告訴我他甚麼令妳不滿之處？」劉尚文忙道。

「有很多人，永遠不對已經擁有的東西珍惜，只懂日以繼夜地追求其它不會到手的事物，而艾廸便是其中之一個。」

「妳覺得艾廸對妳不重視，不珍惜嗎？我卻不覺得啊！」

「尚文，在他心目中，永遠只有事業，從不替我設想。要知道我現在已年紀不輕了，若再如此拖延下去的話……」

劉尚文這才明白蒙妮惱的是什麼：「他不願意和妳結婚嗎？」

「可以這樣說。他總是推說等待事業有所突破才和我結婚，但是我可不能無限期的等下去啊！」

「那便是艾廸不對了，他現在身爲執業大律師，雖然名氣不太响亮，但也總算有點根基，其餘的可等待結婚後慢慢才努力尋求啊！」劉尚文對蒙妮極爲支持。

「尚文，如果艾廸能夠像你這般明智，我又何須這樣做呢？」

「妳有如此打算，我不便表示任何意見。但是，這馬承志聲名狼藉，絕對不是個結婚對象，爲何妳會選上他呢？」

「尚文，馬承志只不過是一隻棋子吧了，他本身人格如何並沒有多大關係的。」蒙妮笑道。

「你的意思是……」

「我和艾廸相處這麼久，怎會爲此便猝然分手？他始終都是個有爲青年啊！我這樣做只不過想試一試自己在他心目中的份量，也讓他知道失掉我之後的感受吧了。」

劉尚文輕吁了一口氣：「蒙妮，妳可知這樣做很可能弄巧反拙嗎？」

「若他仍是無動於衷的話，我也不會後悔，因爲他心裏根本便沒有我，這種男人也不值得留戀，倒不如趁早分手。」

「我不是指這個，而是他差點兒爲了妳以身試法，幹出一些傻事！」

「不會的，艾廸頭腦冷靜，絕對不會衝動到做出任何傻事。直至目前爲止，他還不是每天都上班嗎？他有如此反應，已令我大爲滿意的了。你可留意到他那神色憔悴了很多嗎？這定是爲了我，晚間睡不着的關係。」

「蒙妮，如此說來，妳是打算與他重歸於好了？」劉尚文打蛇隨棍上。

「這要看他的表示了，若他短期內向我求婚的話……」

「這沒問題，我這便向那傻子說個清楚。」劉尚文搶着道。

「不，千萬不要。我要他自動自覺，否則這變成了我使手段逼他和我結婚。不過你可以向他稍作暗示。」

「好吧，那麼我們走吧，好嗎？那傻子實在等得連肚子也餓穿了。」

陪了蒙妮到她的汽車後，劉尚文連忙跑到艾廸那裏，只見他緊張萬分的坐在車裏，看見劉尚文走近便急急地問：「尚文，怎麼樣了？」

「幸不辱命，順利完成任務，她只不過怪你爲了工作而把她冷落，特地氣你一氣吧了，過去認錯吧！不過，夜長夢多，我勸你還是早點結婚好一點。」劉尚文說畢便回到自己的車裏，逕自回家。

回到家裏，劉尚文衣服也不換便跑到隔壁向麗姐報告此行結果，登時把麗姐笑得淚水也差點兒掉下來：「原來只是兩口子耍花槍！難爲了我們的神探老遠跑到大埔，原以爲阻止一件罪行發生，卻只是當了個媒人。」

「麗姐，不要談別人的事了，說回我們自己的吧，妳何時才嫁給我？」

「我不是已說過要等到正式取得大律師資格才考慮這個問題嗎。你這樣心急做甚麼？」

「難道妳不害怕我好像蒙妮般找個女人來刺激妳嗎？」

「我才不着緊呢！你若沒有適當人選的話，我倒可以介紹一個給你。便康妮吧，好不好？看樣子她對你挺有意思的，絕不會介意你不久之前曾把她的男朋友會保羅殺死。」麗姐半開玩笑的道。

提起了影視紅星康妮，劉尚文登時噤若寒蟬，因爲直至目前，他仍是瞞着麗姐與康妮這小肉彈有着不尋常之關係。

* * *

翌日，劉尚文剛回到警署，他的頂頭上司總督察何均便召了他過去。

「劉尚文，你可會聽過馬承志這人？」

又是馬承志這花花公子！

劉尚文點點頭，道：「是那專門玩弄女人的花花公子嗎？」

「是的，他在今晨被發現死在他大埔寓所裏。是被謀殺的，兇器是一柄利刀。兇手先把他綑綁在書房，口中塞着破布，然後以利刀猛刺他的心臟。據初步推測，行兇時間應在昨晚七時至九時之間，但仍須以驗屍報告爲準。」何均道。

「麗姐說得一點也沒錯，這種人定會橫死的！噢，是了，你告訴我這麼多細節幹什麼？」劉尚文大訝道。

「我當然要告訴你了，因爲這案是由你來負責調查！」何均笑道。

「老何，你不是說笑吧？剛才你不是說他死在大埔的寓所中嗎？這是新界兇殺組之職責範圍，怎會扯到我頭上來了？」

「不錯，這的確是新界區兇殺組的工作，不過，你可知道馬承志的父親是誰？」

「管他的！難道他是港督，警務署長？」

「雖然他不是，但卻和這兩人交情不淺。馬承志父親馬尚行親自致電署長，要署長無論如何要把兇手找出來，而且指明要你來調查這案件。」

「爲什麼這老而不指明要我來辦此案？」

「理由很簡單，因爲老傢伙對自己不認識、或是名字也不曾聽過的人之辦事能力沒有信心。而整個警界裏，除了警務署長是他認識外，你便是他唯一聽過名字的人，總不能叫署長親自查案吧？」

「他媽的！」劉尚文不禁咒駡起來。

「你怎麼駡也沒有用的了，誰叫你這數年來出風頭了？人怕出名豬怕肥，你現在明白這句話的意思嗎？立即往大埔吧，現場除了屍體已搬走外，其餘物品都不曾移動過，等着你前往調查！」

「媽的，你總是沒有好介紹，上次是愛滋病者，今次是人渣！辦妥這案後我定要申請調往反色情組。」

劉尚文一路埋怨着離開何均總督察的房間。

馬承志的別墅式寓所，共有三層，每層各八百餘方呎。地下是客廳、飯廳、厨房；工人房、二樓是小型健身室、桌球室及耍樂室；三樓則是主人卧室、客房、書房及桑拿室。

馬承志的屍體是在書房被發現的，被細綁在他自己那寬大皮椅上，口中塞着破布，一柄利刀透心而過。

發現屍體的乃是馬承志的傭人，時間是早上七時許。

現場並沒有打鬥痕跡，門窗亦沒有損毀現象，只有書房凌亂不堪，夾萬門大開，裏面放着股票，地契等文件。

「劉SIR，這是典型劫殺案的現場。」劉尚文的得力助手麥超沙展道。

「不，這是謀殺案，絕對不是劫殺。兇徒既然已順利把死者制服，並把他細綁，實在沒有殺人之必要。可見兇手目的只是殺人，搜掠只是故佈疑陣，是那一位同僚首先到達這裏的？」劉尚文道。

「劉SIR，是我和PC三零八。」一名軍裝沙展回答道。

「死者身上除刀傷外，還有其它明顯的傷痕嗎？」

「死者臉上有瘀痕，口角有血漬，似是曾遭毆打。」

「死者身上有沒有財物留下？」

「只有一隻名貴手錶。皮包內現款全無，只餘信用咭及身份証。」

劉尚文拿出夾萬內的文件翻閱片刻後便放回原處，但隨即便覺得有點奇怪，只因那大疊文件中，除了一張屋契及少量股票外，餘下的都是毫不重要的普通文件，銀行戶口月結單等，實沒有必要收藏在夾萬中。

而最令劉尚文奇怪的是馬承志的夾萬，體積甚大，可容納不少東西。

難道馬承志認爲大夾萬收藏太少東西不好看，所以把一些毫不重要的文件也塞進去，使自己有滿足感？

若非如此，夾萬裏難道是收藏着其它物品，被兇手拿走後順手把書桌上的普通文件塞進，以免引起警方懷疑？

這可能性極大，因爲一個私人夾萬甚少這樣巨型，除非主人有很多貴重物品需要收藏。

那麼，夾萬本來收藏着些甚麼？

現鈔？當然會有，但數量不會太多。現時流行使用信用咭，實沒有必要存放大量現鈔在家中。

珠寶？不大可能，馬承志是個男人，而男人通常都沒有多大興趣收藏珠寶首飾，這屋裏又沒有女主人。

古玩？名貴字畫？也不大可能，因爲馬承志除了對女人有興趣外，對其它玩意都不喜歡。

難道夾萬裏收藏的是毒品？若然是毒品的話，那麼案情便複雜得很了。

「可查問過女傭沒有？」劉尚文問那軍裝警長。

「已問過了，她說昨晚馬承志因有客人到訪，故放她一晚假期，着她今早早點回來收拾地方和準備早餐。她在早上七時左右回來，發覺馬承志死在書房中，便立即報警。」

劉尚文把女傭召來：「我是劉幫辦，請問應如何稱呼妳？」

「幫辦，附近的人都叫我好姐。」

「好姐，妳知道馬先生昨晚的客人是誰嗎？」

「我不知道啊！通常大少都不會說的。不過照以往經驗，應該是個女的。」

「妳怎知是個女的？」

「大少從來都不會邀請男人回來，除非是大羣人客。若是大羣人客的話，大少便不會放我的假。而過往到來作客的女人，通常都會逗留到第二天早上才離開的。」

「妳昨晚何時離開這裏？」

「大約下午六時。」

「當時死者在做着些甚麼？」

「當時大少在書房，做些甚麼便不知道了。」

「妳放了假，誰負責弄晚餐？馬先生自己嗎？」

「大少連煎蛋也不會，怎懂得弄晚餐？通常他都是打電話到雅閣餐廳，要他們送來的。」好姐答道。

眞巧極了，也是雅閣餐廳！

但是飯廳和厨房裏都沒有弄好的食物，難道馬承志不打算在家中吃晚飯？但是餐桌上分明又佈置了刀叉及準備了香檳啊！

「他昨日沒有訂晚餐嗎？爲甚麼甚麼都沒有的？」

「有啊，是我親耳聽見他打電話的，不但向雅閣餐訂了晚餐，還不知在那裏訂了一個生日蛋糕。」

但爲甚麼現場沒有任何食物或蛋糕的？厨房裏亦沒有殘餘食物，從餐桌上不曾動用的刀叉來看，死者根本不曾吃過飯。

「麥超，打個電話往雅閣餐廳問一問。好姐，可記得馬先生在那兒訂蛋

糕？昨天是他的生日嗎？」

「不知道是在那兒訂的，大少的生日還有半年多才是。」

「他一向喜歡光顧那一間餅店？」

「大少從來不吃甜品的，說會發胖，即使是他自己生日也不訂生日餅。」

自己不喜歡吃也訂，這客人在馬承志心中之份量實可想而知。

麥超回來報告：「雅閣餐廳的經理說馬承志的確曾在昨天訂下了兩個人用的豐富晚餐，着他們在七時三刻左右送來這裏。不過後來有一個女子打電話給取銷了，所以沒送來。」

「查一查附近有何餅店，問他們曾否送過生日蛋糕來這裏。如有的話，蛋糕上刻着甚麼名字。」

只要能查出昨晚是誰來這裏作客，案情便會有所突破。

不久後，麥超報告說，附近的餅店都不曾接過馬承志訂蛋糕的生意。

劉尚文另外問了好姐一些問題和誰人經常在這裏出入及作客後，再在屋裏詳細搜查一次，才下令收隊，並留下兩名警員看守現場。

驅車回市區時，麥超道：「劉SIR，這馬承志人緣極差，與不少人有過牙齒痕，若從他的仇家那裏入手調查，恐怕問三個月也未能問完。」

「目前來說，可說甚麼線索也沒有，除此之外，我們能從何處入手？首先找韋如龍來問一問吧。」

「那武打明星？」

「是的，馬承志身材健碩，十足一個運動家模樣，不是一個普通人輕易能夠制服，所以有三個可能性，第一，兇手懂得武功，身手不凡；第二，兇手不止一個人；第三，兇手持有手槍之類的厲害武器。韋如龍不但身手極好，且手下衆多，更曾因爲女人而與馬承志極度不妥，所以有極大嫌疑。」

＊　＊　＊

幾經轉接，劉尚文和麥超才能找着影壇紅人，武師出身的韋如龍。

「韋先生，請問你在星期六晚上七時至九時那段時間內在那裏？」劉尚文向韋如龍表明身份後，劈頭第一句便問。

「劉SIR，你是問星期六，呃……亦即是昨晚……噢，是了，我和數名弟兄在家裏鋤大弟。」韋如龍略爲思索後回答。

「是在你的家嗎？是和那幾個人？」

韋如龍跟着便說出一連串名字，均是韋家班的武師：「劉SIR，有甚麼事嗎？」

「你最不喜歡的人昨晚被人殺死了。」劉尚文邊說邊留意着韋如龍的反應。

韋如龍聽了，却毫不感到驚奇，只淡然道：「原來是他死了，他這種人也有今天了。咦，你不是懷疑我和這事有關吧？」

「我懷疑每一個認識馬承志的人，尤其是那些對他不滿的人。」

「劉SIR，這事肯定與我無關！」

「韋老兄，聽說不久之前，你曾經爲了一個女人和死者極度不妥，並揚言要教訓他，甚至殺死他，有這一回事嗎？」

「坦白說，我的確曾經有教訓他的打算，但這已是過去的事了。現時我雖然仍是非常討厭他，但却沒有動他的念頭。」

「那當然了，因爲你已經把他殺死，何須再動他？」

「不，我不會殺死他，這事與我完全無關。昨晚我整晚都在家，不曾外出，有很多人可以作証。」

「韋老兄，你會這般輕易放過馬承志？據我所知，你在去年曾經逼一個小生喝你的尿哩，原因只是爲了這小生曾經和你其中一個女朋友上床。」

「呃……我當然不會輕易放過和我結怨的人，只是這姓馬的，知道我打算對付他後，便請了一個叔父輩出面調解，並擺下和頭酒向我道歉。礙於那叔父之情面，我只得接受他的道歉。」

「是誰出面調解？」

「是張六叔，你可以找他一問的。星期日這姓馬的曾在富宛擺了五桌酒席，宴請我們。」

「於是你便和馬承志和好？」

「坦白說，我仍是非常討厭他。不過，既然吃下了和頭酒，即使怎麼討厭也不能動他，因爲這等如落張六叔的面子，除非他跟着再惹我。」

「他有嗎？」劉尚文問。

「他還敢嗎？」韋如龍答。

跟着，劉尚文便和麥超前往港島壽山村，探訪馬承志的父親馬尚行這個把他拖下水調查此案的名流，了解馬承志之家庭狀況。

半個小時後，兩人便離開馬家。

「劉SIR，想不到馬承志的父親那麼討厭他，但又爲何如此着緊通緝兇手呢？」麥超道。

「兒子雖然不肖，但始終都是自己的兒子，外人略加教訓都不可以，何況殺掉？不過，我們此行可說收穫不少。」

「收穫？我們何來甚麼收穫？」

「馬尚行不滿兒子終日只懂玩女人，不務正業，所以每月只給他少量零用錢。但是，從馬承志家裏所見到的銀行戶口月結單，則經常有大額銀碼存進，馬承志從那裏得到這些錢？」

「莫非這傢伙吃軟飯？」

「不，據我所知，他交往的全是年輕貌美的女人，而這些女人大部份都是出來交際的，即使倒貼，銀碼也不會大。」

「馬承志家裏的夾萬這麼大，難道眞的如你所懷疑般，牽涉販毒活動？」

「是否販毒則不得而知了，不過他

肯定是幹着些不爲人知的勾當。你可曾留意到他家裏的書房中，有一部影印機嗎？」

「劉SIR，他這麼有錢，書房裏安裝一部影印機何足爲奇。據我所知，有很多人家裏甚至有圖文傳眞機呢。」

劉尚文剛想回答，車內的無線電話却響了起來。

「劉SIR，已查出馬承志在那兒訂生日蛋糕的了，是尖沙咀的安琪餅屋，全港西餅最昂貴那一間。」

「生日蛋糕上有沒有名字？」

「有，是英文的生辰快樂，MONY！」

劉尚文嚇了一跳，MONY豈不便是蒙妮的英文寫法嗎？

馬承志約會的竟然便是蒙妮！但是蒙妮這晚是約了劉尚文的啊，而且蒙妮的生日也不是在這一天。

難道馬承志所約會的是另外一個蒙妮？MONY這英文名雖不像瑪莉、茱迪那麼普遍，一個花花公子同時認識兩個蒙妮實不足爲怪。

想到這裏，劉尚文立即改變行車方向，驅車往蒙妮的家。

艾迪竟然也在。

「艾迪，請你暫時迴避，我想單獨和蒙妮說幾句話。」

「爲甚麼，發生了甚麼事嗎？」

「馬承志被人謀殺了。」

艾迪嚇了一跳，道：「尚文，你不是懷疑我幹的吧？他死的時候，我正在雅閣餐廳外等着你啊！」

「我怎會懷疑是你幹的，只不過蒙妮近日曾和死者有來往，所以希望她能提供一些資料吧了。」

「好吧，我外出一會兒。」

艾迪離去後，劉尚文便問蒙妮：「蒙妮，妳昨晚約了馬承志到他的家吃晚飯嗎？」

蒙妮臉色微變：「怎會呢，我昨晚是約了你啊！分手後，我和艾迪便回家了。」

「妳可知道馬承志是否認識另外一個叫蒙妮的女子？」

「這我可不知道了，事實上我和他的關係只是普通得很。」

劉尚文另外問了數個普通問題便離去。

「劉SIR，我們現在往那裏？」

「大埔，我們必須再徹底搜一搜馬承志的書房，看看有沒有發現。」

這時已是晚上十時多，不過麥超沙展跟隨了劉尚文數年，早已習慣了劉尚文想到便做的作風，當然不覺得奇怪。

看見了馬承志那部影印機，劉尚文才省起剛才不會解釋爲何覺得這裏不該有影印機，便道：「沙展超，據馬尚行說，馬承志這傢伙對他們馬家的生意毫不沾手，可說不務正業，他這種人，放一部影印機在書房幹甚麼？裝飾嗎？」他邊說邊順手掀起影印機的膠冚。

膠冚下竟意外地還留着一張紙。

這是很多人的通病，往往在影印後只記得取副本，却忘記了正本還留在影印機裏。

劉尚文連忙拿起那張紙一看，大喜道：「麥超，有線索了，你看看這個！」

麥超接過一看，吃了一驚道：「這是一宗商業罪案的証據啊！」

「是的，這是他用來敲搾勒索的本錢，難怪他有這麼多神秘收入了。說不定夾萬裏收藏的便是這類文件。」

「可惜全被兇手拿走了，否則便會有很多線索。」麥超道。

「這還不簡單嗎，只要一看馬承志的私人電話部，便可知道他勒索的對象是誰了。這傢伙認識的不是女人便是酒肉朋友，若有正當生意人的名字在其中，定是他勒索的對象。」

麥超連忙從口袋中拿出這天早上他在馬承志書桌上帶走用作協助調查的電話册，遞給劉尚文。

劉尚文立即接過翻閱，除了要知道誰可能是勒索受害者外，他還要知道馬承志認識多少個叫蒙妮的女子。

可是，除了女孩子的名字外，大部分的名字都是以英文縮寫記上，若要知道這些人之眞正身份，必須個別撥電話查問。

電話薄上，只有一個蒙妮的名字，從電話號碼來看，正是劉尚文所認識那一個蒙妮——艾迪的親密女朋友。

驀地，劉尚文的目光停留在一個熟悉的號碼上，電話號碼是屬於一個英文縮寫E.L.的人。

「是艾迪的電話號碼！馬承志怎會有艾迪的私人電話號碼？難道……」

忽然間，他腦裏靈光一閃，道：「麥超，立即打電話回警局準備入屋搜查令及拘捕令，我知道是誰殺死馬承志的了！」

「是誰？」

「是艾迪！」

* * *

「尚文，你不是和我開玩笑吧？馬承志被殺時，我正在雅閣餐廳外的停車場裏，你也知道的啊，我怎會是殺死他的兇手？」

「不，當時只是你的車在那裏，至於車裏的人是誰則不知了，但我定能查出來的！你這一着可說高明得很，用心良苦的替自己製造不在場証據。」

「尚文，你不能因爲看不清楚我的樣子便說我不在停車場啊！」艾迪大嚷道。

「艾迪，讓我告訴你吧，你定是有甚麼痛脚被馬承志掌握着，被他勒索，所以要蒙妮接近他，希望有機會偷回。後來發覺此路不通，而馬承志之苛索則愈來愈厲害，所以要殺他以求徹底解決。但是若這樣殺死他，你難以洗脫嫌疑，因爲蒙妮近來和死者過從甚密，你可能因妒而殺人。於是你便佈下這個局，利用我來作爲你不在現場的証人。首先，你叫蒙妮騙馬承志星期六是她的生辰，要到他家中慶祝，不但騙他留在家中，更遣走屋中傭人，其後你叫蒙妮打電話到雅閣餐廳取銷馬承志所訂的晚餐，自己則冒充侍應生上門，把他殺死後匆匆趕回停車場。停車場與馬承志寓所只有數里路程，你只需多備一部汽車，時間便充足得很。難怪蒙妮要約我老遠跑到大埔吃晚飯了，老實說，雅閣的食物比起市區很多餐廳，扒房都差得遠，風景又不是如她說的那麼好，實在不值得走這麼遠的路來吃一餐。」

「胡說，你怎可含血噴人？」

「你若當時不在兇案現場，你若不是兇手，又怎會知道馬承志是何時死的？」

「我是從電視新聞聽回來的！」

「艾迪，你弄錯了，警方只向新聞界公佈屍體被發現之時間，並不曾說他是何時被殺的。事實上，驗屍報告還不曾有，我們根本未能肯定他是何時遇害的，怎會向外間公佈？」劉尚文微笑道。

艾迪臉色大變。

劉尚文續道：「可惜你不知道馬承志曾訂下一個生日餅，所以在殺人後，必須拿走那有蒙妮名字的蛋糕。這引起了我的懷疑，通常來說，那有兇手殺人後，把巨型生日蛋糕也拿走這般麻煩的。解釋只有一個，那便是生日蛋糕上有線索，不得不拿走。只是我在獲悉生日蛋糕上的名字是蒙妮時仍不敢肯定兇手是你，因爲你沒有殺人動機，及其後發覺你是馬承志勒索對象之一才百份之百肯定。」

「劉SIR，文件的正副本都找到了，其中一份正是馬承志家裏所找到的文件之副本！」麥超從艾迪的書房跑了出來。

「劉SIR，找到一柄手槍，內有六發子彈。」另外一名警員報告。

艾迪臉如死灰，默默無言。

「麥超，把他帶回去落案吧！」

（全文完）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俏佳人提訂鴛盟　欲脫困假允婚事

上文提要：江楓單刀赴會，與青鳳暗鬥了一會後，青鳳似乎對江楓動了眞情，竟主動說出自己在洛陽居的身份，加上前來監視的王嬤、李嬤突然倒戈，於是青鳳便把洛陽居內組織的一些內情告訴江楓，江楓見青鳳態度這般合作，不期然放鬆戒備，正在沉思中，冷不防被青鳳乘虛而入，突然出手點中江楓的穴道……

在江楓的臉上，覆蓋了一張硃砂畫的鬼臉，青鳳固然可以逃避開江楓一雙眼神，但她一樣看不到江楓的神色、表情，無法揣知他心中的反應。

對江楓這樣一個胸藏錦綉，無法捉摸的人，青鳳的一切舉止，都極盡小心之能事。

她站起身子，又點了江楓兩處穴道，才格格一笑，道：「第一個辦法，是把江兄解送給天王處置，他們殺你、剮你，小妹是眼不見心不煩，這個辦法，江兄是否同意呢？」

江楓又被點了兩穴，心中怒火如燒，這女人的謹慎、惡毒，實是點滴不漏，想來，傳出訊息的打算，只怕也完全絕望了。

「江兄不講話，大概是不同意第一個辦法了……」青鳳嬌聲說道：「第二個辦法，那就簡單多了……」

「不過是舉手之勞，」江楓冷冷說道：「生死由命，姑娘請出手吧。」

「眞是天大的誤會啊！」青鳳道：「我要殺你，又何用和你多費唇舌呢？」

「江某認命了，妳高興怎麼樣折磨我，盡管請便。」

「看起來，你對小妹的誤會很深，你爲什麼不從好處想想呢。我是在打算放了妳！」

「放了我……」

「是啊！只要你能使我相信，不對我報復，一生一世，永不和我爲敵，我就立刻放了妳。」

「在下的保証，鳳姑娘肯相信麼？」

「本來江湖上一語千金，小妹應該相信。不過，小妹一身邪氣，你江兄也不是正人君子，男奸女詐，只用嘴巴說說，叫小妹如何相信？」

「鳳姑娘的意思呢？」

「我要你寫下文書，」青鳳道：「白紙黑字，再加上人証，你賴也賴不掉了。」

「好！你解開我右手六穴，我就寫份契約給妳。」

青鳳伸手取下蒙在江楓臉上的白絹，神情肅然的道：「你聽着，還有下文呢。」

「說下去，情勢迫人，能夠答應的，我都答應。」

「娶我爲妻，而且，要寫在文書上，還要你一個朋友作証人，」青鳳道：「我要他參加婚禮，看着你我拜天地，當然，也請他喝杯喜酒。」

「這個……」江楓大感爲難。

「不願意是不是？」青鳳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你嫌我已不是淸白之身，妓女都可以從良，何況我青鳳只交過一個男人，而且，還是被他持勢逼姦，難道你一點都不可憐我……」

「我是說，」江楓苦笑一下，道：「你是天王的寵妾，他怎麼會放了妳？」

「你如是娶了我，我就是你的妻子

，絕不會再讓任何男人碰我一下。」

「你要背叛天王？」江楓道：「他會派人追殺妳！」

「所以，我一定要嫁給你才行，你總不能眼看着妻子被殺，袖手不管吧！」青鳳道：「再說，天涯遼闊，我們可以找個地方躲起來。」

「第一，我不一定是天王的敵手……」江楓道：「更無法和妳遁跡山林。」

「我明白了，」青鳳笑一笑，道：「你胸懷大志，要在江湖上闖番事業，那就更需要我的幫助了。」

江楓心中有苦難言，有些事無法說的太明顯，只好歎息一聲，道：「青鳳，妳的姿色、才慧都是人間極品，整個長安城，被妳引誘得如痴如狂，他們只要能一親芳澤，大概要他們立刻去死，他們也會答應。」

「說了半天，你還是不答應了，」青鳳說：「你要在江湖上有番作爲，必須要闖過天馬堂和我們這個組合兩大關口，我對你的幫助，那就不是我的姿色能夠比擬了，江兄，你如何決定？小妹正等待答覆呢。」

「我答覆妳，」江楓道：「我是一個浪子，所以，我不在乎妳是不是淸白的身子，我由衷的接納妳，也願意承認妳是我的妻子，我可以寫個字據給妳，我們兩個人，也可以行禮如儀，進入洞房，但我要免去我朋友觀禮這件事，目下的情勢，我們不能招搖，妳如肯相信我，咱們就一言爲定，如是不肯相信我，青鳳出手殺了我吧！我不是很有度量的人，一旦脫困，我的報復手段，十分惡毒。」

「看來，你眞的十分爲難，文書也不用寫了，只要起個誓，我立刻解你穴道。」

「我也有下文，你聽着。妳是我唯一的妻子，但不能干與我和別的女人往來，當然，有一天，江湖安靜了，我們都還活着……」江楓說：「那時，我會帶着你息隱山林。」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青鳳道：「你可以有一大堆妾婢，也可以有數不完的女人，只要她們不取代我正室的地位，我都可以容忍。」

「青鳳，我說的是工作過程，我要和很多女人接觸，尤其是你們那個組合中，女人特多，」江楓道：「我必須和她們週旋。」

「就算是江湖平靜了，你也可以弄幾個愛妾，」青鳳道：「養一羣歌姬，我不會呷醋，更不會干涉你。」

「這……青鳳，我有點懷疑了，妳是不是眞的喜歡我？」江楓道：「世上會有如此大方的妻子麼？」

「唉……有一個正室的名份，我已經很滿足了……」青鳳笑道：「這是補償你呀！因爲你娶的老婆已非完璧，她將用最大的容忍，作一個最柔順的妻子，現在，我們都沒有用奇術迷惑對方，說的話，字字出自眞情肺腑，

江楓，事實上我根本不知道，我能陪你多久，也許一年半載，也許三五個月，我就會丟了性命，現在，我解你穴道。」

果然，側身而上，解開了江楓八處要穴。

江楓也重信諾，竟然眞的起了重誓，把青鳳視若唯一的妻子。

但江楓也表現了世無其匹的男人風度，他要青鳳仍留下來，共同爲挽救江湖大劫盡份心力。

但青鳳却發了愁，道：「我如留在棲鳳樓，一旦天王到此，我要如何應付？」

「像過去一樣，青鳳，我們的婚約，擺在心裏，」江楓道：「等大事決定，我們再詔告江湖，正式舉行婚禮。」

「不行啊！你怎麼能讓全江湖中人都知道，你娶了我這樣的人……」

「妳很好！歌聲動長安，使百萬人爲你風靡，我江楓娶了這麼一個老婆，誰心中不羨慕呢。」

「人家說眞的，你却在開玩笑。」青鳳愁眉苦臉的說。

「婚約已定，我又起了重誓，妳可不能變卦呀！青鳳，我說的也是眞話，」江楓道：「字字出自衷誠。」

「那是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眼前最重要的是，我要如何應付天王？」

「我說過，像過去一樣啊……」

「不可以，江楓，我可以死，不能讓他再碰我！」青鳳神情堅決，大有不惜一死之勢。

江楓察顏觀色，心知此刻不宜再勸。略一沉吟，道：「咱們都想想看，能不能找出個兩全其美的法子。」

青鳳突然撲入江楓懷中，低聲哭泣起來，一面幽幽說道：「江楓，十九年來，我沒有眞正的快樂過，完全活在怨恨和悲痛中，現在，我才覺得自己是個人，江郎，你要好好的惜愛我……」

「我會的，青鳳，我會全力以赴，」江楓道：「以後，我們會常相見，不過王嬤、李嬤那邊，妳多用一點工夫。」

「她們不是縱容我……」青鳳道：「因爲，她們是天王的心腹，我不知道你是否對她們用過『迷心之術』，她們竟然全心在撮合這件事情，你可要小心啊！她們是爲了你！」

「這個……」江楓是眞的有些怕了，低聲說道：「小鳳，我看，咱們得換個地方見面了。」

「不用太擔心，」青鳳道：「她們練的滅絕魔功，整個人練的沒有了性慾，她們可能眞的是喜歡你，但也只是喜歡罷了，不會有別的要求，她們要的是心理上的慰籍，你嘴巴甜一點，讓她們拍拍摸摸，頂多抱你一下……」

「這像話嗎，」江楓道：「那我算是什麼人哪？」

「沒有法子啊，江郎做大事，不拘小節，再說這樣作也是幫我的忙，如果王嬤、李嬤不配合，三日之內，天王就會趕到長安，何況她們武功奇高，把她們爭取過來，對你的幫助也很大。」

江楓苦笑一下道：「當年師長傳我『惑心術』時告訴我，能使所有接近我的女人，都會爲我陶醉，我自己還有點飄飄然的感覺，想起今世美女，都繫我一縷情絲，前無古人，却想不到，我竟因習此術，行如男……」

青鳳突然伸手，掩住了江楓的嘴巴，道：「別自責太深，你如未習此術，又如何能抗拒我的迷魂大法，也不會得到王嬤、李嬤垂顧，你可能被人殺了。」

「說的也是，有利有弊，也只有兩害相權取其輕了。」

「近百年來『惑心術』只有天狐夫人的最爲精湛，江郎可是跟天狐夫人學的？」

「是！她是我師長之一……」

「這就難怪了，」青鳳道：「當年，我們修習此術時，傳藝師長也曾經提醒過我們，『迷魂大法』不能抗拒『惑心術』，不過天狐夫人是女的，怎會收你這個小男生作徒弟？」

「小鳳，天狐夫人是至情至性的人，一笑之下，力能顚倒衆生，所以，她以後就永不再笑，妳想想看，一個人要忍住數十年不笑，是多麼困難的事。」

「是！她是天池仙子，我是小妖女，成了吧！我是無意的，你不要生氣啊！」

「唉！我怎會生氣，我只是告訴你她的偉大，小鳳，我們要學她老人家……」江楓道：「術無邪正，用之正道則正。」

「知道，夫君。爲妻幫你提水洗澡，算罰我不敬之罪，好麼？」

她沒有再施異術，却完完全全是一個少女的嬌俏活潑，江楓爲之心動。

她極盡人婦之道，爲江楓寬衣解帶，脫靴擦背，伺候的無微不至。

春宵千金，羅帳情深，青鳳施展出混身解數，魚龍漫衍，極盡嬌柔……

＊　＊　＊

這一覺，直睡到日上三竿。

兩人起床盥洗之後，王嬤、李嬤早已經備好早點，入室相請。

喝！這兩個中年婦人，竟然也刻意的修飾一番，黑髮油光，脂粉薄施，兩張白裏透紅的臉上，一直掛着迎人的笑意。

奇怪呀！別人成其好事，也不知道她們高興個什麼勁頭。

看得出兩個人對江楓特別殷勤，就像兩個慈母迎接到萬里歸來的愛子一般。

不對呀！媽媽對兒子，不像是這種態度，行止間有點曖昧，摸一把，碰一下，就差沒有抱過來親一下。

江楓昨夜枕畔，受了閫教，要應酬這兩個中年婦人，所以，江楓忍受着她們的折騰，還要面帶笑容，敬謹接受。

吃過早餐，江楓告辭離去，青鳳却突然撲倒在地，跪在王嬤、李嬤面前，掩面低泣。

兩位老媽子呆了一呆，同時伸手扶起了青鳳，王嬤道：「鳳姑娘，折殺我們了，什麼事，妳只管吩咐下來，我們力能所及，決不推辭。」

王嬤、李嬤，雖是受命監視青鳳，但究竟是主僕的名份，青鳳這一招厲害無比，把兩個老嬤折騰的手忙脚亂。

青鳳一面哭，一面說道：「兩個嬤嬤，視鳳兒如自己的女兒一般，愛顧情深，鳳兒也把兩位當作娘親一樣看待……」

好一頂高帽子，重逾千斤，壓得兩個絕情斷義的老媽子，搖搖欲倒，却又心頭舒坦。

「鳳姑娘……」李嬤說：「不要哭，妳有什麼困難，告訴我和王嬤，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行，就算天塌了，也有我們兩個先頂着，乖鳳兒，別哭了，妳這麼一哭，我們也是難過得很哪！」

「兩位嬤嬤，鳳兒受命，不敢違背，昨夜留他一宵，但我越想越怕呀……」

厲害呀！厲害，把這偷人留客的大帽子，一古腦全扣到兩個老媽子的頭上。

王嬤、李嬤相互看了一眼，道：「我們同意了，妳還有什麼好怕的？」

口氣很托大，但却泥足深陷，欲拔不能了。

「鳳兒是擔心，這件事如若被天王知道了，他不把鳳兒千刀萬剮才怪。」

王嬤點點頭，道：「知道了，是有點麻煩，不過，這件事，只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他又不會陰陽八卦，會算出來昨夜的事。」

「是啊！我們三個人都不說，他又怎會知道呢。」李嬤說：「這種事，妳不認賬，我們什麼都沒有看到，他就是聽到什麼閑話，也是查無實據啊！」

「可是……可是……以後……」青鳳嗚咽着說下去。

「鳳姑娘，你一向說話簡單明瞭，王嬤說：「乃一方領袖之才，今日怎麼吞吞吐吐，眞把老身急死了。」

「怕什麼？我們三人一心，其利斷金，不用顧慮什麼，」李嬤道：「有話就明白說啊！」

「鳳兒是說，以後，別讓他再來了。」

「妳是指江公子啊？」王嬤沉聲的說。

原來，江楓已告訴了兩人自己眞正姓名了。

青鳳點點頭。

「你捨得啊！鳳姑娘？」李嬤說：「眞能忍住不想他？」

「想是想，可是性命要緊啊，」青鳳道：「鳳兒死不足惜，只怕連累了兩位嬤嬤，我就萬死莫贖了。」

王嬤沉吟不語，臉上的神情不停的變化，顯然，她內心之中，正在作激烈的掙扎。

良久之後，王嬤突然一咬牙，道：「李嬤，妳怎麼說？」

「我聽妳的，」李嬤答覆得很乾脆。

「鳳姑娘……」

「別叫我姑娘，由今日起，我就拜在兩位膝下，今後，咱們以母女相稱。」

王嬤呆了一呆，道：「這個老身如何敢當……」

打鐵趁熱，青鳳立刻拜了下去，道：「義母，姨娘，請受女兒一拜。」

三不管立刻分別對兩人行了大禮。

王嬤、李嬤心中是又高興，又緊張，糊糊塗塗的背上了千斤重擔。

扶起青鳳，王嬤面帶愁苦的說：「不怕一萬，只怕萬一，江公子只此一遭，老身相信是絕不會有什麼風聲漏出去，但如此後常相往來，那就難以掩人耳目。」

「總不成讓他們兩地相思，」李嬤說：「那咱們不是給鳳兒幫忙，是害了她了。」

「我知道，所以，我在想……」王嬤說：「有沒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

「唉，義母、姨娘如此的煞費苦心，鳳兒一定要告訴江郎，要他好好的孝順兩位。」

王嬤、李嬤兩人臉上都泛起滿意的笑容。

青鳳望着王嬤道：「義母，天王的脾氣妳很清楚，他可是寧可錯殺一萬，也不放過一個可疑的人，只要他聽到風聲，他一定會對我下手。」

「不錯，那時……」李嬤說：「只怕連我們也不會放過。」

「對，」王嬤道：「這件事，咱們要早些準備。」

「怎麼準備呢？」青鳳望着李嬤道：「姨娘可有高見？」

李嬤道：「也不用太擔心，這件事，讓我跟妳義母合計合計再說，總會找出一個方法出來。」

「好！姨娘和義母商量商量，鳳兒不打擾了，我也要仔細的想一想，」青鳳說：「看看能不能想出善策。」

「鳳兒，」王嬤說：「不要太勞神了，今天還要登台。」

「鳳兒知道。」深深一禮，轉身而去。

＊　＊　＊

江楓離開了棲鳳樓，直奔一家客棧之中，那是他告訴梅花的住處。

店伙計迎上來，低聲道：「客官，你可回來，一位大姑娘已經來了兩次

找你。」

江楓嗯了一聲，道：「人呢？」

「剛走了，天不亮就跑來，直等到剛剛才走。」店伙計說的聲音不大，但眉眼齊動。

看樣子，他心中高興得很。

江楓低聲道：「大姑娘長的什麼樣子？」

店伙計道：「甭說有多漂亮了，我活了四十多年，見過女客人少說點，也有個萬二八千的，就是沒有見過那麼美的人？我的媽呀！那不是人哪！簡直是月宮嫦娥迷了路了，跑到我們客棧裏來。」

「噢！只是很美嗎？」

「美的冒泡，我是三生有幸啊！為她送了一杯茶，而且，她出手大方，一賞就是十兩銀子，我三月的工資加起來，也湊不齊這個整數啊！」店伙計口沫橫飛的說。

「我知道了，」江楓道：「那位姑娘可有什麼交代？」

「她說有要緊的事，必需和田大爺當面商量。」

「還有呢？」

「她說冬雪留香，田大爺就知道了，她在家裏等你，要你最遲今晚上一定要去，田大爺，她是說今天晚上啊！」

店伙計特別把今天晚上重復了一句。

江楓取出一塊碎銀子，大概有三兩多重，賞給店伙計，笑道：「她是千金大小姐，有錢得很，我就不如她了，伙計，將就着收下吧！」

店伙計接過銀子，連作了兩個長揖，道：「田爺，謝謝你的厚賜……」

江楓揮揮手，店伙計退了下去。

掩上房門，江楓在木榻上盤膝而坐，準備好好的調息一下，養足精神，去見梅花……

昨夜和青鳳交手的演變，完全出了他的意料之外，幾乎命喪在棲鳳樓中……

這場驚險的往事，雖然已成過去，但留在他內心中的警惕，却如烙印一般，深印在心上。

仔細推敲那夜淪落下風的關鍵時刻，就是那一瞬間的忘去戒備……

如是昨夜中青鳳一擊不中，江楓的反擊，必將是强悍無比……

當然，局勢發展到雙方以武力拚搏，不會有昨夜那番醉人如酒的溫馨時光……棲鳳樓刀光劍影，血濺樓頭，如今的洛陽居，只怕已人仰馬翻，天下大亂……

有些事，忍一時之忿，反會把一場凶險的場面，變作和悅之局，使干戈化作玉帛。

這番凶險的歷練，使江楓體會到那個已統治了江湖的神秘組合中，充滿着矛盾，只要能把握機會，就可以分散他們的力量。

忍字懷中一把刀，高度的忍耐技巧，有很大的機會找出敵人的致命缺點掌握運用，使敵我之勢，彼消此長。

當然，一個最重要的基本條件，是本身技藝修為，具有接受考驗的能力。

江楓對本身具有的潛能力量，也有了愈來愈强的信心。

但也體會到對敵用術之間，不能有任何大意鬆懈，也許第二次再被人制住了穴道，就不可能有昨夜同樣的幸運。

這一番深思遠慮，使江楓增長了不少對敵的智略，舉一反三，也多了不少的江湖經驗。

不過，這一番用心深思，已無法再安靜下來，索性站起身子，換過衣服，直奔風雪小館。

張四姑迎入江楓，笑道：「你來得正好，雪、霜二女的父母，剛剛趕到……」

「好極了……」江楓說：「小弟也正想向他們請教一些事情。」

張四姑停下脚步，道：「甚麼？你認識他們？」

「沒有見過……」江楓道：「但我聽說過他們的大名。」

「胡扯，」張四姑微笑道：「你騙人竟騙到大姐的頭上了，他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從不和武林同道來往，他們仍籍籍無名，你怎會認識他們？」

「大姐很精明啊！」江楓道：「小弟一觔斗翻個十萬八千里，也逃不過大姐的手掌心了。」

「少灌迷湯了，大姐不吃這個！」張四姑道：「說實話。」

「唉！是幾位師長告訴我的。」江楓道：「他們隱居大巴山，也是受他們之命，在那裏苦練劍術……」

「我有些明白了。」張四姑道：「他們是佈下的棋子之一。」

江楓點點頭。

「我呢？」張四姑幽幽說道：「也是你幾位師長佈下的棋子？」

「大姐是一代奇人。」江楓道：「對恢復武林清風、明月的關係至大，小弟確實是得到了師長的指點，去求大姐相助。」

「嗯！」張四姑苦澀的說：「也是他們要你施展奇術誘惑我了，讓我一頭栽倒你的掌握中，死心塌地的為你效命？」

「大姐言重了，小弟確對大姐施展過奇術，不過，小弟對大姐之情，却是一片眞情。」

「我知道。」張四姑幽幽一歎，道：「除了第一次之外，你確未再用過奇術迷惑我，可是，我已經栽進去了。」

「大姐，我們的燕婉之私，小弟絕不敢忘記，」江楓神情肅然的說：「但小弟念茲在茲的却是江湖重光的大事，大姐要小弟如何交代，江湖底定之後小弟無不遵辦。」

「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論你日後有

多少紅粉知己，但你內心中一定要為大姐留一席存身之地。」

「是！小弟絕不辜負大姐。」

張四姑微微一笑，道：「情緣易盡，孽緣難了，大姐這一輩子，看來是被你吃定了，走吧！別又讓兩個丫頭疑神疑鬼的。」

大廳中分坐着一對中年男女。

男的四十左右，一襲青袍，五綹長髯，面如滿月，目似朗星，有一股飄然出塵的仙風，想是久年山居，不染俗氣的關係。

至於那中年婦人，除了一身月白衣服，是中年婦人穿着顏色、形式之外，怎麼看，都不像中年人的樣子，吟雪、吟霜依偎身側，有如三個姊妹花，深山幽谷中能孕育出奇花駿鳥，也能培養出不沾人間煙火的仙子人物。

「你就是江楓？」青袍中年人微笑道：「果然是一個肩承劫難、背負重托的千里駒！」

「過奬了，小弟心儀兩位已久，今日有幸認識！」深深一揖，撩起衣襟，就要拜倒。

「不成，不成，」青袍人攔住了江楓，道：「你是主帥，我們是受你指揮的人，怎能本末倒置。」

「是啊！兄弟，我們已經等了你十八年。」中年夫人微笑着說。

「娘啊！你怎麼能叫他兄弟。」吟雪說：「江大哥的年齡，和我們差不多呀！」

中年婦人回顧了吟雪一眼，道：「江少俠胸羅萬有，武藝絕世，妳們怎能比得萬一。」

「娘，姐姐是說江大哥的年齡啊，又不是說他的本領。」吟霜接道：「江大哥的本領大，我們知道，張姨已經說過無數遍了，以後，我們要追隨在他的身側，一定磨着他傳些絕技給我們……」

夠了，以青袍人夫婦的聰慧，那裏還聽不出一對女兒的心願，夫婦相視一笑，竟似完全不放在心上。

江楓却聽得頭皮發炸，轉頭向青袍人道：「如果小弟沒有記錯，大哥是複姓歐陽，單名一個昭字。」

「好記性，」歐陽昭笑道：「我們彼此記在心二十年，今年總算見面了。」

「是，如非大姐的安排，還眞不容易找到歐陽兄夫婦呢！」江楓看了張四姑一眼，滿臉感激神色。

「江兄弟，」歐陽夫人道：「知道嫂嫂我的名字麼？」

「知道，」江楓道：「嫂夫人姓羅，閨名一個蘭字，不知兄弟是否記錯了？」

「娘，他眞的知道啊！」吟霜道：「張姨說江大哥無所不知，看來眞不是蓋的，他怎麼連娘的閨名也知道呢？」

這對在山野久居的夫婦，對女兒的教育，全無迂腐之氣，使她們充份的保存了少女的天眞。（未完・十）

六分半堂

三合樓下遇奇人　魔掌底下巧抽身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白愁飛與王小石兵分兩路。白愁飛在綺紅樓找到雷滾，雙方交手間却陷入了雷滾佈下的網裏，他正如困獸待宰之際，幸好爲金風細雨樓的臥底薛西神及時救出。王小石找到雷恨之時適逢雷在練功，雷恨並對王小石發出「五雷轟頂」欲置王於死地，但王却仍安然無恙，雷恨恨極了，此刻，六分半堂二堂主雷動天亦聞聲出來察看……

豆子婆婆的破衣袍，當年曾暗算過蘇夢枕的得力手下沃夫子，只要一沾上這件「無命天衣」，沾上手，爛的是臉，沾上臉，爛的是心。

所以豆子婆婆每次在施用這件「無命天衣」的時候，自己帶了六層手套，其中三層還罩上手臂，生怕沾上一些，連自己也吃不消。

豆子婆婆是六分半堂的七堂主，魯三箭也是十堂主，這兩人一齊施展他們成名絕技，自然都是殺手和殺着。

王小石就是他們所要殺的人。

大敵當前，王小石再也無法選擇。

他唯有拔劍。

* * *

王小石終於拔劍。

誰都沒有見過王小石拔劍。

誰都知道他有一柄劍，劍柄如彎月，但誰都不知道他怎麼使用這一柄怪劍。

這是什麼劍？

* * *

不是劍。

是刀。

彎刀。

王小石拔的是劍，怎麼會成了刀？

——原來那把劍柄，不是眞的劍柄，而是一把刀，彎如女子修眉的小彎刀。

小小的彎刀。

精緻的彎刀。

刀光驚豔般的亮起，如流星自長空劃過。

彎刀把箭桿鈎住，箭尖頂着天衣，王小石把刀勢一送，箭和破衣，各向三箭將軍和豆子婆婆飛去。

這可嚇壞了豆子婆婆和魯三箭，慌忙退避。

雷恨也嚇住了。

他對王小石輕易接下他的「震山雷」和「五雷轟頂」，當然印象猶新，記憶猶深，當時，王小石還沒有拔劍。

如今王小石要亮兵器了，而且還全身攫向他，顯然是困獸之鬥、拚命一擊，不到雷恨不驚心。

他一面應付，一面速退。

他背後是牆。

他背抵牆上，已無退路。

但他臉上的神情，是不驚反喜。

因爲他看見雷動天已截上了王小石。

正在這個時候，他突然覺得胸口多了一截東西。

帶血的劍尖。

他先是詫異，然後是奇怪，接着是恐懼，之後是痛楚，最後是大叫了一聲！

* * *

雷動天正要向王小石發出驚天動地的一擊之際，也驀地瞥見了在雷恨胸口突出來的那一截帶血的劍尖。

——劍尖有血，劍是木劍。

——劍自雷恨胸膛穿出！

——看來雷恨是活不了的了！

——原來南牆後還有勁敵！

雷動天心神一亂，王小石立即奪路而逃！

——任務已達成！

——功成就要身退！

——再不身退就要死無葬身之地！

——他的任務本就是把雷恨逼到南牆，蘇夢枕說：「郭東神自然會解決他。」這句話說的時候，連白愁飛也不在場。

——這是蘇夢枕的佈局。

——至於郭東神是誰？他也不知。但眼見這郭東神的一柄木劍，先穿牆後刺穿雷恨的胸膛，發而無聲，擊而必殺，這種手段堪稱神出鬼沒、防不勝防！

王小石的身子本正向雷恨逼去，現在卻像一顆飛石般，向後彈起，急掠而去。

雷動天雖然分神，但他的「五雷天心」，仍及時向王小石發了出去。

王小石一看這「五雷天心」的聲勢，就知道他今天不能不被逼做一件事了。

他只好眞的拔劍。

* * *

他剛才拔的是刀。

劍柄上的小巧彎刀。

現在拔的才是劍。

* * *

——劍若無柄，如何拔劍？

* * *

劍仍是劍，沒有柄的劍也是劍。

王小石的劍，柄是刀，劍本身沒有柄。

這道理就跟沒有尾巴的猴子，仍是猴子，沒有頭髮的人，也是人一樣，我們不能說不結菓子的樹就不是樹。

王小石拔劍。

劍刺雷動天。

沒有人能形容這一劍。

用語言、用圖畫、用文字，都沒有辦法形容那一刺，因爲那不是快，也不是奇，更不是絕，亦不只是優美，而是這一切的結合，再加三分驚艷、三分瀟洒，三分惆悵、一分不可一世。

一種驚艷的、瀟灑的、惆悵的、而且還不可一世的劍法。

——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創造出這樣一套只應天上有、不應世間無的劍法？

——這究竟是劍法，還是仙法？

——是人間的劍，還是仙？

* * *

王小石拔劍的同時，雷動天的「五雷天心」已發了出去。

兩人各換一招。

雷動天飛躍過牆，牆後已無人，只剩下一把木劍的柄，兀自搖晃。

劍身已刺入牆裏。

雷動天知道劍鋒已嵌在自己兄弟的腹膛裏，而下手的人去的並不遠，因爲劍柄仍有微溫。

但他却不想追趕。

因爲他驚魂未定。

他的衣衫，自腋下開始，已裂開一個大圈，由胸前至背心，橫切成兩段，只沒傷到肌膚。

他暗自慌懼的是：那笑嘻嘻的年輕人向他身前出劍，却能將他背後的衣衫也切落，這是那一門子的劍法？

——如果自己不是有「大雷神法」護身，這一劍豈不是要了自己的性命！

更可怕的是，雷動天知道，以那年輕人的劍勢，如果能同時施展他手中小巧玲瓏的彎刀，向自己反擊，恐怕就連自己的「五雷天心」也未必能剋制得住！

——這年輕人到底是誰？

——他練的是什麼劍法？

——他使的是什麼刀法？

——究竟是什麼人在牆後，居然在自己和一羣高手的伏擊下，仍能輕易地殺了雷恨，然後從容地逃去？

雷動天覺得心頭如同吞了塊沈甸甸的鉛塊，這是他出道成名以來，前所未有的感覺。

——六分半堂有這樣的敵手，恐怕得要重估敵人的陣容了！

——金風細雨樓有這樣的強助，實在不容忽視！

* * *

雷動天正在這樣疑懼的時候，王小石也覺得心驚肉跳。

雷動天那一擊，確令人心驚膽戰。

他奔出十里開外，才發現有一片衣衫落了下來。

那是一片剛好是一個手掌型的衣衫，完全灼焦，自胸膛落下，而他左額的邊地、驛馬處脫落了好一些頭髮，好像被劍削去一樣，但卻要過了好一段時候，頭髮才忽然失去生機，像被雷殛過一般的掉落下來，使他左額頂少了一大片頭髮。

——好一記「五雷天心」！

更可驚的是雷動天並沒有專心全神打出「五雷天心」。

那時候，雷動天已不得不分神。

王小石也正好覓準那一個絕好的時機闖出去。

——如果是合力一擊，威力會不會更大？

王小石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銷魂劍法」已斬中了對方，但對方竟有「大雷神功」護體，那一劍，竟傷不了雷動天！

如果他同時施展「相思刀法」也許可以剋敵制勝，但若雷動天合力一擊，他又可接得下對方的一記「五雷天

心」否?

所以王小石想着想着，不免也有些驚心。

——幸虧蘇夢枕策劃得好，否則自己眞要墮入六分半堂四大高手的合擊裏，只怕決難全身而退。

——幸而在牆外的郭東神及時出手，殺了雷恨，使雷動天分神。

想到這裏，他不禁又好奇起來了。

——郭東神到底是誰?

他只覺得蘇夢枕安排的事情，除了他自己每一步每一記每一着每一圜節都洞若觀火、明瞭清楚之外，別人都如在五里霧中，像被一隻命運之手推動着，去面對和接受連自己都可能不知道是什麼的挑戰。

* * *

王小石當然沒忘記一件事。

——事成之後，立即趕去「三合樓」。

所以他立刻趕赴「三合樓」。

他要去赴這個約。

——這到底是個怎樣的約會?

* * *

人生裏，總會有些約會，是你意想不到，而且也無法控制、無可預測的。

王小石却只感到好奇、有趣，並沒有因而覺得是沈重、負担，因爲他並沒有把成敗看得太重，把冒險看得太嚴重。不把得失看得太重，對自己而言，總是件好事。放輕鬆點，跟全力以赴，絕對是可以併行。

所以王小石一路行去，居然還有點心情，去看這條熱鬧的街上的熱鬧。

市肆上有一個老人、一位少女正在賣藝，那老人臉上的滄桑，眼裏流露出對少女的關注，那少女微笑時的風情，髮上青巾飛揚時的風姿，王小石就想：單只這個情景，這對江湖賣解的父女，就足夠令人寫一部書，來描述他們的遭遇和身世……

何況，還有那些剛把一頂奢豪大轎子置放在大宅石獅子前的四名中年轎夫，如果說他們只是中年，但他們彎折的腰脊和常年經受日曬雨淋的皮膚，令人不敢相信這不是年老的乞丐，但他們赤膊上身的肌肉，又顯得紮實强勁，跟年輕人並沒有什麼兩樣。

也許，在江湖上掙飯吃的窮哈哈兒，都有强勁的體魄，但充滿滄桑的心靈。

市肆依然熱鬧，賣針線的小開跟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小丫鬟正在打情罵俏，一個穿紅戴綠，穿金戴銀，鑲着九顆金牙的闊太太，正在罵她那一向被寵壞了，所以不聽話的小孩子，不該滿街亂跑，跟這些窮人泡在一起，一名家丁正在替公子哥兒的主人卸下馬鞍，另一名正在清洗下馬石。

賣鷄的正在跟買鷄的講價錢，大概忘了那些竹籮裏的土鷄、竹絲鷄、山鷄並不同意，所以咯咯的亂叫得份外厲害，跟馬房裏的馬匹，因飼料不甚滿意，也長嘶起來，交織成一片。

那個臉肉橫生、敞開肚皮、露出一叢叢黑毛的猪肉佬、顯然十分不滿意那個又乾又瘦提着個大菜籃，籃裏儘是在菜攤裏趁人不覺撈上一把芫茜、葱、子薑的胖婦人，不住的跟他討價還價。他想不賣了，也不想賣了，因爲他和他的猪肉都有尊嚴的，不想那麼賤價就把它賣出去，所以瞪着眼睛用猪肉刀把猪骨頭敲得登格價响，想嚇唬那個胖太太，偏偏胖太太一點也不怕，一副應付他這種人已司空見慣、視作家常的樣子，依舊挺着胸翹着屁股，跟他殺價不休。

王小石覺得很好玩。

他一面行去三合樓，一面想出個好玩的點子：如果在市肆中的這些人，都如一位武俠前輩的武林紀事裏的記述事件一般，忽然全變了經過嚴格訓練的殺手，來對付自己，那自己會怎樣呢?

他這樣想着，就覺得很好玩。

連對那個蹲在地上坐着小磚賣蓮子百合的老婆婆和小姑娘，都覺得很好玩。

對那個在三合樓下、嗅着酒味就起饞流口水的小乞丐，也覺得極好玩。

更好玩的是三合樓下，在飯堂裏，有一個人。

酒樓裏當然有人，一點也不出奇。

沒有人的酒樓便不能維持了，對酒樓飯館而言，自是人越多越好。

酒樓裏的客人不是人，那才是奇事。

這個人當然也是個人。

只不過，這個人，在王小石一眼看去的感覺，便不感覺得他是個人。

——不是人，而是飯桶。

* * *

這個人的桌上，已吃了三十一個海碗的飯，三十一個空碗，堆在一起，已疊得比人頭還高。

但這人還在吃飯。

只吃飯，沒有菜。

他桌子上還擺着十七碗飯。

看那人吃飯吃得不亦樂乎，不亦快哉，只羡吃飯不羡仙的樣子，彷彿這跟前的飯，是顏如玉，是黃金屋，不但香噴噴，而且熱辣辣，簡直活色生香!

也不知他不喜歡吃菜，還是因爲飯叫得太多，所以叫不起菜，他只吃飯，不吃菜，彷彿這些盛在不同碗裏的飯，就是他的山珍海味，美妙佳餚。

不但沒有菜，同時也沒有酒。

這種顧客，店家當然不甚歡迎。

因爲你對客人叫一味菜餚，便可以名正言順的收他收得贏利一些，如

果客人問起，店家可以說，這道菜色是特別的，因爲下了點鮑翅、羚羊肉，還有什麼的，這些珍貴的配料，正合乎客人的身份。

客人這般一聽，多半就含枝牙籤，負着雙手怪滿意的離開，也忘了去回味一下，剛才菜餚裏是不是眞的有吃到這幾道「珍餚」。

不過，你對只叫白飯的人，除了按碗算賬，又有什麼辦法「榨取」他的銀子?何況，一個人連菜也叫不起，光吃飯，又能期盼他會付出可觀的小賬?

通常，很多人在看不見銀子的時候，也看不見人了，所以，這個又胖又白又可愛的「飯桶」，伸手、揚手，幾乎要手舞足蹈、振臂高呼，店小二都似視而不見，不肯去爲他加菜添飯。

——店小二也難得有此「特權」，「奉旨」對客人不理不睬：因爲掌櫃和店家，對這樣光吃飯不點菜的客人，也一向談不上「歡迎」。

那位胖嘟嘟的客人只好「貴客自理」，可是，看他對吃飯的樣子，不但對碗中的米飯流露出尊敬的神情，簡直是對這粒粒的白飯有一種衷心的虔誠，他必定把碗裏的最後一粒飯也吃淨，把筷子一撮，撥入嘴裏，咕嚕一聲吞下肚，瞪着眼怔了一會，似是爲那飯粒哀悼已落入了他的胃墓裏，又似是在回味飯下肚的美妙，隔了一陣子，才左手捧碗，右手持筷，再喫第二碗飯，完全自得其樂的樣子。

——這彷彿就似是痴於劍的人，對待他的劍；也像痴於畫的人，對待他的畫一般。

只不過這人眼前的不是劍和畫筆。

只是飯。

王小石笑了。

他覺得這人不能算是個「飯桶」。

最多不過是個「米缸」。

因爲他又在揚手叫飯。

這次店小二不能再不理他了。

因爲他已成爲了「奇迹」。

——一個人能吃得下這麼多飯而不被脹死，絕對要算是個「奇蹟」。

人們對待付不起菜錢的人和一個「奇蹟」，總是會有些分別的。

所以店小二馬上送來了五碗飯。

因爲這位圓眼睛、圓鼻子、圓臉圓耳圓嘴巴，連眉毛都是圓的肚子和身裁當然更加圓了的客人，一上來就已經說定：「每加一次飯，以五碗計算。」看來這位「客人」當一碗「飯」不是飯。

——至少要五碗．才能算是「有點東西下肚」。

* * *

王小石覺得這人很好玩，幾乎要比他自己還要好玩的時候，突然遇上了襲擊。

狙擊他的不是那位江湖賣解的父女，也不是賣針線的小開和小丫鬟，不是公子哥兒，不是小孩，不是轎夫，不是闊太太，也不是胖婦人，更不是賣猪肉和賣鷄的，不是洗馬卸鞍的家丁，也不是討酒喝的乞丐和賣糖水的祖孫，而是三個不相干、毫不起眼的人。

因爲這三個人太不相干、太不起眼了，任誰經過，都不會注意到他們。

他們實在太平凡了。

他們只是三個行人。

三名過路人。

一個穿淡灰色的衣服，一個穿深灰色的衣衫，一個穿灰得發白的袍子，從三個不同的方向，因爲不同而十分正常的事故和目的，向王小石走了過來，就在離王小石身前三尺距離的時候，猝然間同時出手!

一出手就是殺手!

這三下殺手，把王小石的退路都封絕。

王小石既無退路，也來不及招架。

這三人的出手，不但一點都不平凡，就算是洛陽精研各家各派的武術名家劉是之和顧佛影見了，也得禁不住叫一聲：「好!」

* * *

王小石也脫口叫了一聲：「好!」

他乍逢那麼精采的殺着，一時也忘了是攻向自己；竟成了評鑑者，失聲叫好。

——不過好歸好，一個人要是失去了性命，那就不好得很，甚至也沒有什麼好不好了。

他也是在敵人出手的刹那間，才知道對方是「敵人」，而且正在「出手」。

通常，在這種時候，先機盡失，要閃避，封架，都已來不及了：高手間的對敵，「先機」本來就是決定性的關鍵。

王小石不能退。

三面遇敵，有時比四面受敵更可怕——因爲敵人留給你的那一條「退路」很可能就是「死路」。

王小石也不想硬拚。因爲街上行人太多，王小石不肯也不忍傷及無辜。

——俠道與魔道之拚，俠道往往失利，多是因爲魔道可以不擇手段、不顧道義，而俠道不能罔顧道義，因而諸多制肘。

不過王小石卻有他應付的方法。

他沖天而起。

* * *

他冲霄而起。

他身法之快和妙、瀟洒和優美，使人羣裏全「嘩」了一聲。

他再落下來的時候，已在丈外，落到一個在市肆道旁打草鞋老人的身邊。

他早已把距離算好，這樣一來，

他大可有充份的時間去應付那三個灰衣人的攻襲。

不料，他人才落地，一個白衣人已到了他的身前，幾乎就跟他面對面的站着。

王小石這才在心裏吃了一驚。

他只好拔劍。

剛才，那三名灰衣人同時出手乍然狙擊，他仍可不拔劍，可是這白衣人才閃現，他便知道非要拔劍不可了。

——他這次拔的是刀，還是劍？

＊　＊　＊

沒有拔。

因為白衣人急忙發話：「是我。」

王小石笑了。

來人是白愁飛。

再看人叢裏的三名灰衣人，全都倒在地上。白愁飛的「驚神指」，在他們第二擊還未發出之前，已讓他們失去了發招的能力。

既然來的是白愁飛，王小石當然便不拔劍了。

可是白愁飛的臉容卻充滿了惋惜。

他低聲道：「我來的時候，只說『是我』，並沒有叫你『別動手』，你為何不拔劍？」

王小石微笑道：「既然是你，又何需拔劍？」

「你不拔劍，我便一直沒有機會領教你的劍招；」白愁飛望定他道：「這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情，我不想讓這個遺憾繼續下去。」

王小石道：「我從來不對朋友拔劍的。」

白愁飛道：「你拔劍的時候，可以不當我是朋友。」

「你不只是我的朋友，而且還是我的兄弟，」王小石堅持而堅定的道：「大俠蕭秋水曾說過『一朝是兄弟，一生是手足。』只有王八蛋龜孫子才對自己的兄弟背後下毒手、身前拔刀劍。」

白愁飛奇特地望了他一眼，道：「早知道如此，我等我們交過手後才跟你結義。」

王小石淡淡地道：「交過手後，恐怕就不一定能結義了。」

白愁飛冷笑道：「你輸不起？」

王小石搖頭。

白愁飛有點恚怒地道：「你怕我輸？」

王小石還是搖頭。

「不是輸得起輸不起的問題，也不是誰贏誰輸的事，只怕我們一動手，不止定勝負，還得判生死，」他道：「死人怎能跟活人結義？」

白愁飛這才恢復了微笑：「也許是兩個死人一齊到陰曹地府去結義。」

就在他們說話的時候，場中又發生了一些事。

幾個官差似的人物，沉默而沉着，完全不動聲色地把地上那三名灰衣人押走，卻並不走過去向白愁飛和王小石查問。

街上的人又恢復了熱鬧，熙來攘往，人們照舊營營役役，也還有小部份的人忍不住向王小石和白愁飛投來狐疑的目光，有的仰慕，有的敬畏，但很快的又因手邊上忙着活兒而不再留意他倆。

在大城裏，大街上所發生的事情，就像一葉孤舟被海浪吞噬一般，才不過一陣子，就漣漪都不剩。

人在時間之流裏也豈非如此？

既然如此，什麼豐功偉績，什麼蓋世功名，與歷史的長河相比，宇宙的浩淼相較，豈不如滄海一粟、微弱無依？不過，人在世間卻不惜互相傾軋、分毫不讓來攫取一些可悲復可憐的「成就」。

——可是，你難道能為了存在的渺小，而放棄盡一己之力，不再努力麼？

不能。

就算千古功過唯一笑，即是流螢也燃燈。

這句自擬的詩，便是王小石的觀念。

——白愁飛的看法呢？

＊　＊　＊

王小石不知道白愁飛有什麼看法，但他卻看見白愁飛正在看着一個人。

一個無論站到那裏、站在那裏、跟什麼人站在一起，都能夠顯得鶴立鷄羣的人。

甚至這人生下來的時候，也比別人高大豪壯，笑的時候亦比人發怒還威武。

這個人，手裏握着兩顆鐵膽，闊步走向三合樓。

他只是隨意邁步，但整街子的人們，都忍不住看他，忙着幹活的苦哈哈，看了他一眼，竟似忘了自己背上的重擔，替主人餵馬的少年家丁，看見了這個人，覺得自己神威凛凛，變成了馬上的主人；銖兩必較、暗扣秤頭的小販們，忽瞥見了這個人，就像蒼蠅被蜜糖吸引，竟忘了找錢，街上的女孩子，看見了這個人，就想起了自己夜夜在夢中出現的情人，彷彿還不如眼前的人更雄姿英發，目光這回像蒼蠅黏上了蜜汁；而小孩子看見了這位豪邁威風的大哥哥，幻想將來也要長得跟他一般英挺好看。心裏邪的人不敢對他正視，性直的人看了也自形穢陋，唯獨是這個人本身，像絲毫不知人人都在注視他，大搖大擺的走過大街，走向三合樓。

敢情是那大漢太過引人注目，街上的人才忘了再看王小石和白愁飛，而注意力都集中在大漢的身上。

那個人走過的時候，有一輛馬車，本來正急急趕路，趕車的人抖動韁繩，正縱勒閃避街上的行人，但忽瞥見路上橫過這麼一位高大威猛的人，給他側睨一眼，只覺藍電也似的眼神

射來，如同遭了一殛，一失神下，眼看馬車就要踐踏上一個正在路心傻楞楞地看着這威武大漢的幼童！

那高大武猛的大漢從容的橫跨一步，一手按住馬頭，馬車就軋然而止，趕車的人幾乎被陡然的急止挫飛出車外，大漢的另一隻大手，卻似兀鷹捉小鷄般的把小孩子揪到路旁，並溫和的勸誡他道：「小孩子，以後要是沒大人帶着，不許滿街亂跑。」那小孩子早就已嚇楞了、看痴了，趕車的人也呆在路上，連馬匹也不敢亂奔亂竄了。那大漢說完這句話後，又繼續走向三合樓。每一步隨隨便便邁出，卻似常人四步之寬；每一步都龍行虎跨，像跨一步就在地上烙刻了個鐵章一般。

王小石因白愁飛注目而望去。

他比白愁飛看得遲一些，所以始終未曾看清楚那大漢的臉貌。

＊　＊　＊

那名大漢走入了店門。

一時間，店裏的夥計都當他為上賓，連店裏的客人，都自形卑微，自覺比這人低上三級，巴不得吃飽就走，不敢與此人平起平坐。

——世間懂得看人內心的人，一向不多，但識得看人衣飾的人，每個人都會，單憑這大漢身上穿的似絲非絲、似緞非緞、既有棉布之暖而又兼得綢布之涼爽的布料，明而顯之是敦煌道上「家和堂」的貴重貨色，單只這件衣料，可能就要比自己家裡所有衣服加起來都昂貴一些，所以就算不看那名大漢的堂堂相貌，心裏也早就矮了一截。

一大截。

夥計對這名「貴賓」蒞臨，是無上的光榮，忙把雅座騰出，座陰向陽，遠江近街，夥計更招呼殷勤，捧巾奉茶的一如許多酒樓茶居，把名人、高官千方百計的請來作「活招牌」一般——連這樣出色的人都入我這家店來，足見這家店子是如何的高尚，怎樣的與眾不同了！

所以難怪有人認為：上館子不再是為了吃好菜，而是為了「吃名氣」；穿衣服不再是為了護體，而是為了「顯氣派」。

可能是因為這個緣故罷，那胖嘟嘟的「飯桶」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人人幹活，都是為了吃飯充飢，怎麼現在的人，都光吃菜而不吃飯？」他呷了一口茶又道：「何況現在連菜都不是拿來吃了，只拿來看，酒也不是拿來喝的，卻拿來光浪費、顯排場。」

這時候，那名大漢剛叫了一罈子高粱。

他一手提着酒罈口往嘴裏就倒，一半倒在嘴裏，另一半自嘴邊溢出，弄濕了衫子，他倒一點也沒有在意，豪態依然。

可是，那「飯桶」這麼一說，分明是針對他而發言。

那大漢怔了一怔。

店裏的人都知道不好了，心裏暗忖：那「飯桶」不自量力，竟敢得罪那名氣宇非凡的猛漢，肯定會有苦頭吃了。

果然那猛漢放下了酒罈。

他緩緩轉頭望向那「飯桶」。

他一跨入三合樓的時候，就知三合樓這底層裏外只要是活着的人，不管是掌櫃還是伙計、客人還是乞丐，都看着他，只有一個人是例外。

——便是這個吃飯的人。

＊　＊　＊

他打從一進店門，就注意這個只埋首吃飯的人。

原因他很清楚：很少人「敢」不看他，「能」不看他，「可以」不看他。

可是他也看不見這「飯桶」。

因為這吃飯的人已被飯碗擋住。

總共有五十五個空碗，就堆在那人的桌上，分兩排堆放，完全遮住了那人的頭臉，也不知他是怎麼吃的，也不知他是不是仍在吃着？

現在那猛漢扭過頭去看他，依然看不見他，只看見碗，以及聽見扒飯和吃飯的聲音。

那猛漢笑了。

他笑着問那伙計：「什麼聲音？」

那小眉小眼的夥計一呆，道：「客官，你說什麼？」

猛漢笑道：「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夥計實在不知他指的是那一種聲音，因為街市、酒樓，什麼聲音都有，交織出一片人間的樂譜，所以也不知如何回答。

那威猛大漢卻道：「你聽不見麼？那是豬吃飯的聲音。」

那夥計立知大漢的話是針對那胖嘟嘟的客人而發的，只敢點頭，不敢相應。

不料那「飯桶」卻應道：「不對不對。」然後又說：「錯了錯了。」

威猛大漢對夥計笑道：「你這次該聽清楚了麼？豬不止會吃飯，還會說人話呢！」

「飯桶」卻認真的道：「豬吃的不是飯，飯是給人吃的，怎麼這點你都不懂，難道腦筍生得跟豬一樣？」

威武大漢冷笑道：「閣下說話，最好放尊重一些。」

「飯桶」只說：「人對人應該要尊重，人對牛不妨彈琴，人對豬嘛……只秤秤看份量夠不夠重，不必尊重。」

威猛大漢臉色一變，尋常人一看，只見他煞氣肅然，早已嚇得雙腿打顫，只聽他沉聲道：「你在說我？」

「飯桶」道：「不，我在說豬。」

威武大漢再也按捺不住，大手往桌上一拍，怒叱：「你再說一次！」

「轟」的一聲，桌子上的酒罈子碎裂，酒流滿一地，更可怕的是他那一聲喝，猶如在各人耳畔打了一道雷，震得人人耳裏都嗡嗡不已，待定過神來後

，店裏的客人全都在這兩人還沒打起來前，悄悄的結賬開溜。

那「飯桶」卻好聲好氣的說了一句：「唉，豬生氣，酒糟塌，可惜啊可惜，眞是牛嚼牡丹，不識花草！」

威武大漢忍無可忍，站了起來。

桌上的酒罎子已碎，王小石這才看清楚他的容貌。

只見他頭髮和鬍子全交纏在一起，分不清脈胳，但黑而不亂，光潔有力，雙眉如兩把黑色關刀，大目有神，藍電似光射數尺，實頷豐頸，額角崢嶸，鼻貫伏犀，錦服華袍，虎背熊腰，一站起來，尋常人只及他胸腹間，身上的肌骨硬朗結實，似樹根結痂，蟠賁突露，十指屈伸間，發出如炒栗子時的輕爆之聲，太陽穴高高鼓起，頰斜青筋，跟手背上的靜脈一般蠕動如蚓，神態凶惡，但依然有一股華貴的氣派，如霸王再世，叱咤即起風雲。

好一條漢子！

王小石不禁暗喝了一聲來：

——好一個天神般的壯漢！

＊　＊　＊

那大漢大步踱向「飯桶」，一步一雷響。

——那「飯桶」不知在飯碗之後做什麼？大概是仍在吃飯罷？

威武大漢一字一句地道：「我不打弱者。你只要跟我道歉，我便饒了你這遭。」

「飯桶」大概還扒了幾口飯，才道：「我爲什麼要向豬道歉，」然後他立即補充：「不過，這巨大的豬，通常都不是豬，而是叫做牛。」

威武大漢大吼一聲，一掌拍在「飯桶」的飯桌上。

他剛才隨意一拍桌子，桌上的碗筷立即像爆豆子般跳了起來，而且上好「裕泰隆資」的酒罎子立即碎了。

更何況他現在是在盛怒下拍桌子。

夥計、奉茶、跑堂、廚子、伙頭、掌櫃、老闆……這酒樓裏的人全都在躭心一件事情。

那桌上的碗。

他們有時也會打碎碗碟，但像今天這種五十五個空碗一齊碎裂的情形，只怕也畢生難遇。

他們幾乎已「聽到」這五十五隻碗同時碎裂的聲音。

＊　＊　＊

碗沒有碎。

就在那長相堂皇威武的巨漢大手和揑着的兩隻鐵膽就要拍在桌面上的刹那，那「飯桶」兩手一分，五十五隻碗，連同他剛吃完的那一個空碗，各分廿八隻，合成兩條直線，溜托在雙腕上，一眨眼間，又全疊成一線，就頂在他的頭上。

五十六隻空碗，疊起來最上面的那一隻碗，剛好可以觸及二樓的地板。

「飯桶」用頭這樣頂着，一點也不覺辛苦，神情輕鬆自如，彷彿那不是碗，而是他另一隻手，只不過是長在他的頭頂上。

店裏店外的人，全都看得呆住了。

連威武大漢也直了眼。

王小石忽然想起一個人。

——一個在傳聞中的人。

就在這時，那威武大漢已叫了出來：「你是『飯王』，你是張炭！」

＊　＊　＊

江湖上，飯量好、胃口佳的人當然不少，幾經艱苦、流血流汗，才不過爲了三餐，只要有得吃、還能吃，誰都希望能大吃特吃、痛痛快快的吃、盡情盡興的吃。

不過，像這樣一口氣吃了五十六碗飯的人，還是十分罕見——沒有人能一口氣吃五十六碗飯，這飯他到底是吃去那裏了？

能一口氣吃下五十多碗飯，而又能把「吃飯的傢伙」當作戲法一般來舞的人就更少，一般人都是吃完了飯，不要碗！

如果有這樣尊重碗和飯的人，那麼肯定只有一個。

——這個人據說能把米飯當即消化，一面吃飯，一面修練他的「反反神功」。

那就是「飯王」張炭。

＊　＊　＊

「飯桶」笑道：「我是張炭，也是『飯王』，在米飯面前，除了我，誰也不能稱王。」

「吃飯是人生大事，也是我的事業。」張炭胖嘟嘟的臉龐正經八百時更可愛，「我一向敬業樂業。就像劍手痴於劍一般，我痴於飯。」

那神威巨漢忍不住道：「閣下既然是張炭，你可知道我是誰？」

「我只知道你有個朋友，叫做方恨少，『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方恨少。」張炭依然頭頂着五十六個碗，手裏還捧着滿盛着白飯的碗，穩若泰山：「方恨少好丟書袋，可惜讀過便忘，讀得越多，忘得越多，他越愛充有學問，可惜總是用錯典故，說錯成語，予人笑柄。」

他怪有趣的望着那威猛大漢，道：「你知道我爲什麼會記得方恨少這個人麼？」

威猛大漢冷哼道：「因爲他跟你一般蠢！」

「不。因爲他跟我一樣，充飢都有癖好。我喜歡吃飯，多多吃飯，多多益善，又省又慳，而且正氣堂堂。修練內家功力的人，最好多吃飯，少吃雜菜，更不宜大魚大肉。我吃飯很講究，那裏的米才夠乾淨，那裏的米算得上完整，什麼米和什麼米混合一起煮，才夠味道，什麼樣的米和什麼樣的米，是摻都不能摻，有一些米和另一些米，是要在不同的火候下才能混

和着吃，這才算眞正的吃米吃飯。燒飯不只是講究幾碗水，而是講究幾分水，多一分則太濕，少一分則太乾。飯不能太軟，也不可太硬。但硬有硬吃，軟有軟吃，稀和粥是用什麼保煮飯？用什麼鍋燒飯？以什麼鏟炒飯？以什麼匀招飯？甚至用什麼柴、什麼薪、什麼炭、什麼灶、什麼火候燒飯，連同燒飯的時分和禁忌，都要講究。」張炭嘆道：「人人天天吃飯，但對吃飯，可謂毫無研究，一無所知，倒花功夫在菜譜上，眞是愚昧可笑。」

威武大漢忽然道：「我知道了。」

張炭冷眼一瞄：「你能知道什麼？」

高大漢子道：「你喜歡吃飯，小方則喜歡吃蛋。」他提起方恨少，似是無限追迫，又恨又愛，「那小兔崽子就愛吃蛋，鹵的、煎的、炒的、煮的、燙的、滚的、生的、熟的、半生不熟的，鷄孵了一半小雛鷄的，剛生下來還熱暖暖的，總之數之不盡，定講究各種各類的吃法，看來，他把蛋當作是他自己生的一樣。」

「對，應該講究，下多少鹽、醮不醮糖、用什麼醬油、切多少薑葱，全要考慮，我也把飯當作是自己種的一般。」張炭驕傲地道：「所以他是『蛋王』，我是『飯王』。」

大漢嗤笑道：「所以你們一個是笨蛋，一個是飯桶。」

這次輪到張炭忿怒起來，登時烏了顏臉：「你說什麼？」

巨漢道：「你若不是飯桶，怎麼只知方恨少，不知我神勇威武天下無敵宇內第一寂寞高手刀槍不入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唐寶牛的名號呢？」

張炭聽了老半天，好一會才能說道：「麻煩你……煩您再說一遍。」

大漢果眞臉有得色面不改容的說了下去：「我就是神勇威武天下無敵宇內第一寂寞高手刀槍不入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唐前輩寶牛大俠是也。」這次他在百忙中居然還能及時加上「前輩」和「大俠」四字。

張炭登時忍俊不住，爲之捧腹。

他捧腹歸捧腹，頭頂上的碗，顫得格格價响，看得店伙心癢癢，瞧得掌櫃牙嘶嘶，但就是不墜落下來。

唐寶牛可生氣了，他虎吼道：「你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

張炭笑得上氣不接下氣地道：「如果你早一點說，我就吃不下飯了。」

「你實在精於自我宣傳，眞虧你想得出這種名號來！」

他笑得全身發軟，但仍不忘了補充一句：「看到你這種寶貝，誰能吃得下飯？」

唐寶牛怒得全身發抖。

他怒得震抖的時候，就像橡實爆裂的時節，滿山滿野都溢滿着「必剝」的聲响。

現在當然不是在山野間。

而是在酒樓裏。

外面街市喧囂的聲音，竟都遮掩不住這自骨骼裏爆出的聲响。

張炭一聽是這種聲音，也不笑了。

他知道唐寶牛眞的生氣了。

而且就要出手。

全力的出手。

——當然不只是他知道，只要一見唐寶牛這種神情，誰都知道他要出手對付張炭，而且一旦出手，定是勢無所匹的殺着，人人都不禁爲那胖嘟嘟的張炭躭憂起來。

不管店裏店外的人，都在注視這一觸即發的場面。

有的人在想，這威猛巨漢會不會打死那小胖子？有的人在想，這回可有熱鬧瞧了！有的人却仍在想，那小胖子吃了那麼多碗飯，會不會經打一些呢？那小胖子吞得下這麼多飯，縱不脹死，也要胃痛死了。

人人想法可能不同，但全都在留意張炭和唐寶牛的緊張場面。

王小石却不是。

因爲他發現有一道人影，就在這時際，趁大家不注意，已轉上了樓角，掠上了二樓，自撐開那臨街列窗穿了進去，比燕子還快，比柳絲還輕，而且還有些眼熟。

他正想告訴白愁飛，白愁飛却已出現在二樓簷瓦上，閃到背向的屋脊後，似是注意二樓裏發生的事，一面還向他招了招手。

王小石立即騰身過去。

他也十分小心。

光天化日，衆目睽睽下，他也不想被滿街的人發覺：有人正在屋頂上穿樑越脊。

＊　＊　＊

王小石掩到了白愁飛的身旁，只不過是頃刻間的功夫，却剛好看見，白愁飛臉上所流露出來的詫異之色。

白愁飛的訝異，是因爲他從天窗看到裏面的情景。

——白愁飛一上了屋頂，開始並沒有馬上觀察樓裏的情景，先讓自己定一定神，隨即又想起，昨日與蘇夢枕上來三合樓跟狄飛驚對峙的時候，雷損很可能就站在自己現在所立之處。

雷損是「六分半堂」的總堂主。

如果是在一年前，他可以說是京城第一大幫的幫主，除了天子之外，他可以說在民間擁有最大的實力。

白愁飛這時的感覺很奇特。

他爲這種感覺而眩了一眩，然後才看落樓裏的情形。

他一看，就看到五個女子。

有一個女子，環珮水袖，鳳釵雲鬢，顯然是閨秀小姐，其餘還有四名丫鬟，手裏都亮着短劍。

那四名丫鬟，從上面看下去，長得都似乎眉目娟好，那小姐却背向着他，遙遙坐在向江流的那一面。

（未完・十）

上文提要：趙長生奉師傅之命捉拿潛伏在老鳳祥金店當二把式的丁仲仁歸案，把自己與宮小芳的婚事也暫擱下來。他追至黃河渡口，詎料被丁仲仁捷足先登，用一錠金子僱了六名船伕連夜渡河逃走，趙長生乾等了數個時辰，在無可奈何之際遇到一位年邁的船老大，撐他過河後却發現六名船伕早已死於丁仲仁的毒手下……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飛·圖

英雄無奈

闖山莊先學馭鼠　遭擒拿被迫銷魂

小船往對岸移動着，老者用篙敲薄冰，趙長生發覺老者十分吃力的樣子，立刻走上前去接過竹篙。

老者嘆口氣，道：「自從中人暗算以後，只一用力幹活，便覺氣血逆流，好像心肺要炸開一樣。」

趙長生敲着冰，回過頭來問一聲，道：「中人暗算？老先生，你中誰暗算？」

「佛渡有緣人，老夫自中人暗算之後，自知難以親手報仇，唯一的希望便是能遇上一個可塑造之材，不料……」

趙長生再問：「老先生中何人暗算？」

那老者看看趙長生一眼，道：「我怎能說給一個不相干的人知道，我還未放棄報仇機會！」

他指指河心又道：「撐船吧，小心弄翻我的船！」

趙長生明白老者的心意，他是不會吐露他的仇人是誰，當然是怕仇家找來，因爲他已失去搏殺的功力了。

老者甚至也不說出中了甚麼樣的暗算。

於是，小船已至河心了，小船也往下游漂着，趙長生用力撐着小船往岸邊，他只要把小船攏近岸邊，他就會一躍而上岸。

斜方向有一片蘆葦，河水在這兒却又湍急的流着，趙長生發覺這一帶結冰不多，而且岸是個小斜坡，便立刻用力把小船頂向岸邊的蘆葦中。

小船終於靠岸了。

老者已對趙長生道：「吃完了鯉魚肉，喝兩碗鮮魚湯，你去吧！」

趙長生本來就想走的，只不過他眞的需要喝碗鮮魚湯，他的雙脚痲木得好像失了知覺！

老者先抓起魚頭啃着，他看看趙長生，道：「小伙子，你要追趕甚麼人？」

趙長生道：「這人叫丁仲仁，老先生不會認識的。」

老者雙眉一豎，道：「丁！仲！仁？」

趙長生訝異的道：「老先生聽過這人名字？」

老者嘿嘿一笑，道：「相差一個字，老夫不認識！」

趙長生道：「老先生，相差那一個字？」

老者道：「相差中間一字，我知道有個丁百仁，姓丁的橫行八百里太行山區。」

趙長生一笑，道：「丁百仁，嘿……他死了。」

老者面皮一緊，道：「怎樣死的？」

趙長生道：「姓丁的要劫我們的鏢……」

不等趙長生說完，老者已搖頭，道：「宮和順不是丁百仁對手，你少唬我。」

趙長生一笑，道：「丁百仁先中了金絲甲上的毒針，然後被八王爺所殺，至於……」

老者吃驚的道：「武林傳言有金絲甲，兩百年來都無人見過，怎會突然出現？」

趙長生一笑，却又向他答道：「丁百仁乃是丁仲仁的兄長，丁仲仁發覺瞄頭不對，他大概逃回太行山區了，在下這是追拿他的。」

老者搖頭，道：「丁百仁死了，如果……」

趙長生忙問，道：「如果什麼？」

老者道：「如果丁百仁眞的死了，我敢說他那個兄弟丁仲仁必然去找一個人，這個人……」

趙長生精神一振，道：「這個人是誰？」

老者搖着頭，道：「老夫還是不說的好。」

趙長生道：「老先生，你一定要說，因爲我一定要知道那人是誰。」

老者道：「老夫是爲你好呀，小子！」

趙長生固執的道：「如果老先生爲在下好，那就請快快說出那人的名和姓。」

老者仍然搖頭，道：「你是個練武的好材料，老夫覺得實在可惜。」

趙長生道：「請告訴我，那是何許人？」

老者深深一嘆，道：「只怕老夫說出來，你小子便沒命了。」

趙長生冷冷一哂，道：「在下等着老先生說出那人的名姓來。」

老者似是下了決心的道：「你的固執令老夫無法拒絕，却也令老夫覺得你實在可愛，也罷，老夫告訴你吧！」

他指向西方，又道：「西方有個『吊人山莊』，那兒住着一個叫『西江夜鼠』尹小紅的女人，你要找的人，八成去了她那兒了。」

趙長生聞言抱拳一禮，道：「謝謝。」

他正要往船下躍，又聞得老者叫道：「等等。」

趙長生道：「老先生有何指教？」

老者道：「何不先學習老夫的刀法再去找那女人？」

趙長生眞想大笑。

他急着去追拿丁仲仁，又急於回鏢局做新郎倌，兩件事情他只有一天半的時間，那裡會有時間學刀法，天底下也沒有那麼快就能學會的刀法。

他只是淡淡一笑，道：「老先生，以後再說吧。」

老者急招手，道：「以後怕是見不到你了。」

趙長生道：「我有空一定會來找老先生。」

老者道：「你不是沒空，你是沒命了。」

趙長生怔了一下，道：「沒命？」

老者道：「你就跟宮和順學的那幾招三脚貓把式，小子，差遠了。」

趙長生聞得老者之言，十分不悅，他轉身要走，但老者立刻又道：「看樣子老夫攔不住你的決心要去送死，可也實在爲你可惜，這麼辦吧，老夫指點你一招，只是在步法上的變換，只要你能牢記，也許你還有活命的機會。」

趙長生並不想學老人的武功。

他急於要追拿丁仲仁，他還要趕回汴梁城當新郎。

但當他聞得老者之言，便也產生好奇之心，道：「老先生，什麼樣的步法？」

老者道：「救命的步法。」

老人直起上身，伸出左手在船板上，只見他以食中二指比作是兩條腿，又道：「小子，看清楚了，這好比是你的兩條腿，食指爲右腿，中指爲左腿，記牢一件事，當你發覺出刀好像不能隨心而雙目迷失在一片光焰中的時候，你便立刻先以右腿往左，然後疾旋身往前撲，一旦脫出光焰，立刻拔身便走。」

趙長生聽得很仔細，他實在不以爲然。

如果想逃，應該回頭跑，怎可以反往敵人懷裡投去？

老者又道：「不論你受了什麼傷，趕快回到我這裡，因爲鼠牙有毒啊！」

趙長生驚訝的看看老者，立刻施禮，道：「請問老先生高姓大名？」

老者躺下身來，道：「等你能活着回來再說吧！」

趙長生心中不以爲然，好像自己死定了一樣，也未免太看不起自己了。

一笑，趙長生道：「我走了，老先生，如果眞如老先生之言，在下一定趕來找你。」

老者忽然精神一振，又直起上身，道：「這話可是你自己心裡話？」

趙長生道：「在下從不打誑語。」

老者忽然笑道：「好，好，老夫就在這河面上等你了，小友，你要記牢我教你的那一招步法呀！」

趙長生點點頭，他回身便往岸上躍去。

趙長生走了，但心中帶着霧團，他心中想着：「我會用你教我的招式？天曉得！」

只不過老者對於稱呼趙長生小子而一改爲叫趙長生爲小友，倒令趙長生心中感到舒服。

他對老者重重的抱拳，便立刻洒開大步往前奔去。

他心中想着另一件大事。

那當然是他的終身大事，離開和順鏢局的時候，師父他老人家還再三叮嚀：「年三十要把你的喜事辦好。」

想到師父的話，趙長生那瘦削而又單薄的兩頰便會往上拉起來而露出個笑意，便也鼓勵他落足力氣往前奔着。

汴梁城中的和順鏢局正爲趙長生的婚事忙活得正起勁，這情形趙長生當然可以想像得到。

奔行中，已見夕陽露出個面，不旋踵間却又被西方一片烏雲遮住，白皚皚的雪反倒顯得更加的白，就好像忽然有人在大地上鋪了一張白被單，連遠處的一座山莊也被幪起來了。

趙長生站在一道崗子上看過去，山莊上忽然冒出白灰色的煙冲天而起，有條人影兒一閃而逝，那動作之快，令趙長生吃一驚。

豹的動作，人的模樣，天底下有誰有那麼好身法？

* * *

趙長生轉過一道小坡，順着石道奔過去，有一道半被冰封的小河一邊，豎立着一道用巨木搭起的拱門，拱門就在一條小橋頭，而令趙長生吃驚的，乃是拱門中央懸吊着一個人。

那當然是個死的人。

趙長生以爲那是個死屍。

但那吊着的「屍體」並不令趙長生吃驚，吃驚的乃是這兒爲什麼要在這大雪天裡把人吊在這兒。

只不過當趙長生奔到拱門下面抬頭看上去，他才不由自主的嘿嘿一笑。

吊着的並非是人，當然也不是屍體，而是一個木刻的假人，那木人的穿戴很整齊，一頂氈帽用細繩子栓在頭上，白雪把木人點綴得好像披着一件銀狐皮衣似的。

趙長生抬頭看向橋的那一面，忽見山莊後的白煙消失了——白煙只冒出一股冲天煙便消失了。

趙長生聳動一下肩頭，暗中握着拳頭便大步往橋上走過去。

河的那一邊，令趙長生吃驚的乃是斜坡或地上都有窟窿出現。

就在趙長生怔忡間，附近山坡的積雪忽然會移動了。

地面上的雪除了風吹飄起之外，絕不會成塊的移動，而且不只一塊的移動，而是二塊，三塊，唔！四塊在移動，移動在趙長生的四週。

趙長生全身戒備，他自從看到拱門上吊的木人以後就戒備着。

趙長生的刀剛拔在手上，四塊移動的雪塊忽然爆開來，那漫天的碎雪點點中，四條人影已往他撲殺過來。

比雪還閃亮的光束，那麼凌厲的從四個方向撲上來，趙長生一聲雷吼中便洒出一片光焰，空中立刻响起一陣刺耳的金鐵撞擊聲。

有兩把尖刀被震得彈飛上了天，另外兩個黑衣大漢疾快的往一邊閃。

趙長生看清楚了，原來是四個黑中淡灰的勁裝包頭大漢，一個個露出滴溜溜的一雙大眼睛逼視着趙長生。

趙長生收起刀抱拳，道：「各位，在下趙長生，乃是汴梁城東大街和順鏢局的人，只爲追拿一個人，特來貴莊打擾。」

四個大漢不開口，仍然看着趙長生，這倒令趙長生吃一驚，難道四人是啞巴？

四個人當然不是啞巴，就在短暫窒息中，四個大漢已憋不住的忽然一齊聳肩尖聲笑了起來。

四個大漢的笑聲眞奇怪，就好像一羣老鼠在吱吱叫。

趙長生於是也火了，他也笑，只不過他笑的不好看。

冷笑當然不好看。

猛古丁收住笑，正面的大漢已向趙長生逼問，道：「你來幹什麼的？」

趙長生道：「捉拿一個要犯。」

那人看看趙長生，又左右看看另外三個大漢，四個人立刻又是仰天大笑起來。

笑聲更像老鼠叫，趙長生重重的道：「四位，有什麼好笑之處？」

那大漢吃吃尖聲，道：「請你再說一遍，你在這大雪天跑來我們這兒幹什麼的？」

趙長生道：「捉拿要犯！」

那大漢這一回不笑了，他指着趙長生，道：「你好像說過，你是和順鏢局的人……」

趙長生道：「不錯。」

大漢戟指趙長生逼問，道：「你既非官差，又是個幹保鏢的，你憑什麼拿人？」

趙長生楞然的不知如何回答。

他是奉師命來捉拿丁仲仁的，他當然不是官差。

他本來不善言辭，現在他更說不出話來了。

那大漢當然也看出來了，便一聲冷笑，道：「你來拿什麼人？」

趙長生道：「丁仲仁。」

那人道：「丁仲仁是誰？」

趙長生道：「丁仲仁就是汴梁城老鳳祥金店的二把式。」

四個大漢忽然一陣吱吱叫。

又是正面大漢怒指趙長生，道：「混帳，姓丁的是老鳳祥金子店裡的二把式，你就該去老鳳祥抓人，你跑來我們『吊人山莊』幹嗎？滾！」

趙長生沉聲怒道：「我只差半步未抓住姓丁的。」

他想到昨夜丁仲仁過了黃河把幾個船家殺死的事，更是怒火中燒，咬牙切齒。

他也怒視着面前四個人，又道：「姓丁的過了黃河，一路上往你們這裡來了。」

那大漢搖搖頭，道：「我們不認識什麼姓丁的，大雪天也未曾來過任何人，你除外。」

趙長生看看山莊，只見大雪覆蓋着的盡是飛簷重疊，還隱隱的傳來風鈴聲。

突聞得另一大漢怪叫道：「滾，我們這兒不招待外人，尤其是幹保鏢的。」

他好像恨保鏢的人，說着話還帶

着咬牙聲。

奇怪的乃是這人一開始咬牙，另外三人也從嘴巴裡發出咯咯响。

四個人一齊在咬牙。

老鼠想吃東西的時候，總是咬壞東西。

趙長生忽然想起河上老人的話：「鼠牙是有毒的。」

他立刻又戒備起來，眞怕四個人向他撲咬過來。

他也開始後退着，因爲他不想把力氣花在這四個人的身上。

他是來追拿丁仲仁的，他也盤算過日子，因爲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大年三十也是他與小師妹宮小芳的大喜日子，絕不能卯了時辰。

他乃是宮和順的大徒弟，雖然有些木訥，但却更有頭腦。

有時候腦筋活動比動武還高明。

趙長生淡淡的道：「我知道這附近只有你們這兒一座山莊，我更相信丁仲仁逃來此處，不過，我可以向你們保證，如果我不抓丁仲仁，汴梁城的捕頭張大人絕不會放過他，到那時候，貴莊免不了有窩藏罪犯之嫌，痲煩可就大了。」

那大漢嗤之以鼻的道：「就叫姓張的來搜吧！」

另一大漢道：「他敢來嗎，去他娘的！」

趙長生一聲冷笑，道：「莫非你們也敢與官家爲敵？」

大漢尖聲怪吼，道：「强盜沿街走，無贓不定罪，他張捕頭又怎樣？我們這兒也不是任人來去自由的！」

他對另外三人點點頭，四個大漢又在移動了。

顯然就是因爲他的這句話，準備把趙長生留下了。

趙長生也在移動，他在原地轉動着，慢慢的動着，他手中的刀又平在胸前。

四個大漢口中發出吱吱怪叫聲，叫聲還帶着幾分凄涼，不旋踵間，忽見白雪飛洒，又是三個大漢冒上地面來，刹那間便把趙長生圍在正中間。

趙長生的刀斜指右上方，沉聲道：「在下不想在此地殺人，如果逼人太甚，那是各位咎由自取！」

七個大漢圍着趙長生吱吱叫，可就沒人往上撲。

於是，奇怪的事情出現了……

只見不遠處的斜坡一邊，又是一堆積雪彈洒，飛一般的又奔來三個黑灰大漢。

現在，十個大漢圍緊了趙長生，十個人一齊發出比老鼠還尖厲的叫聲。

趙長生頓感刺耳難聞，却也不敢稍有大意。

但更令趙長生奇怪的，乃是斜坡上忽又出現七八個大漢，這些大漢也吱吱叫着往他奔來。

趙長生動了！

只不過他並非是出刀殺上去。

他騰身躍在半空中，空心觔斗連着翻，一路衝過那條木橋……

因爲趙長生忽然想到一件事，那便是老鼠成羣，既然「吊人山莊」上的莊主是「西紅夜鼠」尹小紅，這兒必然老鼠成羣。

如果等到層層老鼠把自己圍在中央，羣起而攻之，就算他們不用刀，也會活生生的把自己咬死。

趙長生當然不是傻子，他還等着回汴梁去結婚，又怎會被咬死在這「吊人山莊」？

趙長生大喘氣的躍過木橋，眞奇怪，竟然沒有一個人向他追過來。

當然，更奇怪的事，乃是趙長生落地回頭看，却發現橋那面一個人影兒也沒有。

對面一片寂靜，大地一片白光，就像那兒根本就沒有人出現過似的。

趙長生怔住了。

他想到老鼠會鑽洞，羣鼠歸洞一定十分快速。

那些大漢們的動作眞嚇人，竟然像鬼魅也似的消失不見了。

趙長生緩緩的往回路上轉過來，只不過他又忽然高聲的大叫，道：「你們聽着，我知道丁仲仁在你們『吊人山莊』躲着，他逃不掉的，我這就回去請張捕頭，這是你們自己找的痲煩，怨不得在下了。」

趙長生說完便回身疾走。

他走向黃河的方向，而且走得很快，看上去他是一去不回頭了。

趙長生當然不會遽爾離去，如果他就這樣回去，又怎能向師父交待？

趙長生也是個固執的人，如果他抓不到丁仲仁，他甚至也不打算在年三十那天同小師妹結婚。

看上去趙長生眞的走了，天黑下來的時候，已消失他的人影了。

* * *

趙長生很會打扮自己，他把一團積雪用一片老松葉子托住，慢慢的在移動着。

松樹葉子很密，葉上面的積雪便也厚厚的一層，看上去就好像一棵被大雪壓得搖搖欲倒的小樹。

有人就把它當成一株被風雪積壓的小樹，既然是小樹，便不會引人去注意它了。

小樹移動得十分技巧，它移動在斜坡邊的石堆上面，只不過移動得很慢，因爲小樹移動到橋頭的時候，天已經黑暗下來了。

於是，小樹慢慢的往橋上移動。

橋面上當然不會有樹，所以小樹在橋面上移動得快，轉眼之間便過了橋。

直到目前，小樹的移動未引起人們的注意，却也使得小樹下面的人放心不少。

那人當然是趙長生。

趙長生是不會轉回頭去的，如果

他抓不到丁仲仁，實在沒面子去面對師父。

這世上有許多人就是爲了面子問題而拚命，只不過趙長生爲師命而拚命，因爲趙長生做任何一件事，總是要求盡善盡美。

他雙手拖着那棵小樹，慢慢的往山莊大門那面移動着，天色已暗了，但地面上的積雪却反映得大地一片銀色，這時候他如果不小心，一定會把那批人引出來。

那是一羣鼠，不是人。

趙長生就認定那些人是老鼠，因爲只有老鼠才會從地洞中冒出來。

趙長生又移動到搏鬥的地方了，此刻他必須多加小心，因爲那些人是由這附近地下竄出來的，這兒既然有地洞，便一定也有機關。

他猜對了，因爲這一帶有許多地洞。

這一帶也是個橢圓形小山坡，「吊人山莊」就建在小山坡的另一面，「吊人山莊」遙遙的可見一片屋脊。

就在趙長生正在往前緩緩移動的時候，忽然傳來一聲嘿嘿笑聲，眞嚇了趙長生一跳，還以爲有人發現他回來了。

他未再稍動，他只能靜下來仔細的聽。

那聲音就在上風頭，雖然西北風小多了，但那聲音却很模糊。

於是，趙長生往發聲的地方移動了。

他的手上仍然擧着小樹，因爲他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如果有人突然從地下冒出來，他的小樹就能爲他作掩護，小樹在天黑以前能掩護他，天黑以後更能掩護他。

趙長生不想和這羣「老鼠」拚命。

他只要找到丁仲仁，便立刻上前去抓人。

趙長生正急於回去結婚，那才是件大事情。

＊　＊　＊

夜，好寂靜的夜，趙長生移動到他以爲是適當的地方，便立刻靜止不動了。

小樹枝上的雪往下落着，有幾塊還落入趙長生的脖子裡，便立刻化成雪水。

眞涼，涼得趙長生急着把脖子抽縮回去。

突然，附近傳來一陣嘩嘩啦啦聲，緊接着有人吼叫：「七七八八不要九，要九是個十一樓。」

於是，又傳來一聲咒罵：「他奶奶的，十一樓住九姑娘，是個雜牌慫十！」

趙長生立刻想笑，他知道附近的地道中有人在推三十二張牌九了。

汴梁城也有賭場，賭場開在相國寺附近的于家後院，趙長生的小師弟余一串就喜歡瞞着宮和順去賭幾把。

趙長生知道小師弟這毛病，他曾揍過余一串，然而好賭的人好像天生的，就好像狗不改吃屎，余一串還是暗中去于家後院賭。

趙長生此刻就明白，這兒的漢子們原來不撲上來拚命，是爲了地道中在賭興正濃。

這是十凍臘月下雪天，又快要過年了，誰還願意和來人拚命？

拚命免不了流血掉肉，爲了圖個吉利，雙方最好不動手，趙長生一走，這些大漢們便也重回賭桌了。

＊　＊　＊

下面傳來一陣洗牌聲，也傳來一陣嘻哈與咒罵聲。

「他奶奶的，剛才一把『猴子坐板櫈』，這又是一把十一樓住九姑娘，眞倒他媽的霉！」

「都是那個王八蛋來的不是時候，那小子來以前，老子連拿三把天九王，四個大紅棗，還有一對門神爺的大鋼鎚，他奶奶的這麼一攪和，全他媽的變了！」

趙長生聽得清，那人是在咒罵他。

「下，下，放手了！」

忽聞得有人叫道：「老子歇一把，出去撒泡尿沖沖那陣子霉氣。」

地洞中傳來吼叫聲。

「小一點，小一點，我的老祖宗，你小一點呀。」

「你多一點，多一點才夠勁。」

「斷……斷……斷吶，我的老媽……」

「彭」的一聲傳來，緊接着一聲喝道：「小五一對坐大堂，統吃啦。」

於是，又傳來一陣咒罵聲，還挾雜着砸、碰、敲的聲音。

趙長生正要往山莊那面走，忽然附近傳來脚步聲，他猛抬頭，只見一個大漢已走到他身邊。

那傢伙好像剛從地下冒出來，他有些不習慣的不辨東西和南北……

他只想往地上撒泡尿水……

他在灰暗中拉開褲子便抓出他那根命根子。

眞不幸，當然是趙長生不幸，那人對着小樹椏上的雪洒上去。

趙長生當然不會任這大漢往頭上撒尿，那會一年不吉利的。

江湖上就有不少人往別人頭上撒尿，大吃小，硬吃軟，甚至騎上別人脖子撒尿的事也不新鮮，只不過那只是無形的行爲。

如今這大漢却是對準趙長生眞的撒尿了。

趙長生火大了，他又不能移動，因爲那會引起這大漢呼叫的。

但趙長生發動了……

他擧着樹枝猛一送，眞嚇了大漢一大跳，剛要撒的尿水便江河也似的流出來了。

這大漢的褲襠一團濕，也嚇的他把屎也拉出來了。

趙長生面對着大漢一笑，忽的一

拳搗過去，「彭」……大漢倒了。

大漢連呼叫也未出口便倒在雪地上了。

趙長生不能在這兒多停留，便立刻拋去手中樹枝往山莊奔去。

他的輕功是一流的，幾個起落便到了莊門口，趙長生立刻楞住了，因爲他又聽得莊門內傳來嘩嘩啦啦洗牌聲，那聲音比剛才的還清楚。

山莊大門內，靠近石階一邊有個地洞口，洞口處有個大漢在喝酒，對於地下的賭勁，這人似乎並不喜歡。

也許天太冷了，這大漢把黑漆漆的衣領拉得高高的，連兩隻耳朵也不見了。

趙長生隱藏在暗處不敢稍動，他豎起耳朵仔細聽……

忽見那喝酒的人站直身子，噹的一聲把酒瓶子摔碎在墻角上，自言自語的駡道：「他娘的，輸光了喝老酒，連酒也沒有了！」

趙長生這才明白這人原來身上的銀子輸光了。

就在趙長生正要伸頭看清楚大漢的時候，忽然眼前一片空白，他甚麼也沒看見，那個人不知怎的消失了，就好像鬼一樣，一晃之間不見了。

趙長生大感奇怪，他立刻全身戒備起來。

慢慢的伸出頭，趙長生發覺莊門內好寬敞，院子裏的臘梅花開得好艷，有一股花香飄過來，令趙長生深深的一陣呼吸。

他只是呼吸一陣，却不敢冒然走進去。

趙長生伸頭看看莊院墻，那墻頂有兩丈高，這對趙長生不難，他只要一挺腰就能越過墻。

他不進莊門，立刻移向右面去，因爲右面有着一片竹林一直延伸到山坡邊。

只要有竹林，就能掩護人，趙長生就在竹林邊拔身而起，「颯」的一聲落在莊院裏，却發現是一片小房子。

趙長生並未發現有人，他大感奇怪的四下觀看着，這時候應該是吃晚飯的時候了，爲甚麼不見人？

他緩緩的往一間矮屋後移動着，現在……

現在他就站在小窗後面，只不過令他吃驚的乃是這間小屋子裏空蕩蕩的，就算傢具也沒有一件。

這眞是奇怪的事情。

江湖上不少稀奇古怪的事，趙長生也經歷過不少奇怪得離譜的大事，但他却被眼前的景象怔住了。

「也許這間屋子用不到。」

趙長生自言自語的往另一間屋子後窗移過去。

於是，他又吃驚了，只見仍是空蕩蕩的無一物。

趙長生大着膽子往兩座大廳方向移過去。

他相信大廳之上必有人，就好像他相信河上的老者所言，丁仲仁逃往「吊人山莊」一樣。

現在，趙長生全身貼近第二座大廳外面的後廊柱上，他不敢再稍動，但一雙深陷的大眼睛却滴溜溜的四下看。

最後，趙長生確定附近沒有人，方才往大廳上注視，他再一次吃驚了，因爲大廳之上仍然無人，倒是亂七八糟的塵封了許多傢具，在院子裏面大雪的掩映下，大廳內不但無人，而且還隱隱約約看到一大羣老鼠奔來逐去吱吱叫聲不絕。

最令趙長生驚訝的，莫過於有幾隻肥肥的大老鼠竟然從大廳內奔出來，跑進趙長生身邊嗅個不停。

這些老鼠好像不怕人。

這世上眞是千奇百怪，老鼠見貓要躲，見人更是逃之唯恐不及，不料這些老鼠竟然不怕人。

趙長生不動，但老鼠動。

有兩隻老鼠還往他的腿上躍，就好像要趙長生抱一抱牠們，或者摸一下牠們似的。

趙長生看往大廳內，他這一回看清楚了。

大廳內至少匯集了上千隻老鼠，即使樑柱之上也有不少老鼠在追逐。

就在這時候，趙長生忽然發覺身邊來了更多老鼠，已使他無法出脚走步了。

有幾隻老鼠在吱吱叫個不停，有些仰起鼠頭看趙長生，好像在向趙長生乞求甚麼。

「去！去！」

趙長生低吼着，他還伸手揮着。

慢慢的，趙長生移着脚步往大廳上走，因爲他相信大廳上不會有人，如果有人，這些老鼠就不會如此囂張了。

趙長生生怕踩上鼠身，他明白如果踩着老鼠，必然會引得老鼠尖叫，那會把地洞中的人引出來。

此刻，趙長生就認定，「吊人山莊」上的人都住在地洞中，這裏有許多地洞。

趙長生移動得很慢，因爲在他面前已堆積着上百隻大小不等的老鼠，他不敢出脚快，那會踩中老鼠的。

此刻，趙長生忽然想起河面上那老人說的話，「吊人山莊」的莊主，人稱「西江夜鼠」，那麼，這羣老鼠一定是尹小紅的寵物了。

趙長生不得不驚訝，會有人養了這麼多老鼠，更叫人難以相信的，乃是「吊人山莊」上，人鼠相處得如此和善。

趙長生當然還不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吊人山莊」上的人住在地洞裏，「吊人山莊」的老鼠却生活在大廳房中，而且這些老鼠是不會往地道鑽的。

＊　＊　＊

趙長生移近大廳門邊了，他伸頭

引頸看向廳內，不由更是吃驚不小，只見這大廳內的傢具均是東倒西歪，就好像多年來未曾有人在此住過一樣。

大廳內的塵灰也看得清晰，有幾隻面盆放在地上，更令趙長生奇怪的，乃是幾隻剛生出的無毛小鼠，正被幾隻大老鼠緊緊的偎着，天寒地凍，老鼠也如此關懷子女，倒是件感人的畫面。

趙長生也發覺幾隻面盆上已爬滿了大小老鼠，那一股子老鼠臭味幾乎令他作嘔。

他的腳不離開地面，擦着地面往大廳上移動，如果他能找到進入地洞的出入口，他會毫不遲疑的走進去。

他心中正想到一件事情，那便是明日便是大年除夕，他不能再躭誤下去了。

他必須盡快的抓到丁仲仁，帶着丁仲仁奔回汴梁城，就算晚個一半天也會得到師父的諒解。

如果丁仲仁跑了，自己又誤了佳期，師父他老人家一定不高興。

趙長生永遠不會令宮和順失望，他總是默默的給宮和順爭足顏面，因為他是宮和順一手提拔出來的。

趙長生從十二歲起就跟在宮和順身邊苦練功，一晃眼他已經二十五歲了。

那年頭，趙長生早該結婚了，但趙長生沒有，因為宮和順把幾次提親為趙長生拉線牽媒的人拒於門外，直到……

直到宮小芳滿二十歲。

宮小芳年三十晚正滿二十歲，所以宮和順要在這一天為趙長生與小女兒二人主持大婚。

汴梁城內的和順鏢局熱鬧得不亦樂乎，只等趙長生回來以後就放炮奏樂行大禮了。

然而，趙長生却正在「吊人山莊」上發急三千六百章，他心中急，口中却不能出聲，直懋得一張薄嘴巴形成一條細線。

如果有人在這時出現，他一定會動手。

此刻，眞的有個人出現了。

也不知這個人是從甚麼地方冒出來的，這個人只一出現，便尖聲的叫道：「來了！來了！看你們饞嘴的樣子，那一天餓過你們呀！」

這聲音眞好聽，趙長生猛一怔，拔身便躍上了大樑上，他不打算同女人動手。

不錯，果然是個女子，而且這女子眞美，從她那款款擺擺的柳腰，雙手端着大盆子看，一定是個美女。

趙長生躍在樑上，還拂落幾隻大老鼠噗噗通通的跌落在地上，却也正是那女子走進大廳的時候。

那女子俏笑，道：「急成這樣，還從大樑上往下跳，也不怕跌死。」

趙長生隱身樑上看得清楚，只見那女子把端進來的盆子往地上那些盆中一把把的放進許多吃的東西，令趙長生大感驚奇，天下還有人養老鼠的。

天下眞有人專養老鼠，「西江夜鼠」尹小紅就養了幾千隻老鼠。

「吊人山莊」也養了許多黑道人物，只不過尹小紅所領袖的人物均是「偷」字輩的人物，如果眞本事動手搏殺，大概也只有尹小紅與她身邊的四大金釵武功不錯。

* * *

趙長生隱身在大樑上面，只見羣鼠都紛紛往地上的幾隻大盆中搶食着，那情形還眞令趙長生大開眼界。

何止開了眼界，趙長生的眼睛睜大了，因為他發現那女子伸手拍拍空盆子，立刻拍出節拍，她的身子便也跟着節拍翩翩起舞，而羣鼠也不爭搶食物了。

羣鼠紛紛圍繞在女子的四週，那麼有序的轉動着。

「馭鼠」。

趙長生吃驚的全身一震。

這世上還有人會馭鼠，果眞駭人聽聞。

如果讓我們仔細琢磨，馭鼠比馭人還高明，因為馭鼠永遠不擔心鼠會背叛你，馭人可就不同了，要知道人心隔肚皮，誰知道被馭的人，心中在想些甚麼？

江湖上就有許多幫派鬧內訌，火拚與自相殘殺之事，時有所聞，却也出乎他們當初組幫結黨時所料不到的。

趙長生在樑上看着這一幕奇景，心中直叫「開了眼界」！

便在這時候，下面大廳上的女子突然一瞪眼，她不再轉動身體了。

她也不再拍擊手中的銅盆，那一雙灰暗中烏溜溜轉動的大眼睛睜得就好像一雙豹目。

「咦！」

女子發出驚呼聲，她開始四下看着。

趙長生猛吃一驚，忙不迭把身子縮在樑中央。

那女子開始移動了。

她走的姿勢很美妙，左手五指托着盆子，已經走到大廳廊上了，但她仍然回眸看看羣鼠，道：「別吵了，吃飽了睡覺去吧！」

果然，羣鼠立刻又奔向幾個盆子，爭搶着盆子裏面的食物。

趙長生不去注意老鼠搶東西，他只注意走出大廳的那女子去向。

大廳後廊附近有一座假山，已被白雪粉粧得像個堆起來的雪人似的，那女子走到假山一邊只一低頭，便立刻消失不見。

趙長生看的清，立刻躍下地，他差一點踩死地上幾隻老鼠。

疾快的，趙長生躍到院子裏，他開始往假山一邊移過去，小心的走着

，因為他眞的怕驚動地道下面的人。

他現在才明白，「吊人山莊」上的人住在地道中，也許地道中住着比住在地面上舒服。

至少在這大雪紛飛的嚴冬，住在地洞中要暖和多了。

就在趙長生剛伸手摸着假山一角時候，忽然附近出現一個圓圓的兩尺方圓洞口——老鼠洞都是圓的，如果我們注意去研究，鼠洞都是圓的。

此刻，趙長生在遲疑着，他不知自己應不應該進去，他也弄不清那女子是否就是從這個圓洞進去的。

「吱……吱！」

這是鼠叫聲，趙長生以為這圓洞中也有老鼠。

他以為洞中有老鼠，那麼，剛才的女子會不會就是由這個圓洞進入地道中？

趙長生暗中咬咬牙，心一橫就低頭往圓洞中鑽進去，他豁出去了。

他的時間已不多了，他必須盡快的抓到丁仲仁。

他也急於要趕回汴梁城去同小師妹結婚，現在……

現在他已進入洞內了。

他在洞中只轉了個彎，立刻發現燈光照得洞中十分明亮，那兩邊壁上方方的石塊，地上靑磚鋪地，三丈遠處掛着玻璃油燈，燈下面還垂着五彩帶子，只不過這兒一隻老鼠也沒有。

剛才趙長生明明聽到洞中有鼠聲，為何走進來却又不見一隻老鼠？

趙長生正在納悶的時候，附近又是一聲「吱吱」叫傳來，這一回趙長生不等聲音落，一個提縱落在發聲的地方。

「噗通」！

趙長生的身子剛落地，便立刻往地下沉去，他中了陷阱，心中也立刻懊惱不迭。

「砰」！

趙長生跌得不輕，四丈深處盡是岩石，差一點沒有砸破腦袋。

於是洞上面出現了燈光，只見那女子舉着燈光照下來，口中吃吃笑道：「果然有人摸進來了，找死不是？」

趙長生抬頭望，他氣的吼道：「原來妳裝鼠叫，引誘我上你的當。」

那女子又是一笑，道：「我學的鼠叫很像吧？」

趙長生道：「與老鼠無分別，我以為是老鼠在叫，否則也不會上妳的當了。」

女子似乎很高興趙長生的回答，她又是一笑，也是得意的，道：「你眞有本事，能瞞過莊外的人不被他們查覺而走入莊內，你一定費了不少氣力。」

趙長生心中在想：我已和那些人動過手了，我早就被他們發現了。

上面的女子又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趙長生道：「莊前的那些人只管在賭牌九，我當然有機會進來了。」

女子冷冷的道：「他們也太大膽了，非再吊死幾個不足以警惕他們，太不像話了。」

趙長生覺得這女子說出吊死人的話，好樣十分平淡的樣子，不由暗自吃驚。

上面的女子又是一聲冷笑，道：「只不過你還是被我發覺了，而且也被我捉住。」

趙長生實在不明白這女子是怎樣發現自己的，便沉聲的問道：「我不該粗心大意的進洞來。」

「你不該走進莊子裏。」

趙長生道：「怎麼說？」

那女子得意的道：「我在大廳上就發覺你了。」

趙長生吃驚的道：「不可能。」

那女子俏嘴一撇，道：「當幾隻老鼠從樑上跌落地面的時候，我就發覺了，因為我從未發覺過老鼠會從那麼高的大樑上往地上跳。」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馭鼠，為的是不叫牠們鬧哄哄的亂叫，我要靜靜的聽。」

「你甚麼也未聽到。」

「我是沒有聽到甚麼，可是我嗅到了，那是生人闖進來的味道，你果然藏身在樑上。」

趙長生訝異地道：「妳還能聞到生人味？」

一笑，女子道：「也沒有甚麼奇怪的，你難道不知道老鼠的嗅覺比狗還要厲害？」

趙長生當然知道老鼠的鼻子最靈敏，甚麼地方有吃的，老鼠立刻會發覺。

有人傳說老鼠在洞中的時候會猜算出外面甚麼地方有吃的，但當老鼠出洞以後，便立刻又忘了，只好再四下去尋找。

如今這女子最是明白老鼠的習性，她見趙長生不開口，遂又得意的道：「我也會鼠叫，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不是要活捉你，剛才我只要發出鼠叫聲，幾千隻老鼠就會追咬你，你是逃不掉的。」

她的話並非吹牛。

趙長生同意這女子的話。

他沉聲對女子道：「放我出去。」

女子吃吃笑道：「放你出去？」

趙長生道：「難道你打算永遠把我囚在這裏？」

趙長生很慶幸，因為這女子尚不知道趙長生是為了抓丁仲仁而來的。

剛才在莊外的遭遇，那些人竟然沒有把消息報告進莊內來。

那些人以為趙長生逃走了，便又進地道中去賭上了，誰也不願多事，快過年了。

就在趙長生思忖中，忽見上面的燈由一根繩子垂下來，燈光已照在他的臉上，却聽得上面的女子吃吃笑道：「一副窮酸樣，年紀倒不大。」

趙長生道：「我就要回去結婚了。」

他不知爲何會對這女子提起結婚的事。

不料女子吃吃笑道：「甚麼時候要結婚呀？」

「在年三十晚。」

「不就是明天嗎？」

「所以在下急於要回去。」

「你還想回去結婚？你就快沒命了，小兄弟，死人是不會結婚的。」

趙長生道：「你要殺我？」

「我們這裏不殺人，我們只吊死人。」

趙長生道：「把我吊死在這裏？」

女子指着大廳，道：「不，這裏怎能吊人？把你吊在大廳上，我在你身上塗一層香料，你的這身肉就完了。」

趙長生道：「甚麼香料？」

女子淺淺一笑，道：「當然是老鼠最喜歡吃的那種香料，我的盆子裏的食物就有這種香料。」

她頓了一下，又道：「天下再狡猾的動物，也逃不過這種香料的誘惑，天下再兇猛的野獸，也喜歡我的香料，所以鼠羣也聽我的支配，你相信嗎？」

「我不得不相信，因爲我見過妳的馭鼠本領，那確實令人佩服。」

人都喜歡別人奉承，這女人當然不例外，聞得趙長生的話，她笑啦。笑着，便又慢慢把燈又提上來。

洞下又是一片灰濛濛，趙長生就想這時候往上面衝，他是不會被這女子永遠困在此地的，只不過當他抬頭看上去，立刻打消了往上衝的念頭，因爲那女子把上面的洞口堵得只留下半尺方圓那麼寬。

洞口太小了，容不下他的身子往上面躍，又聞得那女子道：「你太幸運了。」

趙長生道：「被你誘落在此，還算幸運？吃豆腐不是這種吃法吧！」

女子一笑道：「老實說，我們莊主來了客人，她二人可打得火樣熱，看得我四姐妹流口水，如今你來得眞巧，也許可以解我饑渴。」

趙長生立刻明白這女子並不是「西江夜鼠」尹小紅。

那尹小紅的客人一定便是丁仲仁了。

趙長生要捉拿丁仲仁，他正在想着如何逃離這個洞，他也自信，只要出了這個洞，那女子就拿他沒辦法。

此時，上面的繩子又垂下來了。

上面的女子也開口道：「把你的雙脚結結實實的綁起來，快一點。」

趙長生接着繩子一端，道：「妳要幹甚麼？」

那女子十分大方的道：「我帶你去入洞房呀，你不是要結婚嗎？」

趙長生道：「你要帶我去甚麼地方入洞房？」

那女子手提繩子的一端，道：「當然是我住的地方，你要知道，如果我把你吊在大廳上，明日一早你就只有一身枯骨架子了。」

趙長生當然不想死。

這世上沒有人想死。

這世上活的東西都不願意死，就算是一隻螞蟻也不願意死——垂死還要掙扎。

這世上只有瘋子才不知死活，自殺的人就是瘋子，因爲瘋子做了許多瘋事情，當他們再也無法瘋下去的時候，便只有一死了之。

趙長生沒發瘋，他還等着回去和宮小芳結婚，當然不會自殺死在這裏。

他不想被羣鼠撕吃掉，便只有聽這女子的。

於是，他把繩子一端綁在雙脚脚踝上，却又聞得上面的女子道：「綁好了，別叫我提你到半途鬆掉，摔下去可吃不消。」

趙長生道：「我綁牢雙手也是一樣。」

「不一樣，一定要綁牢雙足。」

趙長生只得把雙足併綁在一起，抬起頭，只見那女子擺出個騎馬蹲襠式，雙手往上猛一提。

「哎唷！」

趙長生一聲叫，立刻變成頭下脚上垂在洞下面。

「沒碰着吧？」

女子關切的問，好像自己的親人一樣。

趙長生苦笑道：「雖然沒碰着，倒也嚇一跳，妳的動作太粗野了。」

上面的女子一聲笑，立刻雙臂貫力，一段段的拉着繩子往上提，這女子的臂力實在大。

趙長生如果騰身上躍，他一定能飛身上去，如今雙足被牢牢的綑住，還是個足上頭下的姿勢，他便一點轍也沒有了。

他被女子提到洞口就停住了。

那半尺寬的洞口他是出不去的，便在這時候，他却看到那女子把繩子連在附近的壁上鐵環，然後又走近洞口，低低的道：「把你的雙手一齊伸出來。」

趙長生道：「妳要幹甚麼？」

女子道：「我要把你的雙手也綁起來。」

趙長生道：「我的雙足已綁，逃不掉的。」

女子吃吃笑道：「你忘了，女人做事很細心的，伸出來吧！」

趙長生無可奈何的只得挺腰又上彎，把雙手一齊伸出那個只有半尺方圓的洞口，他還無可奈何的道：「妳不會把我餵老鼠吧？」

那女子吃吃笑道：「那要看你的表現了，呵！」

這女人眞會用繩子，只那麼一圈又抽緊，趙長生頓覺雙腕如套上鐵箍似的不自在。

「鬆一點好嗎？」

「鬆一點你便會動心眼跑掉。」

「妳很會用繩子！」

「休忘了這兒是『吊人山莊』，吊人是要用繩索的。」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還要警告你，你如果想掙扎，繩索會勒得更緊！」

趙長生早就試出來了……

他在那女子把他提上洞口的時候，就試圖掙脫繩子，但他却發現越掙越緊……

他重重的嘆口氣，道：「我好像再也逃不掉了。」

「自知之明。」

女子已雙臂貫力，呼的一聲便把趙長生扛在肩頭，她還吃吃笑道：「個子滿大的，可也並不重。」

趙長生只覺得有一股子怪怪的味道，可也並不難聞的濃濃香味飄進他的鼻子裡，也許香味太濃，令他想打噴嚏，只不過他又打不出來反而鼻孔癢癢的。

趙長生就在女子的肩頭低聲問：「妳身上是甚麼味道，怎麼有些刺鼻。」

那女子一笑，道：「當然是香味道，你不覺得我身上的香比花還香？」

趙長生道：「我寧願聞花香！」

女子往前走着，巧笑的道：「這你就不懂了，我每天與羣鼠爲伍，如果身上不濃濃的塗上香料，一定被鼠臭染得一身騷味，你說是也不是？」

趙長生道：「原來如此！」

這世上有許多人，尤其是女人，如果身上有體臭，自然要千方百計的用香水掩蓋那股子怪味道。

誰也不願意惹人厭，當然，女人更是如此。

趙長生又問：「妳好像還是一位姑娘。」

那女子立刻又笑道：「你眞識貨。」

趙長生心中好笑，不由得又道：「妳把自己比做東西？」

那女子却平淡的道：「有甚麼不好？江湖上有許多男女連東西也不如，所以他們被稱做『不是東西』！」

這世上本就有許多人不是東西。

不是東西的人並不只是下五門的人專有，江湖上有許多自命清高的人就不是東西。

趙長生心中就以爲這兒的人都不是東西！

當然，這女子也是其中之一，只不過當這女子走到一處灰暗的角落時候，他才隱隱的看到石壁上四個大字：「蓮花洞門」。

只見那女子伸手往油燈下面推了一把，便見石壁「咻」的一聲露出個洞門。

又是一股濃濃的香味自洞室中飄出來，趙長生立刻望向洞內，不由驚訝得目瞪口呆！

（未完・四）

上文提要：余顧南與盈哥隨蕭里里到中京朝見皇上，耶律玉設宴替他們接風，席上竟命余顧南與耶律拉琴比武娛賓，意圖令耶律拉琴丟臉，豈料比武期間，被耶律拉琴發現余顧南身藏蕭九城的册子，誤會蕭已被余所殺，幸得耶律玉父親耶律淳調停，還批准余回宋國，余却因不肯下跪叩謝耶律淳而觸怒其子耶律喜，竟被囚禁起來……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爲求平安回故國　忍辱偸安當西席

老王心腸倒不錯，叮囑道：「那老張是十足的小人，你以後要小心一點，所謂好死不必賴活，活下去才有飛脫囚籠的機會。」

余顧南忽然動了好奇之心，忍不住問道：「三位又因何事被關在這裡的？」

老王長長的一嘆，道：「別提了，沒飯吃還是省點氣力，準備睡覺吧！」

余顧南忙又道：「對不起，在下連累了三位沒飯吃！」那三人只答與你無關，便或躺或倚地閉上雙眼，看來眞的不想多說。余顧南也不便多問，想起自己的遭遇，心頭涼了半截。他自小喪父，母親爲了撫養他，受盡凌辱，到西京洛陽才有幾年安樂日子過，誰知好景不長，最後又因自己惹禍，連累母親懸樑自盡，如今又墮入異族手中，思之不由得滿腔怒火，心中暗叫：「老天爺，你爲何這般不公平，爲何噩運偏不離我？」

這一夜，余顧南輾轉反側，不能睡得着覺。一直到窗口透進陽光，大門才再打開，進來的還是老張，只聽他高聲道：「把馬桶拿到門旁！」

余顧南仍然端坐如舊，對他來說倒不倒馬桶，根本沒有分別。誰知老張一見又生氣了。「小猴崽子，你耳朵聾了麼？還是不想吃飯！」

余顧南還是不理他，老張掏出鑰匙，將鐵閘打開，道：「臭小子，老子打死你比踩死一隻螞蟻還省事！站起來！」

余顧南冷冷地道：「你敢動我一根毫毛，少爺便不客氣！」話未說畢，已讓老張一把扯了起來，他毫不畏懼，挺胸道：「放開你的臭手，立即滾出去！」

老張在其他犯人面前吃癟，如何下得了台？立即一拳擊在余顧南小腹上，余顧南肚裡腸子一陣抽搐，卻咬牙提膝，反在對方小腹上撞了一記，老張痛得大叫一聲，連退幾步，余顧南道：「滾出去！」

老張猛吸一口氣，雙拳如雨點般向余顧南身上招呼，余顧南也不客氣邊擋邊反擊，他對付耶律拉琴自然不足，但對付老張卻是綽綽有餘，老張吃了幾拳後退步牆邊。余顧南剛停下手，忽有人道：「繼續打呀，爲何不打？」

余顧南和老張都住下手來，轉頭望去，只見耶律玉帶着烏珠和白珠走了進來，余顧南想起自己會淪落至此地步，全因耶律玉而起，不由怒火中燒，罵道：「小妖女，你還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吧，少爺如有一句求饒的，便不爲大宋男兒！」

老張高聲道：「小郡主您聽聽，這小子滿口胡言，不打怎行？」說着又要動手，誰知余顧南眼明手快，先發制人，一拳重重的擊在他小腹上，老張怪叫一聲跌坐地上，張大嘴巴直喘着氣。

白珠笑道：「不自量力該打！」

耶律玉道：「小余，你氣若還未出夠，大可以再打！」

余顧南冷冷地道：「我想打你，你肯不肯？」

烏珠斥道：「余顧南，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小郡主怕你吃苦，特地一早來看你，你還敢無禮？」

余顧南哈哈大笑，道：「她會安着好心？昨晚就不會出那種主意！」

耶律玉忽然正容地道：「我不想多作解釋，只說一句話！」她忽然吸了一口氣，再略爲抑低音量：「昨夜我的用意只想替你出出氣，絕不是要害你！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非意料所及！」一頓又道：「你放心，父王若敢殺你傷你，最多我陪你一起死！咱們走！」說着頭也不回地帶着兩個侍婢走了。

老張這才知道自己闖禍，忙忙爬上來，誰知烏珠又走進來道：「老張，小郡主警告你，一切不許你動石室內任何人一根毫毛，否則有你好瞧！」

老張涎下臉來，含滿諂媚地道：「烏珠姐姐，我一向都聽小郡主的命令，請您代向小郡主說一聲，就請她放十二萬個心！」

余顧南冷笑道：「他想動手動脚，料也無這個本領，不過却會隨便不讓人吃飯！」

烏珠沉下臉來，喝道：「老張，可有這回事？你不要命啦？」老張嚇得立即跪下，叩頭如搗蒜，余顧南忽然覺得十分噁心，也暗嘲自己膚淺，跟這種可憐蟲嘔氣！

「烏珠姐姐，是小的該死，請您海量包涵，千萬別告訴小郡主，否則小的死無葬身之所！您饒過我，老張天天求菩薩保佑你，你是我老張的姑奶奶！」

烏珠又好氣又好笑，罵道：「混帳，我是你的姑奶奶，那我不成老太婆了？起來吧，十足是條可憐蟲！」

「是的，我是可憐蟲！」老張又叩了三個响頭才爬上來，快步走出鐵栅，將門鎖上。

烏珠又道：「余公子，你有什麼要求，但說無妨！」

余顧南冷冷地道：「多謝了，我余顧南才不吃這一套！宋人求遼人那是什麼玩意兒？」烏珠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這才離開，老張連忙在替老王倒馬桶。

老王搖頭道：「眞無天理，老張居然鬥不過小余！」

「姓王的！」老張陡喝一聲，突然發覺欠妥，忙又壓低聲音道：「姓王的，有風不可駛盡帆！」誰知石室內立即响起一陣笑聲，老張倒了馬桶，忙不迭跑出去。

那被老張稱爲猴猻的道：「小余，今日吃不吃飯也不打緊，總算你替咱們出了一口烏氣！」

余顧南忙道：「在下只是爲自己，說多謝那是抬舉我！」他偷眼瞧那姓許的虬髯客，他仍一聲不吭，雙眼呆呆地望着牆角。

老王低聲道：「你別怪他，他一向如此！你不知，他以前是魏王府的西席先生，專教郡主及王子習漢字漢語，後來才被王爺囚在這裡的，嗯，算起來也有三年時間了！你跟小郡主到底是什麼關係？」

「沒有什麼關係！我是在大名府被耶律吹笳抓來契丹的，半路遇到耶律玉，被她帶到混同江女眞完顏部，就是如此認識她！」

老王還想再問，老張已端着飯菜進來，邊將飯菜由鐵栅下面塞進去，邊道：「俺剛才已將一雙手洗得干干淨淨了！」

「猴猻」道：「咦，今日的飯菜怎會這般多？多謝你大發慈悲啦！」老張不理他們冷嘲熱諷，派了飯菜又出去了。

老王邊吃邊問：「既然你認識小郡主，爲何你又被關進來？」

「因爲我命途乖蹇，有些事在下也不太清楚！」

老王見他不願多說，也識趣地住了口。余顧南吃飽飯，便盤膝運功調息起來，這些日子，他從不間斷練武。那三個犯人則各適其適，彼此不聞不問。余顧南練了半個時辰內功，又在石室內練刀法，他進來時因未定罪，所以進獄牢前並無搜身，也沒沒收其兵器，老王偷偷注意他練武，目光大盛。

余顧南練了一陣刀法，便躺在乾草上睡覺，待他醒來，又是老張來派午飯。午飯的菜比早頓還好得多。老張將碗收出去不久，烏珠又進來了道：「余公子，恭喜了！」

余顧南精神一振，但迅速平靜下來，「身爲囚犯，喜從何來？」

烏珠道：「今晨太師上朝，皇上對完顏部勇士加官晉爵之餘，又有賞賜，而且太師還替你向皇上求情。皇上已有旨意，免你死罪，不過……」

她說至一半，故意頓住，余顧南快口道：「不過要在此坐牢，直至死亡爲止，是不是？」

「若是這樣，豈非生不如死？那小婢又怎敢恭喜你？」烏珠白了他一眼，道：「皇上只罰你在魏王府勞役一年，一年轉眼即過……」

老張道：「勞役致死，這比殺頭高明得多！」

「胡說，王府裡幹活都輕鬆得很，稍候替你安排了住宿的地方，小婢便來帶你去。」

烏珠去後，老王又向余顧南恭喜一番，「猴猻」也道：「小余，你走運啦，你離開之後，只怕咱們又要繼續那三餐不繼的生涯！」

余顧南道：「耶律玉已經交代過，料老張不敢胡來。」

俄頃，烏珠又帶着老張進來，老張邊開鎖邊道：「余公子，恭喜你

啦……請您多多包涵，啊！日後還要請你多多提攜！」金顧南輕哼一聲，見他精神奕奕，心中有點奇怪。

烏珠罵道：「死老張，你還囉嗦什麼？去遲了，小郡主怪罪下來，叫你腦袋搬家！」老張忙請余顧南出來，老王他們都走來向他道別，余顧南邊點頭，邊向內望去，見老許仍是那副神情，心中暗道：「莫非他被折磨得痴呆了？」不知為何竟然生出同情之心。

烏珠帶余顧南穿堂過舍，余顧南有點頭昏眼花，也不知魏王府到底有多大，只見到處都有持刀之衛兵，人人臉色肅穆，不拘言笑。

烏珠終於帶余顧南到來一排廂房前，道：「這是西廂，你便住在這裡吧！」她推開一扇門，請余顧南進去。余顧南昂首挺胸而入，只見裡面有座小廳兼書房，再裡面則是卧室，被蓆椅桌，一應均全，打掃得一塵不染，難得的是傢俱全是漢人風格。

「公子滿意否？」

余顧南淡淡地道：「階下之囚，有一立錐之地已足，尚敢奢求乎？」

烏珠道：「小郡主說她累你羈留於此，心中難安，請你放心，她會想辦法提早讓你回國！」

余顧南冷冷地道：「一年屆滿，若能平安回國，在下心願已足，請告訴她不要再出鬼主意，免得我腦袋搬家！」

烏珠頓足道：「唏，你這人簡直不可理喻！你且稍候，我着人送水來給你。」

余顧南急道：「且慢，你們安排在下幹什麼活？」

烏珠沒好氣地道：「這裡是西廂，當然是要你做西席先生，難道眞要苦役你麼！」說着匆匆而去。

余顧南微微一呆，想不到會做這種輕鬆事，他自小無機會識字，直至到洛陽，才由母親啓蒙，至今所識仍不多，却先後在女眞和契丹當教席，而自己最希望武藝有成，雖遇到明師又無緣受其親炙，思之又與命運弄人之慨。

丫頭送水進來，道：「公子，請先洗個臉！」

誰知白珠跟着她脚跟進來，道：「余公子，太師親自來探你，如今在內廳等候，請公子隨小婢出去。」

余顧南又悲又喜，道：「待我洗了臉再說。」

白珠隨即取一套乾淨的衣服給他換，誰知那竟是一件漢家的長衫，穿上之後，居然有幾分書卷氣，只是衣不稱身，白珠笑道：「且應付一下，待會兒着人更改。」當下引他到內廳，只見盈哥和耶律淳已坐在那裡。

余顧南抱拳道：「拜見太師和王爺。」

耶律淳道：「坐下說話。」伸手指指盈哥對面的椅子。「太師臨行在即，特來探望你的。」

余顧南謝了一聲坐下，盈哥道：「小余，老夫已代你向皇上求情，皇上已准你一年後回國，適才王爺謂要請你在府內教書，老夫也放心，希望以後咱們有機會再見。」

余顧南問道：「太師幾時回去？」

「明日即回，你不必來送了。」

余顧南黯然點頭，耶律淳道：「太師請您放心，他昨夜雖然在衆目睽睽之下，掃孤顏面，但一則他救過小女，二則孤一向敬重有骨氣的漢子，大懲小戒是免不了的，却也不會虐待他。」

「如此下官代他先謝了！」

「太師客氣了，不如到他居所看看吧？」

盈哥沉吟道：「犬子與他曾經結義，下官看看也好，好待回去告訴犬子，也好讓他們放心。」

當下耶律淳親自帶他到西廂，盈哥似甚為滿意，耶律淳知機地道：「孤王尚有事待辦，稍候再來請太師。」盈哥忙送他出去，待他去遠才將門關上，回身一把抱着余顧南，余顧南心頭感動，亦緊緊摟住他。

「小余，大丈夫能屈能伸，咱們以前的約會，你還記得麼？」

「記得！我父親被契丹人殺死，要我跪他們，那是萬萬辦不到，太師之約，小侄每天都放在心上！」

盈哥拍拍他的肩膊，道：「記住，要抓緊時間練好武功，他日方能報仇雪恨！」

余顧南道：「小侄曉得，太師也要保重！」

盈哥道：「老夫不便多說，以免王爺生疑，總之你一切都要小心，記着我一句話，大丈夫能屈能伸，萬不能逞匹夫之勇！」兩人又緊緊地抱了一下，盈哥才開門出去，提高聲音道：「王爺讓你當西席，那是他照顧你，你可得盡心盡意！」

「太師慢走，見到二哥四哥他們，請代問好！」

白珠就在走廊的另一端，見盈哥出來，遂道：「太師，王爺問你可有其他酧酢，否則請你留下來吃午飯！」

「多謝王爺，請告訴他，今日有耶律岸將軍設宴，老夫早答應他了，臨時改動則不大方便！」

白珠遂引他出去，余顧南走至門口與盈哥揮手作別，直至盈哥的身影被牆壁所遮，他仍收不回目光，良久才若有所失地進房，坐在椅上仔細打量居所，心忖以後便要在此生活一年，這一年一定很難過，因為行動不如在女眞時的自由，而且要提心吊膽，處處小心，以免得罪喜怒無常的耶律玉，延遲歸國之期。

過了一陣，烏珠帶着一名漢婦進房，替他量度身體，準備為他做衣服。「這位嬸嬸，請你替我做長衫。」

白珠道：「公子放心，西席一定是穿長衫的。」未幾她倆離開，余顧南信

步走至書架前，原來上面放了許多書籍，大部份他都未讀過，不禁暗為自己擔心，出乎意料的，上面居然有一篇孫子兵法，他連忙將之抽出閱讀。

這套孫子兵法共有十三卷，是戰國時的孫武所書，與「吳子」、「尉繚子」、「六韜」、「三略」，「司馬法」和「李衛公問對」，被合稱為「武經七書」，文字雖不艱深，但精髓難得，若無行軍打戰經驗，莫說草草閱之，就是仔細地看，也只能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地步。

余顧南翻了一下，重新將書放回架上，正想取別的來看，忽聞外面傳來烏珠的聲音：「小郡主駕到，請余公子迎接！」余顧南本不想迎接，但想起盈哥臨別交代的話，只好勉為其難走出房外，恭迎大駕。

余顧南出房，只見耶律玉帶着幾名身形彪大的遼人走過來，余顧南忍氣吞聲，低聲道：「余顧南恭迎小郡主大駕！」

耶律玉見他就範，嘴角含笑道：「免禮，小余，待我介紹，這兩位是本朝的大將軍蕭斜里和蕭撻不野！」

「參見兩位將軍！」

耶律玉道：「兩位將軍是來請教你漢書的！」

余顧南微微一怔，道：「在下所識有限，不敢指教！」

蕭斜里操着漢語道：「本將是想聽你講孫子兵法的！」

余顧南暗道：「阿骨打二哥要學孫子兵法，遼人也要學，不知誰學得到手？」當下道：「在下尚未讀過孫子兵法，怎敢指教兩位大將軍？」他見耶律玉連連向自己打眼色，心中會意，請他們進內坐下。

耶律玉道：「你也坐下吧！」她拍拍身旁的一張椅子，余顧南只好坐下。

蕭斜里道：「這裡有一套孫子的書，是漢曹宰相注釋的，你要讀多久才能看通？」

余顧南忖道：「少爺教曉他，他日他以孫子兵法來殺我漢人，少爺豈不要成為罪人？」但又不便拒絕，只好使用拖延計，道：「在下只讀過幾年書，猜想若要弄通它，起碼也得花二年的時間！」

蕭撻不野用遼語罵了一句娘，道：「不行，咱們最多給你三個月時間，你不教曉咱們，便休想回宋！」言畢長身而起。

蕭斜里道：「以前也有兩個漢人教過咱們，所以本將對孫子兵法已有頗多體會，你若敢胡說八道欺騙本將，便拿你治罪！」

耶律玉忙道：「他一定會照其所知告訴將軍！」

「小郡主，咱們告辭了！」

耶律玉送走了他倆後再度回來，余顧南埋怨道：「早知你專會替我找麻煩！否則又豈會來看我！」

耶律玉急道：「小余，你誤會了，是他們先請准父王的，與我無關！」

「告訴你，少爺根本不懂得甚麼孫子兵法！」

「你知道許文信因何會被押起來麼？」耶律玉苦着臉道：「我知道你心中在怪我，但我幫你也只能到此為止，你不要令我難堪！」

余顧南心中怒火又起，却强壓着，改口問道：「許文信是誰，他與我何關？」

「便是被囚在石室內那個虬髯客，他學問好得很，就是為人迂腐！他以前是王爺聘來的西席，曾教過咱姐妹學漢語和簡單的漢字，因為故意歪曲孫子兵法，被人識穿，故此囚在石室已年餘，其實兵法上有云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又云一子下錯，滿盤皆落索，又何須故意歪曲！只須在關鍵的地方稍為錯一點點已經足夠！我……這些話本不該說，今日告訴你，但請你保密，否則可是犯了裏通外國之死罪，幸勿誤我！」

余顧南臉色稍霽，心中舒服了許多，但表面上仍裝出淡然之色，道：「你以為宋人與你們遼人一樣？即使你不替我設想，我也不會在遼人之前說你的壞話！」

耶律玉嫣然一笑，道：「今晚我在書房設宴款待你……這位老師，你有空最好抽時間讀孫子兵法，其實這對你也有好處，我先走啦！」

耶律玉走後，余顧南心中暗道：「這妖女說得也有道理，只須在關鍵的地方弄錯，便管教他遼國兵敗如山倒，又何須特意歪曲之？」他發了一陣怔，又將孫子兵法搬放在桌上，仔細閱讀。

余顧南對這種書根本沒有興趣，而且文字枯燥，看了一陣已覺累。他索性抛下書本，回房盤膝練功，近日來，但覺體內的眞氣洶湧澎湃，似頗有進展，余顧南又驚又喜，練完了內功，又抽出玄鐵寶刀胡亂揮舞。忽然心中暗道：「我如此胡練不成章法，何日方能成大器？」當下閉目沉思，將所懂和所見過的刀法默記一遍，又將師父齊雲高傳授的劍法仔細推敲，看看有沒有共通之處，這一想，竟不知時日已過。

聽內傳來烏珠的叫聲：「余公子，余公子！」

余顧南道：「甚麼事大驚小怪？」

「兩位郡主快來了，請你先沐浴更衣！小花，你服侍余公子！」烏珠言畢，便見一個丫環捧着一盆水進來，余顧南久未見過漢人，忽生親切感，連忙下床幫她將澡水放下。

「你叫小花？是漢人？」

丫環紅着臉點頭道：「小婢是河北人。公子請寬衣。」

余顧南尷尬地道：「行了，你出去吧，不用你服侍了！」小花又把一套內衣和一套外衣捧了進來，放在床上，

再將毛巾交給余顧南，然後退出去，將門拉上。余顧南匆匆洗了澡，更了新衣，耶律玉果不食言，讓他穿漢服，而且裁剪得十分合體。他開了門打算跟小花聊幾句，誰知廳內已安了一張小圓桌，還鋪上綉錦的桌布，小花與另一丫環正在忙碌着，只好站在一邊。

俄頃，在廊上傳來一陣步履聲，耶律瓊和耶律玉兩姐妹偕白珠駕到。余顧南上前迎接。「余顧南恭迎兩位郡主大駕！」

耶律瓊面貌與乃妹頗為相似，但性格則不相同，文靜而帶點靦覥，抬手道：「免禮！」白珠烏珠侍候她們坐下，耶律瓊又道：「老師亦請坐下。」

余顧南聽見老師二字，忽覺難為情，結結巴巴地道：「在下只讀過幾年書，學識粗淺得很，實愧為人師，老師二字更不敢當！」

耶律瓊道：「宋乃黃帝之後裔，文化悠久，包羅萬象，四方景仰，老師在漢讀了幾年書，勝過吾等苦學十年了，老師二字如何不敢當！」

「實在如此，並非矯情，只恐誤人子弟！」

耶律玉笑道：「姐姐，既然老師怕難為情，你便叫他一聲先生吧！白珠，還不為余先生斟酒。」耶律瓊白了乃妹一眼，頗有怪責之意，但見余顧南臉無尷色，這才放心道：「先生，學生先敬您一杯，算是感謝先生肯收我這個不成材的學生！」

余顧南有點手足無措地舉起杯來，道：「不敢當……也許郡主的漢學比在下還識得多！」耶律瓊一笑舉杯呷酒。遼人豪邁粗獷，女人喝酒甚是平常。

耶律玉抿嘴一笑，道：「好啦，輪到我這個頑皮的學生敬先生一杯了，學生天資魯鈍，若成績不好，請先生多多包涵！」余顧南與耶律瓊齊瞪她一眼，耶律玉含笑將那杯酒喝光，余顧南只好也乾了。

耶律瓊道：「烏珠，吩咐上菜！」

廳內忽然有點沉悶，余顧南甚覺難受，只好借題打發時間：「未知兩位郡主，以前讀過甚麼書？」

耶律瓊道：「許老師曾教咱們千字文，只是教了許多遍，咱們還記不齊全，明日起有煩余先生先替咱們複習幾遍。」余顧南這才放了心，心想這個千字文也曾讀過，難倒不了自己。

「許老師只教千字文？」

「他說凡事須從淺入深，不可貪多貪快，因為學問不是朝夕可得的，本來他已準備教論語，可惜他……」

余顧南更加放心，因為論語他亦習過，雖然見解有限，但教這種塞外番女，自認綽綽有餘，說着菜已捧了上來，居然都是漢菜，耶律瓊道：「學生不知先生之口味，恐菜式難盡如意，尚祈原諒！」

耶律玉接道：「不過姐姐已把全中京燒漢菜最好的廚師找來，專門弄此一席，由此可見愚姐妹求學之心！」余顧南有點飄飄然，亦滿腹不是滋味，唯唯喏喏，一味低頭飲食，不願多說。

烏珠道：「余公……先生，郡主和小郡主一向是辰時和申時上課，每日習兩個時辰，讀五天休息一天，先生除了課程之外，在此期間可以任意做任何事，當然不能觸犯王府的規矩。在休息日，先生則可以出府散心，但戌時之前必須回府，違者……」

耶律玉斥道：「得啦，用不着你饒舌！」

余顧南忽道：「在下有兩事相求，請郡主恩准。」

耶律瓊忙道：「先生請說，若不過份，當無問題。」

「第一，須准我去探許文信老師，因為許老師學問比在下好，遇疑難須請其指導，以免誤人子弟！」

耶律瓊點頭道：「先生精神可敬，自無不許之理。」

「第二，咱們漢人素來尊師重道，我希望遼人亦能如此，否則何須學我國文化，因此老師之言，學生必須遵守！」

話音剛落，耶律玉即反對，「不行，你若公報私仇，姑奶奶豈不悽慘！」

耶律瓊瞪了她一眼，道：「先生為人師表，豈會甚麼公報私仇，妹子你越來越無規矩了！」轉頭又道：「先生但請放心，除了國事家事以及遼宋之間的事之外，先生之言，學生自無不遵之理。」

余顧南見她思慮周詳，暗嘆一口氣，只好又道：「在下明早先去拜訪許老師，下午才開始上課，郡主可有異議？」耶律瓊滿口無問題，這一席吃了半個多時辰，才撤去酒席，下人送上香茗，余顧南久未喝過此物，連盡數杯。須知茶葉盛產地均在江南，運到關外，費時失事，其價值之高可想而知，若非富貴官宦之家，如何喝得起？

耶律瓊道：「先生喜歡喝茶，日後學生差小花每日送一壺與先生享用！」

余顧南連忙稱謝，這是他第一次衷心言謝，耶律瓊再說了幾句閑話便長身告辭，末了又道：「先生若有甚麼需要，但請小花代辦就行，今後她會來此服侍先生的！」耶律玉還想單獨與余顧南傾訴別後之情，却為耶律瓊拉去。「夜深了，先生也得休息，且要備課，妹子不可打擾他！」余顧南巴不得她倆早走，連忙送她們出門。

小花替余顧南舖好被褥，準備打掃小廳，余顧南忙支使她離開，想起明早要為人師表，心頭忐忑，其次今夜這席酒是正式的「拜師宴」，不能不認眞一點，是以余顧南連忙自書架上取下一本「千字文」，就燈閱讀，幸好其母教子嚴格，此書已念到滾瓜爛熟，雖久未接觸，仍歷歷如新。

次日一早，小花又來服伺他洗滌，小花名字聽來雖小，其實已年華雙十，否則耶律玉也不肯讓她來服侍余顧南。余顧南吃過早點，拿了幾本書便請小花帶他去囚室。大概王府內的侍衛已得到消息，人人對他都露出笑容，亦不問他要去何處。

一路通行來到囚室外，老張已立在那裡等候，余顧南人未到，他已先露出笑容。「余先生，早哇！」

余顧南道：「你不是比我更早麼？我要見許文信！」

「是是！小的早已知道。」老張打開大門，道：「余先生您請！」

余顧南見石室內只剩下一個虬髯客許文信，訝然地道：「猴猻他們呢？」

「都出去幹活了！」老張又打開許文信的鐵柵，道：「余先生，俺出去了，有事你得趕快呼叫，小的立即進來！」余顧南見他一副奴才相，心中甚感討厭，揮手令其出去，然後在許文信身前坐下，將手上的書本放在地上。

許文信仍然是那副模樣，好像不知道有人進來般，直至余顧南將書放在地上，他目光垂下，半晌方道：「恭喜你了！」

余顧南道：「許老師，晚生想知道你為何會被囚在此處，又為何會到王府任西席？」

許文信抬起頭來，雙眼倏地迸出神光，淩厲如刀，聲音雖十分低沉，却甚是有力，每個字都在余顧南心中震動。「是耶律淳還是耶律瓊要你來問的？」

這剎間，余顧南方發覺許文信是個學武的，而且武功高强之極，但他心間坦蕩蕩，了無畏懼，反問：「在下若是來盤問你的，又豈會單刀直入？許老師是何許人也，在下認識雖晚，但一眼已知許老師不是尋常人等！」

「不必廢話！我告訴你，許某只為不想教曉遼人殺我大宋子民，因此甘願在此長留！」

余顧南反問：「若非教他們殺我大宋子民，而教他們知書而識禮，知性而憐人，那又如何？」

許文信忽然仰頭大笑起來，笑聲響亮，只震得囚室內嗡嗡迴响。余顧南也不發怒，靜靜地望着他，許文信反而一怔，半晌方道：「教屠夫放下屠刀，佛祖也未必能辦得到，你又算得甚麼？」

余顧南冷靜地反問：「當初許老師又為何肯教王府內的人讀漢人書？」

許文信不由語塞，忽然覺得余顧南並不是普通的小孩子。只聽他又道：「依晚生看，當時你亦與在下一樣抱着這種心理，後來遼將要你教孫武兵法，你才拒絕的！」

許文信被他這幾句話，說得臉皮發熱，有點惱羞成怒地道：「難道許某做錯了！」

余顧南挺一挺胸，傲然道：「依晚生之見，許老師的確做錯了！你先別發怒，且聽晚生解釋——所謂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只需你在關鍵的地方，故意歪曲一下，如此效果豈非更好？且我留下有用之身！」

許文信呆了一呆，沉思半晌方道：「蕭糾里等人都是久經沙場的名將，豈容易瞞騙得過！」

「其實你不解釋，難道他們便無辦法弄得懂？」

「哼，許某但求心安，誓不低頭！」

「好！許老師不失大宋男兒的本色！」余顧南道：「晚生嘗聞人說過一句話，那就是用兵之法，全在一心。他們作戰當中，亦會有所進步！何況你還未試過，怎能武斷，他們必能判斷出你之解釋是否正確。」

「你今日是來教訓許某的？」許文信臉色一沉，冷冷地道：「對不起，許某要睡覺了！」

「晚生今日來此，是誠心向您請教的！」余顧南忽然壓低聲音，道：「首先晚生想了解王府內之情況，許老師在此已久，多少亦會有所知悉吧！」

許文信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問道：「你怎會來此？」余顧南便將自己的際遇說了一遍，最後還發下毒誓表示句句屬實。

許文信再問：「令師是誰？」

「東雁西鴻、南龍北虎之東雁齊雲高乃晚生之師父。」余顧南道：「許老師文武全才，尤其是內功更加深不可測，晚生尚未請教令師大名！」

許文信微微一笑，道：「許某只學過幾年三脚貓的武功，用意只在强身健體，且家師十成武功，在下學不到一成，所以不敢亮其號，以免沾汚他老人家。」

余顧南亦報以一笑，道：「如此看來，令師武功必定天下第一了！」

誰知許文信頷首道：「雖未必第一，但必在前五名之內！你今日來此，便只是為了問這些事？」

「適才許老師尚未答我，有關王府內的情況！」

許文信道：「若蒙不棄，日後稱我一聲老兄即可，再提老師兩字，以後就不要來了！」此話無疑表示仍歡迎他以後再來，余顧南大喜，滿口答應，當下許文信便將其所知告訴余顧南。余顧南在囚室內，足足躭了一個多時辰才離開。老張又哈腰恭送，小花見他出來，連忙迎前引他回西廂。

余顧南回居所，坐在桌前回憶剛才與許文信交談的情景，暗道：「許文信不是尋常人，他武功一定十分了得，以他之本領，要想逃出王府絕非太難，只需制服了耶律瓊姐妹，便可辦到，但他為何甘願坐牢，莫非他另有目的？」回心一想，啞然失笑：「坐牢即使有目的，也難以實行……那麼，他眞的只懂粗淺的武功？」心中不由疑

惑起來。

小花急道：「余先生，茶來了！」她替他斟了一杯。

余顧南呷了一口，問道：「小花，你怎會在此爲婢的？」

小花眼圈兒一紅，道：「奴婢在十二歲那年被他們擄來的，起先在一個將軍家爲奴，與奴婢在一起的，還有家父，但不久家父便死了……後來王府要個漢人丫環，那將軍便將奴婢獻給魏王爺！余先生，你去過大名府麼？」

余顧南點了點頭，反問：「眞巧，我也是在那裡被擄來的！小花，你想不想回大名府？家裡還有甚麼人？」

小花緊張地望了望門窗，壓低聲音道：「當然想啦！余先生，你若能離開，請你帶奴婢一齊去吧，奴婢寧願一生爲先生做牛做馬，服侍你一生！」

余顧南笑道：「誰要你做牛做馬？我要你做個眞正的大宋子民！你回宋之後，自然是回家！」

小花悲傷地道：「可惜我家裡也許已無人了！家祖母年紀已很大，身子又不好，大哥在我九歲那年又死了，如今家祖母也不知是否還健在！」

余顧南忙安慰她：「吉人天相，你祖母自然還健在，你回去之後，也該回家探望她！」

小花大着膽子問道：「先生你怎會來這裡，也是被擄來的？」

「此事說來話長！」余顧南嘆了一口氣，道：「你以後莫叫我先生了！嗯，你讀過書沒有？」

小花紅着臉搖頭，余顧南又道：「有機會，待我也教你認幾個字吧！」

「那就好了，不過此事千萬別讓人知道！聽說王府要漢家女兒當丫頭，首要條件便是須不懂漢字！」

「哦？」余顧南咬牙罵道：「番賊好毒辣！咱們小心一點，不讓人知道就是！對啦，王府內有多少個漢人？」

「就小婢所知，除了我之外只有四個。兩個是廚師，一個叫福嫂，便是替你縫衣服的，另一個就是看守囚室的老張！還有沒有其他人，小婢就不知道了！」

余顧南問道：「你可以出外走動麼？」

小花眼圈兒紅紅的，搖頭道：「婢子跟許老師差不多，只是我的囚室比他大而已！」

余顧南心頭一動，問道：「許文信的底細你知道麼？」

小花搖頭道：「婢子以前不在西廂，所以不知道！先生您歇歇吧，小婢要出去了，免得遼人生疑！」小花走後，余顧南方能定下神來，他自問千字文難不了他，因此索性練習師門絕藝「飛雁摘日掌」來，直至小花捧早飯進來才住手。小花服侍他吃了飯，又搬出硯台墨條和水注來，準備上課。

余顧南見離申時還早，便回房練內功，誰知未時才過了一半，耶律玉便來了，問道：「余公子呢？」

小花道：「啓稟小郡主，余先生在房內休息，待婢子喚他。」耶律玉伸手止住她，自己向寢室走去。誰知門倏地打開，把她嚇了一跳！

「你這樣早來作甚？如今還未到申時吧？」

「哎唷，那有老師嫌學生早到之理？你這個爲人師表的，可不大稱職吧！」

余顧南冷冷地道：「我本就自知不稱職，是你迫我的，最好替我另作安排！」

「人家跟你鬧着玩，你幾時變得這般小氣？」耶律玉回頭對小花道：「你去替先生打盆水來，讓先生先洗個臉！」

余顧南道：「不必了，我根本沒睡過……」

耶律玉白了他一眼。「一定要睡醒覺才洗臉麼？你練過武吧？一身臭汗味的！告訴你，我姐姐最愛清潔，你別以爲她好商量，她若橫起心來，比我還要狠吧！」

余顧南冷笑一聲，道：「你在背後說姐姐的壞話……」

耶律玉急道：「女生外向這句話你沒聽過麼？」

余顧南心中暗罵一聲：「無恥！」耶律玉又道：「我猜你一定不相信我的話的！其實姐姐若少說幾句話，也許許老師也不必住囚室！」

余顧南想起許文信一見臉便問自己是耶律淳還是耶律瓊派他去摸底的話來，不由信了幾分，耳邊又聞耶律玉道：「這些話只對你說，你若敢對姐姐透露半個字，就摘掉你的腦瓜袋子！」她忽然往桌邊一坐，有點哽咽地道：「我也不知道造了甚麼孽，才教你成爲我命中的煞星，只是好心好意却讓人當作狼心狗肺，心中難免氣苦……」

余顧南見她說得委屈，心中歉然，低聲道：「我知……你對我好，不過……」

耶律玉猛地抬起頭來，眼眶兒居然帶着點淚光，急問：「不過甚麼？」房門忽然被人敲响，小花在外道：「小郡主，洗臉水送來了！」

余顧南乘機去開門，耶律玉怒道：「你怎早不來遲不來，偏在這時候來？」

余顧南怒道：「你怎可隨便派她罪名？又是你叫她送水的！」他乘機扭毛巾洗臉，又回頭道：「小花，你先替她們磨墨吧。」俄頃，耶律瓊也來了，兩人坐下，余顧南則站着唸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

余顧南唸了之後，要耶律瓊姐妹讀一遍，然後問道：「若有甚麼不懂的，或是不明的，請提問。」

耶律玉先問了七八個字，耶律瓊顯然讀得很熟，只是對某些字理解不

深，余顧南竭盡所能一一解答之，然後又要她們用毛筆抄寫一遍。

耶律瓊握筆的姿態甚爲正確，因此余顧南只需耐心指導耶律玉，待她們抄了一遍之後，余顧南道：「明早再抄一遍，明日下午背書，必須背懂，後日起教論語！」

耶律玉忙道：「姐姐你先走吧，小妹須多抄一遍，明天才背得出來！」

余顧南知道她打的主意，忙道：「你回去才抄吧！」

耶律玉道：「那有先生不望學生勤力之理？學生正想請您指教！」

耶律瓊邊將書簿收起來，邊道：「先生，令妹疏懶成性，就麻煩你花點心思教她吧，將來她有點成績，也是您的功勞，您亦有面子！」余顧南只好勉爲其難答應，親自送她出房，耶律玉見姐姐離開，便似魚兒入了水般，高興得跳了起來。

余顧南道：「別高興得太早，假如你還當我是老師的，今日便得再抄三遍才准吃飯！」言畢走回寢室，耶律玉追上一步，余顧南已砰的一聲，將門關上，耶律玉回心一想，覺得余顧南的話，對自己實在有利，只要自己抄不足三遍，便能一直逗留下去，是以故意慢慢抄，又停下來等小花磨墨。誰知她雖然盡量拖延，但余顧南亦不出來，關在房內練內功。

小花低聲道：「小郡主，快吃晚飯了，您……」

耶律玉低聲斥道：「死婢，與你無關的事，誰讓你饒舌？」一頓又道：「對啦，你去替余先生準備晚飯吧，多備一雙筷子，姑奶奶不信他不准我吃飯！」

小花應了一聲，正想出去，誰知房門又被敲响，耶律玉覺奇怪，示意小花去開門，門開後，只見外面站着一位中年美婦，美艷不可方物，令人不敢迫視，但其又滿臉春風，使人覺得其人甚是和藹，而又易於接近，背後跟着兩個婢子，正是烏珠和白珠！

小花忙彎腰道：「奴婢不知王妃駕到，有失遠迎，尚請原諒！」中年美婦揮揮手走了過去。

耶律玉道：「母后，您不信女兒在此寫字？」

那中年美婦原來是耶律淳的正室王妃蕭德氏，亦即耶律玉之親娘，蕭德氏笑道：「你這野丫頭肯在此寫字，的確令人難以相信！」回頭問小花：「那位余先生呢？請他出來相見。」

小花連忙走到寢室外，伸手敲門，道：「余先生，王妃駕到，速速出來迎接！」

余顧南連忙散功開門出來，一與蕭德氏打了個照面，眼睛居然有移不開之感，暗道：「怎麼番邦也有這般漂亮的女子？耶律玉那小妖女可不如她一半！」

蕭德氏笑吟吟地道：「你便是余先生？」

余顧南瞿然一醒，忙上前行禮，道：「余顧南不知王妃駕到，有失迎迓！」

蕭德氏上下看了他幾眼道：「玉兒在先生教導之下，肯用功吃苦，足見先生之能，盼好自爲之，只是今日府內有客，須她出去伺候，先生可否通融一下？」

她說話聲音溫軟，有股教人難以抗拒之力，何況語調客氣，余顧南自然應允，忙道：「耶律玉，今日未完之功課，明日再繼續，你隨王妃走吧！」

耶律玉不大願意，却又不敢拒絕，只好隨母親離開，小花稍候也出去了，余顧南久久才能定下神來。

未幾，小花捧着食籃進來，飯菜居然有許多，余顧南訝然問道：「今晚之飯菜，怎地這麼多？」

「他們都已用過了，而奴婢也還未吃！」

余顧南喜道：「小花姐姐，那你就坐下來一齊吃吧！」小花告罪了一聲才坐下。余顧南問道：「剛才那人是耶律玉的母親？」

「是的，王妃蕭德氏只生了兩個女兒。」

余顧南一愕，又問：「那麼耶律喜又是誰生的？」

「耶律喜只是王爺的養子。」小花忽然壓低聲音道：「小婢聽人說德妃有漢之血統，好像她外祖母是漢人！也許因爲如此，她對下人一般比較溫和，王爺的姬妾極少，對德妃恩愛有加，先生若想回大宋，對她要稍假詞色！」

余顧南沉聲道：「在下不慣吹捧拍馬！」

小花道：「大丈夫能伸能屈，且欲成大事者，不拘小節，先先是讀過書的，這個道理應該比婢子明白！」余顧南暗叫一聲慚愧，心中默默嘴嚼這句話。假如能夠平安，一年的時間，他可以等待，因爲他還年輕，只是他一心要在武林爭雄，若回大宋，仍要到處受人欺凌，則毫無意思，因此一心望能在武學上有所成績，最理想的便是一回去，即能一鳴驚人，是以飯後，余顧南只休息了一陣，便搬開椅桌，勤練武功。

次日辰牌，耶律瓊、耶律玉又來上課，余顧南不苟言笑，專心教書，但耶律玉却偏覺得他年紀輕輕的硬裝老成，十分好笑，只因有姐姐在旁，不敢放肆，此後一連數天，生活都十分平靜，至第六天乃休息日，照理他可以出府遊玩，但余顧南則去囚室探望許文信！

許文信見他到來，似乎並不奇怪，點了頭示意他坐下。余顧南盤膝坐在他對面，問道：「許老……兄，今日是小弟的休假日，你想吃些甚麼東西，待我出去買回來給你吃吧！」

許文信苦澀地一笑，道：「許某想吃天鵝肉，你買到麼？」（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小唐幾次博彩都遇上賭技武功一流的人，都沒有收穫，幾乎連命都博丟了。這次是那「主子」派人來找他，說是揣摩賭技，不在輸贏，因爲來邀請的人有顯赫的貴冑人物榮貝勒，有「主子」在不敢傷害他，但結果遇上了賭技高手趙婕，小吉子來報訊，才知又是一個不易善後之賭局，暗裡還有司徒鴻、倪賓等人出手偷襲，再次得慕容雪琴相救……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亡命江湖

善堂慘被燒燬　高手屍橫遍地

如果僅是面孔動人，夏桀不會寵妹喜，商紂也不會迷妲己。眞正的美是全部的，立體的。甚至胴體之美更甚於面貌之美，所以眞正的美是完整的。

慕容雪琴的胴體之美，似乎連幾個少女如岳小憐、李湘、雲雀以及娜蘭等等，都有所不如。只有一個小吉子，由於他是個特殊人物，尚可比擬。

「兄弟，不要光是欣賞姐姐的身體……」

「大姐要我怎樣?」

「要看我身體上的肌肉和筋骨的變化。」這眞是練武的奇談了。

「大姐，妳是要我看這個的?」

「當然，大姐怎麼會以色誘你，但是，如果兄弟喜歡看，大姐也可以答應你。但要把握住，切忌『跑馬』。」所謂「跑馬」也就是「洩精」的隱語。

「不會的，大姐，我不能那樣，那對妳是不敬的。」

「兄弟，男女之間是不能重視一個『敬』字的。」

「爲什麼?不敬那豈是夫婦相處之道?」

「兄弟，這你就不懂了!古人有所謂：相敬如賓之語。這話用以開導世上夫妻要和睦相處則可，但若眞的相敬如賓，試想夫妻還有什麼情趣可言?張尚文對皇上說過：洞房之私有甚於畫眉者。這話已經十分保守了，但閉上眼睛想想，男女在洞房中還能作些什麼事?男女居室，是不能相敬如賓的，反之，不是夫妻間情感僵化，必然是一方面的機能發生了問題。還有一句最通俗的話：少年夫妻老來伴。少年夫妻所指的就是閨房中的情趣，甚至還包括雙方說些葷話等等，這才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夫妻哩!」

「大姐，我懂了!」

「所以你在看了大姐的胴體之下想入非非，我一點也不怪你，甚至還很喜歡!當然，別的男人絕對不行。」

「還很喜歡?」

「是的，女人是給別人看的、欣賞的，而不是孤芳自賞的。說句更露骨的話，女人需要男人的愛憐甚至佔有!」

「大姐，妳的話很新穎……」

「也很大膽是不?其實這都是實話，而世上往往有很多的實話是不爲人所接受，甚至嗤之以鼻的!」

小唐道：「大姐，我雖然沒有成過家，却能體會到妳說的夫妻生活，那的確是多采多姿的。」

「現在你該專心了，兄弟。」慕容雪琴道：「當我走動或演練掌法及劍法時，你要注意我的步法、手法、眼神之外，還要注意我身上的筋肉的活動情況。」

「大姐，這要一心數用才行。」

「對，聰明的人確能一心數用。」

「怎麼注意筋肉活動?」

「比喻說，由中指的『中衝穴』經過手掌的『勞宮穴』、再往上經腕部數穴而肘部的『曲澤穴』、而至膀上的『天泉』而轉入胸部的『天池穴』，這就是『手太陰肺經』。對不?」

「是的，大姐，這個小弟也知道。」

「那麼，當我運用此經施招運勁時，你可以看出運勁飛轉的技巧，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大姐，妳這教法很新，但很管用。」

「比喻說：由足趾的『內庭穴』往上經過『犢鼻穴』(膝部)、大腿的『伏兔』、腿根的『髀關穴』然後內彎內往上到『不容穴』、再轉到『乳根穴』直通額角的『頭維穴』，這就是『足陽明胃經』對不?」

「是的大姐。」

「當我運掌跨步時，你看這力道如何運用承轉?」

她揮動雙臂，移動雙足，扭動腰肢，而配上眼神。

那是一幅美極而動人心脾的舞蹈。

小唐喟然道：「大姐，我……我是個壞蛋!」

慕容雪琴笑笑道：「你不是壞蛋!」

「我是!因爲我只看妳的美好胴體上的一些迷人的部份，無法專心一志地去注意那些經脈和穴道上肌肉的變化。」

「兄弟，你要這樣想，就能收攝心神……」

「怎麼想?」

「你要的並不是高不可及遠不可取的。」

「大姐，妳這麼說我……我可能會更拴不住意馬心猿了。」

「不，是大姐太寵你之故……」說這話時，她的笑容已無，臉色已經沉下來了。

再次演練，小唐不再心走意馳。

很快地，他學了她的「天羅十二掌」。

「好，兄弟，你演練給我看。」

「是的，大姐……」

到目前爲止，他們一直還是赤裸的，他們彼此吸引，彼此欣賞人類至美至雅的胴體之美，瞑想着男女房內的刺激。

雖然那是一種幻想，並未眞作(剛才的三竅合雖然下體有輕微的接觸，却是隔着一層薄薄細紗短褲)。也正因爲這種似有似無，似無還有的微妙感受，才會更响往更狂熱。因爲男的是陽剛至美，女的是陰柔至美。

在完全無遮的相對之下，在生理的規律方面那會沒有反應?想想看，在小唐這種特殊挺碩、健壯的反應下，慕容雪琴又會如何?

而慕容雪琴在春意盎然的反應下，小唐會如何響應?

當小唐學會之後，演練到第五次時，心神一鬆弛，忽然身體上有了急劇的變化，勃然如杵，緩緩走向慕容雪琴。

此刻的慕容雪琴又如何?她更是有如自焚。

她還是個處子，但她見過，聽過也看過太多的男女之事。

她不是超人，她也是凡人，自也具備了七情六慾。

何況，在她的心目中，小唐是個慾神。

在慾神之前而不泛慾潮的人，簡直不可能。

她的脚步也微微移動，但每移動一步，自尊就譴責她一次——妳的年紀比他大一倍。雖然扯不上輩份，但你們不配，而他又有了好幾個姑娘……

這幾個有阻嚇力量之中最有力的是自尊和身份。

在過去，她是武林中最神秘的人物。

她也是武功最高，神出鬼沒的一種象徵。

以她這種身份而和一個十八歲的少男有這種事，她感到自卑，也會感到愧疚，儘管她還是處子之身。

在人們的印象中，不知她有多麼老了，因爲功力高絕、身份特殊，往往會和一個「老」字扯上關係。

本來她的眉宇間洋溢着三十年來第一次激情，準備接受這個小伙子的狂猛的佔有與需索。

她的確已無選擇的餘地，她無法自控。

她此刻幾乎以爲自己已在慾火中溶解，變成了小唐的一部份。

眼見小唐雙臂張開，胴體上因某種亢奮所產生的變化，使他更像統治世界上男女的慾神。

慕容雪琴並不知道自己在微微震顫，任何人在慾神之前都會身不由己地顫抖，她的胴體更鮮艷，紅中透明，血色綺麗，而且柔軟無比。

和小唐的碩壯恰成對比。

他終於站在她的面前，叫了一聲「大姐!」

這是慾神的呼喚，沒有任何一個女人能予以抗拒。

慕容雪琴也不能。因爲她也是人，她强烈的需要被佔有。

而且是狂烈勇猛地侵佔和擁有。

三十多年所儲存的激情，容量已達飽和。因而她吁吁嬌喘，星眸微張，而搖搖欲倒。

小唐所以未立刻攫住她，是因爲他的心目中，她仍是一位高人，一位神出鬼沒的前輩，所以他不敢。

他不敢也不忍。但是，這是不是造成慕容雪琴的自卑的原因呢?當然是十分可能的。

誤會是情愛的疾病，有時可能是

絕症。

「兄弟，你太激動了……適可而止吧……」

慕容雪琴匆匆入屋，穿好了衣衫，出來一看，小唐還靜靜地站在那兒，當然，青春之火已經平熄。

「兄弟，把衣衫穿上吧！」

「大姐，謝謝妳的及時退出，要不……」

慕容雪琴道：「不會的，兄弟，那件事根本就不大可能發生的，因爲你是君子，姐姐也不是太隨便的人。」

「可是我剛才要不是有點怯意，不忍侵犯大姐，此刻是不是已經……」

慕容雪琴微怔了一下，道：「不忍？」

「是啊！至少我叫妳大姐，至少妳敎我武功，至少妳救過我的性命，我怎麼能侵犯妳？」

慕容雪琴似乎弄清了他剛才趦趄不前的原因了，笑笑道：「姐姐不是說過，男女之間一旦有了情意，在那情意之下的舉措根本就不能算是侵犯。」

「姐姐，也許以後我還會……」

「以後再說吧！」

「姐姐要去何處？」

「我有很多事要辦。」

「小弟何時能見到大姐？」

「你希望常見到我？」

「當然。」

「那你如何向岳小憐交待？」

「大姐，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去考慮一切後果。」

她笑笑，道：「這正是一般男人所犯的通病，吃鍋望盆，貪心不足，是不是女人都有其優點？」

「不，大姐，只能說對她們是一種道義上的責任，對大姐却是……却是……」

「却是什麼？」

「也許是一種心儀、敬慕、嚮往和迷戀……」

「我會讓你常見到我的，我走了。至於岳小憐和李湘二女，你可以到東北十里舖鎮常安客棧去找……」

＊　＊　＊

武林善堂已經在經費充裕、人手衆多之下頗具規模了。在黃山天都峯山腰處有一片平坦之地，建了些木屋。

有鑑於上次大火的慘痛敎訓，木屋不毗連，却互相呼應，而且分派住宿的人物也費了苦心。

上次死裡逃生的「天魔手」崔崧、「陰陽判」曹嚴、「血燕子」姜蘭花、「五步追魂」尉遲春、「擎天手」熊天祥以及「燕子飛」姚樑等人，仍是主幹。

因爲他們是過來人，知道如何作防範戒備措施。

清虛道人也完全放手由他們六人去辦。

另外還有袁老爹、袁懷恩，「啞劍客」裴恩。另外「回春散人」羅子超也會常去看看病人。

這天晚上，袁懷恩跟袁不忘學了幾招武功，正要回房休息，忽見跛了一足的胡蟬向他招手。

胡蟬過去是東海海盜之女，父兄早死，她殘了一腿，有點跛但並不大嚴重，不久前才到善堂來的。

「什麼事？」

「傻子，跟我來，我有話要跟你說。」

袁懷恩不願意和女人打交道，在目前雖然已不再把女人當作妖怪，仍然感到彆扭。但對胡蟬則不同。

二人來到善堂木屋羣西邊的山澗邊，這兒有些虬松，也有些巉岩，胡蟬常來此洗衣衫。

有時她要洗衣衫就會問袁懷恩有沒有衣衫要洗？

由於常常順便爲袁懷恩洗衣，所以他也敎她射法。

二人來到巉岩內，月色甚佳，冷暖適宜，諦聽淙淙流水，夜鶯之啼叫，另有一番幽趣。但袁懷恩却不大懂這箇，道：「胡蟬，妳把我叫來有什麼事？」

胡蟬道：「沒有事就不能來坐坐嗎？」

「我好睏，只想上床睡覺！」

胡蟬道：「你就知道睡覺？眞是的，袁大哥，你打算何時成家？」她向澗中丟着小石問。

「成家？」

「是啊！就是娶媳婦呀！」

「娶媳婦？」他搔搔頭皮，道：「誰會嫁我？」

「這可不一定！蘿蔔青菜，各人所愛！」

「算了！暫時不想，再說要個妻子有多麻煩！」

「麻煩？怪調！」

「不是嗎？一天到晚有個女人跟在身邊多囉嗦！」

「可是到了這年齡，誰都要成家呀！難道你不想爲你們袁家留續香烟後代嗎？袁老爹是不是把你當作兒子了？」

袁懷恩點點頭，道：「正是。」

「他是不是希望你能生兒育女？」

袁懷恩道：「生兒育女是怎麼回事？」

胡蟬想笑，但不敢笑出來。對付這種單純的男人是要有耐心的，她忽然脫了衣下了水。

袁懷恩道：「妳怎麼可以脫光？」

「爲什麼不可以？你也下水洗洗呀！」

「我剛才問妳，生兒育女是怎麼回事？妳如果也不懂，就明白地告訴我，爲什麼不懂又要冒充懂呢？」

「我當然懂。你先下水嘛！」

袁懷恩嘟嚷着，道：「懂就快說，不懂算了！要我下水幹什麼，涼涼地，有什麼意思……」

胡蟬道：「你會不會游泳？」

「不會！」

「不會就要學！這是很重要的。有時逃命或追敵，都需要泳術，我敎你好不好？」

「好吧！」

胡蟬示範了個蛙式，道：「你先作蛙式，這姿勢最普遍。」

袁懷恩一試就往下沉，還灌了兩口水，道：「這玩藝不好學，我不要學這個了……」

胡蟬拉住了他道：「傻子！世上任何事都不是一蹴可及的，都要用點腦筋，付出心血。來，我敎你。」

胡蟬仰泳，敎他蛙式，正好在下面把他的身子托起。

游了一會，袁懷恩有了興趣，也有點成績了。於是他又學仰泳，這種泳姿更好學，且可休息，只要手脚稍動即可浮起，有時不動也能浮在水面上。

學了一會，袁懷恩道：「蛙式最好玩。」

「不見得！要游得姿式正確也很難。」

「我是說妳的身子在下面托着我很有意思。」

胡蟬心想：「你這傻小子原來也不是塊木頭呀！」

於是他們再重複這一手，當然，胡蟬是個見過世面的少女，雖不濫，却比袁懷恩懂得多。這樣身子密接，那會不惹火？

袁懷恩的生理上有了變化，他自己很驚奇，道：「胡蟬，這是怎麼回事？怎麼和你一起就會這樣？」

胡蟬道：「那是因爲你喜歡我！」

「我……我喜歡妳嗎？」

「當然，要不就不會有這現象！」

袁懷恩道：「妳不是要告訴我生兒育女的事嗎？妳到底是懂不懂？是不是還要愚弄我？」

「好，我告訴你，你不後悔吧？」

「後悔？我爲什麼要後悔？」

於是她帶他到柔軟的沙灘上。

她的動作使袁懷恩很驚奇，當然也很惹火，因爲他也是一個生理正常的人，稍作誘導，就順理成章地完成一件大事。

當他發現片片落紅時，袁懷恩大驚而跪在地上道：「胡蟬，妳不能怪我……我這人太粗野……大概是把妳的肚皮給戳破了！這怎麼辦？」

胡蟬忍不住大笑，只好告訴他，這是女子初夜的必然現象。就在這時，袁懷恩那隻叫「阿花」的大狗奔來，「汪汪」狂叫不已。

二人本未注意，但「阿花」是十分通靈的狗，一邊狂吠一邊要引他們回善堂去，似乎發生了什麼事。

胡蟬匆匆穿衣，道：「袁懷恩，八成出了什麼事？」

袁懷恩道：「會有什麼事呢？胡蟬，這樣就能生兒育女了？我並不希望馬上有兒子，這遊戲倒是挺有意思的！」

二人上了斜坡，不由大驚，黑夜中大火，十分醒目，大概又是善堂那邊失火，火光燭天，一片火海。

「快點！是善堂失火了——」

原木構成的一些木屋，要使之變成一片火海，稍有經驗之人就可以猜到，非但有人預謀縱火，而且必需用十分易燃之物。

如硫磺及油脂等，沒有爆發性的力量，無法使一干高手於睡夢中醒來而陷入火海中。

就算袁懷恩爲人不怎麼機伶吧，也能想到，這純粹是人爲的縱火事件，不然的話不可能每一幢木屋都起火，燒得平均而又旺盛。

這樣的大火必是易燃物引起的，一起就不可收拾。

人陷入這種大火之中，武功再高也逃不出來。

袁懷恩和胡蟬繞着烈焰奔行，相距二三十步，已烤得喘不上氣來，無法再接近。

隱隱看到烈焰中有人奔跑，但不出五七步即仆下。

也有人自火中蹦起，但落下後就不見動靜了。

火聲「必卜」，加上風乾物燥，很多木屋已燒光塌下，火勢轉弱，那表示全都燒光了。

上次善堂中燒死五百餘人，這一次更多。如果無人逃出的話，當在七百餘人以上，這眞是一件可怕的事。

可以這麼說，上次的大火，燒燬了武林的元氣。

差不多燒掉了武林一半的實力。

這一次，等於把武林的精英燒得精光。

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一些殘廢人能代表武林精英嗎？

當然不能，但是，武林中人一生中未受過傷的幾乎沒有。

而一生中大小數十戰，沒有一點傷殘機障的也沒有。

所以，可以說，武林精英幾乎都有傷殘。

而且，正好有一批未傷殘的人來此作客，也可以說是聞名參觀而來，這批人有三十來個，自然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因爲有人在武林中傳言，武林善堂之完善，不啻養老院，而且十分歡迎前去作客參觀。

更歡迎武林同道提出意見改善，使之更加完美無缺。

當然也歡迎武林中人大解善囊，踴躍輸將。

因而，近來數十位高手來此，正好趕上了這次浩劫。

是巧合抑是預謀？這就要繼續查証了。

大火燒了一夜，袁、胡二人和一頭狗，到目前爲止算是倖免者。他們等到天近五鼓，火才漸熄。

但是，他們沒有找到一個生還者。

袁懷恩一邊悲呼「袁老爹」，一邊尋尋覓覓，一具具的屍體都已變成了焦炭，且大多無法辨認了。

天亮後還在冒烟，但可以在火場中走動。一直沒有找到一個生還者，有的本還有氣，但不久就死亡。

袁懷恩大哭，「阿花」也在一邊嗚咽。

他是爲恩人的下場而悲痛，其實對整個武林來說，豈不是更該同聲一哭嗎？整個武林已被兩次大火燒光了。

這是個大陰謀。

設謀之人陰險而毒辣。

是誰能這麼乾淨俐落地消滅了中原武林的精英？

當然有，但要查証太難了。

因爲精英幾乎已完全消失，非精英份子，他們能代表中原武林嗎？

第三天聞風趕來的有「回春散人」和小唐。小唐本要去救二女，但聽說善堂又起大火，立刻趕了來。

他們默立在廢墟之中，不禁淚下，可以想像大火的當時鬼哭神嚎場面是如何地悽慘？

「羅前輩，這火勢一定很猛，但是，火勢一起，就會一個也逃不出來嗎？」小唐道：「晚輩以爲，即使是爆炸起火的，也未必能使七百餘人無一活的。」

羅子超點點頭道：「你的懷疑不無道理。」

小唐道：「會不會起火之前已先中了毒？」

羅子超道：「很有可能，也只有在集體中毒的情況之下，才能一口不留，燒個精光，不過……」

小唐道：「前輩是不是以爲仍不可能？」

「對，小子，你的聯想力很豐富。」羅子超道：「就算是下毒，要使七百餘人全都死亡殆盡，仍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

小唐道：「是不是仍然有人生還？」

「我以爲有。」

胡蟬道：「人呢？」

羅子超不出聲，想了一會，回頭望着袁懷恩和胡蟬，道：「兩位小友是到目前爲止唯一倖免者吧？」

胡蟬道：「正是。」

羅子超道：「起火時兩位在何處？」

袁懷恩道：「在山澗邊……」

羅子超道：「在那裡幹甚麼？」

胡蟬要阻止他說話，袁懷恩這人像一張白紙，他以爲爲人處世，沒有甚麼事不可以告人的道：「在學游泳！」

「學游泳？」

「是的。」

「誰在學？兩人一起學？」

「不，是她教我游泳。」指指胡蟬。

胡蟬直翻白眼，又不能否認。

羅子超道：「胡姑娘，令尊也是武林中人？」

胡蟬眞難啓口，她的老子是海賊，即使不太下三濫，也總是海盜，那知袁懷恩道：「她爹是在海上討生活的人……」

這是胡蟬對他說的，他原封不動說了出來。

「是打漁的？還是……」

胡蟬以爲羅子超有意窘她，她冷冷地道：「我爹是在海上幹無本生意的人。倒是叫羅大俠見笑了！」

羅子超道：「令尊是不是『海龍王』胡桑？」

「正是。」

「失敬。」羅子超道：「老胡在東海上幹那種生意三十年，可沒有說過他傷過一個無辜！」

胡蟬一聽此言，自然高興道：「羅前輩說了句公道話，家父的確是君子，却擔了個賊名！」

羅子超道：「昨天晚上爲甚麼要去游泳？」

袁懷恩道：「是她拉我去的。」

羅子超道：「除了學泳，還作了些甚麼事？」

胡蟬連連使眼色，可是袁懷恩似未看到。

袁懷恩道：「我問她生兒育女是怎麼回事？」

胡蟬直跺脚，捂起了耳朵道：「傻子，不能說！」

袁懷恩道：「老爹說，世上沒有不可告人的事。」

胡蟬氣得直跳脚，袁懷恩道：「她教我如何才能生兒育女，我發覺很有意思。但是，我不知道來那麼一次之後，要多少次才能生下孩子來……」

小唐大笑，羅子超急忙揮揮手，道：「好，你不用說了！」

袁懷恩又道：「以後我們在狗的引導下才發現了失火。」

羅子超道：「那時已經是一片火海了？」

胡蟬說了一切，她是個比較大方的姑娘。

羅子超道：「小唐，你呢？」

小唐說了他自己的一切，羅子超愣了一下，道：「眞是當今那主兒？」

他仍然不信當今至尊會和人賭博。

「未看到的人，沒有人會相信。但却是千眞萬確的。」

他出示一千多萬兩的銀票。而且都是宇內大錢莊及票號的銀票，當然，如果皇家下令止付，這些鐵票就不鐵了。

「當然，我相信，別人也沒有那麼大的派頭。」

羅子超道：「你說的蒙面人，曾經兩次差點擒住你，且有一次曾制住了你的肘部，你以爲是司馬天？」

「是的。前輩以爲……」

「我也以爲是他，那次有人援手，說了一句『何必以大欺人』，而使你趁機脫困的人，你以爲是誰？」

「慕容大……」他差點說出「慕容大姐」四字，立刻改口道：「八成是『鬼仙艷靈』慕容雪琴前輩。」

「怎知是她？」

「以後又見過……」他不便多說。

他總以爲他們的關係太不平凡，幾乎能震動整個武林。

羅子超道：「你小子的面子不小，也可以說造化不小。」

「前輩是說……」

「此人喜怒無常，甚難捉摸……」

小唐却並不以爲如此。回想慕容大姐溫柔體貼、動人，而且還有一種普通女人所沒有的高雅韻緻以及另一種不可侵犯的風格，心頭就十分嚮往。

那風格予人以十分高貴的感覺。

在小唐來說，他隱隱覺得，誰也不敢也不能侵犯她，只有他能也敢侵犯她，相信她也不會惱火。

所以小唐陷入了美好而神秘的憧憬之中。

「她有沒有談起善堂上次大火的事？」

小唐渾如未聞。

「她沒有提那件事？也未談及是誰縱火？」

小唐根本未聽到，羅子超大聲道：「小子，你神不守舍的樣子是怎麼回事？我的話你沒有聽到？」

「前……前輩說甚麼來？」小唐道：「晚輩忽然想起榮貝勒的那位長輩的女友來了……」

「誰？」

「她叫趙婕，說是『妙手空空』石大元老哥哥的渾家。」小唐道：「可是我和她一賭之下，手底下很有限，所以可能是石大哥的門下。八成是吹牛。」

「本來就是，石大元從不收女徒，而且一生不娶。」他似乎被小唐的一番話瞞了過去。

但他又重回到原話題上，道：「慕容雪琴現況如何了？」

「看來還不錯，三十來歲，長得很……」本要說很動人，但要避嫌，改口道：「很嚴肅……」

事實上，他們在一起，慕容雪琴一點也不嚴肅。

「她本來就很冷艷。還是個處子啦……」

「當然。」小唐心想，大姐說過她是未嫁之身。

「只不過，她已不止三十多，已經四十出頭了！」

「不，她三十六……」說出此話，十分後悔，以慕容雪琴的身份，是不會告訴他有關她的年齡的。

但是，羅子超似乎並未注意他的話，道：「你知道甚麼？二十年前她二十歲，我已二十八了，屈指算來，她已四十一歲了吧！那時追她的人很多，其中的『烈火神槍』鄺雄飛追她最緊，但不知情況如何？」

四十一歲和三十六歲不過相差五歲而已。小唐這麼想不知「烈火神槍」是甚麼樣子？大姐對他如何？

即使大姐五十一、六十一甚至七十一，那有甚麼關係。

她的臉和身上任何一部份都不比十七八歲的少女差些。

想想她以「三竅合」救治他的重傷，又以經脈的蠕動自外表觀察筋肉的方式讓他欣賞她的胴體，他醉了。

哇！大姐太偉大太迷人了。

當今世上，到那裡再去找另一個大姐？

一時忘情，「啪」地一聲拍了自己的後頸一下。

羅子超道：「小子，你今天是怎麼回事？」

「我……我也不知道……」小唐吶吶道：「只是以爲這場火很怪……」也算是妙語雙關，他和慕容雪琴之間，也算是一場大「火」吧？

羅子超道：「我們分頭到四周找找看，是否仍有僥倖脫出火海而受了傷的人，三個時辰後仍在此集合。」

小唐自己一撥，袁、胡二人一撥，羅子超負責南、西兩個方向，小唐北方，袁、胡是東方。

袁、胡走出一里之外，胡蟬揪住了他的耳朵道：「傻子，你可眞是一個不可救藥的蠢豬！」

「我……怎麼哩？」

「昨夜在沙灘上那件事你也能告訴別人。」

「可是袁老爹說，沒有甚麼事不可以告人的。」

「傻蛋！聽話要用頭腦去想才行，袁老爹的意思是人類沒有甚麼可以瞞人是指人要光明正大，但人類有些隱私却不能隨便對人說。」

「甚麼是隱私的事？」

「這……」胡蟬道：「比喻說，你爹和你娘昨夜在床上敦倫被你看到，這種事你也能對別人說嗎？」

「甚麼叫敦倫？」

「敦你娘的頭，敦倫就是我們昨夜那件事。」

「噢！那件事不能說？好好！妳快放手！我以後不說就是了！妳是說這種事能作不能說是不是？」

胡蟬道：「從此以後，你已經是我的丈夫了！」

袁懷恩道：「妳也是我的老婆了是不是？」

「當然！你要對我體貼點！」

「我一定會的。老婆，我們要幹那沙灘上的事兒多少次才能生孩子？妳似乎很內行！能不能告訴我。」

胡蟬猛吸一口氣道：「這麼大了，對男女間的事一竅不通。這事也不一定，有時一次就有了。有時很多次才能有，當然，也有弄一輩子也不生孩

子。」

袁懷恩道：「老婆……」

「不要這樣叫，要叫我的名字。」

「噢！不能叫老婆，好好，我叫你阿蟬好不好？」

胡蟬點點頭，袁懷恩道：「生不生孩子，現在我不大焦急，只是作那件事我好喜歡……」

胡蟬道：「你以後要聽我的話我才給你！」

「好好，一定聽你的話。」

「以後不可以說沙灘上那件事。」

「那我怎麼說？」

「你就說要吃海鮮，我就懂了！別人却聽不懂。」

袁懷恩大樂道：「胡蟬，你眞了不起！也只有吃海鮮時鮮溜溜的滋味才像作那件事呢！」

胡蟬道：「何年何月你才能不說傻話？」

就在這時胡蟬忽然發現了一個蒙面人，自他們後面走來。

胡蟬的身手不高，經驗却十分老到。

她知道不妙，因爲在山野中此人沒有必要蒙起臉來。

「袁懷恩，小心後面有人！」

袁懷恩回頭一看，果然此人不懷好意，立刻就取下巨弓和兩支箭。往弓一搭，道：「射他哪裡？」

胡蟬道：「隨便……」

那知語音未畢，這蒙面人一滑而至，一把抓住了巨弓上兩箭的箭鏃，袁懷恩仍然想射，但射不出去。

他從未見過動作如此快速的人。

胡蟬也未見過這種身法，就好像未動一樣。

胡蟬怕他有失，急忙撤刀攻上。

那知這蒙面人一脚就把她的刀踢飛了。

胡蟬大駭，這是甚麼武功，這工夫袁懷恩想奪回長箭，但奪不下來，往前戳也戳不出去。

胡蟬撿起刀繞到此人身後掃去。

此人又向後飛起一脚，這一次踢中了她的肘部，刀飛了肘也受了傷，而袁懷恩一脚踢去，却被對方絆倒。

總之，此人一直只用了一條左腿却敵。

他兩次踢胡蟬是這隻左腿，勾倒袁懷恩也是這隻腿。

而且袁懷恩被勾倒的同時，又被制住穴道。

這人的輕鬆，不免使人大嘆雙方差距之大。

胡蟬正要再上，忽然有人道：「讓我來！」

來人竟是小唐，他本來去了北方，但找了一會就轉往東方，而且他也不大放心袁懷恩這個傻大個，就找了來。

因此，小唐聽到了他們二人交談的下半截葷話兒。

小唐正自暗笑，這蒙面人就出現了。

小唐隱在一邊觀看，心頭大白了。

因爲這人的身手出奇地高，而且在此一帶出現，很難使人相信他和這次縱火事件扯不上關係。

蒙面人立刻就迎向小唐，小唐也暗暗戒備。

人越是有了經驗，越會膽小，其實也不是膽小，而是謹慎小心。只是初出道的雛兒才會目空一切。

小唐道：「這場火和上次一樣，必然有人縱火。」

蒙面人不答話，繼續前行，此人背上負着了一個長條包袱。

小唐道：「你必是縱火人之一。」

兩人已不足三步了。小唐雙臂一絞，攻出剛學不久的「天羅十二掌」中的一式，慕容雪琴的武功非同小可。

那知這人微微一愣，閃了開去，似乎發出一聲輕哂。

小唐再次攻上，此人不閃而接下，「啪啪啪」三聲接實，小唐竟被震退了兩大步，此人退了一大步。

小唐暗驚，此人是誰？竟有如此雄渾的內力。

看來不是司馬天。因爲司馬天跛一足。

若注意看，不論他如何掩飾都能看出跛足來。

而當今之世，有此功力的人，除了慕容大姐、司馬天、羅子超、袁老爹之外，已經沒有了。

小唐道：「尊駕何人？」

「說了你也不知道。」

「總該有名有姓吧？」

這人不再出聲，又火辣辣地砸來一掌，小唐力接，「啪」地一聲，竟被震退三步，但他不再和對方力拚，施出他自創的招式應付。

這人冷冷地道：「難怪你小子這麼年輕就會風流！原來還有兩套，只不過你遇上了我……」

小唐覺得此人的招式很狂烈，氣勢如虹，底子深厚，只怕不好應付，立刻又施出了「天羅十二掌」之一。

這人又哼了一聲，而且厲笑了一聲，攻擊更緊。

小唐覺得此人的笑聲中有悲怒的情緒，不知是何緣故？但發現此人破解慕容姐的招術並不太吃力。

小唐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這人道：「你這小崽子不配知道……」

小唐猛一回頭，「卜」地一聲，兩隻「吹鏢」突射而出。

但是，居然全被此人閃過。

自小唐學了此鏢，還是第一次失手的，而過去失手往往是因一用再用，對方有了戒心而有預防才不中的。

由此可見，此人身手之了得，實戰經驗之豐富了。

小唐也較上了一勁，心道：「我就不信你能樣樣通！」

閃身變招時，「釣命銀鈎」突然也出了手。

此鈎雖大，却也不過拇指大小。但閃電出手，往往對方看不清是甚麼玩藝兒，却已經到了面前哩。

此鈎之厲害處，主要是個「釣」字。

所謂「釣」，不是主動，而是被動。也就是魚要吃。自動上鈎才成，有很多的魚，你把餌輕輕移到牠的嘴邊牠也不吃。

問題就是在這兒，魚兒要主動吃餌，而人也要使魚對餌感興趣才行。

這就要有誘導的技巧了。

此人自也不能例外，見鈎來襲，本能地一閃。

這一閃就等於上了圈套，不閃還對他沒可奈何呢。

左邊的銀鈎一下子就鈎中了他的左肩。

但也只是鈎到了一層皮，立刻掙脫。但是，以此人的身份，居然傷在這小子手下，自然大爲不甘。他低吼一聲，手下加緊，攻勢凌厲險峻，未出三十招，小唐挨了一掌一脚。

胡蟬的武功底子差，暗器却會幾種，尤其是一種魚骨釘，頗有心得。看到小唐用暗器，她才想起自己也擅此道。

於是她也抽冷施出「飛刺」和「魚骨釘」。

當然她要傷此人却很難，只是爲小唐製造了機會。

此刻胡蟬已爲袁懷恩解了穴道，袁大個子十分惱火，把兩支箭搭在巨弓上。胡蟬道：「傻子，可別傷了唐少俠！」

袁懷恩道：「你以爲我是那麼駑脚的箭手？」

胡蟬道：「還是要小心哪！」

袁懷恩「颼」地射出，兩箭一蹭，突然發出一聲怪鳥大叫的聲音，這人不由一驚而稍退。

事實上袁懷恩只是在弓弦上刮了一下而發出了異聲。

這一手是袁老爹的絕技，乃是久居原野，聆聽野獸及禽鳥的鳴叫去體會模仿而研究成功的。

所以他能弄出聲音召來一些獸類，狩獵時不費吹灰之力。不過他狩獵一定撿老羽的先獵。

這人一驚，兩箭在山石上一蹭又蹭，居然掉頭射回。

「迴光反照」！這人大呼，顯然是個大內行。

但他全力應付，還是避過了兩箭。不由殺機陡起。

他伸手取下背後的長包袱，正要拽出，忽然林中有人道：「對付這些毛頭小子，是不是殺鷄要用牛刀。」

來人是「回春散人」羅子超。

他邊說邊馳過來，這人一言不發，掉頭急馳而去。

羅子超揚聲道：「兄台不願留下大名嗎？」

那人悶聲不響地走了，羅子超道：「你們有沒有受傷？此人身負絕技，他離去却並非怕我。」

小唐道：「我中了他一掌一脚，未受內傷。袁大個子你呢？」

袁懷恩道：「也沒有，只是他用脚一勾我就倒了，而且被制住穴道，那一手眞絕！」他也很識貨。

羅子超道：「其實你的箭法也很絕，也不要妄自菲薄。」

小唐道：「前輩也不知此人是誰？」

羅子超搖搖頭：「他像一個人。」

「一定是個頂尖高手了。」

「當然！」羅子超邊想邊道：「看他的身手，以及背上背的兵刃，他很像久已不履江湖的『烈火神槍』鄺雄飛。」

小唐忙吶吶道：「他不是昔年會追過慕容大……」立即改口道：「追過『鬼仙艷靈』的高手之一？」

「正是。」

「此人失踪多年，此番出現，沒有理由蒙面吧？」

「他自己以爲有理由就成了！」

小唐道：「此人的功力似不在慕容雪琴之下。」

羅子超道：「大致如此。」

「前輩以爲此人會不會和縱火案有關？」

羅子超道：「難說！此刻在此蒙面出現，誰也相信他的行動詭祟，應該和縱火有關連的。」

小唐道：「除了此人，晚輩等人一無所獲。前輩您呢？」

羅子超搖搖頭道：「一無所見，這件事眞絕。」

小唐道：「可見是謀定後動的！」

羅子超道：「第一次被縱火，那不能抱怨，因爲是被人計算，蒙在鼓裡，尤其是內賊，防不勝防。」

「第二次就不値得原諒是不？」

羅子超點點頭，道：「的確，我不是抱怨清虛，也不是抱怨袁不忘，甚至『啞劍客』裴恩，而是抱怨我自己。」

「前輩何必自譴，這和你有甚麼關係？」

羅子超道：「近來我在江湖上聽到一些傳言，說是武林善堂設備完好，不啻養老院，歡迎所有同道前去，更歡迎同道前去作客參觀……」

「這有甚麼不對？」

「當時的確不以爲有甚麼不對，現在想來，一切似都按照計劃進行。人家眞的要一網打盡，巨細不遺。」

「是的。現在，可以說武林中精英失之大半。」

羅子超道：「剩下來的，除了我們幾人之外，很難捉摸他們的意向，像剛才蒙面人就是一例。」

小唐道：「前輩會不會以爲仍是司馬天操縱？」

羅子超道：「八成是他。」

「這麼說，善堂中有人和司馬天私

通聲氣？」

「那是必然的。」羅子超道：「甚至有些根本就是他派去的。」

「哪些人？」

「就是……」羅子超搖頭道：「言之過早！」

小唐也不便再問，的確，在沒有確實証據之前，不能懷疑任何人。他們返回火場。一起動手埋葬死者，光是這工作，四個人就是幹了兩天兩夜。

因爲一定要把每一具廢墟中的屍體找到，不能任其曝屍荒野。

＊　＊　＊

岳小憐和李湘被一個神秘人物救了出來。

她們未看清這人的面貌，因爲此人戴了頭套。

此人把她們弄到山中別墅中之後即不見了，而二女却感覺血行不暢，眞氣不順，似被人作了手脚。

李湘道：「岳姑娘，這個救我們的人到底是誰？」

岳小憐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年紀不大。」

李湘道：「他似乎在我們身上作了手脚，或者施了毒。」

「是的，我感覺氣血不順，如同生病。」

岳小憐道：「我們快走吧！」

二人還沒走出大門，這人又回來了，而且迎門攔住。

李湘突然猜出了此人的身份道：

「你是藍奴？」

蒙面人道：「既然妳猜出了我的身份，我也就不再蒙面了。」她取下了面罩，道：「妳們暫時不能走。」

李湘道：「爲甚麼？」

藍奴道：「我救了妳們，妳們總要報答我對不？」

岳小憐道：「對，不知你要我們如何報答？」

藍奴道：「不瞞兩位說，我是個陰陽人……」

李湘道：「這箇我早已知道了……」

岳小憐道：「陰陽人又如何？」

藍奴道：「像我這種人，在外表上往往男女不分，有人把我當男人，也有人把我當女人……」

二女的確有此印象。

藍奴道：「其實把我當男人也好，當女人也行，我最討厭別人把我視爲不男不女，不陰不陽的怪物……」

「但是……」李湘道：「事實上怕妳正是這種的……」

藍奴冷冷地道：「是的，我正是如此。所以我一直在想辦法改變自己，如何能使自己偏向於女性……」

岳小憐道：「妳寧願作女人？」

「是的，因爲女比較容易保留隱私。男人則難。」

李湘道：「妳留下我們二人，能幫妳甚麼忙？」

藍奴道：「放心！我不會傷害妳們，只要妳們示範女人的動作及儀態。」

岳小憐道：「怎麼示範？」

藍奴道：「這包括表情，動作及說話的聲音等等。」

李湘道：「這並不難，可是妳爲甚麼一定要找我們二人？」

藍奴道：「因爲在武林中比妳們動人的女人不多！」

岳小憐道：「幫這個忙，我們可以答應，大約要多久？」

「三天就可以了！」

李湘道：「請告訴我們如何以表情，動作及說話來示範？」

藍奴道：「我既然要偏向女人這邊，必須使自己更像女人，在男人心目中更有女人味才行，這要徹底研究，所以在動作上，最好自妳們的胴體上學習！」

李湘道：「胴體上是甚麼意思？」

「就是不穿衣服表演走路姿態，喜怒哀樂的表情以及說話的聲調，和韻緻等……」

岳小憐道：「我看你的心理有點變態！」

李湘道：「他本來就已經不正常了，當然是變態。」

藍奴道：「妳們幹不幹？」

李湘道：「三天後可以恢復我們的體能？」

「當然，還放你們離去。」

李湘道：「你是以甚麼方法使我們氣血不順的？」

「這個……事後我會告訴你們的，現在就開始吧！從現在起，三天內，我們三個人在這屋內不論是吃飯、睡覺或作其他的事，如練功等，都不能穿衣服。」

岳小憐大聲道：「你這個色情狂啊！」

「不是，」藍奴道：「絕對不是，男女有別，主要是身體骨骼的結構不同，因此女人走路搖曳生姿，扭擺很厲害，十分好看，說話的姿態也動人，聲音細柔而帶磁性，以致吸引男人……」

李湘道：「妳只是想吸引男人？」

藍奴道：「這妳們就不必管了！」

二女施襲之下，還是不成，只有照辦，反正只是裸體，也不算吃虧，至少對方也是裸體在她們面前的。

妙在此處人烟罕至，不會有人看到。

三人裸着走來走去，暗暗都有一雙眼睛在窺伺。

二女曾問過藍奴，關於這件事她的主人知不知道？藍奴搖頭，更要求她們千萬別告訴她的主人。

她的主人就是「鬼仙艷靈」慕容雪琴。

最初二女很不自然，須知一個人自懂事起就穿衣服，不穿衣服十分不自然的。但數日以來，她們習慣了。

三天後，藍奴又要求她們，此事

千萬別告訴她的主人。

二人答應她不說出去，於是二人被釋放了。

甚至爲她們解除了氣血不暢的毛病，下山而去。

二女走出十餘里外，岳小憐道：「李姐，這怪物簡直叫人摸不透，她眞的要模彷我們？」

李湘微微搖頭，道：「誰知道？」

「那她爲甚麼要這樣？是一種變態的行爲？」

「也許不僅如此，我總是隱隱感覺，有一雙神秘的眸子在暗中偷看我們，儘管我從未看到他！」

「我倒沒有覺得，八成是個男人。」

「當然，可能藍奴被人利用，或受人驅使。」

這時忽然出現了兩個喇嘛，正是玄珠和嘉珞。

嘉珞淫笑道：「玄珠，咱們的運氣不錯。」

玄珠低聲道：「過去我們不知道李湘的身份，現在已經知道了，她是多祿郡王的女兒，這……」

嘉珞道：「可是他們父女老死不相往來。」

玄珠道：「至少多祿郡王還重視這父女關係。」

「錯了！」嘉珞道：「郡王已試過太多次，希望說服其母女到王府去，但她們母女根本不屑。因而……」嘉珞說了一句藏語。

玄珠震動了一下道：「眞的如此？」

「當然，所以郡王對這個女兒早已放棄了！」

李湘道：「小憐，咱們必須背水一戰，除了多動心機之外，還要俟機使用『吹鏢』及『釣命銀鈎』。」

「湘姐，我們如果落入這兩個淫賊手中就完了。」

嘉珞道：「李湘，你捉弄過我們很多次，又殺了沙拉喇嘛！所以我們一直想逮住妳……」

李湘道：「像你們這兩個空門敗類，想宰你們的人也不在少數！今天鹿死誰手，誰也不知道。」

嘉珞道：「玄珠，你要哪一個？」

玄珠道：「兩個不分上下，哪個都成。」

嘉珞道：「岳小憐給你……」

玄珠道：「岳小憐，軍門大人的親戚……」

嘉珞冷冷地道：「你總是怕東怕西，可眞沒出息。」

兩人已經出了手。

兩女已有默契，背貼背應戰。兩賊吃過「釣命銀鈎」的大虧，十分小心，二女不大敢貿然出手。

若論招術，兩女自然不成。

她們先用「吹鏢」，不靈。因爲對方已下戒心。

再俟機施出「釣命銀鈎」，也沒有得手。

這玩藝只能出其不意偶爾用之，一次不靈，就要再找適當機會，但二賊都不想再給她們機會。

二賊功力非凡，又不遺餘力，大約在四十招左右，岳小憐就中了一掌，胸部中掌，痛得她有點發昏。

李湘還不時地維護她，要不她可能早已倒下。

但李湘也差不多，由於小憐已堪堪不支，使她分神，很快地她也岌岌可危了。嘉珞道：「不要使我們傷了你們，那樣一來，待會玩起來妳們就不好受了！」

二女一頭虛汗，全力招呼，此刻再用「釣命銀鈎」就更不靈了。二賊以絕對的優勢，不時在她們的身上毛手毛脚。

二女邊打邊罵，却越來越不濟了。

就在二賊淫笑連連，行將得手時，忽然有個人奔走過來，此人戴了個大草帽，帽子壓得很低，背了個包袱。

二喇嘛一看此人的來勢，知是衝着他們來的，立即停止攻擊。此刻，這神秘人物站在二賊面前約五步之地。

嘉珞道：「甚麼人敢架樑？」

「不是架樑，而是想要你們的命！」

二賊互視一眼，同時冷笑，玄珠道：「報出字號來！」

「只會嚇破你們的狗膽！」

嘉珞以爲此人不會不知道他們的身份，既然知道，却敢出頭，絕非泛泛之輩，道：「二女和尊駕有甚麼淵源嗎？」

「沒有。」

「我們雙方過去有仇嗎？」

「也沒有。」

嘉珞道：「這麼說是找麻煩來的？」

「也可以這麼說……」兩賊狂風般地撲上，掌風四溢，砂飛石走，這人却沒有退意，雙掌一錯，接實了二人各一掌。

「啪」地一聲，此人以一對二，二賊各退了一大步，此人居然半步也沒有退，二賊心頭一凜。

二賊到中原來不過兩三年，自然不知此人是誰？

知道討不了好，只有說了幾句話就撤退，嘉珞道：「尊駕架樑，你是搬磚打脚，從現在起，你出一次鋒頭，必然倒一次大楣，走着瞧吧！」

語畢，二人立刻疾馳而去。

二女立刻上前見禮，道：「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這人眼下有一塊黑紗，只能看到他一雙電目。道：「不必客氣！他說的沒有甚麼不對，從此以後，誰在他面前出鋒頭，必然要倒大楣。」

「這是甚麼意思？」（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白衣教主和五毒教聯合，巢窟就在白石山谷之中，溫如玉、倪汝霖已從白嫚嫚口中探知情況，便和杜志遠倪釆珍仍然喬裝像白衣教的人直到白石山谷，說明是交換人質而來，找白衣教主相見，換回楚湘雲和冷秋霜，雖然換俘成功，但白衣教主已佈下人手，待他們下山便攔截廝殺，溫如玉看出圍堵的人有五毒教的門人，心中便有盤算……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脫困離開山谷　潛逃發現神君

溫如玉目光一掠，認出那些黑衣勁裝漢子，分明全是五毒教門下，尤其他們手上執着的，正是五毒教最歹毒的「五毒噴筒」！

筒中裝的，是劇毒無比的毒液，只要一按機簧，立即射出一蓬毒雨，若被沾上，傷處立即潰爛無藥可治。

她瞧得心頭暗暗一凜，立即以傳音之術，說道：「倪老前輩請留步，那身穿黑衣勁裝的，全是五毒教門下，手上噴筒更是劇毒無比，沾上一點，無藥可救，還是由晚輩前去試試！」

千面怪俠倪汝霖自然聽說過五毒教「五毒噴筒」的厲害，聞言不由臉色一變，低聲道：「他們既已全數投到白衣教門下，溫姑娘還是小心爲宜。」

溫如玉道：「晚輩理會得！」

說着微一抬頭，昂首朝前走去。

但聽遠處傳來一聲尖笑，一個冷冰的聲音說道：「本教主早知道區區蛇陣，困不住仙子一行，所以在谷外恭候芳駕，此刻你們已在『五毒噴筒』包圍之中，只要本教主一聲令下，機簧按動，爾等六人立即化骨揚灰，屍骸不存，這點，仙子自然清楚不過……」

溫如玉估計白衣教主說話之處，少說也在七八丈外，急忙舉頭瞧去，但見右方一座峻嶺，樹叢極密，無法瞧見對方停身所在。

方自打量，只聽白衣教主的聲音接着又道：「但只要仙子肯和本教主合作，本教主竭誠歡迎！」

溫如玉聽她聲音，竟然業已換了一個地方，不由仰天格格一笑，道：「白倩倩，妳少在本仙子面前故弄玄虛，妳知我來歷，當知本仙子自有破解『五毒噴筒』之法。」

白衣教主又道：「如此說來，妳是執迷不悟，本教主說不得只好下令發動了！」

溫如玉哼道：「妳如不相信，不妨下令試試？」

她口中說着，目光迅速打量着面前圍成一圈的五毒教門下，不知誰是爲首之人？

這一搜索，突然在人叢中發現毒砂掌洪長勝手執一面三角五毒旗，屹然而立。心中不禁一喜，但依然絲毫不露，緩緩走前幾步，以「傳音入密」說道：「洪老大，五毒教待你不薄，你們倒投靠白衣教來了？」

毒砂掌洪長勝正是這一羣人中的領隊，他奉了白衣教主之命，率同五毒教門下和白衣教灰衣武士在谷外佈下埋伏，靜待敵人出谷，一網打盡。

此刻突然聽到有人以「傳音入密」向自己發話，而且說的話，居然還是責問自己背叛五毒教，投靠白衣教，心中不期一怔，立即抬頭望去，只見朝自己緩緩走來的，就是假冒白衣教主的人！

溫如玉冷冷一哼，依然以「傳音入密」說道：「洪老大，你連我是誰，都聽不出來了嗎？」

說到這裡，忽然伸手撕下蒙面白紗。

這一撕下白紗，洪長勝雙目一定，全身猛然一震，顫聲叫道：「是……教主！」

原來他只知有人假冒白衣教主，不知這假冒之人是誰？這時驟然瞧到這白衣教主裝束之人，竟然是五毒教教主溫如玉，不禁喊聲出口。

所有圍着的五毒教徒，也同時瞧清來的正是教主，不由全都雙手叉天，同聲歡呼起來叫道：「教主到了！」

「來的是咱們教主！」雙手叉天，乃五毒教參見教主的大禮。

溫如玉目光一轉，點點頭道：「你們總算還認識我這個教主……」

話聲未落，白衣教主冰冷的聲音又已響起，道：「姥姥，妳還不發令要洪老大動手？」

只聽獨眼乞婆顫聲哀求道：「啊，教主，她……她是如玉……老身求求教主，格外施仁……饒……了如玉吧！」

白衣教主道：「本教主瞧在姥姥面上，那末妳要她投到本教，也是一樣。」

獨眼乞婆道：「這個……」

白衣教主聲音突然轉厲，冷哼道：「本教主言出如山，妳既不能叫她歸降本教，那就是本教之敵！金衣護衛，你替我傳令下去，在場之人，格殺勿論！」

「嗤」一道白色火花，由右邊山頭，橫空射出。

獨眼乞婆尖叫道：「洪老大，不能……不……」

白衣教主厲喝道：「區姥姥，妳敢違拗本教主的命令？」

獨眼乞婆忽然大聲叫道：「洪老大，別管我，如玉是教主，你們應該聽她的……」

慘叫驟起，獨眼乞婆再也沒有聲音。

溫如玉聽得全身熱血沸騰，大喝道：「白倩倩，妳給本仙子滚下來，我們決一死戰！」

「嗤！」又是一道紅色火花，橫空射出。

洪老大臉如噴血，手上五毒旗猛力一揮，大聲喝道：「兄弟們，咱們和白衣教拚了！」

但他話聲未落，白衣教的灰衣武士，敢情得到紅色火花的指示，率先動手！

他們先前原是藉口掩護五毒教徒衆，大家雜在一起，此時紅色火花才一放起，登時手起刀落，朝五毒教的人斫殺。

五毒教徒也立時還手，舉起噴筒，逢人就射，刀光如雪，毒汁四濺，慘叫厲嗥，同時響起，谷外廣場上登時大亂。

溫如玉想起自己由姥姥扶養長大，此刻想必已遭白倩倩毒手，忍不住熱淚盈眶，猛地大喝一聲：「白倩倩，我不把妳白衣教悉數掃滅，誓不爲人！」

這一陣工夫，五毒教徒雖被灰衣武士搶先下手，死傷逾半，但終究他們手上的「五毒噴筒」，非同小可，一經反身射出，遇上的人非死即傷，五六十個灰衣武士，轉眼也死傷過半，其餘的人，紛紛向後躍退！

溫如玉那還容他們逃竄，身發如風，「十絕指」嘶嘶尖風，只是朝灰衣武士下手。

杜志遠、黑娘子、楚湘雲也同時揮劍追殺，一時間只殺得那些灰衣武士驚叫慘號，此起彼落，一個個倒了下去！

「殺得好！」

白衣教主聲音又在叢林中響起，冷冷的道：「溫如玉，妳倒眞是蛇蝎其心，殺得一個不剩，但妳認爲這些人都是白衣教門下，那就錯了，他們只是新近才投奔本教的江湖人士，其中不少人，只怕還是卧底來的，妳統通給我料理了也好！」

溫如玉聽得又是一怔，她眞沒料到白衣教主會有如此毒辣，不由怒氣塡膺，厲聲喝道：「白倩倩，妳好毒辣的手段，妳藏頭縮尾，算得什麼教主？妳敢不敢下來，和我溫如玉一決生死？」

白衣教主冷冷一笑道：「用不着，你們認爲逃出白石谷，就保住了命？嘿嘿，就憑妳知道得很多，這一點，今天就莫想活着離去……」

千面怪俠倪汝霖多年老江湖，聽出白衣教主口氣，似乎還另有鬼計。這就忙以「傳音入密」朝溫如玉道：「溫姑娘，咱們今日只是易俘而來，大家能夠安然出谷，已屬萬幸，咱們人單勢孤，不宜久留，還是早些離去才好。」

溫如玉點點頭道：「老前輩說得不錯。」

一面朝洪長勝道：「洪老大請率領他們先行退走！」

洪長勝躬身領命，三角小旗朝後一揮，喝了聲：「退！」

五十來個五毒教徒，正待退去。

猛聽山腰一片樹叢，飛射一支响箭，直上半空。

千面怪俠倪汝霖高聲說道：「大家注意暗器！」

語音未落，山腰上响起一片弓弦之聲，一排弩箭，挾風呼嘯而來！

立有四五個五毒教徒衆，悶哼一聲，應弦倒地！

刹那之間，弓弦勁响，箭如飛蝗般射到！

倪汝霖舞動金衣，一邊大喝道：「你們還不快退？」

喝聲之中，迅速從黑娘子手上，接過一枚「翼火蛇」，把金衣舞得獵獵有聲，勁風激蕩，射來的長箭，只要遇上勁風，就紛紛跌落。

鐵砂掌洪長勝率領五毒教徒衆，各自拔出腰刀，當先往外撤退！杜志遠、黑娘子、楚湘雲、冷秋霜等人，各自舞動長劍，邊舞邊退。

溫如玉右手掄動寶劍，護住全身，左手却不時伸出手去，接住射來的長箭，暗凝腕力，朝發箭之處丟擲過去。

她目前功力大非昔比，每一擲箭，就聽到山腰上有人驚呼慘叫。

千面怪俠倪汝霖眼看溫如玉只是站着不走，知道她有意掩護其餘諸人，不由也瞧得暗暗點頭。

回頭一瞧，衆人業已脫出對方射程之外，連忙以「傳音入密」說道：「溫姑娘，這裡留給老朽來對付吧！」

猛地大喝一聲，奮起全力，左手一揚，一枚「翼火蛇」，疾如流星，朝發箭之處擲了過去。

這一下，當眞說時遲，那時快，但聽半山腰上「烘」的一聲，火光爆散，十丈方圓頓被熊熊烈火所罩，白衣教箭手連慘叫都沒出聲，都悉數化成一片火海。

千面怪俠把金衣朝肩上一搭，縱聲大笑道：「溫姑娘，咱們也走吧！」

話聲出口，突然「啊」了一聲，身子一個踉蹌，朝前衝了一步！

溫如玉大吃一驚，急忙問道：「老前輩……」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目光一瞥，只見倪汝霖右肩，鮮血直流，已被一支長僅三寸，折去羽毛的箭鏃射中。

倪汝霖一咬牙齒，伸手從肩頭拔下箭鏃，瞧了一眼，低哼道：「此箭折去羽毛，是以發箭無聲，此人腕力之强，實在驚人，只怕除了白衣教主，別人決難辦到！」

突聽山腰上，一個洪大聲音喝道：「倪汝霖，這一箭，不過老夫給你一個警告，和白衣教爲敵，有死無生！」

千面怪俠縱聲大笑道：「你是邵大宇？哈哈，暗箭傷人，算得什麼，老朽拜領一箭之賜，白衣教覆敗之日，老朽自會找你算賬。」

山腰上火勢越來越熾，連山石都燒得劈劈啪啪作響，金影飛魔邵大宇敢情說完話業已離去，是以沒有作聲。

溫如玉道：「老前輩，我替你包紮一下再走。」

倪汝霖大笑道：「區區箭傷，算得了什麼，溫姑娘，咱們走吧！」

說到這裡，忽然低聲說道：「今日之戰，白衣教連連挫折，直到此時，白衣教主白倩倩始終未曾露面，她鬼計多端，只怕另有花樣，咱們人單勢孤，又是久戰疲乏之身，實在不宜久留，趕快離開此地才好。」

話聲一落，立即舉步朝前奔去。

溫如玉跟在他身後，匆匆趕上衆人。

黑娘子瞧到老父肩上負傷，心中一驚，急忙取出傷葯，替他敷上。

溫如玉略一檢點，才知道洪長勝率領的一百名五毒教徒，在這場激戰之中，傷亡過半，只剩下四十二人。

而且其中還有半數以上都負了傷，尤其獨眼乞婆區姥姥已遭毒手，心頭更覺一陣黯然，歎息道：「可惜錢七、李四，和一大羣毒蛇，依然落到白衣教手中了。」

倪汝霖道：「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沒想到白衣教會在谷外設下重伏，唉，那許多毒蛇，落到他們手裡，當眞會貽害無窮。」

溫如玉沉吟了一下，道：「晚輩想來，那錢七、李四擅於訓蛇，白倩倩一時未必敢對他們如何，讓他們留在白衣教，將來也許有用……」

說到這裡，倏然住口！

倪汝霖不知她話到中途，何以停口不說？

轉臉瞧去，只見溫如玉粉面含霜，一聲嬌叱，玉腕揚處，兩絲極細金線，電射而出！

但聽「噗」、「噗」兩聲，四丈外一株枝葉濃密的大樹上，跌下兩個灰衣武士，手上各自執着一管「五毒噴筒」。

這是大家必經之路，如果從樹下經過，兩人居高臨下，一按機簧，兩管噴筒，足可噴射兩丈來廣，自己幾人可說無人倖免。

倪汝霖不覺臉上一熱，望了溫如玉一眼，暗暗慨歎，自己當眞老了，論機智心計，都不如這位姑娘，難怪賽孫臏會把易俘重任交到她手上，而自己所擔當的，只不過是溫姑娘的助手而已！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溫如玉金針出手，人也跟着縱了過去，俯身一瞧，口中不由「噫」了一聲，滿臉驚詫的抬頭道：「他們已經死了！」

冷秋霜咭的笑道：「溫姐姐，是妳金針打死的咯！」

溫如玉搖搖頭道：「不，他們是被人點了死穴！」

「被人點了死穴？」

倪汝霖聽得一怔，急忙俯下身去，低頭一瞧，誰說不是？這兩個灰衣武士，身體僵直，業已死了一會，心中也不禁大奇，伸手翻過屍體，只見左邊一個胸前，還別了一個字條，上面用木炭寫着一行字，那是：「辛苦，辛苦，我是白跑了一趟，前面已有人接應，管酒管飯。」

字條既沒有具名，不知是誰寫的？

只是看他口氣，想必是接應自己一行人來的，大概看到自己一行業已脫險，才悄然退走，沒有露面，後來發現樹上隱有敵人，出手除去。

黑娘子好奇的道：「爹，你看這是誰留的？」

倪汝霖笑道：「看這口氣，不是那酒鬼寧不歸，便是自稱東方矮朔的公羊叔，除了兩人，決無第三個人。」

楚湘雲道：「對啊，準是他們兩人！」

溫如玉道：「既然字條上說前面有人接應，我們還是快走吧！」

洪長勝收起兩管噴筒，大家就繼續上路。

一會工夫，離開白石谷約莫已有十來里光景，只見當前一片樹林前面，正有一簇人在路旁等候。

遠遠望去，這一簇人，約有二十多個，一式青布勁裝，腰跨大刀的大漢。

在這簇人面前，站着三人，中間一個身穿青綢儒衫的清癯老者，正是龍門幫總護法千手儒俠史南溪。

左邊一個玉面朱唇，腰懸古劍的是南嶽門下陸翰飛。

右邊一個陰陽臉漢子，左臂套着七圈鐵環的，是龍門幫堂主奪命飛環邢長林。

雙方距離漸近，楚湘雲一眼瞧到陸翰飛，早已喜上眉梢，一手拉着冷秋霜，低低的道：「秋霜妹子，那是陸大哥！」

兩人飛也似的奔了過去。

楚湘雲叫道：「陸大哥，你也來了？」

冷秋霜道：「陸大哥，我師傅呢？」

千手儒俠史南溪哈哈一笑，朝倪汝霖拱手道：「倪兄辛苦了，兄弟接應來遲。」

千面怪俠倪汝霖連忙還禮道：「史兄好說，咱們這一趟全仗溫姑娘大力呢！」

史南溪接着朝溫如玉拱拱手道：「溫姑娘仗義援手，敝幫主至表感激，特命兄弟前來迎迓。」

溫如玉也還禮道：「兩位老前輩過獎，晚輩愧不敢當，何況此行雖然救出兩位妹子，但毒蠱解葯依然無法得到，可說勞而無功。」

說着又替毒砂掌洪長勝向大家引見。

陸翰飛走到溫如玉面前，作了個長揖，道：「在下前在五嶺山身負重傷，多蒙姑娘救助，還沒向姑娘致謝呢。」

溫如玉臉色微微一黯，但瞬息平復，舉手取下頭巾，倏地披下一頭赤髮，隨手掠了一掠，冷冷的道：「陸少俠毋須客氣，江湖上見危援手，也是普通之事。」

楚湘雲見她說話神情有異忙道：「溫姐姐，說眞的，妳和倪老前輩，倪姐姐深入白石谷，就是爲了救我和秋霜妹子兩人，我們也該向妳致謝才對。」

溫如玉微微一笑，拉着楚湘雲纖手，道：「湘雲妹子，妳也和我客氣起來了。」

大家一陣寒暄，只聽千手儒俠史南溪又道：「諸位一路辛苦，想必早已腹中飢餓，兄弟已命他們準備好了酒食，請到前面休息進餐。」

倪汝霖想起方才樹上那名灰衣武士胸前的字條，不由笑道：「史兄怎知咱們這一行，會在此刻趕到，居然還準備了酒食。」

史南溪哈哈一笑，道：「幫主幾日前，接到賽孫臏通知，說倪兄和溫姑娘一行，約在今天前去白石谷易俘，因此關係重大，只怕你們衆寡懸殊，務要幫主儘速派人馳援，幫主聞訊之後，就和兄弟及幾位堂主星夜趕來……」

倪汝霖道：「原來程幫主也親自趕來了？」

史南溪道：「昨晚咱們抵達桐城，正好遇上厲山木老哥夫婦和陸老弟三人，才知火德星君冉無天已和白衣教沆瀣一氣，在赤燄山下設下一座『火焰大陣』，要廣會天下武林各派高人。」

倪汝霖撚鬚笑道：「冉無天設下『火燄大陣』準備一把火燒盡天下英雄？」

史南溪道：「倪兄且莫打岔，聽兄弟把話說完再插咀不遲！」

大家邊說邊走，業已穿林而入，那是一條鋪着大青石板的平整道路，走不一會，前面現出一座廣大莊院，莊門敞開，門前佇立着兩個華服少年，另外一人，正是龍門幫堂主水底溫侯宋春山。

倪汝霖口中咦了一聲道：「這裡是盛家橋？盛家莊？」

史南溪笑道：「不錯，這裡正是當年名噪江南的子母膽盛成豪盛老哥的故居，盛老哥在日，和兄弟交誼不淺，他兩位後人，克紹箕裘，生性好客，兄弟特地在他們莊上替諸位安排酒食，作爲歇脚之所，總比在外面好得多了。」

說話之間，那兩個華服少年，業已迎着過來。

史南溪替大家一一介紹，才知那兩人一個叫盛家驊，一個叫盛家騮，大家各自說了些久仰的話。

盛氏兄弟雙雙肅客，進入大廳，只見廳上早已排好十桌筵席，莊丁們送上茶水，接着又上酒菜，川流不息的忙個不停。

酒過三巡，倪汝霖忍不住銜杯問道：「史兄方才說起冉無天排下『火燄大陣』，後面的話，還沒說呢！」

冷秋霜道：「是啊，史老前輩快說咯！」

史南溪道：「方才兄弟說到昨晚幫主在桐城客棧，遇上木老哥夫婦和陸老弟，才知冉無天已和白衣教沆瀣一氣，在赤燄山擺下一座『火燄大陣』，要廣會各派高人，正說到這裡，門外忽然闖進一個頭盤小辮，生相滑稽的矮小老頭……」

楚湘雲嗤的笑道：「是公羊叔！」

史南溪點點頭道：「幫主眼看鑽進一個人來，方自一怔，陸老弟原是和他素識，正待起身招呼，那小老頭已

經雙手一拱，縮着頭笑嘻嘻道：『幫主勿怪，小老兒人稱追風無形東方矮朔公羊叔的就是，小老兒這回是送信來的。兩天前，咱和老酒鬼空跑了一趟赤燄山，搶到手的一盆朱菓，竟是贗品，據說那株眞的朱菓，冉牛鼻子要練甚麼長生不老丹，已經合了葯了。目前，要解白衣教終身蠱，只有向白家兩個小妞兒身上下手，這件事，已有千面人精倪老兒，和赤髮門下的小妞兒去辦了。我小老兒這會就要趕去，幫主只要請這位史老相公和這姓陸的小娃兒前去接應，也就夠了。至於幫主，最好趕去瀘州去，這幾日之內，只怕有不少武林中人要去鑽火網，咳，小老兒說的火網，就是牛鼻子的火燄大陣，這裡面聽說着實兇險，沒有籌妥破陣之法，別去飛蛾投火，以幫主的名望，也許可以及時勸阻，不等那個鬼狐狸精到場，千萬妄動不得，小老兒這就失陪！』

話一說完，還沒等幫主開口，身子一閃，走得無形無蹤。他這一番話，雖然說得沒頭沒腦，但仔細一想，就不難聽懂，他說的鬼狐狸精，當然是指賽孫臏令狐宣，在他沒到場之前，要幫主勸阻前去闖陣的人，這當然是一件刻不容緩的事。但白石谷之行，也關係重大，只是他既然業已趕來，又指定只要兄弟和陸老弟兩人接應就够，幫主還是不能放心，才要邢、宋兩位堂主，跟兄弟同來。」

倪汝霖大笑道：「好，好，兄弟居然變成了『千面人精』，這外號倒是不錯，哦，史兄，你又如何會在這裡準備了這許多酒菜，難道早已知道溫姑娘一聲號召，五毒教兄弟就會跟着同來？」

史南溪笑道：「兄弟方才說的，還只是前半段，經過後面還沒說哩！」

他說到這裡，呷了口酒，又道：「兄弟和陸兄弟，邢、宋兩位堂主，趕到此地，已是快近巳牌時光，哈哈，就在前面不遠，兄正在縱馬急馳之際，忽然那馬匹嘶的一聲，人立而起，兄弟心頭一驚，以為可能有人暗算，急忙勒住馬頭，向四下一瞧，才發現那片樹林之中，果然有個人影，鬼鬼祟祟的探出頭來，向兄弟招手……」

楚湘雲笑道：「一定又是公羊叔！」

史南溪笑道：「不錯，等兄弟看清那人正是自稱追風無形東方矮朔公羊叔的老兒，兄弟耳邊已聽到他傳音之術急急叫道：『喂，姓史的老相公，你叫他們通統過來，越快越好，唉，眞要命，你們快躲進來呀！』他說話之時，舉起雙手，只是向兄弟亂招。」

倪汝霖只是撚鬚微笑，其餘的人，也睜大眼睛，聽得忍俊不禁。

史南溪續道：「兄弟瞧他說得甚是焦急，心知必有事故，這就招呼大家，盡快把人馬隱入林中，那知堪堪把馬匹藏好，只聽從白石山來路，響起一陣急驟的鸞鈴馬蹄之聲！」

溫如玉用手理了理赤髮，訝道：「這又會是誰？」

史南溪道：「兄弟先前還當是倪兄一行，那知凝目瞧去，前面兩騎，馬上坐着的，赫然是兩個身穿白衣，蒙面白紗的人……」

倪汝霖奇道：「會是白衣教主姐妹？」

史南溪道：「兩人身後，是四個青衣使女，最後却是八個綠衣侍衛，風馳電捲，瞬息走得老遠。」

溫如玉道：「她們是到那裡去的？」

史南溪並沒作答，只是繼續說道：「兄弟一時瞧得不由一怔，只當是兄弟一行，一路緊趕，已和倪兄幾位錯過了，不然，白衣教主怎會無緣無故的一路疾追下來？

「正當此時，兄弟耳邊又響起那個追風無影東方矮朔的聲音，說道：『好啦，好啦，現在沒事啦，你史老相公也用不着再趕上白石山去了，趕快給他們幾十個人弄點吃的才是正經。』

「兄弟聽他這般說法，正待問問清楚，那知回頭一瞧，他早已去得不知去向，兄弟心中雖覺奇怪，倪兄一行最多也不過幾個人，他却要兄弟準備幾十人的菜飯，但兄弟相信，他說的不會有假，幾十個人的菜飯，附近又沒有較大菜館，那能叱咤立辦？兄弟這就想起這裡和盛家橋近在咫尺，兩位盛賢侄又非外人，只好命宋堂主前來，打擾盛賢侄昆仲了。」

盛氏兄弟，連說不敢。

接着千面怪俠倪汝霖，也把自己一行經過，大略說了一遍。

大家雖然知白石山並不是白衣教巢穴，他們也只是臨時住在那裡罷了，但何以白衣教主姐妹，會忽然捨了敵人，匆匆忙忙的帶著綠衣侍衛，離開白石山他去？

＊　＊　＊

無影人魔夏侯律以「散功丹」詭稱「無形蠱」解葯，給師叔枯佛嘉摩尊者和嘉檀尊者服用，他原想等兩位師叔失去武功之後，劫持枯佛嘉摩，逼他說出「陽摩經」武學，再行離去。

那知嘉檀尊者久在中原武林行動，江湖經驗甚是老到，在運功之時，居然命天龍八部在篷外守護。

要知天龍八部乃是天龍寺第二代弟子中挑選出來的高手，每人各得掌門人持別傳授魔教中一種厲害武功。

夏侯律暗暗盤算，如論單打獨鬥，他們固然全非自己對手，但如果聯手合擊，自己武功再高，也斷難接得下來，再過半個時辰，等他們發現兩位師叔中毒，只怕就無法脫身。

因此他只好放棄原來計劃，乘天龍八部替兩位師叔護法之際，悄悄走出茅篷，乘船離開姥山。

他原是府極深之人，在船上，早已籌思熟慮，想好今後行止，因為兩

位師叔失去武功之後，魔教對自己的威脅總算解除，僅憑天龍八部弟子，料想也奈何不得自己。

第二個構成威脅的，當然是白衣教，但這一點，自己並不在意，因為白衣教中除了教主一人之外，其餘如金衣護衛，和綠衣侍衛等人，論武功和自己也只在伯仲之間，可能還在自己之下。

他們似乎只仗「無形蠱」脅迫敵人，而且目前已和江湖上許多一等一的高手，結下樑子。

這些人如因身中無葯可解的毒蠱而俯首屈服，當然白衣教的聲勢，就可無敵天下。

如果這些人不甘屈服，白衣教就難保不敗，如今「無形蠱」的解葯落在自己手上，正好趁機拉攏，以為已助。

第三個足為自己威脅的，就論到南嶽門下的那個姓陸的小子，他不但得到白衣劍侶金玉雙奇的藏寶，武功之高，大非昔比，而且還有龍門幫主陸地神龍程元規，千手儒俠史南溪，和厲山雙煞等人相助，聲勢也非同小可。

但自己如能說動狠奇里、郝公玄，和華山、崆峒兩派，實力就不在白衣教和龍門幫之下。

夏侯律分析武林形勢，覺得自己這次重入江湖，不但並未孤獨無助，而且前途如錦，他這一決定，抱著滿懷的雄心，按照計劃行事。

這是離開姥山的第三天中午，夏侯律經過臨淮關，覺得腹中飢餓，順便走進路旁一家飯館。

這雖然只是一個集鎮，但因正在官道邊上，行旅客商必經之路，這家飯館倒也生意興隆。

夏侯律步上樓梯，向四下略一展望，只覺樓上也有六成座頭，差不多全是商賈模樣的人！

左面角落中，坐著一個灰衣老嫗，和一個小姑娘，那老嫗背身而坐，沒瞧清面貌，小姑娘約有十四五歲，頭梳雙辮，生得眉清目秀，穿著一身紫紅衣衫，黑白分明的雙目，烏溜溜的甚是靈活。

當下也並未注意，獨自找了一個臨窗的位子坐下，當堂倌過來要了酒菜，便向窗外閒眺。

那知目光甫動，發現西首大路上，正有一簇人如飛而來！

這一簇人，不但身上一律穿著白色長袍，而且脚下速度驚人，從自己發現他們，不過眨眼工夫，便已到了樓下，再一轉眼已由樓前經過，朝東而去！

夏侯律目光何等犀利，雖只一瞥之間，業已瞧清，那身穿白袍的共計七人，前四後三，簇擁著一輛四圍油篷密封的兩輪小車，步履如飛，絕塵而去！

因為那輛小車，竟然和他師弟賽孫臏令狐宣平日坐的形式極相似，而且四面密封，瞧不清車中坐的究係何人？

他知道這位師弟，精通奇門遁甲之學，自己幾次找到，都未得逞，因此，在石鼓山會被自己搖搖一指，就送了性命，心中始終感到懷疑，那天晚上，他雖曾開墳檢查，躺在泥中的明明是令狐宣本人，他還是有點放心不下。

此刻驟然瞧到這輛小車，更覺事有可疑，難道令狐宣當眞未死，他已被白衣教攏絡去了？

果眞如此，他投入白衣教，以他所學，不僅白衣教如虎添翼，而且也是自己的心腹大患！

只是白衣教的人，自己差不多全都見過，但從未見過這七個人，尤其白衣教除了教主之外，沒有一個身穿白衣之人。

那麼這七個白衣人又是甚麼來路呢？光瞧他們那種脚程，武功之高，已非普通江湖人能及。

心念閃電掠過，他發現這輛可疑小車，那裏還有心情吃喝，雖然憑自己的飛行之術，足可追得上他們，還是不放心，倏地站起身來！

就在他站起身之際，目光一瞥，發現左首角落上的灰衣老嫗和那個小姑娘，不知何時，早已走了，桌上還留著一錠銀子，想必走得甚是匆忙。

「大爺，你的酒菜來了！」

那伙計手上托著木盤，送來酒菜，眼看夏侯律站起身來，似有要走模樣，連忙陪笑招呼。

夏侯律道：「不用了，我立時要走！」

話聲出口，身如一縷黑影，一閃而逝！

那伙計聲音入耳，陡覺眼前一花，那個客人頓失所在，一時只當白日見鬼，驚得大叫一聲，手上托著酒菜，全都砸了個稀爛。

却說夏侯律閃出酒樓，一路朝東追去，他看出七個白衣人的武功不弱，是以不敢太過逼近，只是遠遠尾隨而行。

傍晚時分，趕到嘉山，只見他們已擁著那輛小車，走進大街一家三界客棧。

夏侯律暗暗冷嘿一聲，返身在一條橫街上找了一家客店落脚，吃過晚餐，便自擁被而睡。

三更過後，悄悄打開後窗，宛如一縷輕煙般飄身上房，正要縱起，忽然聽到左側房中似有兩人說話，聲音並不陌生！

夏侯律耳朵何等靈敏，略一駐足，只聽一個說道：「楊兄說得不錯，冉無天那本朱菓，據說已被兩個從沒在江湖露面的怪老頭搶走，得手之後，兩人同時跌落懸崖，屍骨無存。既然近日江湖盛傳，白衣教『終身蠱』並非無葯可救，而解葯只有兩個丫頭身上

才有，咱們說不得只好冒險一試。」

另一個聲音陰森，低笑道：「如憑武功，不是兄弟洩氣，合咱們五人，只怕仍非那兩個丫頭之敵，兄弟之意，不如……」

他說到這裡，忽然住口！

夏侯律聽得一怔，繼而又是一喜，這兩人不是華山派掌門人東門子良和白衣崆峒楊開源是誰？

原來他們剛從赤谿山回來，聽口氣，好像火德星君冉無天那株朱菓被人搶走，而且到手之後又跌下懸崖，那麼普天之下能解毒蠱的，除了白衣教主姐妹兩人身邊的解葯，已別無解蠱之葯。

自己從那小丫頭身上取來的九粒解葯，當眞奇貨可居，尤其他們兩人，正是自己要找之人，這倒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居然會在這裡遇上！

心中想着，只聽東門子良的聲音又道：「楊兄機智過人，想必另有良策？兄弟洗耳恭聽。」

楊開源道：「好說，好說，兄弟之意，這兩個丫頭，既是白長春的女兒，白長春當年創立白骨教，並沒聽到他擅長毒蠱。而這種毒蠱，却出於雲貴苗人，其中尤以金花仙娘，號稱蠱神，兄弟認爲這兩個丫頭可能與金花仙娘有甚淵源，咱們還有三個月時光，不如正本清源，先去一趟雲貴苗區，看看金花仙娘是否傳有後人，再作道理。」

東門子良道：「楊兄高見極是，沙兄領導黔幫，咱們有他協助，想必很快就可查出金花仙娘下落。」

夏侯律因兩人既和自己同在一家客店落脚，自然不會夤夜離開，自己此刻正有要事待辦，這就不再躭擱，施展「木石遁形」身法，縱身掠起，有如怪鳥凌空，橫越過兩條小街，三界客棧業已在望！

夜色幽黑之中，除了門前一盞大燈籠，還在燭光搖晃之外，所有的人，敢情全已入了睡鄉，不見一絲燈光！

夏侯律略一展望，騰身直撲後院，但當他身形堪堪撲起，瞥見右側忽然飛起一大一小兩條人影，劃空而來！

要知夏侯律身擅魔教「木石遁形」身法，此種身法，不僅飛行神速，而且還可藉附近樹林木石，隱形遁迹，雖在白天，一樣可以隱斂身形，武功稍遜之人，根本無法看得清楚，他「無影人魔」的外號，就是由此而來。

此刻正當黑夜，自然更不易被人發覺，他一眼瞧到兩條人影飛掠而來，業已騰空縱起的身子倏然收勢，一閃隱入暗處！

側目瞧去，那兩條人影一個起落，飛落右側屋面，一點之勢，又立即長身而起，朝後進投去！

身法之快，疾如閃電，但夏侯律在朦朦夜色之下，仍然看清楚了，那正是中午在酒樓上見過的灰衣老嫗和小女孩。

心中甚覺奇怪，這一老一小兩人，看去武功極高，難道也是衝着那輛小車中的人來的？

心念轉動，也就跟着朝後院飛去！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等夏侯律翻過屋脊，那一大一小兩條人影業已不見，心頭不期一怔，莫非她們已隱入暗處不成？

因爲對面一排上房，中間一間，窗上還有燈火，其餘幾間，雖然燈火已熄，但也不見有甚麼動靜，顯然她們並沒有奔近房去。

夏侯律原是城府極深之人，既已發現另有旁人找來，那肯貿然露出形迹，身形一偏，同時隱入左首一角暗影之處。

遙遙瞧去，只覺後院一排房屋，好像已全被包下，沒有其他旅客，尤其中間那間房屋，燈光未熄，看來該是那輛神秘小車的主人所住！

他一想到神秘小車，登時聯想到師弟賽孫臏令狐宣！

嘿，普天之下，也只有師弟一人，是自己唯一對手，也是自己唯一的心腹大患，此人不除，自己即使雄霸天下，也終難安枕！

他兩道陰森目光不禁凝注着窗前，一眨不眨！

四週萬籟俱寂，聽不到一點聲息，連方才瞧到的那一老一小兩人，自從投入後院，也始終沒有現身。

這情形，如果換了旁人，早就沉不住氣，但夏侯律爲人生性陰沉，心機極深，隱在暗角裡絲毫不急，好像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一般，只是兩隻眼睛盯着中間一間，絲毫不肯放過。

突然，中間那間房間，傳出一陣輕微的車輪轉動之聲。

夏侯律心頭猛地一緊，只見紙窗上隱隱現出一個人的上半截身形，敢情那人身子不能行動，是以坐在那輛小車之上！

憑藉車輪轉動，推近窗下，從桌上取過茶杯，呷了口茶，抬頭望望窗外，口中輕出一聲低沉的笑聲。

那笑聲，不知是得意之笑？還是嘿然冷笑，因爲笑得極爲低沉，陰森森的，使人有悚然之感！

夏侯律乍覩窗上人影，全身不期一震，暗暗叫了聲：「是他，果然是他！」他幾乎忍不住就要朝那人撲去！

但就在此時，只聽「刷」「刷」兩聲，微風飄然，五條人影，疾如鷹隼，橫空而來，同時飛落簷前！

前面兩人才一撲近窗下，後面三條人影，立即各自散開，圍在階前，竟似掩護前面兩人行動。

夏侯律目光一瞥，業已看清前面兩人，道家裝束的是華山派掌門人東門子良，一身白衣的是白衣崆峒楊開源。

後面三人，一個是東門子良的師弟仙人掌左浩，另外兩人，却是楊開源的師弟崆峒二蕭蕭佐、蕭佑。

夏侯律聽得暗暗奇怪，他們趕來這裡作甚？

東門子良身形一落，立即面對中間那間房打了個稽首，朗朗笑道：「崆峒楊開源，華山東門子良，風聞神君路過此地，特地拜訪。」

「神君？」屋中那人莫非不是令狐宣？他坐在小車之上，身形不能行動，這，如果不是師弟，又是誰呢？

這一瞬之間，窗上人影早已消失不見，房中一片寂然，沒人答話，好像東門子良的話聲，根本就沒有聽到！

不，房中分明有人，他不回答東門子良，似乎意存蔑視，根本就不屑理會。

這樣過了半晌，東門子良上身微俯，單掌當胸，還是作出稽首模樣，白衣崆峒楊開源面對紙窗，靜靜的站在他邊上，也沒作聲。

仙人掌左浩和崆峒二蕭，依然分站階前，凜然戒備。

又過了一會，房中還是闃無人聲，東門子良只先前交待過一遍，就沒再說話，楊開源和身後三人，也只是原式立着，好像在等待對方回答。

夏侯律隱身左廂屋脊陰暗之處，只是注意着房中動靜，同時想到那一老一小，可能也在暗中覰伺。

幾方面的人，都在等待着情勢演變！

但眼前的情形，却像冰凍住了，誰也沒有作聲，誰也不肯貿然出現，而已經在階前現身的人，却只是各自凝立，不言不動。

漸漸，夏侯律發覺情形有點不對，因爲眼看東門子良和白衣崆峒等人，經過好一會工夫，還是那個樣子紋風不動。

這就令人可疑，華山太白神劍和白衣崆峒兩人，以一派掌門身份前來，照說發言之後，對方即使沒有作聲，也該把來意再說一遍。

如果主人仍不理會，既然率衆前來，必有目的，那麼就該有第二步行動才對，那有始終站着不動，呆如木雞之理？

那麼，他們是着了人家的道？

果然如此，除了在東門子良發言之際，五個人同時被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住，就別無解釋。

但憑這五個人的武功，江湖上該說勝得過他們的爲數也已不多，又有誰能夠這樣絲毫不動聲色，把他們一齊制住呢？

不，自從他們現身之後，自己也一直注意着，即使他們一直大意，被人施了手脚，但如何瞞得過自己眼睛？

這可把身負魔教陰功奇絕武學的夏侯律瞧得疑竇叢生，心頭不勝凜駭，數十年來，像這般古怪之事，當眞還是第一次遇上！

就在他驚疑之際，只聽房中那人朗朗一笑，高聲道：「朋友來了這許多時光，還當老夫不知道嗎？」

隱身暗處的夏侯律，聽得不期悚然一驚，任他城府再深，終究是成了名的人物，雖覺對方詭秘莫測，極非易與，但此刻既然被人家喝破行藏，那裡還呆得下去？正待長身躍出……

驟聽右廂屋脊，响起一個蒼老聲音，冷冷喝道：「我當是誰？原來是匿迹多年的白骨神君，小英英，咱們走！」

話聲才出，右廂屋上，突然飛起一大一小兩條人影，騰空縱起！

這兩人，正是灰衣老嫗和紅衣女孩！

夏侯律驟聽老嫗之言，心頭更是猛吃一驚，他做夢也沒想到房中之人，竟然會是白骨神君白長春！

自己當日在白衣教中，地位不在金影飛魔邵大宇之下，被稱爲白衣教護法雙魔，但從沒聽他們說起過白骨神君，自己還當他早已不在人世呢！

不表夏侯律心中暗生凜駭，却說那灰衣老嫗話聲出口，房中又是一聲哈哈大笑，白骨神君的聲音說道：「老夫還沒允許妳們走以前，妳走得了嗎？」

一大一小兩條身形堪堪破空飛起，從她們方才隱身之處，忽然同時飛起四條白影！

這只能說白影，因爲他們實在快得幾乎無法看清那是人的影子！

四條白影由四週向空射起，瞬息之間，已越過兩人頭頂，在半空中就把一老一小攔截住了！

灰衣老嫗一手拉着小女孩，身起半空，無可停留，被人在四週一攔，只好仍然朝屋瓦上飛落！

四條白影當眞如影隨形，分毫不差，也同時落到屋上，那是四個身穿白麻長衫，面上木無表情的漢子！

他們分四週站停，不言不動，黑夜之中，宛如四尊石像一般！

紅衣小女孩瞪着一雙小眼，瞧到四人有如殭屍一般，不禁微生怯意，緊依着灰衣老嫗，問道：「甘嬤嬤，他們是不是人？」

甘嬤嬤冷嘿一聲，道：「小英英，別怕，一切有甘嬤嬤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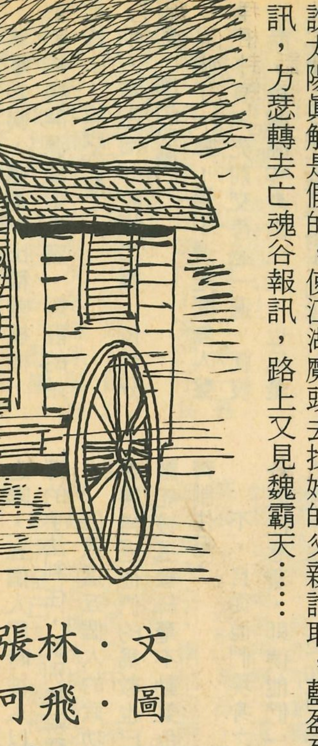
她一把抱起小英英，右手從身邊掣出一枝鐵笛，怒笑道：「白長春，憑這四個半死不活的人，只怕還攔不住我老婆子呢！」

話聲出口，右手一揮，突然發出一聲刺耳椎心的笛音！這聲音尖銳勁急，有如黃鐘大呂，金鐵互撞，屋面上登時風起雲湧，暗影四流！

夏侯律瞧得又是一驚，這灰衣老嫗究竟是何等人物？鐵笛輕輕一揮，竟然會有這般聲勢？

（未完・卅四）

上文提要：方瑟離去武當派的營地之後，突然又見到軒轅窮、秦鵬飛、賀子龍、子虎坐馬車去找魏霸天討取太陽眞解，便追踪前去，遇上兩名少林僧人截殺，說是傷了少林寺的人，將方瑟擊暈，幸藍盈盈將他救走，方瑟便將李拙夫想嫁禍她的父親，說太陽眞解是假的，使江湖魔頭去找她的父親討取，藍盈盈趕回家報訊，方瑟轉去亡魂谷報訊，路上又見魏霸天……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當衆揭穿眞相　不怕老魔糾纏

魏霸天向原先那座岩洞走去。一步，兩步，轉眼已到洞口三丈之內。

四外的那些武林高手，誰不是爲太陽眞解而來的，可是他們雖然明知太陽眞解就在魏霸天的身上，但是五狠前車之鑑，誰還敢驀然出面攔阻？

就在衆人遲疑中，魏霸天復又前行數步。

他身高步大，眼看頂多再有三五步，便可重新進入那座岩洞……

但就在此時，突聞一聲暴喝：「站住！」

魏霸天沒想到仍然有人敢捋虎鬚，當下雙目一睜，陡地掉轉身形道：「什麼人在叫魏老子？」

話音一落，只見四外亂石叢中，陡然站起了七條人影。

這七人分散在左、右、前三個方向，雖然身形已經站了起來，但仍然憑藉亂石掩蔽，並沒敢立即站出來。

魏霸天凝目向這些人一瞟，頓時雙眉一挑，滿面不屑地放聲大笑道：「哈哈哈，我還當是什麼英雄好漢呢！原來是你們幾個黃河邊上摸魚的灰孫子，嘿嘿，小孫兒，你們叫魏爺爺幹什麼？難道也想奪你爺爺的太陽眞解？」

其實這七個人雖然生長在黃河邊上，但却並未摸過魚，他們乃是頂頂大名的河朔七煞。

河朔七煞成名雖然仍是最近幾年的事，可是他們一向便以奸狡狠辣出名。

魏霸天話音方落，七煞中的老大神煞彭絕，立即報以冷笑道：「嘿嘿，魏霸天，聽說你還有兩個同伴，怎麼現在沒有一點動靜，莫不是傷勢發作，已經先你去向閻老五報到了吧？」

這彭絕雖是七煞中的老大，年歲最多也不過只有四十來歲，他說這話的意思，一方面固然是刺探金笛書生與白麗花的狀況，二方面也是想藉此激怒魏霸天。

魏霸天身爲九大凶人中有數的角色，那會受過這種言語，聞言果被激怒，只聽他大喝一聲：「王八羔子，對付你們這些灰孫子，有魏爺爺一個人足夠了！」

彭絕又是一聲冷笑道：「嘿嘿，魏霸天，這要是在從前，你說這話我倒還有幾分相信，可是現在……」

魏霸天雙目噴火，揚眉大叫道：「現在有什麼不同？」

彭絕冷笑一聲：「嘿嘿，現在你已形同重傷之虎，縱然負隅頑抗，但也活不多久了。」

魏霸天聞言更加暴跳如雷道：「好個王八羔子，這一點皮肉之傷，魏爺爺根本就沒放在心上，不相信你滾過來試試，魏爺爺保證三刀之內切下你的腦袋！」

彭絕大笑道：「哈哈，魏霸天，不是我彭某對你誇口，假如你敢走過來

的話，我彭絕只消一刀就能切下你的腦袋！」

這眞叫龍游淺水，虎落平陽！

魏霸天再也忍不下心頭這股怒火，只聽他暴嘯一聲：「好，魏爺爺今天倒要看看你用的是什麼刀！」

話音一落，大步朝向彭絕欺進。

兩人相距不足五丈，轉眼縮短一半，就在這時，突聞彭絕大喝一聲：「魏霸天，你小心！」

他雖然口叫魏霸天小心，但是身形却連動也沒動，魏霸天剛自一怔，突聞其餘六煞大喝一聲，雙掌飛揚，十多件暗器分由不同的方向打來。

魏霸天大吼一聲，陡然間魔刀飛舞，只聽噹噹噹連聲脆響，那些急射而來的暗器，已全部被他砸落。

他心中暗罵：王八羔子，這些破銅爛鐵豈能傷得了我？

刀光劍影，抬眼一瞟……

嘿，剛才彭絕的立身之處，那裡還有人影？

他心中方自一怔，彭絕的笑聲已自另外一塊大石後面傳來道：「嘿嘿，魏霸天，這邊來吧，這邊的風水最佳，你死後若在此埋葬，管保後世子孫拜相封侯！」

話音一落，由大石後探出腦袋，距離仍在五丈左右。

魏霸天一看，已知他是趁自己碰擊暗器之際，偷偷移了位置。

顯然，他們這樣做一定有其用意。

思量中仔細向四外一瞧，只見其餘六煞的位置，此時已經全部變動，仍然相距數丈開外，遙遙地將自己圍在當中。

魏霸天和三國時代的張飛相似，乃是個粗中有細的人物，心念一轉，立即明白了七煞的心意……

他們眼見自己創傷迸發，血流不止，因此想用暗器先困住自己，等到自己體力耗盡之後，他們再行下手。

一念及此，魏霸天不由在心中暗暗發出一聲冷笑道：「嘿嘿，狗娘養的，眞虧你們想出這樣的毒計，不過你這辦法對付別人還可以，拿來對付我魏霸天，你們算是瞎了眼了！」

他心中早已有了尅敵之計，當下雙眉一揚，故作怒發如狂似地沉聲暴喝道：「好王八羔子，既然你把那地方說得這樣好，你就自己葬在那裡吧！」

雙臂抖處，人已騰身而起，刀光閃耀直向彭絕存身之處撲去。

果然不出所料，他身形方起，七煞的暗器方一出手，人便紛紛向前移動。

魏霸天一見之下，頓時引吭狂笑道：「哈哈，你們這一羣王八羔子的死期到了！」

刀鋒一揮，猛向那些疾射而來的暗器磕去。

同樣是磕擊暗器，但是這一次的目的可與先前大不相同了。

先前是只要將射來的暗器磕飛，使它傷不到自己就成。而現在則是志在還擊對方。

刀光閃動處，頓聞暗器嘶嘶厲嘯，立即倒飛而回。

魏霸天的腕力，豈是河朔七煞所能望其項背，這些暗器飛回的速度，較之射來時至少快出兩倍。

河朔七煞可眞是煞星照命，他們怎麼也料不到魏霸天會來這一手。

只聽哇哇哇連聲慘號，轉眼七個人倒了三雙。

神煞彭絕功力究竟較高一籌，耳聞背後風生，已知變起不測，當下大喝一聲，猛然提聚全身功力，向左橫移三尺。

嘶地一聲，一支利箭快如閃電般由他肩頭擦過。

他心中剛自暗呼一聲僥倖，想不到就在此時，魏霸天已如天馬行空般飄墜他的身前。他滿身血跡，如同凶神惡煞般瞪目厲笑道：「哈哈，王八羔子，你要我怎樣殺法，說！」

這句話賽過閻王爺的拘魂令，神煞彭絕不禁亡魂皆冒，猛然一晃身，朝向一塊大石後面躲去。

這是一根巨大的石筍，高與人齊，粗約三四人的合抱，他躲在石後，魏霸天若不繞過去，勢必殺不到他，假如魏霸天要繞過去的話，則他就可利用這時間逃走了。

亡魂谷中，亂石如林，如果他全力奔逃，相信魏霸天追起來也頗不易。

這辦法拿來對付任何人都行得通，可惜唯有對付魏霸天行不通，神煞彭絕剛剛躲到石後，魏霸天却已大喝出聲道：「王八羔子，你還想走麼？看刀！」

話出刀起，話尚未落，刀已攔腰砍上了那根石筍。

轟然一聲巨震……

火星四射，石雨紛飛，那根巨大的石筍竟被魏霸天從中斬斷，神煞彭絕的上體飛出丈外，只有下半身倒在石筍腳下，兩足尚在盲目地踢動。

魏霸天在這種情形下一刀斬了神煞彭絕，頓時震住了全場，亡魂谷中千百名武林高手，此時竟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喘。

四週的空氣，像是猝然凍結了一般，在這死寂的空氣裡，突然傳來一陣奔雷似的蹄聲。

是誰敢這樣放肆？

衆人愕然回顧，只見四匹健馬拖着一輛篷車，快如奔雷般直向亡魂谷內馳來。

那駕車人的技術極爲高明，雖然谷內怪石林立，但是篷車依然轉彎抹角地急行如飛。

待篷車來到切近，魏霸天看得神色一動道：「咦，老九！」

話音一落，篷車已經停了下來，可不是，那駕車之人果是九大凶人中

敬陪末座的鬼斧神鞭秦鵬飛。

秦鵬飛未及答話，車簾已經掀了起來，兩名青衣大漢一躍跳下車來。

當然，這兩人是漠北雙凶賀氏兄弟。

魏霸天神色又是一動道：「你們兄弟也來了，車上還有誰？」

話音一落，就聽一聲陰沉沉的厲笑接口道：「嘿嘿嘿，還有我！」

嗆嗆嗆鈴聲震動，一條僵直的人影，由車上跳落地面。

死魚眼，吊梢眉，乾燥蠟黃的人皮，包着一副硬崩崩的骨頭架子，赫然竟是毒殭屍軒轅窮。

軒轅窮在九大凶人中雖然並不是頂厲害的角色，可是他那副嚇人的長相，却是任何人也比擬不上的，四外隱伏的那些武林高手，用目向他一瞟，頓時情不自禁地頻頻倒抽冷氣。

事實上何止四外那些武林朋友心寒，就連魏霸天也有點感到頭痛，情不自禁地濃眉一皺道：「老五，你們來幹什麼？」

軒轅窮陰陰笑答道：「嘿嘿，不幹什麼，聽說那本太陽眞解在魏兄手裡，兄弟特帶他們幾個趕來瞻仰瞻仰！」

魏霸天神色一變道：「什麼？你也打算搶我的太陽眞解？」

軒轅窮又是一聲陰笑：「嘿嘿，魏兄言重，兄弟已經說過，我只是打算瞻仰瞻仰而已！」

魏霸天怒道：「假如今天我不肯讓你瞻仰呢？」

軒轅窮寒聲答道：「假如魏兄一定不肯讓兄弟瞻仰那本太陽眞解，那就讓兄弟瞻仰瞻仰你的刀法如何？」

魏霸天雙目一瞪道：「什麼？你想和我動手？」

軒轅窮冷冰冰地一笑：「嘿嘿，兄弟那有這個意思，只是兄弟自覺近日殭屍神功稍有進境，打算請魏兄指教指教罷了！」

話畢雙掌一提，雙目之中寒光四射。

漠北雙凶與鬼斧神鞭秦鵬飛，竟也暗凝眞力，待機而動。

顯然，他們三人與毒殭屍是站在一條線上的。

魏霸天看在眼裡，不由暗自心驚。

本來他一身功夫，較毒殭屍軒轅窮僅僅略高半籌，此時軒轅窮功力大進，而自己却滿身創傷未復，敵長己消，單打獨鬥已經居於劣勢，那裡還能敵得三人聯手。

就在他進退兩難之際，突聞耳畔傳來一聲輕叱：「且慢！」

隨着這聲輕叱，岩洞裡走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一是金笛書生羅詩，一是白蛇娘子白麗花。

在江湖中，白麗花的美艷固不待言，金笛書生羅詩也是風流瀟灑的人物。

可是，眼前他們兩人却已完全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白麗花玉容慘淡愁鎖眉尖，如同西子捧心一般；金笛書生羅詩也是血染錦袍面帶菜色。

怪不得他們這半晌沒有動靜，原來他們創傷未復。

魏霸天一見二人走出岩洞，非但沒顯高興，反而神色一震道：「小羅，你……」

金笛書生羅詩用目一掃毒殭屍幾個，未待話落，立即插口道：「魏兄，他們不是前來瞻仰太陽眞解的麼？」

魏霸天道：「小羅，你相信他們的鬼話？」

白麗花步行到魏霸天的身邊，無限愛憐地撫摸着他的傷處，展顏一笑道：「霸天，自己的弟兄，怎麼不能相信呢？」

魏霸天道：「麗花，怎麼你……」

白麗花用盈盈淺笑，止住了魏霸天未盡之言，然後朝向金笛書生道：「小羅，既然他們專爲瞻仰太陽眞解而來，你就趕快拿出來給他們瞧瞧吧！」

羅詩應聲答道：「是，小弟謹遵白姐的吩咐！」

話音一落，立即由袖中摸出一隻白銀鏤花的小盒子。

亡魂谷中的千百雙眼睛，立即爲這隻小盒子所吸引。

誰都知道，那本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太陽眞解，就藏在這隻小盒子裡。

眼前的人，有誰不是爲這東西而來？

誰都不肯相信，羅詩會把這東西交給毒殭屍去瞻仰！

當然，這不肯相信的人，包括毒殭屍自己在內。

可是，儘管他們不肯相信，但事實上羅詩却已雙手捧着那隻小盒子，面帶微笑地朝向毒殭屍行去。

金笛書生羅詩捧着那隻銀盒，在衆人愕然注視下，一步步行向毒殭屍軒轅窮，轉眼已到數步之內。

毒殭屍臉色陰晴不定地一連數變，至此突然大喝一聲：「站住！」

羅詩笑道：「怎麼？軒轅兄，你是否改變主意不打算看了？」

毒殭屍雙睛陡地一閃，喝道：「把盒子先行打開！」

原來他對那隻盒子起了懷疑。

羅詩應聲笑道：「是，小弟遵命！」

用手一按卡簧，叭，盒蓋立即彈開。

遠處的人看不到，然而毒殭屍、漠北雙凶，以及鬼斧神鞭秦鵬飛等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盒中放着一本精裝的小册子，黃綾的封面，左上角朱書四個隸字，赫然正是太陽眞解。

剎時間，這四人眼眶裡昇起一抹異樣的色采。

略一遲疑，毒殭屍突然欺身而

上。

可是他剛剛上得兩步，突然又像發現了什麼不對似的，雙肩一晃，飛快地又復退回了原來的位置。顯然的，他仍舊不太放心。

羅詩似已看透了他的心意，當即笑道：「軒轅兄，又怎麼了？是不是要小弟拿出來？」

毒殭屍軒轅窮雙睛一陣亂轉，說道：「好吧！」

羅詩一笑，立即由盒中將太陽眞解取起，不經意地在手中晃了晃。

現在，谷中所有的武林人物全都看到了。

那本小册子，那本薄薄的小册子，就是衆人夢寐以求的東西！

空氣無形中突然緊張了起來，四週不時傳來一陣陣重濁的喘息聲。

緊張的空氣中，軒轅窮再次打破了沉寂，向羅詩喝道：「放下！」

羅詩輕鬆地笑應一聲：「是！」

話畢把那隻銀盒與太陽眞解放置地上，微微一笑，立即退了回去，那表情，似是對這本武林百年難得一見的寶物，毫無半點留戀。

剎時，三條人影，快如鷹隼般撲向地上那太陽眞解。

眼看三隻手不分先後，一齊抓下……

突然，軒轅窮厲笑聲中，左掌一翻，呼地一聲猛拍出去。

一蓬黑濛濛帶着刺鼻腥臭的勁氣，由五指中暴湧而出。

三條人影同時發出一聲慘號，頓時如同斷線風箏般倒飛了回去，身形方一着地，皮肉立即開始腐爛。

這情形，別說把四外的那些武林人物看得心驚魄動，就連金笛書生羅詩也不禁悚然動容道：「軒轅兄，看來你的殭屍神功現在已有十成火候了！」

軒轅窮探掌抓起了地上的太陽眞解，揚眉厲笑道：「嘿嘿嘿，小羅，等你想討回這本太陽眞解的時候，我會讓你試試的！」

話畢將那隻鳥爪似的手掌揚了揚，神色間充滿了威嚇的意味。

照說羅詩不是輕易被人嚇住的人，可是，他現在竟像眞被軒轅窮嚇住了似的，聞言竟然絲毫不加反抗地笑道：「軒轅兄，討回來我看是不必了，你看完後自己處理吧，燒火、擦屁股、扔掉，都可以！」

這答話太也出人意外，軒轅窮不禁神色一楞道：「什麼？小羅你……」

羅詩又是一笑道：「軒轅兄，假如爲了這麼一本半文不值的東西，竟然傷了你我兄弟間情義，那豈不是太劃不來了麼？」

軒轅窮一聽，兩條吊梢眉復又一跳道：「什麼？半文不值？小羅，你說這本……」

羅詩不待話落，立即接口道：「可不是？燒火當不了一把柴，擦屁股嫌它不粗糙！」

軒轅窮大叫道：「什麼？用太陽眞解來燒火擦屁股？小羅，難道你瘋了？」

金笛書生羅詩突然狂笑道：「哈哈，瘋了？不錯，我羅詩的確是瘋了！可是武林中的瘋子又豈止我羅詩一個，就拿眼前置身亡魂谷中的武林人物來說，又有誰敢自承不是瘋了？」

軒轅窮見狀臉色一變道：「小羅，你說的這是什麼話？」

羅詩正色道：「什麼話？嘿嘿，軒轅兄，你不明白是麼？實對你說，所謂太陽眞解，壓根兒就是騙人的東西，我、你，還有這谷中所有的武林高手，全被人家騙了！」

他這話非但把軒轅窮聽得大驚失色，就連魏霸天也是神情猛震道：「小羅，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未等羅詩答話，白麗花已經搶先開口道：「霸天，別提了，我們費盡心力搶到手的東西本就是假貨！」

魏霸天一震，軒轅窮更是驚呼出聲道：「什麼？小羅，這本太陽眞解是假的？」

羅詩道：「一點不錯！」

軒轅窮簡直不敢相信道：「誰說的？」

羅詩道：「軒轅兄，別人說的小弟豈肯相信？」

軒轅窮更加震駭道：「那麼是你說的？」

羅詩道：「你猜得一點沒錯！」

軒轅窮失望已極，發狂似地大叫道：「小羅，你爲什麼要這樣說？」

羅詩道：「事實如此，不管小弟怎麼說，假的永遠也不會變成眞的！」

軒轅窮緊握着手中的太陽眞解，兀自不肯死心道：「我不信！」

羅詩道：「軒轅兄，東西在你手裡，既然你不信，何不馬上打開來看看！」

事實上沒等他把話說完，軒轅窮已經打開了手中的太陽眞解，只見他低着頭，瞪着眼，急匆匆地一瞧……

他一瞧之下，頓時遇上了難題，枯瘦的臉皮一紅道：「小羅，這是些什麼字？」

羅詩傲然道：「甲骨文！」

軒轅窮道：「你認識？」

羅詩道：「小弟枉有書生之名，也不過只能認出十之一二，好在此文大家均已耳熟能詳，其餘的大部份雖然不認識，也就不難猜想得到了！」

軒轅窮一楞道：「大家均已耳熟能詳？小羅，你可否唸幾句給我聽聽？」

羅詩笑道：「當然可以！好，你聽着，人之初，性本善……」

毒殭屍軒轅窮不待話落，立即插口怒叫道：「小羅，你……你唸的這不是三字經麼？」

羅詩道：「誰說不是？」

毒殭屍軒轅窮雙目血絲滿佈，怒瞪着緊緊握在掌心的太陽眞解，氣息迫促地一陣急喘，然後大吼一聲，十

指紛飛，轉眼把那本太陽眞解扯得粉碎。

他扯碎了太陽眞解，似乎頭腦已經冷靜了下來，雙目陰沉地望着金笛書生，說道：「小羅，告訴我，這是誰幹的事？」

羅詩道：「這是誰幹的小弟沒有親眼看見，不過就事論事，那丫頭的嫌疑最大！」

軒轅窮聲道：「那一個丫頭？」

魏霸天一聽，頓時哇哇怪叫道：「該死的丫頭，你可把魏老子坑慘了，有朝一日你要是落在我手，我非得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吃你的肉不可！」

軒轅窮臉色一連數變，魏霸天叫聲剛落，突見他晃身而上道：「小羅，照你這樣一說，那本眞的太陽眞解是不是還在……」

話至此處，突然一頓，沒等羅詩回答，陡地轉向漠北雙凶與秦鵬飛道：「老八、老九，我們走！」

雙肩一搖，那副僵直的身形陡然飄上了馬車。

他雖然話至中途沒有再說下去，可是他此時的企圖，衆人已經完全明白了。

他想去找陳翠綾，奪取那本眞的太陽眞解，因爲他已認定那本眞的太陽眞解，定然藏在陳翠綾的手中。

谷中的這些武林人物，有誰不是爲那太陽眞解而來？

既然他們已經看透了軒轅窮的心意，就沒有人願意落在後面，因此還沒等軒轅窮的車移動，十多條人影已經先他撲向谷口。

就在衆人爭先出谷的瞬間，突然，谷中暴出了一聲斷喝：「各位且慢！」

隨着喝聲，左側大石後閃出一條人影。

這人丰神俊朗英氣迫人，可不正是新近崛起江湖的方瑟！

衆人見狀，俱都一怔。

但，鬼斧神鞭秦鵬飛却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當下雙眉一揚，怒笑說道：「嘿嘿，好小輩，這眞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自闖來，我看今天鬼使神差，你大約眞是活夠了！」

雙掌一提，欺身直上。

漠北雙凶見狀，突然飄身攔住去路道：「秦老九，你想幹什麼？你別忘了，這小子乃是我兄弟未來的衣鉢傳人，誰敢動他，我兄弟就不與他干休！」

秦鵬飛聽得一楞。

但，就在秦鵬飛遲疑不敢出手之際，金笛書生羅詩却插了口，只見他劍眉一揚，笑道：「賀老八，你們這話是眞的嗎？那麼上次他以奪魂神釘暗算我，全是你倆授意的了？」

話音一落，頓時雙掌微提，緩緩逼了過去。

漠北雙凶知道羅詩的功力，實非自己兄弟能敵，聞言連忙分辯道：「羅兄請別誤會了，我兄弟已經說過，這小子乃是我倆未來的傳人，既稱未來……」

羅詩接口道：「既稱未來，那就表示現在還沒有行過拜師之禮是麼？」

賀氏兄弟同聲道：「是！是！」

羅詩沉笑一聲道：「既未行過拜師之禮，就無師徒的名份，老八，上次這小子暗算我的事，我不怪你們！」

漠北雙凶賀氏兄弟雙眉一舒道：「多謝羅兄！」

羅詩臉色一沉，連聲冷笑道：「嘿嘿，老八，我雖然不怪你們兄弟，可是方瑟這小子我可不能就這樣輕易便宜了他！」

話畢陡然雙肩一晃，白影飄搖，轉眼已由雙凶身邊閃了過去。

合雙凶之力，排名猶在金笛書生羅詩之下，可見羅詩的功力，實在高出雙凶多多，別說雙凶不敢攔他，縱然要攔，事實上也攔不住！

眼看金笛書生逼向方瑟，猛然間手掌一翻，惡毒無比的九幽天柱陰功就將發出……

突然，出人意料之外地，方瑟竟然眉一揚，仰面哈哈大笑。

金笛書生羅詩臉色一變，喝道：「小子，你笑什麼？」

方瑟笑聲一頓，傲然說道：「羅詩，你想殺了我永絕後患是麼？」

羅詩笑道：「怎麼樣？你是不是以爲區區辦不到？」

方瑟道：「辦得到，當然辦得到！不過假如你現在殺了我，恐怕就永遠無法知道那僞造太陽眞解的人了！」

話音落處，四外人羣中頓時起了一陣騷動，毒殭屍軒轅窮雙目一閃，由馬車上疾掠而下道：「什麼？那僞造太陽眞解的人，不是君山陳家那丫頭？」

方瑟道：「當然不是！」

軒轅窮的兩條吊梢眉陡然向上一挑，喝道：「不是她是誰？快說！」

方瑟道：「人我可以告訴你，不過……」

軒轅窮厲笑道：「嘿嘿，不過怎樣？小輩，假如你想向我毒殭屍趁機勒索，那可眞轉錯念頭了！」

方瑟道：「在下雖是江湖小輩，但行事一向光明磊落，豈會做那趁機勒索的事？我的意思是說，我縱然將此人告訴了你們，你們也未必敢惹他！」

他這話軒轅窮聽了固然不服，魏霸天更是縱聲狂笑：「哈哈哈，小輩，『你們』是什麼意思？難道連魏老子我也包括在內？」

魏霸天一向狂傲自負，認爲天下雖大，高手雖多，但若說連他也不敢惹的實在沒有幾個！

孰料他話音一落，方瑟突然不屑地一聲冷笑道：「當然，豈止你魏霸天而已，我說的你們，事實上包括了目前谷中所有的武林人物。」

魏霸天臉色一變，晃身直上道：

「好小輩，有這回事？嘿嘿，那究竟是什麼人物？你說！魏老子非剝他的皮不可！」

方瑟冷笑道：「嘿嘿，你能夠剝了他的皮，我也是高興不已，好，你聽清了！此人姓李名庸，外號人稱紅燈老祖！」

紅燈老祖李庸的名頭，的確嚇人，話音一落，魏霸天與軒轅窮不由同聲驚呼道：「什麼？是李老大？」

驚叫不已，但見人影晃動，情不自禁地雙雙各退數步，神色間滿是恐怖，活像紅燈老祖已經來到眼前似的。

連這兩個人對紅燈老祖都聞名色變，其他的那些所謂高手，當然就更不用說了。

方瑟看在眼裡，不由又是一聲冷笑道：「怎麼樣？魏大俠，你還打算剝他的皮麼？」

魏霸天神色一連數變，然後緩緩地向前兩步，猶疑地說道：「小輩，你這話是眞的還是假的？」

方瑟道：「千眞萬確，半點不假！」

魏霸天、軒轅窮，雙雙互望了一眼，只有金笛書生羅詩眉梢一揚道：「小輩胡說！」

方瑟道：「姓羅的，你講在下胡說可有甚麼根據？」

羅詩道：「當然有！」

「可否說出來讓大家聽聽？」

「自無不可！」

「那麼請！」

羅詩沒有正面回答，却把面孔轉向魏霸天與軒轅窮道：「魏兄，軒轅兄，我看這小子全是一派胡言，想那李老大明明已在柳雲山莊與般若禿驢同歸於盡，怎麼會……」

方瑟不待話落，突然大笑插口道：「哈哈，姓羅的，你這樣說法非但高估了自己，也太小視那紅燈老祖李庸了！」

羅詩雙眼一瞪，沉聲怒笑道：「嘿嘿，小輩，你這話是甚麼意思？說……」

他似乎怒上心頭，殺機已起，只要一個字回答不對，看樣子馬上就有殺身之禍。

可是，方瑟明明看在眼裡，却仍然毫不介意地笑道：「姓羅的，我這話的意思非常明白，你只要稍稍用點腦筋，就不難想出其中的道理了！」

羅詩目透殺機，沉聲冷笑道：「嘿嘿，小輩，區區一向不喜動用腦筋，你要是再不明說的話，則恐怕今生今世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方瑟見狀，一面暗加戒備，一面答道：「姓羅的，既然如此，那你就留心聽着吧！」

話聲微微一頓，用目瞟向魏霸天、軒轅窮、漠北雙凶、以及白麗花與秦鵬飛等人，笑道：「嘿嘿，姓羅的，我想你們應該知道，紅燈老祖李庸的心機武功，絕不是你們幾個可以比擬的？」

羅詩道：「那是當然，若非如此，他憑甚麼作我們的老大！」

方瑟道：「你們這一班人，豺狠其心，虎豹其性，一個個均以手段殘忍，行事毒辣自負，紅燈老祖既是你們的老大，想來心目之中，該不會有道義二字了？」

這話簡直是罵人嘛！

可是，金笛書生聽後非但不以爲忤，反而顯得洋洋自得道：「這話你也沒有說錯，不過，我希望這些無關緊要的話，你最好少說幾句！」

方瑟笑道：「你別心急，緊要的話下面馬上就是了！」

話聲至此，突變冷笑道：「嘿嘿，紅燈老祖李庸心中既無道義二字，當然就沒有捨己爲人的觀念，而且他心機武功，樣樣全在你們之上，難道說你們逃得了，他就逃不了麼？」

九大凶人中在場的七個，聞言全都神色一變。

方瑟微一頓，繼續說道：「因此小可以爲，柳雲山莊那一役如果要死人的話，恐怕也得等你們死光了之後，才會輪得到他！」

魏霸天與軒轅窮等人，情不自禁地互視一眼，目光之中充滿了疑懼之色。

方瑟見狀，重向金笛書生笑道：「姓羅的，我先前說你高估了自己，小視了李老大，這話應該不算太錯吧？」

羅詩臉色一連數變，終於惶惶不安地問道：「小輩，你是否最近親眼看到過李老大？」

方瑟道：「當然！」

羅詩、軒轅窮、魏霸天、幾乎同聲喝問道：「你在甚麼地方見到過他？」

方瑟道：「君山！」

九大凶人中在場的幾個，聞言同聲驚呼道：「甚麼？在君山？」

方瑟道：「不錯，正是君山，你們俱都懷疑君山陳家的姑娘，可不知陳姑娘本身，却也被你們李老大矇在鼓裡！」

白麗花一直沒有開口，此時突然插口道：「方瑟，李老大不是普通人物，假如他在君山出現，勢必轟動江湖，怎麼別人全沒有看到他，偏偏只有你……」

方瑟不待話落，立即接口道：「嘿嘿，不錯，看到紅燈老祖李庸的人沒有幾個，可是，看到君山陳家那位西席李拙夫的人就多了！」

白麗花一愣道：「李拙夫是李老大的甚麼人？」

方瑟聲音一沉道：「甚麼人？嘿嘿，小可現在再告訴你們一個秘密，李拙夫就是你們的李老大，你們的李老大也就是那位秀才李拙夫！」

衆人聽得大震，魏霸天更是眉峯一揚道：「小輩，這又是誰說的？」

方瑟道：「當然是我！除了我方瑟之外，江湖中還會有誰知道這個秘密！」

軒轅窮眉梢連聳，但是還沒有等他開口，方瑟已經發話道：「軒轅窮，你還不信是麼？嘿，我說個事實你自己去判斷好了！這部偽造的太陽眞解，本來已被五行掌范迪盜出君山，輾轉落到枯木尊者彭海手中，可是李拙夫却憑幾句話，就由彭海手中將它討了回去！」

話至此處微頓，然後揚眉冷笑道：「嘿嘿，軒轅窮，你不妨想想看，能令彭海將到手的寶物璧還的人，除了你們李老大外，江湖中還會有誰？」

軒轅窮臉色一連數變，突然轉向魏霸天道：「嘿嘿，魏兄，假如李老大果眞還在人間的話，你們三個就得小心了！」

魏霸天神情一怔，但沒等他開口，白麗花已經先說道：「軒轅兄，柳雲山莊一戰，首先抽身逃走的是你，假如李老大還活着的話，你才是他第一個要找的人啊！」

方瑟聽得心中一動，他先前冒萬險挺身而出，本來是爲了洗脫陳翠綾的嫌疑，此時既然有機可趁，那裡還會放過，當下眉梢一揚，冷笑接口道：「嘿嘿，你們用不着自我安慰了，據我所知，李老大對你們任何一位都不會輕易放過的！」

魏霸天喝道：「小輩你怎麼知道？」

方瑟大笑道：「哈哈，我親耳所聞的事怎會不知道？君山大會，他以一本偽造的太陽眞解，掀起武林無邊殺劫，這一條借刀殺人之計，不正是爲了對付你們的麼？」

羅詩一聽，將信將疑道：「小輩休要挑撥，不管怎樣，我們與李老大到底還有兄弟之情……」

方瑟不待話落，立即縱聲狂笑道：「哈哈，兄弟之情！羅詩，可惜你枉有書生之名，而無書生之實，豈不聞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現在般若神僧已死，有力與他爭奪太陽眞解的只有你們，所以你們的命運已經註定了！」

九大凶人中在場的七個，聞言俱各悚然動容，場中突轉沉靜，顯然，他們的心情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激。

半晌之後，羅詩終於開口道：「方瑟，據你所知，現在那本眞的太陽眞解，到底在誰手裡？」

方瑟大笑道：「哈哈，羅詩，你怎麼這樣幼稚？這樣明顯的事還要問麼？當然在你們李老大的手裡！」

羅詩似已無暇過問方瑟的言語無禮，將臉一揚，朝向軒轅窮道：「軒轅兄，聽到了沒有，你怎麼打算？」

軒轅窮顯然也爲方瑟的言詞所動，鬼眼一轉，陰陰笑道：「小羅，這個你該先問問魏老四才對！」

白麗花道：「不用問了，軒轅老五，你若想多活幾天的話，就該與我們合作，合我們七人之力，應該可以對付得了李老大！」

軒轅窮道：「嘿嘿，合作可以，只是那本太陽眞解一旦到手之後……」

白麗花道：「太陽眞解到手之後，大家同拆同觀！」

軒轅窮用目一瞟漠北雙凶與秦鵬飛，當場眉梢一揚道：「好吧，就這麼說！」

話音一落，轉向方瑟道：「小輩，你知不知道老大現在的行踪？」

方瑟想起趙北的話，不加思索道：「李老大昨夜三更，率領幾名親信人員，向西北方向而去！」

軒轅窮聽後大喝一聲：「上車！」

七人說走就走，在衆人愕然注視下，先後飛身上了篷車，秦鵬飛鞭梢揚處，快如潑風般奔馳出谷。

原先隱藏在谷中的各門各派高手，見狀也立即蜂擁而出，緊隨着篷車之後，朝向西北趕了下去。

轉眼之間，亡魂谷中只剩下方瑟一個人，他孤單單地站在那裡，臉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一抹笑容。

* * *

冷清清，靜悄悄。

亡魂谷中，滿地血腥。

數百名武林高手，隨着七大凶人的車後蜂湧而去了，落寞醜陋的山谷裡只剩下方瑟一個人。

不過方瑟的心中非但沒有感覺到絲毫的落寞，相反的，更因七大凶人的背叛紅燈老祖李庸而感覺到前所未有的興奮。

沉寂的空氣裡，他忍不住發出一串得意的大笑。就在笑聲裡，邁動了輕快的脚步朝向谷口行去。

紅燈老祖李庸的陰謀，終於被自己揭穿了。

不僅此也，更因自己一口咬定那份眞的太陽眞解落在他手上，而使他在頃刻之間，變成了天下武林共同追逐的目標。

這一代凶人，從來只知陰謀詭計陷害他人，恐怕做夢也想不到事情會如此轉變。

雖然方瑟明知那份眞的太陽眞解仍在陳子興的手裡，可是爲了看看紅燈老祖李庸在天下武林高手羣起圍攻下的結果，因此毫不遲疑地決定跟下去。

轉眼之間，抵達谷口……

但，就在他將要跨出亡魂谷的瞬間，突聞背後傳來一陣令人心悸的笑聲。

方瑟駭然一震，陡然間掉轉身形，喝道：「甚麼人？」

喝聲未畢，陡見一條人影，輕如落絮般飄墜身前。

來人是個身材高大的黑袍老者，白鬚銀髮，但却滿面紅光，尤其是雙目開合之間，隱見冷芒電閃。

方瑟看得心神一震道：「你……你

究竟是甚麼人？」

黑袍老者嘴角咧動，又是一聲冷笑，說道：「方瑟，你既然認都不認識我，爲甚麼偏偏硬要和我作對呢？」

方瑟再次一震道：「甚麼？我和你作對？你是……」

黑袍老者聲音陡然一沉，說道：「方瑟，認不出來是麼？好，你再仔細看看！」

話畢抬手向臉上一抹……

說也不信，等到他將手拿下之時，面容竟已完全改變。

滿臉皺紋堆疊，雙眼神光盡斂，像是這一會工夫，已經平添了半個甲子的年紀。

方瑟用不着仔細看，早已認出來了！

眼前這黑袍老者，赫然正是君山陳家的那位西席，老秀才李拙夫。

李拙夫不可怕，但李拙夫的眞實身份可就令人膽寒了！

雖然方瑟一向膽大，但此時猝然面對這天下九大凶人之首的紅燈老祖，也不禁嚇得連連後退道：「甚麼？你……你就是……」

黑袍老者沉聲冷笑道：「嘿嘿，誠如你之所料，老夫正是江湖人稱紅燈老祖的李庸！」

話畢重新用手向臉上一抹，頓時又恢復了滿面紅光的面貌。

他這種易容術極爲高明，既未借助面具，亦未使用藥物，完完全全是以極高深的內功修爲，來控制面部肌肉的變化。

方瑟見狀，大駭不已。

但，就在他驚駭未定之際，紅燈老祖李庸却已再次冷笑開口道：「嘿嘿，方瑟，江湖中的一般武林高手，對我固然是聞名喪膽，就算是九大門派的掌門人，又有誰不忌憚三分？可是你，嘿嘿，一個初出茅廬的江湖小輩，居然也敢一再地和我作對，這除了說你活夠之外，我實在看不出還有其他的道理！」

由惶駭中，方瑟逐漸鎮定了下來，當下雙眉一揚，沉聲答道：「李庸，你看不出還有其他的道理麼？要不要我跟你說一說？」

紅燈老祖李庸眞想不到方瑟竟敢頂撞他，聞言雙目陡然一閃，冷芒怒射，滿面殺機道：「好，你說吧！」

方瑟知道，說不定一字未落馬上便有殺身之禍，可是，事已至此，怕又何益，索性昂然冷笑道：「好，你聽着：小可這一切作爲，完全爲的是江湖道義！」

紅燈老祖雙眉一挑道：「甚麼？江湖道義？嘿嘿，方瑟小輩，你可曾考慮過這樣做的後果？」

方瑟正氣凜然地說道：「義之所在，萬死不辭，無論後果如何，在下均無所懼！」

紅燈老祖大怒道：「方瑟小輩，既然如此，那就罪無可恕了！」

話畢手掌一揚，直向方瑟抓到。

雖然方瑟明知功力相差懸殊，但却不願束手就擒，見狀立即反肘拔劍。

他反應不謂不快，怎奈紅燈老祖的一身修爲，已經到達出神入化的境地，沒等他手掌觸及軟劍的暗扣，陡覺一股强大無比的吸力，硬將自己身形吸得離地橫飛了過去。

駭然驚怔中只覺胸前一緊，全身已被紅燈老祖的巨靈手掌抓住。

紅燈老祖一擊得手，沉聲厲笑道：「嘿嘿，方瑟小輩，現在你生命已在老夫掌握之中，還敢嘴硬麼？」

方瑟全力一掙，非但沒有掙脫，反而感覺一陣骨節酸痛，不過他依然强忍痛楚，抗聲答道：「李老魔，小可早已抱定一死之心，行事只問該與不該，從來不知道甚麼叫不敢！」

紅燈老祖怒笑道：「嘿嘿，一死，方瑟小輩，老夫若讓你輕易地死掉，也就枉爲天下九大凶人的首領了！」

方瑟心頭一寒道：「李老魔，除了一死之外，你還能夠把我怎樣？」

紅燈老祖陰聲厲笑道：「嘿嘿，老夫能夠把你怎樣，馬上你就可以明白了！」

方瑟怒叱一聲：「不管怎樣，你先吃我一掌！」

他雖然被紅燈老祖兜胸抓住，但是雙手仍然能動，話畢陡聚眞力，直劈紅燈老祖胸頭。

他拚出全身的力量，却不料紅燈老祖李庸根本就像沒有看到一般。

轟轟兩聲，雙掌全部落實，但是說也不信，方瑟雙掌擊在紅燈老祖的胸前，竟像擊在棉花堆上一般，毫無着力之感。

不僅此也，更奇怪的是這棉花堆中還有一股柔韌反彈之力，掌觸處肌膚痛如刀割。

方瑟駭然心驚，紅燈老祖則縱聲大笑道：「哈哈，方瑟小輩，既然落在老夫手中，你就認命了吧，動手動脚地不肯安份，那只有自討苦吃！」

話音一落，陡然一聲長嘯，人便乘風而起。

這老魔果眞不愧是天下九大凶人的首領，輕功之佳簡直叫方瑟難以想像，瞬眼間只覺耳畔風生，羣山倒退，緊接着眼前突然一暗。

直到此時，方瑟才算弄清了方向，原來紅燈老祖李庸竟然挾着他奔入了谷底的岩洞。

這些岩洞全都曲折盤旋，深邃莫測，初還隱約看到一點光亮，但是愈向前行愈覺漆黑一團。

不過紅燈老祖李庸，雖在這樣幽暗漆黑的岩洞裡，奔馳的速度仍舊絲毫未減，顯然他的一身內功修爲，已經達到暗中視物如同白晝的境地。

如此奔馳了半個時辰，方瑟復覺眼前重又恢復了光亮，心知已然出了岩洞。

剛自心中一動，便聽紅燈老祖冷笑道：「嘿嘿，方瑟小輩，你睜開眼睛來仔細看看，這是甚麼地方？」

話音一落，猛然將方瑟拋擲於地。

方瑟不經意之下，頓時被摔得兩眼金星亂冒，不過他仍然倔强地一躍而起。

身形立定後仔細打量，只見羣山壁立，一谷如帶，谷中生滿了一種說不出名字的怪樹。

這怪樹的樹幹甚矮，但是樹枝特長，怪的是這些樹枝雖然蒼翠欲滴，但却片葉不生。

微風動處，那一根根細長的樹枝在半空裡左右搖曳，蜿蜒伸縮，仿如靈蛇一般。

方瑟平生從來也未看到過這種怪樹，心中大爲震駭道：「李老魔，你說這是甚麼地方？」

紅燈老祖傲笑道：「方小輩，告訴你吧，這是亡魂谷的後谷，也可說這裡才是眞正的亡魂谷！」

方瑟道：「你帶我到這裡來幹甚麼？」

紅燈老祖滿面詭笑道：「幹甚麼？嘿嘿，方小輩，你已經看到亡魂谷中的那些怪樹了是麼？」

方瑟道：「不錯！」

「你知道這些樹的名稱麼？」

「樹的名稱難道很重要？」

「當然，若是沒有這些怪樹，亡魂谷也就不成其亡魂谷了！」

「這些樹的稱呼想必你是知道了？」

紅燈老祖狂笑道：「哈哈，你說得一點不錯，天下事物，我李庸不知道的恐怕不多！」

這些話簡直狂妄得過了份，但是方瑟此時已經無心駁他，聞言只是發出一聲冷笑。

紅燈老祖見狀雙眉一揚道：「方小輩，你不相信是麼？」

方瑟道：「等你說出這些樹的名稱之後，我再相信不遲！」

紅燈老祖李庸雙眉一挑，但一頓之後，突然大笑道：「哈哈哈，方瑟小輩，你用不着激將，老夫本來也正打算告訴你，好，你且聽清了，這些全是南荒異種食人樹！」

方瑟一怔道：「甚麼？食人樹？」

紅燈老祖厲笑道：「不錯，你不妨再仔細看看，亡魂谷中除了這些怪樹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生物？」

方瑟細一打量，果見谷中走獸絕跡，寸草不生，雖然有幾隻蒼鷹在谷上盤旋，但却總飛翔在十丈以上的高空不敢下落。

方瑟看得駭然道：「怎麼？難道這些怪樹眞能吃人麼？」

紅燈老祖李庸面露獰笑道：「方小輩，這些怪樹是否眞能吃人，老夫馬上就給你一個見證！」

話畢撿起一塊石片，抖手朝向空中打去。

但聞一聲嘎嘎悲鳴，盤旋在谷上的蒼鷹，已有一隻被他擊中，頓時毛羽紛飛直向谷中墮落。

方瑟定目凝神，只見那隻蒼鷹下落甚速，轉眼已距谷底三丈……

這時候，耳畔突然響起一陣嘶嘶銳嘯，那些食人樹上倒垂的樹枝，此時俱都迎風而起，如同千百條活蛇一般，各奔向那隻墮落的蒼鷹攫去。

未容那隻蒼鷹墮落地面，數十條像樹枝已在半空中將牠接住，可憐那隻負傷的蒼鷹，僅止發出幾聲慘叫，然後便寂然無聲。

眼看那些樹枝由綠轉青，由青變紫，最後，如同吃醉了酒的人一般，再次無力地垂了下來。

這時候，只見毛羽紛飛，除此而外，那隻蒼鷹非但皮肉化盡，就連骨頭也全消失不見。

方瑟見狀，心驚不已。

就在他驚心未定之時，紅燈老祖李庸却已上步厲笑道：「嘿嘿，方瑟小輩，現在你該明白老夫將你帶來此地的用意了吧？」

當然，別說方瑟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就算傻瓜也該看出來了，因而他情不自禁地連連倒退道：「李老魔，你用這種手段殺人，難道不怕天譴麼？」

紅燈老祖大笑道：「哈哈，方瑟小輩，你這樣說就錯了，老夫功參造化，神鬼見了也得退讓三分，天豈奈何得了我？怎麼說，你是自己走進那片樹林呢，還是等我動手？」

方瑟駭怒交加，揚聲喝罵道：「李老魔，你滿手血腥，罪該萬死，只要我姓方的今天能夠逃出亡魂谷，將來那就非殺你不可！」

話畢掉轉身形……

亡魂谷的後谷實在隱蔽得很，四外俱無出路，唯一能夠通達前谷的是那些岩洞。

因此方瑟掉轉身形之後，立即毫不遲疑地朝向那些岩洞撲去。

眼看一忽工夫，他已到達洞口附近。

可是，就在此時，突聞紅燈老祖大笑道：「哈哈，方瑟小輩，這些岩洞中歧路密如蜂窩，隱含九宮八卦的陣勢，也是你能妄自進出的麼？聽我的話，還是到那邊樹林裡去死吧！」

話音落處，黑影疾閃，快如電掣一般，就在方瑟到達洞口的瞬間，已然橫身攔住了去路。

方瑟一見大駭，慌不迭抽身疾退。

紅燈老祖大笑道：「哈哈，方小輩，你既然敢與老夫作對，想必手底下還有兩招，來，先接我兩掌試試！」

右手一晃，直向方瑟胸前抓來。

方瑟那裡敢接，身形一縮，再次倒退數步。

他退得快，紅燈老祖攻得也快。

（未完．十九）